

内容提要

江南郭家六龙之末郭燕南（代名燕南来）为了实现反清复明的大业，只身潜入北京紫禁城，行刺雍正皇帝。但未成功，郭燕南自己却身受重伤，幸被人所救。

为了完成反清大业，郭燕南带着特制的人皮面具，凭着自己的一身绝世武功。周旋于满清权贵之间。取得了京城第一高手海贝勒的信任，并成为贝勒应府总管。郭燕南凭着自己的武功严惩“血滴子”和不可一世“雍和宫”里的红衣喇嘛。为了大业他策反大将军“年庚尧”但未成功。落得千古遗恨……他巧妙利用满清权贵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仇杀。为了推翻满清，郭燕南巧妙设计雍正皇帝立腐败无能的三阿哥为太子。这样不出几年将天下大乱。然而，正当郭燕南认为自己大功告成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

这是南宋鄂王岳武穆的《满江红》！慷慨，激昂，悲壮！
就因为这阙《满江红》，激发引起了后世许许多多惊天动地，轰轰烈烈，
可歌可泣，有血有泪的故事！

本书叙述者，就是这许许多多故事中的一个，这个故事，有豪气万丈，
气吞日月的惊神侠业，也有那缠绵悱恻，断肠，心碎，魂销至情至圣的侠义
儿女情！

更有太多的血，有太多泪！

倘若读之不热血沸腾，不肃然起敬，不切齿痛恨，不心酸落泪，笔者愿
负全部责任！

清雍正年间——

怡红院

彤云布，朔风吹，好大的一场雪。

如今，雪是渐渐的停了，可是地上的积雪仍然是很厚很厚，很深很深，一脚踩下去，能没了小腿！

夜，很冷，也很静！

在帝都北京的八大胡同里，本不该是寂静，空荡的一方，可是，毕竟这时候是夜太深了！

夜深得家家户户都熄了灯，关了门，既黝黑，又寂静，更空荡，只有那刺骨寒风呼啸怒号！

只有那几条胡同里，挂在门口，上写着什么“怡红院”，“小兰春”，“玉楼春”……那些个油纸糊的灯笼在寒风中不住摇晃，摆动，灯焰伸缩乍明乍灭！

这时候，意畅兴尽的都走了，不走的也正在被窝里睡风流觉，说句不好听的，便是起来撒泡尿都懒！

蓦地里，一阵缓慢的得得蹄声及辘辘车声，划破了这寒夜的冷寂，越来越响！

终于，在这条胡同的东边胡同口，缓缓驰进了一辆双套黑马车，那铁蹄，那车轮，在两旁积雪，中间泥泞的石头路上敲打辗转，在这寒夜寂寂的时候，听来分外刺耳！

那双套黑马车是越来越近了，借着那车辕两旁的那两盏灯，可以看见，车辕上赶车的老车把式是个身穿一身厚棉袄，头戴一顶毡帽的瘦小老头儿！

瘦老头眯缝着一双老眼，鼻子里，嘴里直冒热气儿，那部雪花花的白胡子，上面都挂了冰珠！

他一手控缰，一手执鞭在缓缓的赶着马车！

黑马车的车篷，遮得密密的，不透一丝儿寒风，不知车里坐的是谁，不过由这辆气派的双套黑马车看，车里坐的应该是大户人家的内眷！

可是，大户人家的内眷，又到这风月场的八大胡同来干什么，莫非是来请那位乐而忘返的老爷回家？

忽地，套车双马似受惊般突作长嘶，四蹄一掀，便要踢蹄而起，老车把式瘦老头儿好快的反应及时一声沉喝，缰绳一抖，那两匹马竟然乖乖地放下了四蹄！

四蹄是落下了，但是落地后四蹄不住躁动，可就是不肯往前走，这种情形不寻常！

老车把式瘦老头儿，想必是老经验了，老眼一睁，往前瞧去，他神情一震，目光一下子变的好亮，轻轻地“咦！”了一声，他咦声刚落，蓦地里，一个清脆悦耳的甜美话声，自那密遮的车篷中透出，简直就像银铃：“老爹什么事呀？怎么不走了？”

刹那间，那瘦老头又眯起了老眼，答了话，道：“前面雪地里躺着个人！”

不错，距离马车两三丈外，那挂着“怡红院”灯笼的门口路旁雪地里，正倒卧着一堆白白的物体，雪白，这老车把式不但能看见，而且能辨出那是个人，年纪那么大，竟然老眼不花，难得好眼力！

车内那位人儿“哦！”地一声，道：“老爹，您管他呢，八成儿是个要饭的……”

那老车把式瘦老头儿刚摇头，那密遮的车帘后，又响起了另一个无限甜美轻柔的话声，倘若与先前那话声一比，前者立刻黯然失色，判若云泥：“胡说，小玉，就是个要饭的化子，咱们也不能见死不救，眼睁睁的看着他既冷又饿，僵卧路旁，下去看看去！”

“姑娘真是，您这么好心有什么用？好，好，好，您别生气，我这就下去瞧瞧去，成不？”

车帘掀起，一个穿着大红袄裤的绝色少女，紧绷着娇靥，噘着那鲜红的小嘴儿，一脸不高兴可又无可奈何地钻了出来，车帘，随之又遮上了，就这一掀一落的刹那间，别的看不见，仅看见了墨绿的一角衣裳！

那红衣美姑娘钻出了马车后，狠狠地白了老车把式一眼，嘟囔着说了一句：“都是您，又黑又冷地……”

一阵寒风迎面拂过，她机伶一颤，闭上了小嘴儿！

老车把式瘦老头呵呵笑道：“丫头，那怪得了我老人家么？是姑娘叫你出来瞧瞧的，你冲我老人家瞪的什么眼？不服气你进车里去说……乖乖地跟我老人家来吧！”

纵身一跃下了车辕，毫无一丝龙钟老态，难得老来筋骨健，红衣美姑娘没奈何，只得跟了下去，她却是慢吞吞，似乎是怕那地上泥泞沾污了她那双绣花鞋！

两三丈外那路旁雪地上，是躺着个人，脸向下的躺在那儿，既不动也不出声，看不见他的面貌，能看见的，只是那颀长身材，及一身雪白的长衫！

红衣美姑娘一到近前，便咀咒着骂道：“这个人，活该冻死，那么大冷天穿那么单薄！”

老车把式正皱眉沉吟，闻言立即冷冷地顶了她一句：“人家不一定都像你丫头，吃得饱，穿得暖，那么好福气呀！”说着弯下腰伸手把那个人扳转了过来！

突然，红衣美姑娘瞪大了美目“咦！”地一声，道：“这后生，挺俊的嘛！”

“后生？”老车把式一抬头翻了老眼：“你丫头也不瞪大眼瞧瞧你多大年纪，人家多大岁数？俊，你们丫头们就是瞧着俊的顺眼，俊既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衣穿，有个屁用？想当年我老人家……不提了，丫头，救人要紧，给我老人家闪开点！”

红衣美姑娘跟那老车把式说的都不错，地上这人，是挺俊，剑眉，星目，胆鼻，方口，最俊的地方，最能令每一个姑娘家着迷的地方，是那双入鬓剑眉，那双睫毛长长的星目，那直而挺的鼻子，其实，这人简直无一处不俊得动人！

那张脸，白得跟冠玉一样，只是如今白得却没了一丝血色，白得怕人，眼跟嘴都紧紧的闭着，跟死了一般！

红衣美姑娘绷了脸，噘了小嘴儿！

那老车把式瘦老头儿，却伸手抚上这人的心窝跟鼻端，只听他低着头，自言自语地道：“还有救，只是心窝快冷了，气息也弱得很，快！丫头，快敲门去，这儿用不着你！”

那红衣美姑娘犹豫了一下，老车把式猛然抬头，老眼一瞪，说道：“快去呀，你还发的哪门子愣，丫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老人家准保你将来嫁个……”

“啐！”他话尚未说完，红衣美姑娘已双举玉手掩上了耳，红着那吹弹欲破的一张娇靥，低头快步而去！

红衣美姑娘的停步处，是那“怡红院”的门口，只见她抬起玉手拍了拍门，没多久，那两扇紧闭着的门，呀然而开，探头迎出来的，是个身穿翠绿袄裤，年纪稍长的绝色少女美姑娘，只听她隐隐约约地问了一句：“姑娘回来了？”

红衣少女点了点头，说了些什么，听不清楚，只见她抬手向老车把式处指了指，绿衣少女循指投注不由一怔，脸上一片讶然神色，可没有走过去，偕同红衣少女反走向了那辆停在胡同中央的马车！

适时，老车把式双手平托着那个人，健步如飞地走进了“怡红院”大门，抱着那么一个大人，他竟一点也没有吃力的样子了，真是老当益健！

接着，车帘儿掀动，在绿衣少女与红衣少女的双双相扶下，车内下来了一位身穿高领墨绿色的短袄墨绿色的八幅风裙，足登墨绿色花鞋，一身都是墨绿色的美姑娘！

两位少女已是人间绝色，可是跟她一比，又不知要逊色了几分，姑娘约摸二十左右年纪，一双远山般的黛眉之下，嵌着一对长长的凤目，那目光，清澈、深邃、清若秋水、深若大海，看人一眼直能令人有置身汪洋之感！

悬胆般的瑶鼻之下，是一张唇角微微上挑的鲜红檀口，只可惜她未笑，不然准露出一口编贝般玉齿。

她美得清丽，也清奇，美得不带人间一丝烟火气！

最难得的是，她年轻，可是有一种中年人的成熟，目光圣洁，隐透高华气度，举止端庄，稳重，娴静，沉着，绝无一般青楼女的那种轻佻！

这么一位姑娘沦落风尘，委实是令人扼腕叹息，自古红颜皆薄命，冥冥苍天太平！

在绿红两位美姑娘的左右扶持下，姑娘进了怡红院的大门，她摆开了两个美姑娘的扶持，抬起那段白皙，晶莹，欺雪赛霜，隐透惑人光采的皓腕，抖了抖身上的房檐水，轻轻地说了声：“小玉，把门先掩上！”

红衣少女应了一声，回身掩上了门！

适时，院子里走来了那老车把式瘦老头，这时候，他那张老脸上的神色，显得很凝重！

美姑娘没等他开口便发了话：“老爹，人呢？”

老车把式恭应了一声：“我把他扶到我屋里去了！”

美姑娘点了点头，又问了一句：“是怎么回事儿？”

老车把式两道白眉一皱，低低说道：“毒，好像是窝里那一伙的！”

美姑娘眉锋也自一皱，道：“怎么？不是个要饭化子？”

老车把式瞪了那叫小玉的红衣少女一眼，道：“那是这丫头说的，人是个文质彬彬的俊后生！”

美姑娘“哦！”地一声道：“老爹，您见过么？认得出是谁么？”

“没见过！”老车把式摇了摇头，道：“那张脸陌生得紧，没听说过有这么个人！”

美姑娘沉吟了一下，抬眼说道：“既是这么一个人，您把他扶到我房里去好了，让我替他看看，您知道，这儿进出的人杂得很，恐怕有……”

老车把式倒没说话，应了一声，又走向了院中！

那红衣少女小玉却突然开了口，叫道：“姑娘，您真是，那怎么行？……”

美姑娘侧转螭首，眨动了一下美目，道：“怎么不行？”

红衣少女小玉道：“姑不论知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来路，便是您房里也常有客人，万一要被人撞见，那岂不是……”

美姑娘笑了，有两个酒涡，真的，好美的一口玉齿，她说：“小玉，前面那句话，你说得不错，可是我这么一个生涯，怕他什么来路，再说平日咱们所接触的，什么来路的没有？至于后者，那是你糊涂，我什么时候准客人进过卧房？不都是在客厅或书房！”

红衣少女小玉还想再说，美姑娘已然摆手说道：“好了，小玉，你就少说一句，多学学双成，跟我回楼到房里看看去，待会儿你两个都有差事！”

小玉未再多说，跟绿衣少女一左一右地跟在美姑娘身后，顺着画廊向着居西一座小楼行去！

这是个大四合院，院子很大，院子里，有假山，有花圃，也有鱼池，如今却被一片雪盖住了！

院子的三面，都是二层楼的建筑，画栋雕梁，珠帘银钩，朱栏碧瓦，称得上楼阁玲珑，美轮美奂！

其实，凡曾涉足风月场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帝都八大胡同中的“怡红院”，是个中翘楚，首屈一指！

那经常折花攀柳，走马章台的人，就更不必说了！

“怡红院”中之最，挂头牌的，是梅心梅姑娘，其他的姑娘们的香闺都在东、北两座楼上，西楼，唯有这位梅姑娘带着两位美艳侍婢独居西楼！

而且，西楼上陈设之华丽，气派，也是其他两座楼所望尘莫及，自然，那是梅姑娘她红遍了整个帝都！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梅姑娘冰清玉洁，处污泥而不染，真的像那一株傲立群芳中的白莲！

同时，她人美，才高，色艺双绝，上自天文，下及地理，旁涉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她无所不通，无所不精！

那琴棋书画，到了她那双纤纤玉手中，成了轻而易举的雕虫小技，她也难得一露！

更难得的是，她有一种别的姑娘所没有的气质，那气质，让人说不上来，可是却直觉地感到，凛然不可侵犯，不敢亵冒，不敢轻薄，甚至不敢有丝毫随便！

跟她谈诗论文，她能毫无倦意地陪你剪烛西窗，畅谈终宵，笑意盎然，要是想动动歪念头，别说缠头以斗量金她不屑一顾，便是倾帝都之所有，她都无动于衷！

这算是客气的，要是不客气，她能立刻沉下脸色，冷若冰霜般下令逐客，让你狼狈而下西楼！

再有，便是她所结交来往的客人，都是当朝的亲贵，贵介王孙，贝勒、贝子一流，称得上相对皆朱紫，来往无布衣，甚至于有许多位格格、郡主之流，都情愿跟她结为姊妹，闺中知友，或者是拜她为师学学她那胸蕴高才！

是故，她得罪的人虽不少，可没人敢惹她，便是连“九门提督”也对她侧目，何况那些个布衣草民呢？

所以，慕名而来的多，碰壁而回的也不少，不知道有多少意不在酒的醉翁，或院中翘足仰首望西楼，或身在他楼，心在西边，痴心妄想，望穿双眼而不得一见！

纵然偶见楼上倩影，却是远隔座山般可望而不可及，可见而不可一亲芳泽，其实，能望见倩影，已算是天大的造化，该知足了！

本来是，有多少人想见还不能呢！

客人们不敢招惹这位梅姑娘，那鸨母龟奴就更不必说了，既像捧凤凰，又像供位观音菩萨，这班人，没有梅姑娘的话，是不准轻易上西楼的。

便是慕名而来的客人，也得透过两位美艳侍婢，通报一声，看她见不见，那倒不是架子大，实际上说人家梅姑娘够这个资格，换个人还不行呢！

西楼上，灯光明亮而轻柔，那楼头的香闺里，华丽，气派，考究，但却不失一个“雅”字！

金猊香冷，被翻红浪，那玉钩双悬的牙床上，此际正寂然不动，静静地躺着那个“俊后生”！

按说小楼春暖，他的脸色该有点红润了，可是却仍然是一片渗青的惨白，没有一丝血色！

榻前一张锦凳上，正坐着那位美姑娘，两名美艳侍婢，及那老车把式分别侍立在她的背后！

在那兰麝异香浮动，宁静的气氛里，美姑娘一双美目，紧紧地盯在俊后生那张英挺俊美的脸上呆呆出神！

良久，良久……

蓦地里，不解事的小玉开了口，她轻轻说：“姑娘，这个人怎么样，有救么？”

美姑娘一震而醒，不知是因突然一惊，抑或是小楼中的暖和，她那张娇靥微有红意，黛眉一皱，忙道：“好厉害的毒……”老车把式紧跟着也问了一句：“姑娘，这后生有救么？”美姑娘点了点头，轻轻地道：“还好他碰见了咱们，咱们也救的早，不然……”

转过头来，侧顾二婢，道：“小玉，你去烧碗姜汤，双成去准备应用什物来，快去！”

二婢应了一声，扭动腰肢飞步而去！

老车把式神情微松，眉锋未展，道：“姑娘，依您看，是不是窝里那一伙下的手？”

美姑娘微颌螭首，扬了扬眉，道：“老爹没听说么？四川唐家有人在里面？错非是他们，谁会有这种歹毒霸道的东西！看来他不错，能支撑到如今……”

忽地抬眼说道：“老爹，以他能支撑到如今，跟我刚才为他把脉来看，对咱们，他不该是个不知名的陌生人……。”

老车把式微微点头，道：“我也这么想，可是凭我这双老眼，竟认不出他来，不过，那不要紧，待会儿他醒来，您问问他不就行了么？”

美姑娘摇头说道：“对咱们这种身份的人，我以为他不会说实话！”

老车把式坦然说道：“那怎您就……”

美姑娘柔婉笑道：“老爹何糊涂一时？咱们仅是刚见到他，伤，人人会做，他们那班人又是狡猾奸诈，什么手法都施得出，那怎么行？”

老车把式瞿然一惊，道：“那……”

美姑娘摇头说道：“现在不急，慢慢再说吧！”

说话间，绿衣美婢已手捧一双黑漆木盒走了过来！

老车把式展眉笑道：“这回老主人的多年传授，您用得上了！”

美姑娘淡淡笑道：“学医本在济世救人，不管学了多少年，费了多少心血，能用上所学救一个人也就够了，要是老没机会，岂不辜负了所学，辜负了他老人家当初一番苦心！”

老车把式叹了口气，道：“您承继老主人的遗志，济世救人，救个人容易，济这个世，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实现，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见……”

美姑娘淡淡笑道：“老爹，咱们只管本着咱们的宗旨去做，不必问何年何月才能实现心愿，心愿只要一天未成，咱们便不能有一天之懈怠，这种事是很难预卜的，他日的成功，也许咱们看得见，也许咱们看不见，成功不必在我，咱们的子子孙孙，永继不绝，只要他们能看见，跟咱们看见又有什么两样。”

老车把式悚然动容，默然不语。

美姑娘淡然一笑，又道：“老爹请帮个忙，把他的衣裳解开！”

老车把式连忙应声而前，伸手解开了那位“俊后生”的前襟，前襟解开，左乳下赫然一片乌紫已扩散至胸，他神情一震，惊声叹道：“好毒的东西，再迟片刻，便是大罗金仙也救不了他了！”

说着缩手退后！

一个大男人袒胸眼前，绿衣美婢刹时羞红了娇靥，不安地忙将目光移了开去，而美姑娘却泰然安详，落落大方地接过了木盒，那木盒中，平摆着玉刀金针、金创药，及几只雪白的小玉瓶！

她先用玉刀轻轻地割破了那“俊后生”左乳下一处肌肤，然后用小钳子在肉里钳出一根状若牛毛般蓝汪汪的针状物！

略一犹豫之后，她竟俯下身去以檀口一口一口地吮出那些个色呈乌紫的毒血！

老车把式不由动容，老眼之中倏地闪起两道比电还亮的冷芒，只听他喃喃说了一句：“后生，你好大的造化！你要是真还好，要是假……”住口不言，那满头白发忽地根根竖起，好不怕人！

这疗伤救人，直费去了半个更次工夫，诸事完毕，美姑娘还亲手为那俊后生盖上了被子！

美姑娘净过手后，绿衣美婢收拾了应用物袅袅而去！

那老车把式却一直皱眉不作声！

美姑娘的美目，直欲看透他的肺腑，嫣然一笑，道：“老爹，这只是救人，救人要从权，咱们都不是俗人，为什么要受世俗的礼教束缚，我明白您的心意，这床上的东西，等他好了之后，我会换新的，成不？”

老车把式老脸一红，刚要说话，蓦地里脸色一变，目中奇光暴闪，刚待有所行动，美姑娘已然淡笑说道：“老爹，恐怕不会是外人！”

老车把式威态一敛，站着没动！

适时，绿衣美婢急步走了过来，望了床上那位“俊后生”一眼，低低说道：“姑娘，金虎有要事求见。”

美姑娘望了老车把式一眼，道：“老爹，没有大事，金虎这会来，可能跟他有关！”

老车把式点了点头，没说话。

美姑娘转注绿衣美婢，道：“他人现在哪儿？”

绿衣美婢道：“在客厅等您的话呢！”

美姑娘吩咐了绿衣美婢看顾那位“俊后生”之后，偕同老车把式双双走

了出去！

客厅中，垂手站立着一名蓝布袄裤的精壮中年汉子，两眼炯炯，英武逼人，一见美姑娘与老车把式双双来到，立即神情一肃，急步趋前施礼：“金虎见过姑娘跟老爹！”

美姑娘含笑摆了摆手，老车把式却开口说道：“夜这么深了，什么事跑来见姑娘？”

那叫金虎的中年汉子忙道：“禀姑娘，今夜有人独闯大内，行刺胤禛……”

美姑娘与老车把式两个人互相交换了一瞥，老车把式神色微变，沉声说道：“是谁这么大胆？”

那叫金虎的中年汉子道：“不知道，只知道那人功力极高！”

老车把式眉锋一皱，道：“是个怎么样的人，什么来路？”

那叫金虎的中年汉子摇了摇头！

“后来呢？”

那叫金虎的汉子道：“‘血滴子’全出动了，而且还惊动了‘雍和宫’中的喇嘛，结果那人见行刺难成，冲出重围由西城走了！”

“由西城走了？”老车把式诧声问了一句。

那叫金虎的中年汉子点了点头。

老车把式道：“你怎么知道他由西城走了？”

那叫金虎的中年汉子道：“禀老爹，我亲眼看见的，他穿着一身黑衣，后面跟着‘血滴子’！”

那该不会错了，老车把式眉锋一皱，默然不语！

美姑娘却嫣然笑问：“金虎，就这件事么？”

那叫金虎的中年汉子忙道：“禀姑娘，曾先生派人送来了信儿，‘江南八侠’已经准备启程来京，要姑娘随时留意！”

美姑娘点了点头，道：“还有么？”

那叫金虎的中年汉子摇了摇头道：“没有了！”

美姑娘道：“我知道了，你回去吧，恐怕现在满城都是‘血滴子’跟‘雍和宫’的喇嘛，走路小心点，带着这个！”翻腕自袖底掣出一物，递了过去，那是一块腰牌！

那叫金虎的中年汉子应了一声，伸双手接了过去，然后向着美姑娘与老车把式行了一礼转身出楼而去！

那叫金虎的中年汉子走后，老车把式皱眉沉吟说道：“姑娘，这么看来不是他……”

美姑娘道：“何以见得？”

老车把式道：“您没听金虎说么？他亲眼看见那人出西城走了，而且是穿着一身黑衣？”

美姑娘淡淡笑道：“外面罩一件黑衣，可以随时脱去，至于说出西城，咱们住的地方，不也在西城么？”

老车把式目中奇光一闪，道：“这么说，您以为……”

“难说！”美姑娘摇头说道：“我不说过了么？慢慢看吧！”

老车把式点了点头，忽地瞪眼说道：“姑娘，甘凤池他们八个又来‘北京’干什么？”

美姑娘淡淡说道：“谁知道，既然曾先生派人送来了信，那大概不会错，

等他们来了之后，留意着他们就是！”

老车把式点头不语，美姑娘却淡笑又道：“老爹，累了一天，又折腾了大半夜，您早点安歇吧，那位格格很缠人，推都推不掉，真要命。”

老车把式笑道：“以我看，还好您是个大姑娘，要不然，那些个贝勒、贝子们，非找您拼命不可！”带笑着，他出楼而去！

回到了卧房，美姑娘吩咐绿衣美婢也去安歇！

绿衣美婢望了望床上的那“俊后生”，却有了犹豫！

美姑娘心中了然，嫣然笑道：“别说他是个负了伤的人，一时半时地还不能动弹，便是他是个好好的人，你还怕他吃了我不成？”

绿衣美婢脸一红，道：“姑娘，那您……”

美姑娘摇头说道：“别管我，没关系，今夜凑和了，反正也快亮了，我就在这儿坐一会儿，有事我会叫你的！”

绿衣美婢这才迟疑着出房而去！

虽说天色已然不早，但距离天亮，那还要等上一段时间，仅有的一张床让个大男人占了，这可是美姑娘自有生以来，绝无仅有的事，正如她所说，这是救人，顾不了那许多！

既然仅有的一张床被个素昧平生的大男人占去了，她就只有另想办法了，按说，办法多得很，灯下看看书，或做点什么消遣，都可以打发这漫长的夜！

可是这位美姑娘却站在床前，一双美目又望着那位英挺俊美的脸出了神，是不是瞧瞧他脸上有没有血色？

那恐怕要问她自己了！

不过，这时候流露自那一双美目的神色，很复杂倒是显而易见，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这恐怕也要问她自己！

良久，良久过后，床上的那位俊后生突然轻轻地哼了一声，这一声极其轻微，就好像没哼一样！

可是美姑娘却已倏然惊醒，脸上一红有点惊慌地连忙走了开去，搬过一张锦凳，坐向了桌前，灯下！

在书架上信手抽出了一本书，缓缓地低下了头！

这位姑娘的医术的确高超，又过了片刻，床上的那位“俊后生”两排睫毛突然一阵眨动，竟缓缓地睁开了眼！

他那双既黑而又有点失神的眸子，略一转动，猛地一仰身，便要坐起，这一下牵动了伤势，倏一皱眉，哼了一声，又躺了下去！

适时，美姑娘放下了手中书，自锦凳上缓缓转过了身，美目略一眨动，嫣然笑问道：“你醒了？”

他未答，慌忙问道：“姑娘，这是什么地方？”

美姑娘笑了笑：“你倒在八大胡同，这里是八大胡同的‘怡红院’！”

他脱口一声轻呼，俊脸上有了点血色，嚅嚅地道：“原来这里是……姑娘贵姓芳名，怎么称呼？”

美姑娘露出了编贝般玉齿，笑了：“我叫梅心！”

他脱口又是一声轻呼，瞪大了一双眼半晌始道：“原来姑娘就是梅心梅姑娘……”

梅心柔婉笑问：“怎么，有什么不对？”

“不，不，不！”他脸一红，说道：“我久仰姑娘芳名，我听说……”

梅心为他接了道：“勾栏院中青楼妓，下贱生涯，那名字，让人笑话！”

他的脸更红了，旋即他一整脸色，道：“姑娘，我听见的，可不是那样，对姑娘，我不敢有一丝读冒不敬之心，我听说过姑娘是个怎么样的人，如今有幸得睹姑娘，我要大胆直说一句，姑娘，你不像是……这地方，也委屈了你！”

梅心那美目中一丝异采飞闪而过，嫣然笑道：“谢谢你，不过，彼此缘仅此一面，难道你不觉得有点交浅言深？”

刹时间，他的脸涨得通红，他嗫嚅说道：“姑娘，我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

梅心柔婉一笑，道：“那么，我再谢谢你不以风尘见薄，其实，一个柔弱女儿家，处在一个混浊的环境里，能不染，那是最为难能可贵的，你以为对么？”

他吃力地在枕上点了点头，道：“所以我对姑娘只是仰慕，敬佩！”

梅心美目深注，笑道：“你很会说话，可是并不像一般人那谄媚之言，听来令人讨厌。”

他脸又一红，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其实……”梅心淡淡地笑了笑，接着说道：“这是命，自古红颜皆薄命，我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上天注定的，那有什么办法？不说这些了，你的伤很不轻，是跟人打架，中了人家的暗器？”

他神情一震，连忙点头赧笑，道：“是我不好，不能作小忍，徒逞那匹夫之勇，拔剑而起，与人殴斗，有了这次教训，以后说什么我也不惹事了！”

梅心点了点头，道：“说得是，有些事，是必须要作小忍的，往往会因一时的小不忍而乱了大谋，那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他微笑点头说道：“多谢姑娘金玉良言，倘若早遇见姑娘，说不定我这场架就打不起来了……姑娘也会武？”

“不！”梅心摇头淡笑道：“我是门外人，一窍不通，女儿家体质柔弱也不宜习武，我之所以看得出像是跟人打架，中了人暗器，那是因为我所来往的人有会武的，从他们口中，我听说的不少！另一方面，我替你疗伤时，也发现了那暗器，那是什么东西，好毒啊！”

他摇头说道：“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只知道那东西很是歹毒霸道，中人无救，所幸被姑娘碰上，要不然……”一整脸色，接道：“姑娘，这活命大恩我不敢言谢，我会……”

梅心嫣然一笑，截口说道：“你要说那是恩，我不敢当，学医的宗旨，本在济世救人，一个弱女子无力济世，也不敢这样自许，救救人总是可以的，倘若我见死不救，那我成了什么？姑不论什么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只是做人起码的条件，况且我也想修修来生！”

他道：“那是姑娘自谦的说法，我不敢这么想！”

梅心笑道：“反正我不以为这是恩，你要怎么想那只有随你了，跟你打架的是什么人，心肠这样狠毒？”

他摇头说道：“素昧平生，我也不知道是谁，在‘天桥’碰上的，一言不合就以武相向地打了起来，结果……”苦笑一声，住口不言。

梅心笑了笑，道：“还好你只是跟人在‘天桥’打了架，刚才听人说，今夜有人夜闯大内，要行刺皇上，结果带着伤跑了，现在大内侍卫跟京畿铁骑‘禁卫军’，正在到处拿人呢……”

他神情一震，“哦！”了一声，忙道：“有这种事？那人未免胆子太大了些，行刺皇上那还得了？”

“说得是！”梅心点头说道：“这位皇上，人家都说他窃位，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用佞，其实这是他的私事，古来哪一个皇帝能免，只要他能勤政爱民不就行了么？”

他点头说道：“姑娘高见，实际说来，当今不失为一个好皇上……”顿了顿，忽地仰起了身子，“哎呀”一声，接道：“我想起来了，这是姑娘的……”

梅心淡淡点头说道：“不错，这是我的卧房！”

他一张脸飞红，急急说道：“这如何使得，不但玷污了姑娘的被褥，而且……”

说着，他掀起那大红丝被便要下床！

梅心淡淡笑道：“已经来不及了，再说你的伤势……”话犹未完，他已经轻哼一声，皱着眉又躺了下去，焦急地道：“姑娘，这怎么行？这怎么行？”

梅心笑道：“你已经躺了大半夜了，不行怎么办？放心等你伤势痊愈之后，我会全换新的，行么？”

他仍焦急地道：“可是，可是，姑娘怎么办？”

梅心淡淡笑道：“不要紧，像我这种生涯，一两宵不睡是常事，我也常常一个人独坐灯下通宵达旦，彻夜不寐，再说，那也没有办法，谁叫我救了你？”

他苦笑说道：“可是，姑娘，我总要走的……”

梅心道：“过两天，你伤势好了以后，我不会拦你！”

他道：“姑娘，我说的是现在！”

“现在？为什么？”梅心瞪圆了美目问了一句。

他答得好：“姑娘不是说么？今夜有人闯进大内，企图行刺皇上未成，带着伤跑了么！我是个带着伤的人，大内的那班侍卫，可不一定个个讲理，倘若他们抓不着那个人，搜到这儿见我带着伤，把我拿了去，那岂不连累了姑娘？”

梅心笑道：“原来如此，那不要紧，我既敢留你在我房里躺了大半夜，我就有办法掩护你，不然我早把你送出去了，你知道，我结交的都是皇族亲贵，贝勒、贝子、格格一流，只要我说话，大内侍卫也不会难为我的！”

他深深地看了梅心一眼，目中奇光闪动，道：“可是，姑娘，不管怎么说，我不能……”

梅心扬了扬眉，淡淡说道：“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可是我知道，那不外第一怕连累我，第二你躺在我房里，又因为是在我仅有的一张床上，那令你不安，前者，我可以这么说，我不怕你连累，要害怕我也不救你了，况且我有皇族亲贵为依恃，你也未必能连累了我，至于后者，我要大胆直说一句，我一个弱女子都能站在从权的立场处之泰然，你一个堂堂七尺昂藏躯，须眉大丈夫，难道还不及我一个女流之辈？假如你还有第三种想法，认为我这个风尘贱女玷污了你，那我不敢强留，我立刻命人送你出‘怡红院’。”

他既羞且愧，更由衷地感激，梅心把话说完，他立刻难掩激动地道：“姑娘，英雄不论出身低，自古侠女出风尘，你愧煞须眉，令我无话可说，至于后者，姑娘，姑不论我是个怎么样的人，也撇开姑娘的活命大恩不谈，单就我平日所听到的，我对姑娘敬佩这颗心那是唯天可表！”

梅心身形一阵轻微抖动，美目中异采再现，笑道：“那么，你可以在我

这儿安心养伤了，还有什么好说的？还有什么理由要走？实在说，我朝迎南北暮送东西，阅人良多，也仅见到你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不希望你使我改变我对你的看法！”

他有点吃惊地强笑说道：“那是姑娘看得起我，其实，我只是个最平凡的人，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至少我自己以为如此！”

“那是你自谦！”梅心笑了笑道：“自谦是一种美德，可是过份的自谦，那就成了虚伪了，我这个人素来以诚待人，可不懂得虚伪，其实，我这种生涯，需要的是虚伪，可是我不喜欢，也不会……”

他没有接口，这个时候，他找不出适当的辞句！

梅心笑了笑，又道：“不说这些了，我还没有请教……”

他忙道：“不敢，姑娘，我姓燕，叫南来！”

“燕南来？”梅心玩味了一下，点头说道：“好雅的名字……”

他忙笑道：“俗不可耐，难及姑娘那两个字万一！”

梅心没有在名字上争论，美目凝注，嫣然一笑，道：“这么说来，你是由南方来的？”

燕南来神情一震，忙道：“何以见得？”

梅心笑道：“你不是叫燕南来么？”

燕南来神情微松，失笑说道：“按字面上说，我该是由南方来的，其实，我从小是在白山黑水，冰天雪地中长大的！”

梅心眨动了一下美目，笑道：“怪不得你穿的这么单薄不怕冷……”

燕南来扬眉笑道：“姑娘好会说笑话，其实，也不错，冻惯了！”

侧顾梅心一眼，笑问：“姑娘，我可以坐起来么？”

梅心笑道：“我哪儿管得了这许多？只要你认为自己坐得起来，只管请。”

燕南来含笑说道：“大概勉强可以坐起，躺久了不舒服，再说，主人坐着，客人躺着，哪有这般说话的？”说着，他双手支撑着缓缓地坐了起来！

梅心那美目中异采又复一闪，嫣然笑道：“你一身武艺很高嘛，据我看，你的伤势不轻，中的毒也不浅，至少得躺上三两天不能动弹！”

燕南来笑道：“恕我直说一句，不是姑娘看错了，便是我运气好！”

目光忽凝，一怔说道：“这都出自姑娘手笔？”

他目光凝注在那粉壁上，扑着一幅笔力雄浑，劲道异常的一笔狂草，龙飞凤舞，岳武穆的“满江红”！

梅心落落大方，含笑点头：“请指正！”

燕南来未答话，目光旁移，落在那一幅文文山的“正气歌”上，道：“姑娘，这也是么？”

梅心含笑再点头，道：“一并请指正！”

燕南来悚然动容，由衷地赞叹说道：“姑娘，这不像出自姑娘这么一个柔弱女儿家手笔，那千钧笔力，有拔山盖世之概，令人……”

梅心嫣然笑道：“那是大方见笑了，这恐怕跟性情有关，我素慕朱郭，心仪那武林豪侠的奔放豪情，那叱咤风云，气吞日月的盖世雄风，那侠骨柔肠，剑胆琴心的动人作为……”

燕南来摇头叹道：“撇开别的不说，单这笔字，恐怕要愧煞每一个武林中人！”

忽地移注梅心那张清丽若仙的娇靥，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梅心报以一瞥，笑道：“须眉男儿丈夫气，何作忸怩女儿态，有话请说！”

燕南来俊面一红赧笑说道：“没什么，我只觉得，觉得……”

觉得了半天，未能觉得出个所以然来！

梅心替他说了，嫣然一笑，道：“你可是觉得我房中两副悬挂，与我的交结有些不符？”

燕南来神情微震，毅然扬眉笑道：“事实如此，我不愿否认！”

梅心淡淡地笑了笑，道：“我可以一一说明，这两副悬挂，是我时刻警惕自己，别忘了民族大义，至于我的结交，那是另一回事，我这种生涯，招徕的便是一掷千金而毫无吝啬的贵介王孙，朱门豪富，假如我断绝了他们，那无异是自断财路，这两者，应该是毫无冲突的，你以为对么？”

燕南来轩了轩眉，微笑不语！

梅心却紧逼不放，笑问：“我在主教，对么？”

燕南来答得很技巧，道：“姑娘非世俗女儿，应是神仙中人，所作所为该不会有错差。”

梅心美目深注，淡淡笑道：“你很会说话，令人觉不出是褒是贬，是捧是损！”

燕南来淡笑说道：“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毁誉褒贬，那该一任世情！”

梅心美目中异采电闪，笑道：“好话，多谢指教，我会永志不忘！”

燕南来笑了笑，尚未开口！

梅心已有意改变话题地抢先说道：“恕我冒昧，唐突，你也喜欢文之一途？”

燕南来点头说道：“也只能说喜欢，我读书不成，学剑又不成，结果是文武两途，一无所成！”

梅心道：“你知道，我是一片诚恳！”

燕南来的脸上有红意，道：“姑娘，我说的很中肯！”

梅心道：“对一个诚恳相向，胸无城府的人，虚伪的违心之论，那顶要不得，妄自菲薄，那有损……”

燕南来红着脸叫道：“姑娘，我服了，假如姑娘有意谈谈，我勉力奉陪！”

梅心嫣然笑道：“为人要不失率真，这才是……”接着，她有意地考考燕南来的胸蕴，所学，哪知不试还好，一试之下，她禁不住芳心猛跳，悚然动容，瞪目张口惊愕得不能自己！

燕南来听的时候多，说的时候少，可是仅就那他有意保留的几句话，梅心已然知道，这位自称燕南来的人，胸蕴所学不下于自己，甚至于有过之无不及。

她自己以为自己的胸蕴所学，放眼天下，不作第二人想，那不是自负，事实上，她不但是红粉班中博士，娥眉队里状元，便是当今那知名的几位饱学之儒也瞠乎其后，自叹不如。

而，如今，她碰上了这么一个人！

于是，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兴奋！

梅心，她容光焕发，神采飞扬，燕南来，他坐的越直，忘记了置身何处，忘记了自己的伤势。

相见恨晚，惺惺相惜，相逢何必曾相识，能得相逢便是缘，彻夜不寐，通宵达旦，几几乎忘了曙色透纱窗，东方已发白，再望那桌上孤灯，四目交

投，不禁哑然失笑。

梅心笑得欢愉，还带着娇羞，也包含许多东西！

燕南来，他笑得爽快，简直就像是好人！

……

夜色又降，燕南来已经能在梅心那小楼香闺里负手散步了，不知是他的武学根基好，抑或是梅心那细心的照料，高超的医术，其实那一半也该由于燕南来的心情好。

梅心，暮色初垂时，便被来自城内的一辆油壁香车接走了，来接她的，是“和硕廉亲王”的三格格！

廉亲王，是当今皇上的弟弟，是康熙的八阿哥胤祀，他跟“十三阿哥”被封为“和硕怡亲王”的胤祥都比被禁锢在“咸安宫”的胤礽运气好，造化大，没被雍正铲除！

其实，康熙在位的时候，对胤礽甚为怜爱，在他一岁七个月的时候，便被正式册立为太子！

胤礽在康熙的三十五个阿哥之中，并不是最能干的一个，却不能不算是最好的一个，他把汉满文字都学会了，骑射也懂些，在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的时候，他留京居守处理各部院的奏章，尚无错失。

可是后来却因为打了平郡王讷尔泰，贝勒海善，镇国公普奇，夺了蒙古人进贡的马，放纵奶妈的丈夫“内务府”总管凌普，勒索包衣下人，触怒了康熙，未几便被废了，而且连累了很多人被砍了头！

在那三十五个阿哥之中，真正有才干的，还是大阿哥胤礽，四阿哥胤禛，八阿哥胤祀，十四阿哥胤祹，可是这几个都没有四阿哥胤禛有办法，于是继位的不是任何一个，而是胤禛。

关于胤禛的继位还有一段说法，胤禛自己说，是先皇帝临驾崩时，当面指定他继承帝位的。

可是也有人说，康熙留下了一个条子交给国舅隆科多，条子上写的是‘传位十四子’这隆科多与胤禛勾结，把“十”字改成了“于”字，变成了“传位于四子”于是胤禛就顺理成章地当了皇上。

可靠否难说，不过胤禛继位后跟隆科多很亲密，一直叫他舅舅是不假的！

这都是废话，废话是废话，事关前因后果却不得不略略提一提，其实，“廉亲王”并不是皇上面前的红人！

皇上所倚靠的，是他两个弟弟胤祥，胤祀，隆科多，还有那个马上马下万人难敌的年羹尧！

梅心被“廉亲王”的三格格接走了，这一去恐怕不到三更不放她回来，临走的时候，梅心不放心，留下了双成侍候燕南来，真是无微不至，周到得很！

可是，燕南来却显得很寂寞，很无聊，一个人背着手，皱着眉，在房里不住地徘徊，始终不说一句话！

在一边奉令侍候的美丫头双成，有点不耐烦了，望了望燕南来，突然开了口道：“喂，你这个人怎么不说话啊！”

燕南来停了步，抬眼说道：“说话，我说什么啊？”

双成有点啼笑皆非，白了他一眼，道：“你这个人真是，我哪儿知道你该说什么啊？”

顿了顿，一泓秋水般明眸凝注接问：“我们姑娘一走你一定是觉得很无聊。”

燕南来脸一红，点头大窘说道：“嗯嗯没有，咳，嗯，是，咳，没有！”

双成一笑说道：“爷，您就知足点儿吧，恐怕您还不知道，能上这座阁楼的外人，尤其是男人，你算是第一个，而且，还能……”她一笑住了口，燕南来可窘了，脸红了红，窘了一会儿，像是没话找话似的，突然问，“成姑娘，你们姑娘府上是……”

双成望了他一眼，道：“山西太原，你问这干什么？”

燕南来忙道：“没什么，我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眉头一皱，接道：“成姑娘，我觉得你们姑娘，不像一般世俗女儿，为什么……”

双成扬了双眉道：“那有什么办法？没听人说么？自古红颜多薄命，我们姑娘可本是大户人家的闺阁千金，后来家道中衰，再加上一场大火，落得家破人亡，孑然一身，流落到京城来了，多亏怡红院的王大娘收留，要不然哪，早饿死了！”

燕南来沉默一下，道：“难道你们姑娘没什么打算，就长此这么下去么？”

双成眨动了一下美目，道：“您这是什么意思？”

燕南来道：“我是说，凭你们姑娘的人品，才华，干什么不好……”

双成道：“一个柔弱的女儿家能干什么？一条路只有嫁人。”

燕南来道：“那也是正途。”

双成道：“可是我们姑娘她不肯呀！要嫁早嫁了，当朝的皇族亲贵，想要我们姑娘的多得是，可是我们姑娘就不肯，她认为这些人没有一个能配得上她，别说是她，连我都这么想……”

燕南来道：“当朝的皇族亲贵是既有财又有势，她为什么？”

“爷！”双成截口说道：“不是我这个丫头敢大胆说您，我也瞧您跟一般人不同，怎么您也这么想？这种庸俗念头最要不得了，我们姑娘要的不是财，不是势，而是人！”

燕南来有点赧然，笑道：“是我失言，别生气，姑娘，你们姑娘要的是怎么样的人？”

双成沉吟了一下，望了望燕南来，咬了咬下嘴唇儿，犹豫了一阵子，始道：“起码也得像您燕爷这么一个人！”

燕南来一张脸刹时通红，道：“别开我的玩笑，我又不是三只眼，两张嘴，跟别人有什么两样？”

双成摇摇头，笑道：“那我就不明白了，也许您看来要比别人顺眼，说得那么一点，是您人有人才，文有文才！”

实际上，他燕南来英挺，俊美，飘逸，脱拔配上那言谈举止，真如临风之玉树，倜傥而不群！

燕南来脸上红热未退，紧接着布上了一层，满面窘笑，干笑了两声，道：“姑娘，说真的……”

双成正色地道：“谁跟您开玩笑，谁又敢？您怎不自己想想看，救个人，大不了替他疗疗伤，找个地方安置安置他，也用不着破例地把他安置在自己房中！说来您也许不信，这床上的任何一件东西，别人连碰都不许碰，您恐怕还不知道呢，昨天夜里您那伤口处的毒血还是我们姑娘自己用嘴吸出

来的呢！”

燕南来神情猛然一阵激动，身形倏泛轻颤，脱口喃喃一句：“梅姑娘，你这是何苦，我怎能……”

“燕爷，您说什么？”双成突然问了一句！

燕南来一震，神情立趋平静，但那平静的神情中，已然微现黯然神色，忙淡淡摇头强笑说道：“没什么，我是说，你们姑娘这大恩，我不知该……”

“燕爷！”双成道：“我们姑娘可没认为这是恩，也没望报偿，只要燕爷您记住，‘北京城’八大胡同‘怡红院’中有这么个可怜的薄命人就行了！”

燕南来缓缓点头，双目欲湿，道：“姑娘，我会永远记住的，可是我没把她当做风尘中人，我不敢，你知道，对她，那是读冒！”

双成美目中异采猛闪，道：“燕爷，别人不知道，我知道，我们姑娘绝对没有对一个大男人这么假以辞色，这么好过，她的性情外柔内刚，要是一旦对一个人好了，那可就是一辈子的事！任何人，任何事都别想改变她！”

燕南来脸色一变，身形再泛轻颤，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双成一怔，忙道：“燕爷，您怎么了，是不是那伤……”

燕南来点了点头，笑得很勉强：“有一点，嗯，不碍事，我坐一会儿就会好的。”

说着走到锦凳前坐了下去！

双成往前跨了一步，瞪着美目，焦虑地道：“燕爷，您照照镜子，您的脸色好难看啊！要不要我去请姑娘回来？”

燕南来一惊，忙摇头说道：“不，成姑娘，不碍事，千万别惊动你们姑娘，也许站的太久了，我坐一会儿就会好的，现在已经好多了。”

可不是，他的脸色也已然好得多了！

双成眉梢微展，焦虑之色稍退地道：“那么您坐坐，我去给您沏茶去！”说着，她转过了娇躯，袅袅行了出去，可是在她背过身的时候，她那张吹弹欲破的娇靥上，倏的掠起一丝神秘笑意！

望着那出了门的婀娜背影，燕南来那张俊脸上，跟着又掠起了一片黯然，痛苦，羞愧所揉合而成的复杂神色！

这时候，在那东楼下，华灯高悬，五彩缤纷，鬓影钗光，翠袖红衫，丝竹阵阵，歌声盈耳，到处是掌声，到处是调笑，还有那不堪入耳的……

在那东楼下靠南的一个角落里，有张八仙桌，桌旁，摆着几张长板凳，板凳上，半蹲半坐地坐着一个人，歪戴帽子斜瞪眼，敞着大襟卷着袖，一望而知是“北京城”里的混混，“八大胡同”里的地痞。

他跟旁边那几个一面嗑着瓜子，一面喝茶，一面唾沫乱飞地东拉西扯，一通乱吹！旁边还有几个卖花的小贩提着篮子，听得出神，忘记了张罗生意！

那居东的留着山羊胡子，瘦削猥琐的一个，吹的最起劲，只听他耗子眼乱转地说道：“昨个夜里，大内的‘血滴子’，‘雍和宫’里的喇嘛都出来了，满城里拿人，连‘禁卫军’跟‘九门提督’都用不上，你们谁知道为什么？……”到此顿住，静待答复！

旁边那一伙瞪着眼，摇了摇头，可是偏偏有一个嘴上无毛的年轻小伙子少不经事，不识趣，在大伙儿摇头之中，他突然插了一嘴，而且还挺神气的：“九爷，我知道，是拿飞贼……”

话犹未尽，那被尊称九爷的瘦削老者鼠目一瞪，沉了脸，叱道：“放你娘的狗臭屁，你知道什么，在九爷面前逞能，滚一边去！”

年轻小伙子没滚，可是脸一红，一声气没敢再吭！

那位九爷端起茶“咕登”一口，抹抹嘴，刚要开口！

由旁边来个商人打扮的中年汉子，往他面前一伸手，满脸邪笑地嘿嘿说道：“老九，把你那‘金枪不倒’再来一包。”

那位九爷一瞪眼，破口骂道：“又是你这没出息窝囊废，黄胖，你自己说，你除了我老九多少了？不是我老九不讲义气！大家都是混饭吃，要碰上你这一号的，我老九岂不要喝他奶奶的西北风去。”

那胖子一点也不在乎，涎着脸，嘿嘿笑道：“老九，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你就瞧在多年交情份上行行好，我昨儿个让那小狐狸精整惨了，今儿个……”

“什么下不为例！”那位九爷寒着脸道：“少在我老九面前来这一套，下回一块儿算！”

那胖子忙哈腰应道：“是，是，是，只要有这次，下次咱们带利算，成么？”

那位九爷哼地一声，伸出指头钻了钻鼻子，恶心地，又往大襟上一抹，这才慢吞吞地探怀摸出了一个白纸包，一瞪眼，没好气地递了过去：“拿去！”

那胖子立刻满面神采，忙不迭地接过纸包，连道个谢都顾不得，便抖着一身肥肉急步走了。

那位九爷望着他的背影“呸！”地一声吐了一口唾沫，咒骂说道：“缺德带冒烟儿，外强中干，没出息的窝囊废，总有一天，你会伸腿瞪眼儿，死在窑子里！”

他骂人家，可没想想自己做的是什么买卖，会落个什么下场。

骂完了，转过了头，清了清嗓子，道：“嗯，嗯，小顺子说是飞贼，可也搭得上点边儿，那称得上是飞贼，可是他不是偷大户人家，是跑进了大内！”

“啊！”大伙儿禁不住一声惊呼，吓白了脸！

这时候，在另一个角落里，有个身材瘦高的中年黑衣汉子，目光阴沉地向这边投过一瞥，可惜那位九爷没瞧见，不然你就是杀了他，他也不敢再往下说了！

那位九爷得意地扬眉一笑，道：“你们谁知道那家伙跑进大内干什么去了……”

这回没人敢说话了，那年轻小伙子更是噤若寒蝉！

那位九爷咳嗽了一声，刚要张口，倏地脸色一变，连忙低下了头低低说道：“待会儿再说，散，那主儿来了！”

大伙儿似是早知道“那主儿”是谁，都没回头，可是刹时间散个干净，便连另一个角落里那黑衣汉子也低下了头！

大门外，走进了个身穿青缎子长袍，外罩团花黑马褂的中年大汉，这大汉身躯魁伟，浓眉，大眼，狮鼻，海口，好威猛一付长相，尤其，那炯炯环目更为慑人！

那两只袖口微卷，露出雪白的两段茸毛，两双铁腕又圆又粗，步履雄健地进了大门！

早有鸩母龟奴双双迎了上去，两张脸堆满了谄笑，见面便哈腰：“海爷，多日不见，今儿个是什么风……”

那大汉一摆手，大笑说道：“多日不见，多日不见，大伙儿都好？”

“好，好，好，托您海爷的福！”

那大汉向着身后紧跟而来的一名汉子一丢眼色，那名汉子抖手便是雪花花的两锭白银！

出手阔绰大方，又有派头，这地方最喜欢这样的人，也最巴结，鸩母龟奴立刻笑得眯了眼，忙伸双手接过！“谢海爷赏赐，又让您破费了！”

那大汉又一摆手，说道：“小意思，买买花，喝喝酒去，梅姑娘在么？”

鸩母没答话，那龟奴却忙道：“海爷您今儿个来得不巧，梅姑娘刚出去……”

“刚出去？”那大汉一怔！

“是，海爷。”那龟奴忙道：“是被廉亲王府的三格格接走了。”

那大汉浓眉一挑，道：“又是那丫头，她怎么老跟我作对？”

鸩母笑嘻嘻地道：“海爷，那才是冤枉，连梅姑娘都不知道您今儿个会来，要不然，她说什么也会候着您！”

那大汉沉吟了一下，面色稍霁，摆手说道：“没你们的事，忙去吧，我楼上等她去，她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走，我是非见着她不可！”

说着，迈开大步走向了西楼……

那被唤海爷的大汉，步履沉重，登，登，登地上了西楼，几几乎震得西楼直晃，他刚上楼，美姑娘双成便拦在了眼前，娇靥含笑地福了一福，道：

“婢子见过贝勒爷！”原来此人是位贝勒，怪不得出手阔绰，派头那么大！

这位海贝勒呆了一呆，道：“怎么，双成，你在家？”

双成忙道：“是，贝勒爷，姑娘带着小玉走了，留下婢子看家！”

海贝勒点点头，“嗯！”了一声，举步就要往里走！

双成玲珑心窍，连忙侧身让客：“爷，您请客厅坐坐！”

海贝勒犹豫了一下，深深地看了双成一眼，笑道：“双成，你可当真是留下看家的！挺尽职的嘛。”

双成娇靥一红，道：“爷，您明鉴，姑娘一向在客厅见客，从未破过例，何况，她今晚不在，您怎好跟婢子为难？”

海贝勒浓眉轩动，大笑说道：“好一张会说话的小嘴儿！别急，我听你的就是！”说着，迈开大步，行向了客厅！

天桥赌场

双成望了那魁伟背影一眼，急步跟了过去！

在那美轮美奂的客厅里，海贝勒自己找了一张椅子坐下，美姑娘就站在他的身前，不言不动！

海贝勒“咦！”地一声，道：“双成，你站在这儿干什么，给我沏茶去啊？”

双成俏生生地应了一声是，可是没动！

海贝勒巨目略一眨动，忽地笑道：“好丫头，你是怕我偷了你们的东西，还是怕我偷偷溜进你们姑娘的房中？”

双成娇靥一红，道：“海爷，前者，您是说笑话，恐怕倾西楼所有，也难以您海爷府中万一，后者，婢子知道您是位英雄，绝不会跟婢子这下人为难，再说，您要是偷偷溜进我们姑娘的房里，那您是就打算见她这一次了！”

“这不就结了么？”海贝勒扬眉笑道：“那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双成道：“您明鉴，您是这儿的常客，也是姑娘的知己朋友，对您，婢子不敢不放心，再说婢子也只是一颗脑袋，婢子之所以侍立面前，那是等着您的问话！”

海贝勒大笑说道：“我能摘任何一个人的脑袋，可是我不敢动你一个手指头，双成，你知道我有问话？”

双成眨动了一下美目，笑道：“姑娘出去了，婢子不信您会不问个明白！”

海贝勒大叫说道：“好伶俐的丫头，比我贝勒府那些个惹人心烦讨厌的丫头们又不知高明几许，海爷有赏！”抖手便是一颗明珠！

双成忙伸手接过，施礼谢道：“谢海爷赏赐，您有话只管问！”

海贝勒笑了笑，道：“双成，你们姑娘哪儿去了？”他这是明知故问！

双成道：“回爷的话，被‘廉亲王’的三格格接走了！”

海贝勒点了点头，道：“干什么去了？”

“您还不知道？”双成道：“不外是跟那些位格格们谈诗论文，下棋画画去了，听说王爷的福晋，还要收干女儿呢！”

海贝勒浓眉一皱，道：“你们姑娘答应了没有？”

双成笑道：“海爷，您这句话问的……王爷的福晋要收干女儿，在别人还求之不得呢，姑娘她哪有不答应的？再说，也不敢呀！”

海贝勒道：“这么说，她是不敢而不是情愿的了？”

双成道：“那婢子就不知道了，您自己去想吧！”

海贝勒沉默了一下，道：“她什么时候回来？”

双成道：“您是知道的，不到夜深，那些格格们是不放人的！”

海贝勒皱眉说道：“看来，今晚这一趟，我要白跑了，双成，你知道，我是经常不大有工夫的，几几乎天天得陪皇上，尤其这两天……”

摇摇头，住口不言！

双成却笑着问道：“爷，这两天怎么啦？”

“没什么！”海贝勒道：“这两天我特别忙，今夜我是忙里偷闲，谁知道，唉！双成，你替我想想看，打从认识她至今，我一共才见着她多少面？”

说了可怜，一只手就数过来了！”

竟然是一脸委曲，一脸可怜相！

双成还真有点不忍，眨动了一下美目，道：“您知道，爷！这种生涯没办法，尤其对皇族亲贵，您别以为我们姑娘愿意去，其实天知道，一回来就累得什么似的，不去又怎么办？敢得罪谁？您是她的知心朋友，对她，该有所谅解，有所同情！”

海贝勒苦笑说道：“双成，你不会不知道，我不是不同情她，不谅解她，我也不忍心看她这个样儿，让这种地方委曲她，有好几次我向她表示，我愿意倾我的所有，接她出去，可是她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分明她是不愿意，难道说……”

双成淡淡笑道：“爷，那您也别怪她，她用心良苦，那是为您好，您是堂堂皇族亲贵，要是耍了个风尘女子……”

“天知道？”海贝勒叫道：“我可没有把她当风尘女子看待！”

双成道：“婢子也知道您不会，可是别人会呀，您能担保别人不会么？风言风语，唇舌可以杀人，那样您会担不起……”

“敢！”海贝勒环目一瞪，威态慑人，拍着桌子叫道：“他们敢，我要看看他们谁敢！”

双成扬了扬眉，道：“当着您的面，婢子也以为没人敢，而且还尽拣好听的说，可是背着您呢？您又知道什么？爷，您不知道，世上最可怕的是人，最坏的也是人！”

海贝勒摇头说道：“我不以为他们会，你不瞧见么？今天‘亲王府’，明天‘郡王府’这些皇族亲贵，哪一个不喜欢她，不仰慕她？”

双成笑了笑，道：“爷，婢子我要大胆说一句，那不是喜欢，也不是仰慕，而是皇族亲贵们的一种玩乐嗜好，有钱有势的人都喜欢这一套，您别看王爷的福晋要收干女儿，那可也不能当做真的，您仔细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平日里玩玩，你是你，我是我，那没有关系，一旦她要成了皇族亲贵一份子，进了皇族亲贵的门儿，那可就不是那回事了，那会马上又是一付脸色，指指点点，姑娘的脾气，您知道，她不得不为您跟她自己着想，再说，还有那些个言官，大清皇族的家法，一旦有人说了话，到那时候为难的是您！”

海贝勒神情激动，毅然说道：“那没有什么了不起，这皇族亲贵四个字我不稀罕！”

双成着实地暗暗一阵感动，道：“爷，那是您，可是她不能让您这么做！”

海贝勒拍桌子说道：“她要是把我当做知心朋友，她就该知我，也不该这样，双成，你知道，我这个人跟一般皇族亲贵不一样，实际上说，我够豁达的，只要是她点个头，我宁愿抛弃一切，跟她找个僻静地儿，远离这些个嘴脸，去过最平凡的生活，就算是种种庄稼，我也能干，那也是快乐的！”

双成默然不语，良久始道：“爷，对您的感人真诚，站在婢子的立场，我至为感激，可是我却不便说些什么，一切那还得看姑娘！”

海贝勒苦笑点头：“看她，一切是得看她，可是双成，你不能帮我个忙么？”

双成笑道：“您是难为婢子，这种事婢子哪帮得上忙？”

海贝勒道：“怎么不行？帮我美言两句，劝劝她，双成，只要她点了头，我会一辈子记住你的好处的！”

双成笑道：“爷，您这是要婢子的命，她的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我跟

小玉在她面前哪敢说话？还是您自己来吧！”

海贝勒苦笑摇头道：“看来是没有肯帮我之人了……”

突然一阵杂乱步履声响自楼梯，似乎是有不少人上了楼，双成一怔忙道：“爷，您坐着，婢子去看看是谁……”

说着，急步走了出去，刚出客厅，只见五名腰系长剑的中年黑衣汉子已然登上了楼，身后，还跟着那满面惊慌，手足无措的鸨母王大娘！

双成略一皱眉，急步迎了过去：“诸位是……”

五名黑衣汉子神情冷峻，没说话，那鸨母却抖着嗓子忙道：“双成，这几位是大内的侍卫爷们，要……”

双成“哦！”地一声，忙近前施礼：“见过几位侍卫爷们，诸位上西楼有……”

突然客厅门口，传来海贝勒话声：“双成闪开，让他们找我说话！”

五名黑衣汉子十道目光投注处，神色一惊，急步趋前哈了腰：“卑职等见过贝勒！”

适时，鸨母扭着小脚跟了上来，口中说道：“没错吧，我说贝勒爷在这儿，诸位就不信……”

海贝勒向着鸨母一摆手，目注那五名黑衣汉子最左一名，道：“云领班，你知道我在这儿？”

那被唤云领班的一震，头垂得更低：“禀贝勒，卑职不知道，卑职只当是……”

海贝勒截口说道：“你们见着了 I 带来的人么？”

“禀贝勒！”那位云领班忙道：“卑职不敢欺瞒，见着了，可是卑职等以为他们是来玩的！”

按说，大内侍卫，御前带刀，官同三品，是不把一个贝勒放在眼内的，可是这位海贝勒不同于一般的贝勒，他一身武学马上马下，万人难敌，是皇上特别指定的“伴驾”，那不等于个侍卫头儿？

海贝勒哼了一声，道：“算你会说话，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那位云领班犹豫了一下，道：“卑职等为的是昨天晚……”

海贝勒截口说道：“那么，你们以为我在这儿是个死人？”

这话份量不轻，那位云领班一哆嗦，忙道：“您明鉴，卑职等不敢，卑职是奉命行事，不得不……”

海贝勒摆手说道：“我知道你们是奉命行事，职责所在，那么既然知道我在这儿，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那位云领班忙道：“卑职不敢，卑职这就带着他们撤走！”说完，哈了个腰，领着其他四名黑衣汉子匆忙下楼而去！

海贝勒接着又向着鸨母摆了手！

望着鸨母一扭一扭地下了楼，双成以手掩胸，脸上惊容未

退，余悸犹存地失声说道：“吓死我了，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海贝勒摇了摇头，淡淡说道：“没什么，昨天晚上内城闹飞贼，他们在拿人！”

双成不放松地道：“内城闹飞贼大不了交给‘九门总督’，干什么惊动大内侍卫呀？”

海贝勒“哼！”地一声笑道：“‘九门总督’？你以为‘九门总督’能办得了什么大事？个把小贼还可以，要是飞贼，恐怕会让人把他的脑袋割了，

个个酒囊饭袋，昨夜内城闹飞贼的时候‘九门总督’正在姨太太的被窝里呢……”

双成娇靥猛地一红，“啐！”了一声！

海贝勒猛有所悟，咧嘴赧笑说道：“姑娘，抱歉，我口没择言，快给我沏茶去吧！”

双成转身要走，海贝勒却突然又把她唤住：“姑娘，我跟你打个商量，我赏了你一颗珠子，你是不是该放我到她房里去一趟？”

双成忙摇头说道：“那不行，那颗珠子的代价，您已经收回了！”

海贝勒会错了意，忙道：“那么，我身上还有，再给你一颗！”

双成眨眨眼，笑道：“爷，您这是行贿，恕我不敢从命，您要是不甘心，我连这一颗也不要了！”说着，就要探怀！

海贝勒慌了，忙摆手说道：“好了，好了，我逗你玩儿的。你怎么当了真？快去吧，快去给我沏茶去，我渴死了！”

双成没动，笑了笑道：“爷，您可是个正人君子，英雄豪杰！”

海贝勒脸一红，哈哈笑道：“玲珑心窍厉害嘴，我看将来哪个大胆的敢要你，你要是不放心，把我锁在客厅里好了！”

双成笑了笑，道：“对您，我不敢，我以为也用不着，非礼勿视，非礼勿动，您只要认为，能这么做，该这么做，您只管请！”说罢，扭动腰肢，转身而去！

海贝勒一怔，旋即摇头发笑，转步进了客厅！

可是刚进客厅，他又一怔，只因为他看见那客厅角落里那只枣红色的茶几上，放着一个茶盘，茶盘上还有一只细瓷小茶壶，一只茶杯！

敢情茶已经沏好了，沏好了干什么还沏？

他仔细想一想，这壶茶该是在他来之前沏好的，走过去掀开壶盖瞧了瞧，茶叶刚飘起！

他立刻皱了眉，旋即，沉眉一挑，大步出厅，到了梅心的房

门口，他略略地犹豫了一下，突然推开了门！

自然，他看到了房中的燕南来，燕南来显然地一惊！

可是海贝勒脸上立即变了色，冷哼了一声，道：“怪不得，原来她早有了人，你是谁？”

燕南来在这刹那之间之后，竟然出奇的平静，只是，他尚未说话，房门口已急步来了双成，她忙惊慌道：“海爷，您这是……”

海贝勒冷然摆手，道：“双成，你等会儿再说，让他先告诉我，他是谁？”

双成急道：“海爷，他是……”

海贝勒截口说道：“双成，我是问他，不是问你！”

双成眉梢儿一挑，道：“好吧，燕爷，您说！”

燕南来淡淡一笑，道：“我为什么要先回答阁下，你又是谁？”

海贝勒脸色一变道：“我是这儿的常客，也是梅姑娘的知友！”

燕南来说道：“那好，我比阁下的资格嫩一点，可也算得上是梅姑娘的朋友。”

海贝勒道：“你姓燕？”

燕南来泰然点头：“不错！”

海贝勒道：“你知道我是谁？”

燕南来淡淡摇头，道：“我不知道，也无须知道，到这儿来的，都是花了钱的人，谁的钱不比谁的大，该没有什么分别！”

海贝勒脸色又一变，冷笑说道：“此处离客厅就仅一墙之隔，距楼梯也没多远，我不相信你听到外面的谈话，你该是我生平仅遇，第一个没把我这个贝勒放在眼内的人！”

燕南来淡淡说道：“那是阁下夸奖，其实，我说的是没有错，到这儿来的人，大家都花了钱，没有什么两样，在这儿，彼此都是梅姑娘的客人，出了‘怡红院’，阁下才是官！”

海贝勒环目威棱一闪，道：“你很会说话，你放心，我无意拿官压你，正如你所说，在这儿，我也是个客人身份，我站在客人立场说话，你可知道，梅姑娘的房中，向来不许人乱闯的！”

“谁说的？”燕南来扬了扬眉，转望双成，道：“姑娘，有这个说法么？”

双成冰雪聪明，一点即透，噘着小嘴儿，道：“我告诉您，您不信，那有什么办法？”

燕南来呆了一呆，摊手耸肩道：“我以为你说着玩儿的，谁知道这会是真的？……”

海贝勒冷笑说道：“姓燕的，你少在我面前来这一套，我不是睁眼瞎子，难道还看不出来？你是凭着什么进来的，我心里有数，现在闲话少说，你给我出去！”

燕南来双眉一扬，笑道：“出去？我承认事先不知，乱闯香闺，于理有屈，可是那该由梅姑娘下逐客令，阁下既不是这儿的主人，又不是梅姑娘的什么人，凭什么赶我出去？”

海贝勒冷冷说道：“我不管那么多，只问你一句，你出去不出去？”

燕南来淡淡笑道：“我本来是打算出去的，可是我这个人有个怪脾气，不喜欢被动，所以，我现在不打算出去了！”

海贝勒变色说道：“你真的不出去？”

燕南来笑容一敛道：“大家都是花钱的，阁下凭什么赶我出去？”

海贝勒道：“你花了多少钱，说！我一个不少的还给你！”

燕南来摇头说道：“你阁下是恃‘财’傲物，我花的钱，只怕倾‘北京城’之所有也还不起，再说，我还想把钱还给阁下呢？”

海贝勒浓眉一轩，一张脸气得铁青，道：“你要是让我忍无可忍，可别怪我动手逐你出门！”

燕南来淡笑摇头，道：“这又是恃武凌人，这就是北京豪门的一贯作风，阁下，我老实告诉你，我既不动于钱财，也不屈于威武，我愿意看看你是怎么个赶我出门法，你阁下看着办吧！”

海贝勒怒笑一声，道：“我倒要看看你是凭什么这么大胆，仗着谁，我也要看看打了你，是谁代你出头，能把我怎么样！”话落，手起，巨灵掌飞攫燕南来胸前！

双成不知道打的什么主意，眼见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她却一直不问，也许她没有料到事情会到这般地步，也没想到海贝勒说打就上了手！

这时候她一脸惊容，刚要张口劝住，燕南来已然轻笑说道：“我这个人，不喜欢动辄言武，可是那并不是怕言武，凭阁下这一个，尚赶不出去我！”往左一跨步，身形突然横移半尺，堪堪躲过了海贝勒的那一抓，他躲来轻松，其实这下大不寻常！

海贝勒一身武艺马上马下万人难敌，不要说“北京城”里没人是他的对手，便是江湖上恐怕也找不出几个能在他手下走完三招之人，要不然皇上怎会让他保驾？

可是，燕南来不但躲过了他含怒出手，迅捷如电的一抓，而且躲的非常之轻松，这可就不简单了！

双成双目中异采飞闪，“哎哟”一声玉手掩上了樱口！

海贝勒也同时吃了一惊，撒腕抽身，冷笑说道：“原来你不但人长的俊，且还身怀不俗武学，我走眼了，怪不得，你再接我两手，这三招内我要赶不走你，我走！”话落，大步跨进，双手齐出，抓向燕南来双臂，这一手厉害，他竟用上了蒙古的摔角！

燕南来摇头笑道：“阁下会的不少，真可惜，我也玩过‘扑击之戏’！”

仍没还手，脚下只退了半步，海贝勒的一双巨灵掌便落了空，他怒喝一声，方待再扑！

突然房门口响起一个柔婉话声：“海爷，您可以住手了，我回来了，有什么话对我说，别难为人家！”

海贝勒一震住手，霍然旋身，房门口，站着那身披风氅，神色平静的美姑娘梅心，她身后还有小玉。

双成慌忙趋前衿衽：“姑娘，您回来的正好……”

梅心皓腕轻举，摆了摆手，没让她说下去！

海贝勒却陡挑浓眉，气的浑身发抖，冷冷说了一句：“梅心，我没想到你对人还有个厚薄之分，怪不得你……算我瞎了眼……”气冲冲地大步下楼而去！

双成大急，刚要张口，梅心淡淡说道：“双成，别拦他，让他走！”

双成一怔，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

梅心却解了风衣，随手交给小玉，含笑走向燕南来：“对不起，我迟回来了一步，让你受惊了！”

燕南来好不难过，玉面抽搐，无限歉然地说道：“姑娘，你这岂不是让我难受死！我素仰海贝勒是个英雄人物，有心相戏可没料到他这么不能容物，其实，这本难怪，都怪我，大恩未报，如今倒替姑娘……”苦笑一声，住口不言！

梅心那清冷的娇靥上，飞快地掠过一丝幽怨之色，柔婉笑道：“你也别这么说，这么说是让我难受，要怪该怪我当初对他不该假以辞色，也不该托身风尘……”

燕南来身形倏颤，轻声说道：“姑娘……”

梅心忙笑道：“好，我不说了，他伤了你了？”

燕南来神情一阵激动，摇头道：“谢谢姑娘，还好我躲得快！”

“还好躲得快！”双成突然接口说道：“姑娘，我看见了，燕爷好高的身手，真要打起来，只怕海爷根本不是燕爷的对手呢！”

梅心美目一睁，“哦”了一声道：“真的么？我没想到你……海贝勒是京城第一好手！……”

燕南来忙强笑说道：“姑娘别听成姑娘的，我只是侥幸！”

梅心未再多说，双成却又张了口，梅心连忙递过眼色，俏丫头好不机灵，眸子一转，改了口：“姑娘，您今儿个怎么回来那么早？”

梅心莫明其妙地娇靥一红，随口漫应说道：“她们在那儿斗牌，今儿个

散的早……”

双成向着梅心眨眨眼，梅心的脸孔红的更厉害，却把脸转向一旁，笑着跟燕南来说了话！

谈了一会儿，双成插口说道；“姑娘，水准备好了，您要不要先……”

梅心点了点头，站了起来，向着燕南来道：“你先坐坐，待会儿咱们再谈！”说着带着双成跟小玉出房而去！

望着梅心那背影不见，燕南来脸上突然浮起一片令人难以言喻的复杂神色，站起来走向了桌前……

片刻之后，梅心浴罢，换过一身晚妆，脂粉不施，带着一阵香风回到了房中，刚进门，她愣住了！

房内，烛影空自摇曳，人，她为他而破例早回来的人，那位伤势犹未痊愈的燕南来，已然不知去向？

突然，她娇躯飞闪，到了桌前，好快，哪里像柔弱的她？伸出那雪白晶莹的柔荑，以颤抖的心情，颤抖的手，拿起了桌上那张墨迹未干的薛涛笺！

笺上，是龙飞凤舞，铁划银钩的数行狂草，比她那一笔字，有过之而无不及，写的是：“姑娘，请恕我不辞而别，我身负要事，不能长留此处，倘再留下来，恕我直言，那会令我壮志消磨，这，对姑娘，对我，都不是件好事！

大恩未报，又替姑娘得罪了知友，我歉疚良深，至感不安，海贝勒处，我自有说辞以澄清误会，俾对二位有所帮助，明日此时，谅必他会负荆登楼！

姑娘人间奇女，尘世诸多委曲，目前生涯，不是长久之计，恳切奉劝，姑娘早离青楼！

海贝勒宦海奇豪，人中英杰，胜过平凡人百倍，他对姑娘也爱慕至深，为姑娘，他能舍弃一切，未尝不是一佳夫婿！

活命之恩，不敢或忘，他日终必有一报，请勿以飘泊平凡人为念。

燕南来百拜

她心碎，肠断，呆立灯前，手抖，心颤，泪流！

好半天，一个带着颤抖的喃喃话声才滑自她那双失色的香唇：“你哪里知道我的心，我的身份，我的本来……”

“姑娘！”她背后，房门口响起一声惊呼，双成如飞掠了过来，尚未动问，梅心已黯黯地把那张素笺递了过去！

双成接过一看，立即挑眉跺脚：“他，糊涂的该死，我追他去！”

梅心缓缓摇头，凄惨悲笑：“不用了，双成，他既然走了，他就不会再回来了，其实，你哪里追得上他，让他走吧，走了也好，人生百年春梦一场，须看得开，要看得破，来去无痕，莫为情苦，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犹来最易醒，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是我不该动情，可是对他，我不克自持，苦大师说的不错，我……咳，他这时候走，也是最恰当的时候，要不然一旦等到彼此不克自拔时，大家都会痛苦一辈子，他该走……”

突然，房门口进来了小玉，她一怔，要问，双成忙递眼色，她忍了忍，忽地挑起了眉：“姑娘，海贝勒来了，您见不见？”

双成脸色一变怒声说道：“告诉他，不见，他永远不要再

“双成！”梅心轻轻地喝住了她，淡淡问道：“小玉，他人呢？”

小玉道：“在客厅等您的话呢！”

梅心道：“去，请他进来，像往常一样！”

小玉犹豫了一下，终于应了一声，出门而去！

未几，海贝勒一个人走了进来，梅心起身说道：“双成，去给海爷沏茶去！”

双成气嘟嘟地横了海贝勒一眼，一仰娇靥行了出去！

海贝勒他根本没瞧见，满脸是羞愧神色，走了进来，望了望梅心，迟疑地道：“梅心，我来为刚才的事赔罪！”

梅心淡淡一笑，轻举皓腕肃客：“海爷，您请坐！”

海贝勒没坐，却不安地道：“梅心，你生我的气？”

梅心柔婉笑道：“海爷这是哪儿的话，梅心一个风尘女子，哪儿敢，我是唯恐得罪，海爷，还打算求海爷……”

海贝勒脸色一变，痛苦地轻声说道：“梅心，我已感愧疚，你又何必？难道说你是要……”

梅心淡笑说道：“海爷，事成过去，不必再提了！”

海贝勒住口不言，但旋又说道：“梅心，他呢？”

梅心道：“怎么，海爷还要……”

“不，梅心！”海贝勒忙摇头说道：“你还不知道我的为人，他没错，错的是我，我要为自己的粗鲁无知向他道个歉！”

梅心缓缓摇头说道：“不必了，海爷，他已经走了！”

“走了？”海贝勒一怔！

梅心随手把那张素笺递了过去！

海贝勒接过一看，魁伟身形倏起颤抖，猛抬头，悲惨苦笑说道：“我海青平日自命英雄，今日始知不如人多多，梅心，我也走了，多则五天，少则三日，我倾京畿铁骑，便是翻开每一寸地皮，也要把他交给你！”

把素笺往梅心手里一塞，转身大步出门而去！

迎面来了端茶的双成，她一怔，海贝勒已擦身边走了出去，她急步走了进来，讶声说道：“姑娘，这又是怎么回事儿？”

梅心淡淡说道：“他走了，为我找他去了！”

双成“啊”了一声，立刻怔住了，好半天才道：“姑娘，这又为了什么？”

梅心淡淡笑道：“他两位，都令人敬佩，都不可多得……”

双成明白了，摇摇头，自言自语地道：“我没想到他竟会是这么个人！”

梅心笑了笑，道：“双成，把茶放下，请老爹上来一趟！”

双成道：“姑娘，您是要……”

梅心摆手说道：“别问，快去吧！”

双成应了一声，没敢再问，放下茶，转身走了……

这里是西城“天桥”的一角！

“天桥”，在“先农坛”后，是个平民化的商贾杂技汇集之所，这地方有估衣摊，星卜，戏馆，杂耍……

那是吃，喝，玩，乐，无所不备，应有尽有，英雄好汉，江湖术士，品流之杂，称得上卧虎藏龙！

“天桥”的这一角，是个“赌场”，说它是赌场，其实它是个棚子，四周遮得密密的，只有一个门可资出入！

这个棚子里，牌九，纸牌，骰子……包罗万象，全和得很！

开这个赌场的，是“天桥”有名的混混大地痞，“北京城”的人叫他“瘸腿”云三，在“北京城”下九流里度打听，提起“瘸腿”云三没有人不知道，可是那下九流里可没人敢叫他“瘸腿”云三，都尊称他一声三爷！

此人不但“统辖”天桥，恶势力大，而且手眼通天，跟北京城那大小卫门里吃公事饭的称兄道弟，混得挺熟！

他之所以被称为“瘸腿”云三，是有来由的，他不是天生残废，而是有一年他单身匹马来北京进“天桥”抢地盘，自己用把刀一下扎了大腿，服了群豪，可是这一刀却扎断了大筋，因此地盘抢到，龙头大哥的宝座得坐上了，可是那条右腿从此也废了！

每到“上客”的时候，瞧吧，这棚子里是东一桌，西一桌，围满了各形各色的人，听吧，那边是“天九王”对“地杠”，这边是吆五喝六，喧嚷一团，热闹的不得了！

靠东角的一张桌子上，掷的是骰子，桌子上中央放着一只大海碗，三颗骰子在大海碗里叮铃铃乱转，碗旁边那桌面上，摆满了雪花花的银子。

桌子四周则坐了十几个人，二三十道目光全盯在大海碗中那三颗骰子上，骰子一停，叹息的也有，大乐的也有，咒骂的也有，庄家该吃的吃，该赔的赔，忙的不亦乐乎！

兴头正浓的时候，那棚子门，“呀！”地一声开了，从外面走进了个身穿青色长袍的中年汉子！

他刚进门，掷骰子的那一桌上，有个黑衣大汉转过了头，这么大冷天，他一头汗，而且额头现了青筋，浓眉一轩，一瞪那双牛眼，嘴里不于不净地说了话：“娘的，朋友，快关上门儿成么，冻出毛病来你给买药吃？手上刚转了运，怕不被这股子冷风吹散了……”

其实，门是早关上了，他是没事找事，八成儿是输急了，进来的那汉子好脾气，冲着他龇牙一笑，好白的一口牙，一句话没说，适时，一名卷着袖子，地痞打扮的瘦汉子由里面迎了出来，丑脸上堆春笑，道：“这位老哥，

里面坐坐，您上那一桌！”

进来的那青袍汉子摇了摇头：“谢了，我打算先瞧瞧，学学，这一门，我是一窍不通！”

那瘦汉子眨眨一双三角眼，微微地愣了一愣：“对不起，我瞧您是位生客，头一次进场？”

“不错，你老哥好眼力！”那青袍汉子点头笑道：“我是大闺女出嫁，生平头一遭儿，老哥忙去吧，我到各个桌子上瞧瞧，待会儿要入局的时候，我会招呼！”

那瘦汉子点点头，又走回了里头。

青袍汉子站在那儿左看看，右看看，最后目光落在了掷骰子那一桌，适才骂人的黑衣大汉身上，笑了笑，举步走了过去，刚走近桌子，只听那黑衣大汉一巴掌拍了桌子，震得骰子乱蹦银子跳，然后“呸！”地一声，吐了口唾沫，骂道：“他奶奶的，又是个么二三，我他奶奶的今儿个怎么那么倒霉，手气这么坏？八成是冤鬼上了身，好了，别缠了，只要能使我捞回本儿，明天我给你烧纸去！”

只听他对面那名穿短袄的汉子笑道：“七哥，别那么粗脖子红脸瞪眼好不？大镖局里的爷们，万两千两没见过？哪在乎这区区十几两！金马是花在窑姐儿身上了，心痛个什么劲？”

“好！”那黑衣大汉一瞪牛眼，道：“老子输的快要脱裤子了，你奶奶的还在那儿说风凉话，他娘的‘四海镖局’又不是我秦七开的，有什么用？要是花在窑姐身上我还乐和乐和，现在好，十几两银子全送了人，连个谢字都没听见！”

那穿短袄的汉子摇摇头，刚要说话！

那黑衣大汉一眼望见了站在桌旁的青袍汉子，一怔说道：“我说我手气怎么那么坏，原来是开门放风的朋友站在这儿，那就难怪了，朋友，咱们俩打个商量……”

他话尚未说完，只听那庄家模样面目阴沉，丑脸瘦削的中年汉子喝道：“奶奶的，秦七，别输了钱就直眉瞪眼，乱找人出气地唠叨个没完，你下不下？”

那黑衣大汉秦七猛一点头，道：“下，我带来的全到了你那儿了，我拿你下？”

说着，便要站起，那青袍汉子突然走了过来，笑哈哈地道：“七哥，胜败兵家常事，有道是，人有失神，马有乱蹄，赌，哪有一辈子都赢的？就连老千也得有一两次失手，犯不着为十几两银子生这么大气！”

他这一搭讪，秦七倒愣了：“你朋友认识我？”

青袍汉子微微笑道：“相逢何必曾相识，四海之内皆兄弟，七哥走南闯北，过的是保镖生涯，当知一回生两回熟，交朋友不必认识！”

那秦七愣了一愣，瞪着牛眼紧紧地瞅着青袍汉子道：“你朋友说的本是理，要是我回回都输，而且一输就是精光，不是我心疼十几两银子，实在是那兔崽子骰子专给我来么二三，这气难受！”

青袍汉子摇头笑道：“那是运，是手气，也许七哥你交上我这个朋友之后转了运，来了手气，不信你再试试？”

秦七摇头说道：“算了吧，不试了，今天扫帚星当头，我一大早出门就霉气，今天一天别想如意，再试就要当裤子了！”

青袍汉子扬眉笑道：“七哥走南闯北，足迹几遍十三省，什么世面没见过，什么风浪没经过？也是条没奢遮的好汉，刀口舐血的生涯都过了，怎么经不起这小小挫折？”

一句话激起了秦七的英雄豪气，他一瞪眼，道：“谁说的，水里火里我都敢走，怎么经不起这小挫折？只是，唉，唉，你朋友知道，唉，唉……”

青袍汉子笑道：“别说那么多，只问七哥你有没有勇气？”

“有！”秦七一拍胸脯，道：“有勇气，怎么？”

“那好办！”青袍汉子道：“七哥只管坐下去掷你的骰子，算我的！”

秦七一怔，道：“算你的？朋友，把话说清楚点儿？”

青袍汉子探手入怀，摸出一物，道：“我借给你，瞧，够不够？”手一摊，手掌上赫然是颗珠子！

这一来，不但秦七直了眼，而且震动了全桌，大伙儿全停了手，目光一齐投射过来！

秦七好半天才憋出一句：“何止够？简直能买下整个‘天桥’，只是朋友，我是一辈子的输运，要是光了，我可还不起！”

青袍汉子笑道：“我瞧七哥是个豪迈汉子，怎说这种话？别看它能买下整个‘天桥’，我还没把它放在眼内，这样好不？输了算我的，赢了咱们俩二一添作五，如何？”

秦七犹豫了一下，点头说道：“好是好，只是你我萍水相逢，素昧平生……”

“七哥，好俗！”青袍汉子笑道：“我刚才怎么说的？其实我没有别的意思，七哥不是怪我么？现在我要证明给七哥看看，究竟我是财神爷，还是扫帚星，七哥，坐下吧！”

在全桌大笑声中，青袍汉子一把把秦七按在板凳上，笑声过后，青袍汉子把珠子放在了桌子上，目光一扫全桌道：“这珠子抵多了麻烦，我就算它抵五十两，七哥输了先欠着，待会儿一块儿算！”

少说也抵个千儿八百两的珠子，他只抵五十两，那还有不好的？大伙儿的心里打鼓，眉飞色舞点了头，齐声忙道好，可是，背后突然有人说道：“这位老哥，这多麻烦，我拿到柜里给您换换不好么？”

青袍汉子转头回顾，原来是那地痞打扮的瘦汉子，一脸是不怀好意神色，还堆着贪婪奸笑！

青袍汉子当即摇头笑道：“谢谢你老哥，待会儿输了再换不迟，说不定还动不着它呢，再说，在座的诸位也未必愿意！”

谁不愿五十两换颗大明珠？谁都明白那瘦汉子的用心，自然是不愿换，于是你一句，我一句，都说不换！

那瘦汉子干笑说道：“既然诸位跟老哥都不肯，那就算了，我可是一番好意！”说着，他转过身走了！

他一走，桌上的骰子立刻掷了起来，可也真怪，在青袍汉子没来之前，秦七就从没有掷过三点，可是自青袍汉子来了之后，他竟真的时来运转，换了手气，最少没有下过五点！

当然，也有输的时候，可是他输的时候少，赢的时候多，而且输的少，赢的多，片刻之后，不但珠子未动，本捞回来了，而且秦七面前堆了一大堆银子！

这回秦七乐了，咧着大嘴直笑！

青袍汉子站在他身后打趣说道：“怎么样，七哥，我是财神爷还是扫帚星？”

“财神爷，财神爷！”秦七大笑说道：“谁要再说你老弟是扫帚星，他就是兔崽子，我秦七第一个不依，非跟他拼了不可！”

趁着他俩说话的工夫，那庄家模样的汉子向着棚子深处柜台里递过一个眼色，柜台旁，首先站起来了那名瘦汉子，他冲着坐在角落里喝茶的另两名地痞模样的汉子一偏头，当先行了过来，那两名地痞模样的汉子也站起来走了过来！

那青袍汉子目光斜瞥，全落眼角余光之中，可是他装作未看见，全神凝注在桌上大海碗中！

瘦汉子走到近前，伸手拍了拍青袍汉子肩膀，笑道：“老哥，我干这一行多年了，今天可走了眼，你老哥哪里是一窍不通，简直是个大行家嘛！”

青袍汉子回过头来笑道：“你老哥说笑话了，这全仗着秦七哥的手气！”

瘦汉子眯着眼笑道：“老哥，我还没有请教，你贵姓？”

那青袍汉子道：“好说，我姓郭！”

瘦汉子点点头，笑道：“原来是郭老哥，我看你老哥不是本地人！”

那青袍汉子笑道：“那老哥好眼力，我来自江南！”

“那就难怪了！”那瘦汉子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道：“老哥，可否借一步说话？”

那青袍汉子点点头，道：“怎么，你老哥有事儿？”

瘦汉子点了点头，道：“嗯！是有点事儿相求！”

那青袍汉子沉吟了一下，道：“好！”拍了拍秦七，道：“七哥，等着我，我去去就来！”

秦七正在赢头儿上，可没留意那么多，立即点头漫应了一声，青袍汉子一笑转身，道：“老哥，走吧，哪儿去？”

瘦汉子笑了笑，道：“你老哥请跟我来！”

转身领着青袍汉子走向了棚深处，那两名地痞模样的汉子却一左一右地跟在后面，生似怕青袍汉子跑了！

到了柜台处，瘦汉子伸手掀开那张布帘，原来那是个门，门后，另有一个棚子模样的小屋！

这后棚里，陈设非常简陋，只有一张桌子跟几把椅子，除此别无长物，进了后棚，瘦汉子举手让了座！

青袍汉子没犹豫地坐了下去，那瘦汉子又向跟进来的那两名地痞，一挥手，道：“给郭老哥倒茶。”

青袍汉子忙道：“谢谢，不必，你老哥有什么见教，请说吧！”

“好说！”瘦汉子满脸堆笑，道：“不忙，先喝口茶再说不迟！”他到底是命人倒了茶！

茶放在了桌上，青袍汉子没喝，他再请问！

瘦汉子眨了眨眼，一脸狡猾道：“你老哥来北京是……”

青袍汉子忙笑道：“不瞒你老哥说，我父母双亡，无产无业，孑然一身，到处飘泊，来北京是想混混饭吃！”

瘦汉子眼睛一亮，笑道：“你老哥找到了吃饭的地儿么？”

青袍汉子两只手往前一伸，那是白皙修长的一双，笑道：“你老哥看我这双手！我手不能提肩不能扛，谁要我？人家我的是能做活的人，谁有钱没

地方花地养食客？”

瘦汉子说道：“如果你老哥愿意，我倒可以引荐你个养食客的地方，那地方不必提，不必扛，只要你老哥坐在那儿动动手就行了！”

青袍汉子道：“我明白了，你老哥是要我管管帐，打打算盘！”

“不，不，不！”瘦汉子摇摇头，一连说三个“不”字，笑道：“你老哥会错了意了，完全不是那回事……”

青袍汉子惑然说道：“那是……”

瘦汉子摇头笑道：“你老哥先莫问，只问你老哥愿不愿意？”

青袍汉子道：“你老哥只管说，承蒙你老哥帮忙，只要不是谋财害命，坑人害人的勾当，我没有不愿意的！”

瘦汉子眼一眯，嗨嗨说道：“要是谋财害命，坑人害人的勾当，那我不叫帮忙，那样等于推你老哥下火坑，你我萍水相逢，素昧平生，一无远怨，二无近仇，我干什么那么坏心眼儿，我给你老哥找的这个吃饭地方，不但管吃，管住，管穿，而且月入甚丰，包管是别人求都求不到……”

青袍汉子“啊！”地一声，道：“有这么好的地方？你老哥快说？”

瘦汉子目光停在青袍汉子脸上，笑问：“你老哥可知道，这赌场是谁开的？”

青袍汉子摇头说道：“不知道，你老哥指教！”

瘦汉子道：“好说，你老哥可听说过‘瘸腿’云三爷？”

青袍汉子摇头说道：“我刚来‘北京’没几天，人生地不熟，没听说过这位‘瘸腿’云三爷是何人，你老哥问这……”

瘦汉子干笑说道：“是我多此一问，你老哥不知道，这赌场就是云三爷开的！”

青袍汉子“哦！”地一声道：“原来如此，这位云三爷跟老哥是……”

瘦汉子面有得意之色嘿嘿笑道：“不瞒你老哥说，我是云三爷的大徒弟……”

青袍汉子忙拱起双手，道：“失敬，失敬，原来老哥是这赌场的少东家，我请教！”

瘦汉子道：“好说，我姓杜！”他没说名字！

青袍汉子道：“原来是杜老哥，杜老哥跟我提云三爷是……”

姓杜的瘦汉子笑道：“你老哥可瞧见前棚那每张桌子上当庄的，那都是三爷礼聘来的，礼遇之丰厚，便是个……”

青袍汉子不等话完，便又“哦！”了一声，截口说道：“原来如此，我还当是入局的人轮流当庄呢，杜老哥又跟我提这，是……”

姓杜的瘦汉子目光凝注，嘿嘿笑道：“我看你老哥不像个糊涂人，怎么点不透？”

青袍汉子一付恍然大悟神色，道：“我明白了，杜老哥适才所说那只坐在那儿，动动手的吃饭地儿，就是这儿，杜老哥是要把我引荐入云三爷手下！”

姓杜的瘦汉子哈哈笑道：“你老哥毕竟明白了，如何，满意么？”

青袍汉子眉锋一皱，沉吟说道：“满意那是太满意了，只是我是个门外汉，对此道一窍不通！”

“不必通！”姓杜的瘦汉子笑道：“就像你老哥适才帮秦七的那手，已经是足够了，不说那个当庄的，就是连我也自叹不如！”

青袍汉子郑重说道：“杜老哥，你错了，那骰子可是秦七亲手掷的，我

站在旁边，连话都没有说，那是他的运气！”

对呀，不动手总玩不了假，便是个老千，他也得动动手，如今那骰子根本就是秦七自己掷的！

那姓杜的瘦汉子微微一怔，旋即扬眉笑道：“郭老哥，大家都是混饭吃，何必呢？有道是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光棍眼里揉不进一颗砂子，秦七他不会突然时来运转，就算他运气好，他也赢不了那当庄的呀？”

这话不错，运气再好，也蒙不过玩假的！

青袍汉子呆了一呆，苦笑说道：“杜老哥说的不错，可是我实在……”

姓杜的瘦汉子笑容微敛，截口说道：“郭老哥，彼此心里雪亮，你要再装下去，那显得小气，也显得不够朋友，再说云三爷求才若渴，这是个别人求不到的机会，错过了一辈子也别想再有了！”

青袍汉子似乎是被点明，不好再装，摇头笑道：“杜老哥既这么说，我不愿落个小气，不够朋友之名，只好承认了……”

姓杜的瘦汉子目中奇光一闪，大喜说道：“你老哥那一手太以高明，是怎么个……”

青袍汉子淡淡笑道：“杜老哥既干这一行，当知人人有不传之秘！”

姓杜的瘦汉子嘿嘿笑道：“好吧，不问，不问，是我一时糊涂失言，不管怎么说，今后是一家人了，你郭老哥没事得教我两手……”

青袍汉子淡淡笑道：“杜老哥，你热和得令我感动，盛情也令我感激，只是，我还没有答应入伙。”

姓杜的瘦汉子笑道：“那不要紧，我先收回，待会儿等郭老哥点了头再说！”

青袍汉子摇头说道：“抱歉得很，杜老哥，你这话恐怕永远不会说了！”

“怎么？”姓杜的瘦汉子讶然问了一句！

两名地痞打扮的汉子，脸色为之一变！

姓杜的瘦汉子干笑说道：“郭老哥，你是开玩笑！”

青袍汉子摇头说道：“不，我句句正经话！”

姓杜的瘦汉子微微地沉了脸色：“这么说来，郭老哥是不赏兄弟我这个脸了！”

青袍汉子摇头说道：“那也不是，我仗着这点玩艺儿走遍南北，到哪儿吃哪儿，无拘无束，捞的也不止此数……”

姓杜的瘦汉子脸色一松，笑道：“郭老哥，何不早说？那好商量！”

青袍汉子道：“恐怕不大好商量，除非云三爷答应我赌场的总收入，每个月二五拆帐，我待腻了拍拍屁股就走！”

姓杜的瘦汉子“哈！”地一声，站了起来，道：“你老哥这是存心难为人，不愿点头，何不干脆说？”

青袍汉子坐着未动，淡淡说道：“可以，这种帮人坑人的事儿，我不干！”

两名地痞模样的汉子脸色一变，跨步而前！

姓杜的瘦汉子伸手一拦，目注青袍汉子，道：“你老哥既不愿，我不敢强人所难，不过，我话说在前头，你老哥如今是只有两条路好走，第一入伙，第二，现在就走，走远点，永远不许再进我赌场一步……”

青袍汉子淡淡问道：“为什么我不能来？”

姓杜的瘦汉子阴笑说道：“你老哥既是行里的人，该明白规矩，君子各有财路，但不拦人财路，我求你老哥赏一碗饭吃，要不然你要是断了两条腿，

可别怪我事先没打招呼！”

青袍汉子颜色不变，道：“杜老哥，北京城可是个有王法的地方！”

“王法！”姓杜的瘦汉子笑道：“我们这一伙不讲王法，这地方也是王法管不到的地方，北京城你大小衙门试打听，哪一个不买云三爷的帐！”

青袍汉子笑道：“怪不得你杜老哥那么猖狂，原来还勾结了官府？既如此，那我就没办法了，我走！”站起身来往外走去！

只听一名地痞说道：“大叔，您就让他这么走了？”

那姓杜的瘦汉子没说话！

那两名地痞打扮的汉子冷哼一声分左右走了过来！

青袍汉子双目一睁，道：“你两个想干什么？”

不知怎地，那两名地痞打扮的汉子竟然一哆嗦，同时停了步，而就在这刹那间，青袍汉子已然背着手一笑出了后棚！

姓杜的瘦汉子脸色一变，哼了一声：“一对儿没用的东西！”

那适才发话汉子脸一红，嗫嚅说道：“大叔，您没瞧见，这家伙刚才那一瞪眼神奇光，好怕人，只怕是个藏而不露的硬点子！”

姓杜的瘦汉子脸色又复一变，冷冷说道：“你两个瞅紧他，我请示三爷去！”

说罢，用手一推那棚子后墙，赫然又是一个门，他低头走了出去，那两个不敢怠慢，连忙走向前棚！到了前棚，只见那秦七已然站了起来，大把大把的银子，往腰里直塞，然后眉开眼笑地跟那青袍汉子相偕出棚而去！

他两个一施眼色，分出一人，快步跟了出去！

秦七跟那青袍汉子一路谈笑，似乎颇为投机，在大街上转来转去，最后上了“顺来楼”！

“顺来楼”烤鸭子，涮羊肉，烧羊肉，羊杂汤，芝麻酱烧饼……全是京都之首屈一指，这种积雪的大冷天，吃涮羊肉是最舒服不过的，八成儿是秦七赢了钱要请客！

那名地痞模样的汉子，没敢跟着登楼，就在顺来楼对面的一个小摊子上坐了下来，等上了！

等可不是干等，他知道，那秦七跟那青袍汉子一上去总得大半天工夫，于是，他也点了壶酒，两样卤菜吃喝起来，一边吃喝一边等！

他料对了，果然不错，那秦七跟那青袍汉子一直到日头西落，暮色初垂，才双双地下了“顺来楼”！

不知道他俩在楼上都谈了些什么，只见秦七一张脸通红，带着七分酒意地向青袍汉子拍了拍胸，隐隐约约地听他说：“没问题，老弟，这件事包在你七哥身上，活了大半辈子就交上你这么个好朋友，你的事还不就是我的事儿，明天我给你回音，你等着吧！”

只听那青袍汉子笑道：“全仗七哥帮忙了！”

秦七摇晃着，醉醺醺地走了！

青袍汉子望着秦七不见，半转过身，有意无意地向这小摊子上投过了满含讥笑的一瞥！

这一瞥，害的那汉子一口酒差点没喷出来，连忙捂着嘴低下了头，再抬头时，那青袍汉子已然到了街口，只剩下了一个背影，他心中一急，匆匆忙忙的站起来便要追！

只听背后有人冷冷说道：“没用的东西，你也不怕涨死！”

他一惊，刚要回头，两个黑衣人擦身而过，看背影，他熟的不能再熟，心中一松，又坐了下去！

青袍汉子背着手，潇洒迈步，顺着大街直往东走，一路是左看看，右看看，欣赏那华灯初上的“帝都”夜景，生似没发现背后暗中有人缀了下来！

没一会儿，他走完了大街转入了一条胡同中，胡同里不比大街上，行人既少又没有灯，空荡荡的，黑黝黝的！

胡同走了还没有一半，突然背后响起了一声轻喝：“前面的朋友，请慢走一步！”

青袍汉子一怔停了步，缓缓转过了身，来人已至眼前，那是两个身穿黑衣，面目阴沉的中年汉子！

他讶然问道：“是二位叫我？”

那两名黑衣汉子居左一名冷然点头：“不错！”

青袍汉子道：“二位认错人了吧，我不认得二位呀！”

那居左黑衣汉子冷冷说道：“相逢何必曾相识？能得相逢便是缘，一回虽生，再有二回便熟了，再说，你不认得我两个，我两个认识你就行！”

青袍汉子越发讶然的说道：“怎么，二位认得我？我怎么想不起在何处……”

居左黑衣汉子冷冷说道：“不是这一辈子，是前世冤家，你不必多问了！”

显然地来意不善，青袍汉子迟凝了一下，道：“那么，二位叫住我，有何见教？”

居左黑衣汉子道：“我两个要向朋友借点东西！”

青袍汉子“哦！”地一声，扬眉笑道：“人言‘北京城’卧虎藏龙，果然不错，原来两位是向我借东西来的，那没关系，我倾囊奉赠就是！”说着，他就要探怀！

居左黑衣汉子脸一红，双目之中陡现狠毒之色，道：“你朋友错了，黄白之物我两个尚不屑一顾，我两个要借的，是你朋友那一双手！”

青袍汉子一怔，手自怀中收了出来道：“二位，别开玩笑，我这双手……”

居左黑衣汉子冷哼一声，道：“哪个跟你开玩笑，你瞧瞧这个，像是开玩笑的么？”一翻腕，与那另一名同时掣出一柄明晃晃，森寒逼人的解腕尖刀！

青袍汉子眉锋一皱，道：“我跟二位无仇无怨，二位这是何必？我是靠这双手吃饭的，二位要我这双手有什么用？”

“少装蒜！”居左黑衣汉子叱了一声，道：“把手剁下来后，你再问不迟！”

青袍汉子忙道：“我明白了，二位是断我财路，砸我饭碗了！”

居左黑衣汉子脸色一变，道：“你明白就好……”

青袍汉子忽然笑道：“你当我不知道？从‘天桥’到‘顺来楼’，又从‘顺来楼’到了这儿，二位要是有自信，那最好不过，要不然，可别怪我过两天找上门去，你们的手段未免太绝了”

居左黑衣汉子道：“早知道你就不该逞能，要怪该怪你自己，老六，没工夫跟他噜嗦，剁他的手！”话落一左一右，两柄解腕尖刀一翻，闪电划向青袍汉子腕脉！

青袍汉子目中突闪寒芒，一笑说道：“你们心肠太狠，手段太毒，欺人太甚，小心！”

双腕一沉一翻，躲过两刀，快捷如电地扣向两黑衣汉子腕脉，两黑衣汉子一惊抽身，那居左的一名狞笑说道：“大哥说的不错，果然是个硬点子，老六，毁了他！”话落，两柄解腕尖刀一闪又至，这回未划青袍汉子双腕，而是一指前胸，一指左肋，全是要害，辛辣异常！

青袍汉子冷笑说道：“你们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流泪！”

右脚突然飞起，直取居左黑衣汉子持刀右腕，左掌五指如钩，则抓向居右黑衣汉子持刀右腕！

居左黑衣汉子右腕一偏，躲过了那一脚，而居右黑衣汉子虽也躲过了那一抓，却没能躲过青袍汉子那点向尖刀的突出一指，“铮！”地一声，一柄精钢断为了两截！

那居左黑衣汉子睹状刚一惊，持刀右腕猛地一痛，一柄尖刀已到了青袍汉子的右掌之中！

紧接着那持断刀骇然失色的居右黑衣汉子脸上中了人家一巴掌，被打得惨嚎一声，捂脸飞退，牙断了好几颗，血顺着指缝流下！

的确是硬点子，而且硬得扎手，两名黑衣汉子心胆欲裂，哪敢再留，顾不得疼痛，顾不得丢人，转身便跑！

青袍汉子背后笑道：“这，不过略示薄惩，我要是心肠硬一点，就留下你们两个四只手，归告那位云三爷，少来惹我！”

两名黑衣汉子已转入了大街，可是那话声清晰入耳，如在身后，吓得狂奔猛窜，转眼没了影！

青袍汉子摇头失笑，拿着那柄解腕尖刀，转身行向了黝黑的胡同中，他身形刚逝，突然夜空中响起一个话声：“是他么？老爹？”

“没错，就是这后生！”

“老爹，他好高的身手，只怕连姑娘都不是他的对手！”

“少打岔，咱们要赶快弄清楚，这后生是何来路，他要混进‘四海镖局’又要干什么，这事儿交给你了！”

老爹，您放心，不过……”

“少噜嗦，有话回去再说，你小子在‘顺来楼’上吃饱了，我老人家还饿着肚子呢……”

四海镖局

“怡红院”那西楼之上，灯影摇曳，暗香浮动！

美姑娘梅心，有两天没出门了，自从那位燕南来悄然离去之后，她是一直托病不出！

那位海贝勒，也许在忙着为她找燕南来，也一直未见人影，有可能他是不知道梅心“病”了！

此际，西楼上，那华丽雅致的客厅之中，美姑娘梅心一袭晚装，默默地坐着，身后是小玉跟双成！

她面前，则站着那位老车把式与那名唤金虎的汉子！

几个人，却相对地沉默着，半晌还是那位老车把式先开了口，他轻咳一声，说道：“姑娘，依我看燕南来三个字，不是他的真名实姓！”

梅心微微地点了点头，淡然说道：“这个我知道，在他当初告诉我的时候，我就知道那燕南来三个字，不会是他的真姓名……”

“好个没良心的……人！”小玉突然冷哼一声，愤然说道：“我下次见着他，非骂他不可，姑娘对他仁尽义至，又是他的救命恩人，连他个真姓名都落不着……”

梅心缓缓摇头说道：“小玉，这不能怪他，他有他的苦衷，假如他就是那夜闯大内行刺胤禛之人，对咱们相对皆朱紫，来往均亲贵之人，他怎会轻易透露自己的真姓名？再说，咱们也没有把真姓名告诉他啊！”

小玉不以为然地道：“咱们是咱们，他是他，咱们是负有重大使命，不得已……”

梅心淡淡笑问：“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是？”

小玉呆了一呆，道：“可是咱们怎不知道江湖上有这么个人，是什么来历？”

梅心道：“那是咱们自己没有用，不能说人家是个没有来历的江湖人，你没听双成说么，海贝勒可能不是他的对手，刚才老爹又说‘瘸腿’云三那两个徒弟，不到三招便全折在他手里，挫云三两个徒弟，不算什么，可是能从容躲过海贝勒的两式‘大鹰爪’那可是不简单，以我看，此人绝不会是无名之辈！”

小玉道：“可是咱们就摸不清他是什么来路！”

梅心没理她，转望老车把式，问道：“老爹，你说他在赌场里自称姓郭？”

老车把式点了点头，道：“没错，我听的很清楚！”

“姓郭，又叫燕南来……”梅心沉吟有顷，忽地抬眼说道：“老爹，我怀疑他是南海郭家的人……”

老车把式神情一震，道：“姑娘是说当年‘南海王’‘无玷玉龙’郭……”

梅心点头说道：“正是他老人家，老爹不听他姓郭，又是南来的么？”

老车把式动容点头，但旋又摇了摇头：“姑娘，不对，你没听他说，他生长在白山黑水之间！”

梅心笑了笑，道：“老爹好糊涂，自当年事后，就剩了如今世袭侯爵的傅家，‘南海’郭家本少来中原走动，自老人家兵解应劫之后，郭家的人也散了，‘南海’之上，不再有‘南海王’这个称号，谁知道郭家搬到哪儿去了！”

老车把式眉锋深皱，摇头说道：“既然是郭家的人，该对咱们‘洪门天

地会’不会没有联络，怎么咱们各处的弟兄没有报告，连咱们也对他莫测高深？再说，当年胡家、傅家都替满朝出过力，郭家跟这两家又是世代莫逆至交，他又怎会夜闯大内行刺？”

梅心道：“老爹，前者我也感奇怪，可是后者我有所说明，据苦大师说，胡家是胤禛即位之后，暗中派了‘血滴子’及密宗高手给毁掉的，而傅家沾了是旗人的光，所以独能幸免，胤禛既动了胡家，不会不动郭家。因此，郭家的人行刺胤禛，是有可能的！”

老车把式沉吟说道：“那么，他打算混进‘四海镖局’又要干什么？”

梅心道：“这就是咱们要赶快查明的事了，‘四海镖局’的总镖头云中鹤，开赌场的是‘瘸腿’云三，大内侍卫‘血滴子’中有个云领班，而且都是汉人，我不以为这是巧合！”

老车把式点头说道：“听说云家有十兄弟，个个功力诡异，一流高手，久已不在江湖活动，只可惜咱们不知道大内侍卫‘血滴子’中那个云领班及开赌场的‘瘸腿’云三真名字，否则是不是当年的云家十兄弟，‘四海镖局’及那赌场跟大内有没有关系，定可知道！”

梅心点头说道：“云领班的名字，出身，来历，不难打听，那瘸腿云三的名字打听起来，恐怕不容易，他的门下很多，几遍北京下九流，一个不好，反会引起他的注意，不过，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他托秦七在‘四海镖局’谋职，那动机绝不单纯。”

老车把式望着梅心道：“这件事交给石秀办如何？”

梅心沉吟了一下道：“我恐怕石秀难当此大任，不过，除了他又没有适当的人选，好吧，让金虎今夜去通知他一声！”

那名唤金虎的精壮汉子连忙应了一声！

梅心又转向了老车把式，道：“老爹，‘廉亲王’的六格格说，年羹尧带着岳钟琪肃清了青海的‘罗卜藏丹津’，有大功于朝廷，再过一个时期就要回京了，麻烦老爹传我‘双龙令’，命各地严密监视他的行踪，随时上报，但在他未到‘北京’之前绝不许动他！”

老车把式恭恭敬敬地应了一声，转身下楼而去！

梅心转望金虎又道：“金虎，没事了你也早点回去吧，记住告诉石秀，千万谨慎从事，不可有一丝粗心大意，也不可操之过急！”

金虎应了一声，也跟在老车把式之后走了！

他两个走了之后，梅心突然站了起来，道：“小玉，双成，你两个跟我到房里来！”

带着二婢袅袅出厅行向了卧房，进了房，双成随手掩上了门，而且从里面栓了起来……

这里是“正阳门”大街，一家名唤“群英”的客栈，这家客栈刚开门没多久，从外面大步走进了个浓眉大眼的黑衣大汉！

他一进门便向着柜台里叫道：“喂，掌柜的，你们这儿住着个姓郭的客人么？”

柜台里站着个瘦老头，转头连点地道：“有，有，就在东屋，太宝，给这位爷带路。”

从旁边走来了个小伙子，冲着黑衣大汉一哈腰道：“这位爷请跟我来！”

转身把黑衣大汉带进了后院，到了东屋门口，黑衣大汉支走了那小伙子，毫不犹豫地举手拍了门，扯着嗓子叫道：“老弟起来了么，报喜的来了！”

只听屋里响起了个懒洋洋的话声：“谁呀，这么早吵人好睡！”

那黑衣大汉道：“是我，老弟，报喜信来了，快开门吧！”

只听屋中那人道：“啊，原来是七哥，我这就开门！”

随听一阵息息索索的穿衣声后，步履响动，两扇门呀然而开，那姓郭的青袍汉子当门而立，睡眼惺松地道：“七哥，怎么这么早？”

秦七哈哈大笑说道：“早？老弟，日头都快晒着屁股了，再晚一点就要吃晌午饭了，你的事儿我敢迟么？废话少说，快洗洗脸跟我去走马上任吧！”

举步走了进去！

姓郭的青袍汉子神情一喜，道：“怎么，七哥，事儿成了？”

秦七一拍胸脯，眉飞色舞地道：“有你七哥一句话，那还有不成的道理，真的，老弟，我只说了一句，没说第二句，总镖头就点了头！”

姓郭的青袍汉子目光转动，道：“七哥，镖局里用人不是一向很慎重么，怎么那么容易？”

秦七哈哈笑道：“你看是谁说话嘛！我秦七推荐的还会有错！我告诉总镖头说，我有个远房表亲，是一肚子学问，人也长的挺俊，想在镖局里谋个差事，你猜怎么着，老弟，我话还没有说完，总镖头便点头说，不用说了，我明白，自己人推荐的总可靠，明天带他来让我看看，听，老弟，这不……”

姓郭的青袍汉子摇头笑道：“七哥，那可只是看看！”

“哈，老弟！”秦七一巴掌拍上了姓郭的青袍汉子肩头，拍得他一个踉跄，口中笑道：“到底是年轻些，少吃几年饭，能看看那就表示成了九成九，你老弟怕人看么！人有人才，文有文才，不看都行，一看更满意，走吧！”

姓郭的青袍汉子忙道：“七哥，我还没有洗脸呢，也得等我换身像样的衣裳！”

“又不是叫你去相亲！”秦七皱眉失笑，道：“快点儿吧，老弟，别让总镖头久等！”

姓郭的汉子点了点头，一边洗脸，一边问道：“七哥，你还没有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儿！”

秦七摇头说道：“事儿不多，也不忙，我包管你老弟有工夫赌，更有工夫上八大胡同去逛逛，空闲得很！”

结果仍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姓郭的汉子失笑说道：“七哥，到底是什么事呀？”

秦七举起那蒲扇般大巴掌“叭！”地一声拍上了自己后脑勺，咧着嘴笑道：“你瞧我有多糊涂，说了半天把紧要的忘了，老弟，不是别的事儿，管镖局里的杂帐！”

“管帐？”姓郭的汉子为之一怔！

秦七忙笑道：“别紧张，管大帐别有帐房，是让你管那些零七八碎的杂帐，这种事我都能干，准出不了毛病！”

本来是，管帐的都是亲信，哪有交给个刚进门，还没摸清底细的陌生人，谁也不会那么傻！

姓郭的汉子松了一口气，道：“那还好，大帐我可不敢管，要是出了点毛病，我连我自己都赔进去，只怕也赔不起……”

秦七笑了，忽地他轻击一掌，道：“对了，老弟，你还没告诉我个名字，待会儿总镖头问起来我好说啊！还好昨天晚上总镖头没问，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拿什么回话！”

姓郭的汉子笑道：“不是七哥提起，我倒忘了，七哥，我叫郭璞！”

秦七道：“原来是郭璞老弟，那就好办了！”

说话间，郭璞已洗好了脸，脱下了青袍，换上了一件古铜色的长袍，这才跟秦七出门而去！

“四海镖局”坐落在东城一条僻静大街上，宅广院大，那两扇大门既高又阔，气派异常，那丈高的围墙上，白底黑字，两旁都写着“四海镖局”字样！

那大门口，还站着两名趟子手，到了镖局，秦七跟那两名趟子手打了个招呼：“老石，总镖头在后院？”

那叫老石的趟子手，是个白白净净的汉子，他没有立即回答，先打量上了郭璞，笑问：“七哥，这位是……”

秦七一仰脸，神态有点得意：“局子里聘来的帐房，郭先生，是我远房表亲！”

最后还加上那一句，他是唯恐人家不知道！

那叫老石的趟子手，忙一拱手，满脸堆上了笑：“原来就是郭先生，失敬，郭先生，我叫石秀，有个外号叫‘拚命三郎’，您以后多照顾！”

倒真像梁山的那位好汉，郭璞连忙谦逊，道：“还要请各位多照顾，多帮忙，我人生事不熟……”

“哪儿的话！”那石秀表现的挺亲热，忙道：“以后都成了自己人，何况您又是七哥的表亲！没话说，郭先生，您以后有用得着石秀的地方，敬请吩咐！”

郭璞立即对这石秀有了好感，忙又谦逊！

石秀又转向了秦七，又道：“七哥，陪着郭先生快进去吧，总镖头在大厅里候了很久了。”

秦七未敢怠慢，拉着郭璞进了镖局，穿天井走回廊，到了“四海镖局”大厅，刚踏上石阶，只听大厅里响起个豪迈爽朗的苍劲话声：“是秦七回来了么？快请郭先生进来！”

秦七连忙应了一声，冲着郭璞挤挤眼，低声说道：“如何，老弟？这不像不成吧？”

郭璞报以微笑，没说话！

进了大厅，只见大厅中央站着个身躯魁梧，须发俱霜，鹰目隆准的锦袍老者，双目闪动之间，自然流露着一种慑人威严，秦七忙道：“兄弟，这就是我们的总镖头，快上前见过！”

郭璞早就急步向前，举手一揖，道：“晚生郭璞，见过总镖头！”

锦袍老者呆了一呆，旋即大笑说道：“先生莫非博学有高才，好古文奇学，词赋为东晋之冠，妙于阴阳历算及五行卜筮之述的那位乎？老朽云中鹤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看来，这位总镖头胸蕴也不差，隐隐有慑人之威，难得颇为风趣，郭璞连忙说道：“岂敢，总镖头要折煞晚生，倒是晚生与七哥是远房表亲，早该来给总镖头请安，不到之处，望祈海涵！”

云中鹤大笑说道：“先生过谦了，老朽一见先生，便有恨晚之感，彼此今后便是一家，还要长期共事，老朽为人一向放荡，还望先生莫过于拘谨，要随和一点才好，来，来，来，咱们坐下谈！”说着伸出铁腕，一把抓住郭璞手臂，把他拖向座位！

秦七看的眉飞色舞，心花怒放，好不得意，低着头行了过去！

分宾主落座，也许是看在郭璞的面上，这位总镖头也赐给秦七一个座位，秦七受宠若惊，连声唯唯地坐了下去，可是正襟危坐，腰板儿挺的笔直！坐定，总镖头云中鹤笑问郭璞：“先生仙乡何处？”

郭璞恭谨答道：“有劳动问，晚生江南人氏！”

云中鹤捋着胡子点头说道：“江南山明水秀，灵气所聚，也唯有江南才配出先生这等人品，高才，先生离乡背井，远上‘北京’是……”

郭璞道：“不瞒总镖头说，晚生此来本想凭自己所学博得个一官半职，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奈何时运不济，屡试屡空，加之父母早已过世，无产无业，更无兄弟姐妹，也未做归去之打算，正拟谋求一职糊口，暂住北京，恰好日前碰见秦七哥……”

云中鹤点头说道：“原来如此，先生不必着急，先在镖局里委曲一个时期，来年再考不迟，博功名，有一半要靠运气，时运不济，便是十年寒窗也枉然，先生成家了吗？”

郭璞赧然说道：“功名未就，事业未成，不敢做此打算！”

“好志气！”云中鹤抚掌喝道：“大丈夫只患不立志，何患无妻？先生年纪尚轻，晚几年成家也不为迟，要不然，一旦有了家室之累，再图功名事业那可就难了！”

郭璞忙庄容欠身：“多谢总镖头金玉良言，不吝教诲，晚生当永志不忘！”

“其实，郭先生！”云中鹤老眼深注道：“恕我交浅言深作直言，大丈夫雄心万丈，男儿汉志在四方，凭先生一身所学，似乎不必拘于区区功名二字，再说，咱们究竟还是汉人，有许多地方跟他们合不来……”

郭璞自然懂，但是他笑而不语！

云中鹤也精明老练，闯荡过多少年的江湖，哪能不会察颜观色，他笑了笑，立即改口说道：“其实，汉人在朝为官，而且权势显赫的也大有人在，像‘抚远大将军’年，‘川陕总督’岳，‘军机大臣’张、蒋，不都是汉人？只要做的有声有色，似乎也未尝不可！”

郭璞仍笑而不语，云中鹤忙又改了话题：“先生现住何处？”

郭璞这才说了话，道：“晚生现住东城‘群英客栈’！”

云中鹤道：“先生外面还有什么事要办么？”

郭璞道：“晚生子然一身，无朋无友，没有什么事！”

云中鹤点头笑道：“那好，从今天起，这‘四海镖局’就是先生的家，我不把先生当外人看待，先生也莫见外，稍待我命人给先生在前院收拾一间房子，明天先生就搬进镖局里住好了……”

郭璞连忙拜谢不迭！

话锋微顿，云中鹤老眼深注，忽地笑道：“我老眼不花，先生之文才，已由言语举止中看出，那自毋待言，如果我没有看错，只怕先生之一身武学，也不会在一般江湖好手之下呢！”

这句话听得秦七一怔，郭璞却忙赧然笑道：“不敢欺瞒总镖头，晚生幼年曾随家乡武师学过两年武术，可是那浅薄得很，总镖头不下一般江湖好手之语，那是总镖头夸奖，也请总镖头莫要见笑！”

云中鹤哈哈一笑，道：“那是先生过谦，其实，年轻人学学武术总是好的，一可健身，二可自卫，只要不用来打架斗殴，那

是有百益而无一害，先生文武双全，人才难得，这‘四海镖局’

只怕是太以委曲了先生……”

郭璞忙谦逊不迭，云中鹤一笑站了起来：“我还有些琐事待办，未克奉陪，失礼之处，先生海涵，我这就命秦七带先生到各处走走，也好跟大伙儿彼此熟悉熟悉！”

他这一站起，郭璞跟秦七也连忙站了起来，郭璞拱手说道：

“总镖头只管请便，晚生告退！”

云中鹤也举手送客，他两个刚要走，一阵香风袭人，红云倏降，从厅外俏生生地走进个倒提长剑的红衣少女！

这少女杏眼桃腮，柳眉弯弯，细腰一把，两双眸子又黑又

亮，她进拱厅一怔，脆生生地叫了一声：“爹，这位是……”

云中鹤带笑说道：“这位便是爹新聘来的帐房郭先生，快上前见过！”

红衣少女一对大眼睛盯着郭璞那英挺脱拔的俊面直看，娇靥上的神色乍惊还喜，站着没动！

云中鹤笑顾郭璞，又道：“先生，这是小女云珠，以后先生多教导！”

郭璞连称不敢，趋前拱手：“郭璞见过姑娘！”

红衣少女一惊，娇靥上陡泛红云，忙还了一礼，俏生生地道：“不敢当，听家父说，先生博学高才，以后时常碰面，还望不吝指教！”

郭璞那里刚谦逊，云中鹤已然笑道：“难得你自动请教，先生，以我看，先生身为帐房之余，不如干脆再兼个西席如何？”

郭璞连称不敢，云中鹤却也未相强，又谈了几句，郭璞与秦七告退出厅而去，他两个走的没了人影，那位红衣少女云珠犹向着厅门直发愣！

云中鹤双眉微轩，轻轻地喝了一声：“珠儿！”

俏姑娘云珠瞿然而醒，娇靥上又是红云一片，道：“爹，这就是三叔说的那个人？”

云中鹤一双鹰目之中流露着诡异之色，点头说道：“不错，正是他，你看如何？”

俏姑娘云珠摇了摇螭首道：“我看不出他有什么惊人之处，也许三叔夸大其辞！”

“夸大其辞？”云中鹤哼了一声，冷冷说道：“你两个师兄，不到三个照面就全折在了他手中，他不但夺了你三师兄的刀，而且那百炼精钢还抵不过他一指头，这是你两个师兄回去对你三叔说的！”

俏姑娘云珠皱了皱柳眉，道：“爹，您成名多年，阅人良多，那么以您看呢？”

云中鹤老脸一红，冷冷说道：“跟你一样，爹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惊人之处，不过，那不会是你三叔夸大其辞，而是他一身武学已到了收敛自如境界！”

俏姑娘云珠皱眉笑道：“爹，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放眼江湖可没有几个！”

云中鹤道：“那此人有可能是这几个中的一个！”

云珠柳眉又复一皱，道：“爹，那您刚才为什么不试试？”

云中鹤道：“手上试那会让他提高警惕，爹在口头上试过了，他承认会武，却说所学浅薄得很，可笑秦七这个浑东西……”

云珠截口说道：“爹，您看得出，他是什么来路么？”

云中鹤摇头说道：“是江湖中人该不会错，只知道他是不是跟那几帮

人有关联，此人口风甚紧，一时恐怕难试出什么，珠儿，这恐怕要靠你了！”

云珠脸一红，好不娇羞，道：“您放心交给我好了，不出一月，我总会摸出他的底细的！”

云中鹤脸上浮现了一丝诡异笑意，但倏地笑容敛去，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栗人森寒，冷冷说道：“珠儿，爹提醒你一句，可别假戏真做，真的动了心，千万要记住云家的家法门规！”

云珠一惊，陡又红着脸笑道：“爹，您这是怎么啦？多年以来，我什么时候假戏真做，动过真情来着？我要是有这个心，多年来不乏年轻貌美的俊彦，何必等到今日的他？”

云中鹤冷冷说道：“可是爹看得出，这姓郭的不同于常人，往年的那些个年轻俊彦跟他一比，那简直是天壤之别，判若云泥！”

云珠柳眉微耸，一跺蛮靴道：“说了半天你还是信不过我，多年来我这份功劳是白费了，这样好不？您另请高明，免得……”

云中鹤凶态一敛，忙哈哈笑道：“好，好，好，乖儿，别动气，功劳仍是你的，你大伯处是一笔不少地都给你记下了，爹就你这个女儿，你是爹的心头肉，爹信不过你还信得过谁，爹只是……咳，咳，不说了，你自己明白，爹拭目以待，看你的了，要是这件事成了，只怕就这一件足以抵你数年功劳了！”

云珠转颜为笑“呸！”地一声，道：“他有什么了不起，直得您这般重视？”

云中鹤摇头叹道：“爹心里有数，可是说也说不出，不过此人有意交结秦七，想混进镖局，内情绝不简单，除了那几帮人外……”

“那不见得！”云珠摇头说道：“有可能他知道了咱们的底细，想把镖局做个进身之阶！”

云中鹤脸色一变，眉宇间陡现煞气！

云珠却忙又说道：“那也有可能是一种巧合，他真想在镖局谋个职，吃这口饭，所以一听秦七是‘四海镖局’里的人，就……”

云中鹤煞气不减地冷冷说道：“但愿是后者，要是前者，这种人绝不能留！”

云珠摇头说道：“您这种想法，我也不敢苟同，他要真有意进身，就算知道咱们的底细又何妨，能把他荐进去，那才是您的大功一件！”

云中鹤煞气一敛，笑道：“丫头，还是你行，不过，爹很担心，事情还没有开始，你不过仅见他一面，怎么就老帮他说话，胳膊肘儿往外弯？”

云珠淡淡笑道：“我是以事论事，为的是咱们自己，您要是仍不放心，我仍是那句话，您另请高明！”

云中鹤双眉一掀，倏又堆笑说道：“说笑归说笑，昨天你四叔派人送来了信儿，江南那八个快要来了，听说还有吕留良的那个孙子，他们这趟来京用心叵测，有可能跟年大将军要被召回有关……”

云珠突然截口说道：“对了，爹，前两天夜闯大内的那个刺客，有消息么？”

云中鹤眉锋一皱，摇了摇头道：“你不见大内侍卫，‘雍和宫’的喇嘛，这几天都出来到处明访暗查拿人么？听说皇上很生气，拍桌子大发雷霆，要限期缉凶归案，连大小衙门都着了慌，只是仍没有一点蛛丝马迹，恐怕这一下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摘顶子掉脑袋呢！”

云珠道：“不是说那个人受了伤么？”

云中鹤道：“说是这么说，谁知道打中他了没有？”

云珠道：“‘血滴子’那独门暗器，不是向无虚发么？”

云中鹤道：“可是他毕竟跑了，不过，那唐家的暗器是出了名的歹毒霸道，见血封喉，中人无救，只要是打中了他，他必死无疑，就怕没有打中他！”

云珠道：“那不很简单么，只要是打中了他，找不到个活口，总应能找到个死人，按说，他跑不出一里之外的！”

云中鹤道：“可是在十里之内也没有找到一个死人！”

云珠道：“那就有可能没有打中他了！”

云中鹤苦笑说道：“也只好这么想了！”

云珠道：“爹，难道连那人长相都没有看清楚？”

云中鹤摇头说道：“只知道那人是个功力奇高的黑衣蒙面人，有六名‘血滴子’侍卫伤在他手中，其他的一无所知！”

云珠冷笑说道：“怪不得皇上要拍桌子大发雷霆，限期缉凶归案，原来人不仅伤在他手中六个，而且连他的长相都没看见，来路都没摸清，要换是我，我也会发脾气！”

云中鹤道：“你大伯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你却在这儿说风凉话！”

云珠道：“那我倒不敢，不过，这么多人对付不了人家一个，怎么说也说不过去，要是我……”

“你懂什么？”云中鹤皱眉说道：“你永不知天高地厚，须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山还有一山高，江湖上奇人能士多得很……”

云珠扬起柳眉，截口说道：“可是我也知道，‘雍和宫’里的，是密宗高手，大内侍卫也不乏奇人能士，倘照爹这种想法，那禁宫大内，就不必护卫了，根本就打不过人家嘛！”

云中鹤老脸一红，道：“不护卫怎么行，便是舍了命也得护卫！”

云珠道：“那有什么用？不过是白白牺牲，多死几个人，要知道，爹，这不是根本办法，便是大内侍卫都死了，人家仍是要行刺皇上的，那无补于事！”

云中鹤道：“那么，以你说，该怎么办？”

云珠淡淡说道：“办法倒是有，只恐怕大内侍卫不肯听我这个黄毛丫头的！”

云中鹤一喜道：“你且说说看，可行不可行，我跟你大伯商量商量看！”

云珠道：“我不愿多说，说了也没用，因为那不是口头上所能说得详尽的，早在半年前，我就拟好了一份计划，爹，您先看看，然后拿给大伯再看看，可行则留用，不可用就还给我！”

云中鹤震声说道：“什么计划，你怎么不早说？”

云珠哼了一声，道：“您该知道，大内侍卫人人都自以为了不起，个个都以为自己天下无敌，我哪儿敢说？”

云中鹤道：“现在你怎么敢说了？”

云珠冷笑说道：“我要再不说，就要眼看皇上的脑袋被人割去了！”

云中鹤脸色一变，惊叱说道：“珠儿，你好大胆，你知道这句话论罪要株连九族……”

云珠道：“我是为皇上的安全着想，可惜我见不着皇上，要不然就是当着他的面说这种话，只怕他不但不会生气，反而会很高兴呢！不信让我进

宫试试看？”

云中鹤一惊忙道：“你最好还是别试，要不然爹跟你伯伯叔叔几个……”

云珠冷冷说道：“准会沾我的光！”

云中鹤道：“这种光不沾也罢，珠儿，现在不用说了，快把那份计划拿来让爹看看，好早些跟你大伯碰头！”

云珠道：“拿出是可以，我本来的意思也不在藏私，不过您最好告诉大伯，别抢了我的功劳！”

云中鹤一瞪老眼道：“这是什么话？你大伯岂会抢你的功劳？只要那计划被大内采用，你的功劳包在爹身上！”

云珠冷哼说道：“那可很难说，荣华富贵当前，便是至亲也顾不了那么多，大伯眼中就只有金眼花翎，哪有我这个侄女儿？”

云中鹤脸色好不难看，还待再说，云珠已然提着剑转身行了出去，他没奈何地摇了摇头，急步跟了出去……”

晌午方过，“天桥”来了个身穿棉袄棉裤，头戴毡帽的瘦老头儿，他没往别处走，对那到处的热闹，到处的吆喝，他视若无睹，听若无闻，袖着手进了那座赌棚！

怪不得，按说，老年人都是喜欢听听戏，或是听听说书，说相声，沏一壶茶，两腿一翘，多舒服！

谁知此老爱赌嗜此道，那就难怪了，有福不会享嘛！

他推开门一进赌棚，柜台里慢吞吞地迎出了那个姓杜的瘦汉子，也许他是瞧这老头儿一身乡下佬打扮，不像个腰缠万贯，能榨出油水的有钱大老爷，是故神色中就带出了轻蔑意味，他打量了瘦老头两眼，淡淡地问道：“老大爷吃过晌午饭了？”

那老头儿一翻老眼，道：“吃过了，难不成我会饿着肚子往这儿跑！”好冲！

姓杜的汉子呆了一呆，随又问道：“老大爷是来……”

那老头儿截口说道：“既来了这儿，那还有什么好事儿？银子在腰里烧得慌，想送出几个去，要是没人要，我就捞几个棺材本儿！”

怎么他说的话都不好听？八成儿他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要不然就是在家受了黄脸婆的气！

那姓杜的汉子刚又一怔，那老头儿已然迈动步履，抖着两条腿，一路摇晃着向里棚行去！

到了那张赌牌九的桌上，他大刺刺地一屁股坐了下去，大伙儿都瞪眼瞧他，他却横着脸不瞧人一眼地，自那厚厚的棉袄里解下了裤腰带，砰地一声放在了桌子上！

那倒不是他那条裤腰带是铁打的，而是他那条裤腰带鼓鼓的，里面装着沉甸甸的玩意儿！

大伙儿刚一怔，他已慢吞吞地由裤腰带一头挤出了一大锭银子，砰地一声又放在了桌上，其他的他没再挤，本来是，有一锭就够了，赢了装回去，输了再说！

那姓杜的汉子眼睛一亮，立时扬声吆喝：“来人，给老大爷沏一壶‘龙井’！”

他见钱眼开，拍了马屁，谁知马屁拍在了马腿上，那老头连眼都未抬，冷冷说道：“不必了，以后少瞧人低就行了，那‘龙井’我老人家不敢喝，

财不露白，我老人家财不该露白，我老人家怕你们谋财害命，给下了穿肠毒药！”

满桌为之一怔，那姓杜的汉子却干笑说道：“这位老大爷好会说笑话，‘北京城’是个有王法的地方，我还不想打人命官司呢！推牌啦！”

那老头儿没再说话，那庄家也连忙推起了牌，老头儿人老心大，把那整个一锭下了注！

不错，他手气也好，头一把拿了个“地杠”，庄家照赔了那么一锭，者头儿乐了，翘着胡子第二把干脆两锭都下上！

哪知要了命，一下子转了运，第二把他抓了个“大十”！

这一下老头儿笑不出来了，一赌气又砰然挤出了两锭！

盏茶工夫下来，他有输有赢，可是输的时候多，赢的时候少，眼看着那根裤腰带空了半截！

老头儿的脸色好不难看，突然一把抓起了面前的小茶壶，嘴里嘟囔着道：“喝口茶吧，也许这龙井能冲走霉运，我老人家如今不怕人谋财害命了，去了一半了，还怕什么？要是输光了连口茶都没喝到，那才划不来呢……”

说着就把壶嘴儿往嘴里送，咕登一口，天！滚汤的热茶，他老人家头上青筋暴起脸都变了色，“噗！”地一口又忙吐了出来，这一口不要紧，却无巧不巧地喷在庄家那刚伸出的一双手上！

这一下要了庄家的命，烫的他手忙往回缩，适时“叭”地一声，由那双袖口里掉下两张牌来！

他脸色刚变，老头儿已然瞪了老眼，忘记了嘴痛，砰然一声摔了茶壶，一把抢过那两张牌，别看他人老，手上还挺快的，他牌一到手，立即大叫乱嚷嚷起来：“好呀，偷牌，藏牌，原来你们玩假的坑人，怪不得我老人家输的时候多，赢的时候少，你们耍老干嘛，这是我老人家的棺材本，你们好黑的心，走，咱们衙门里说话去！”

他这一吆喝嚷嚷，立刻惊动四座，赌客们都抓了银子站了起来，虽惧于“瘸腿”云三的名头，没敢跟着闹，可是很明显地没人打算再赌了，等于砸了赌场的锅！

那老头儿把话说完，左手一伸，隔着桌子就要抓那当庄的，适时，那姓杜的汉子一闪到了近前，伸手一拦，忙道：“老大爷，怎么回事儿，有话好说……”

“说，说个屁！”那老头儿是真火了，手一挥，道：“我老人家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我跟你们拼了！”说着，一头便撞向了那姓杜的汉子！

姓杜的汉子未敢当着人逞凶，脸色一变，闪身躲了开去，适时，好事的人拦了架，死命地拉住老头儿，好说歹说地把他按在了板凳上，其中有人说道：“老大爷，咱们有话就说，有理就讲，您这么大年纪了，干什么跟年轻人一样动火气？”

这句话劝住了老头儿，他气虎虎地道：“好，咱们讲理，大伙儿都瞧见了，他赌场里玩假施诈坑人钱这怎么说，瞧这牌还在我手里呢！”说着把手一摊，那两张牌的确仍在手中！

那姓杜的汉子脸上挂不住了，心里尽管恨极了老头儿，可是表面上他仍得赔不是，忙拱手赔笑说道：“对不起，老大爷，场里可不知道他手脚这么不干净，您老大爷息息火，我这就叫他滚蛋！”

说着转过了身子，向着那倒霉的当庄的，沉着脸喝道：“滚，滚，别让

三爷知道了，要不然他会剁了你这双手！”

那当庄的一句话没说，头一低出了赌棚！

姓杜的汉子转过来又赔上笑脸道：“老大爷，您瞧见了，这总行了吧？”

那老头儿似是也息了火，见好就收，哼了一声，道：“我老人家讲的是理，可不是存心砸人饭碗的，小伙子，你说，我老人家输的这些棺材本儿怎么办？”

那姓杜的汉子倒是挺爽快的，一拍胸脯，道：“没说的，老大爷，理曲在赌场，一句话，包在我身上，一个子儿不少地，全数还给您！”

那老头儿不再说话了，低着头由庄家那一堆里拿回了自己的银子，他还不错，一个也没有多拿！

装好了银子，扎好了裤腰带，他慢吞吞地站了起来，老眼双翻，瞪了那姓杜的汉子一眼，道：“下回你就是杀了我老人家，我老人家也不来上当了！”

抖着两条腿，从人堆里挤出了赌棚！

他这一走，跟着他一哄而散的也不在少数，照这情形看，不要多久，这赌场就要收摊关门了！

那老头儿出了赌棚，他不往热闹处走，他偏往那“先农坛”后僻静地儿走，他可也真是老糊涂了！

刚到了“先农坛”后，两个地痞模样的年轻汉子由背后赶了上来，一把抓住了那老头儿后领，口中喝道：“老兔崽子，你慢走一步，爷们跟你算帐来了！”

老头儿被他揪的一个踉跄给扭转过了身，瞪着一双老眼道：“小伙子，你们是……”

那居左的一名冷笑说道：“告诉你老兔崽子也无妨，爷们是赌场里的，给你点乐子尝尝，看你下次再敢不敢！”抖手一巴掌掴了过去！

那老头儿吓了一跳，头一缩，那一巴掌打在了他肩膀上，痛得他跳脚大叫：“好呀，你们眼中还有王法吗，玩假施诈坑人，到头来还敢打人，我老人家……”

“打人？”那居左地痞冷笑说道：“没宰了你老兔崽子就是好的，你知足吧！”

那右一个砰然一拳打在了老头儿的后腰上，那么大年纪，一把老骨头哪受得了这个？老头儿“哎哟！”一声爬了下去，嘴里却直叫直嚷直骂！

“老兔崽子，有本事你就大声点，多骂两句！”两名地痞可不理那一套，一阵拳打脚踢，最后还扯下了老头儿的裤腰带，相偕扬长而去！

可是怪了，那老头儿竟还能爬了起来，跳着脚大叫骂道：“好小子，光天化日之下，既打人又抢钱，你们真不怕王法么？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老人家是什么来路，是好欺侮的么，你们别跑，我老人家告你们去……”骂着骂着，那两个地痞已然全没了影儿！

突然，老头儿住口不骂了，而且笑了，自言自语地一句：“兔崽子们，你们上当了，咱们走着瞧！”瘦小身形一闪，竟然不见了！

当夜，一辆马车由“八大胡同”驶了出来直驶正阳门！

那辆马车，双套，气派得很，八大胡同中仅此一辆，那是梅心梅姑娘的油壁香车！

按说，寻常百姓是不能进内城的，可是梅姑娘来往的次数多了，接她的又都是贝子贝勒格格一流，所以守城的“禁卫军”个个认得这辆马车，也不

敢不买这个帐，自然是通行无阻！

进了“正阳门”，这辆马车直驶“海贝勒府”，马车在那庄严，宏伟，气派，一深如海的贝勒府门前停了下来！

那高高的石阶之上，站门的是四名挎刀旗勇，早飞步迎下了两个，掀开了车帘，扶下梅姑娘梅心！

这位姑娘简直比一般大员的内眷都吃得开，连这“贝勒府”站门的亲军都得巴结她，因为谁都知道，她是内城里各府邸的大红人，“廉亲王”福晋的干女儿，那形同郡主！

好的是梅心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她含笑说道：“谢谢二位，海爷在府里吗？”

一名挎刀旗勇陪着笑道：“在，在，在，现在大厅跟大内来的侍卫们议事……”

梅心又谢了一声，交待了那位充车把式的龟奴一声，一个人袅袅地行上石阶，进了“贝勒府”！

那石阶两名挎刀旗勇，早分出一人飞步入内通报了，是故，梅心刚进门，海贝勒便急步由里面迎了出来！

他竟撇开了跟他议事的大内侍卫，可见梅心在他心中占的分量多么重要，他一袭青袍，袖口微卷，露出两截坟起的肌肉，豪雄之中带着几分潇洒意味！

一见面他便笑道：“梅心，今晚是什么风，我好久没去你那儿了，正想待会儿去一趟，可巧你来了，正好正好！”侧身就要往里让客！

岂料梅心摇了摇头道：“海爷，我不进去了，我说几句话就走！”

海贝勒一怔，道：“梅心，这是为了什么？”

梅心笑了笑：“听说您有正事，我不便打扰！”

海贝勒“哦！”地一声说道：“你是说来自大内的侍卫？其实没什么大事，是为了抓行刺皇上的飞贼，他们交不了差，怕要了脑袋，找我在皇上面前说句话，没什么大事，就算有大事，今晚不成还有明天，不如你难得到我这儿来一趟，走，里面坐坐去！”不容梅心分说，拉起梅心就往里面走！

梅心只得由他拉着，却皱眉笑道：“海爷，你轻点好么，鸡肋哪堪虎腕？”

海贝勒哈哈大笑，忙松了手，侧顾梅心，扬眉笑道：“梅心，这一点你们汉家姑娘就比不上我们旗人姑娘了！”

梅心道：“那是我没练过武，不然你们旗人姑娘哪一个也比不上我。”

海贝勒哈哈笑道：“她们哪能跟你比，梅心不练武最好，姑娘家就要像个姑娘家，像我们旗人姑娘，跟大男人有什么两样，让人见了就皱眉，还是文文静静温温柔柔的好！”

说话间，那灯火辉煌的大厅已然在望，梅心道：“海爷，大内那些个侍卫，还在大厅么？”

海贝勒点了点头，“嗯！”了一声，道：“怎么？”

梅心突然停了步，摇头笑道：“海爷，我不进去了！”

海贝勒道：“怎么，你怕见那些个动辄杀人的武夫，我不也是个武夫么，战场之上，斩将奪旗，我比他们杀的人更多……”

梅心皱眉摇头，还想再说，海贝勒已一把又拉住了她，笑道：“梅心，有我在旁保驾，你怕什么？他们对你也是仰名已久，走，让他们开开眼界！”

梅心只得由他拉着走了过去，走了两步，忽道：“海爷，飞贼既那么身

手高强，皇上也未免太难为人，人家又不是神仙，您就何妨替人家说说话。”

海贝勒笑道：“我没说不肯啊，你既然有了话，我更是非说不可了，放心，皇上也舍不得杀他们的，只不过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下次提高警觉，办事别再那么笨！”

梅心笑了，道：“咱们这位皇上也真是，他说出来的话，那还不吓死人？”

海贝勒道：“说得是，谁叫他是皇上，谁又知道他是真是假，假的他能真，真的他能假，那要看他高兴！”

说着，上了石阶，进了大厅，大厅内，几个穿黑衣的大内侍卫，恭恭敬敬的垂手而立！

一见海贝勒梅心来到，由那为首一名须发斑白，面貌阴鸷的老者领着慌忙趋前打千！

海贝勒摆了摆手道：“这位就是梅心梅姑娘，你们见见！”

那几名大内侍卫刚站起，闻言又忙打了千，这个礼不算过，梅心如今是“廉亲王”福晋的干女儿，等于“和硕格格”！

梅心连忙还了礼，海贝勒却道：“梅心，这位是大内‘血滴子’侍卫的领班，你叫他云领班好了！”梅心忙含笑点头示意，一双美目却盯着那几个大内侍卫系在腰际的一个黑色革囊直看！

海贝勒已有所觉，扬眉笑道：“梅心，这就叫‘血滴子’，外面是皮，袋口上一圈薄如柳叶般利刃，套在脑袋上只那么一紧袋口，脑袋就落在了袋里，然后在里面洒上药，不一会儿就化个毛发无存，厉害，歹毒，霸道，不知有多少人死在这玩意儿之下呢！”

梅心连点头，可是却下意识地退了一步！

海贝勒大笑说道：“看来，别说让你去杀人了，只怕让你去捏死一只蚂蚁，你都会吓得白了脸，到底是女儿家……”向着那几名大内侍卫摆了摆手，道：“你们出来很久了，该回去了，回去安心睡觉去，皇上那儿自有我替你们说话，刚才梅心姑娘也让我帮帮你们的忙，放心回去吧，你们的脑袋掉了就是了！”

那几名大内侍卫先谢过海贝勒又谢过梅心，这才施礼告退，出厅而去，望着几名大内侍卫不见，海贝勒拉着梅心坐了下去，望了望梅心，笑得有点不安：“梅心，听说你病了，我早想去看你去，可是就因为这些个烦人的事让我抽不开身，你不知道，皇上一天到晚要我在御书房里陪着他，我是个臣子，你说我能怎么办？梅心别生我的气。”

梅心淡淡笑道：“海爷，你要说这话，那是太见外了，也显得梅心太不懂事，我哪能让海爷因私而废公，再说，我也没什么大病，不过是受了点风寒……”

海贝勒笑着道：“再加上我惹你生了一场气！”

梅心淡笑摇头，柔婉笑道：“也许海爷不信，我根本没有生海爷的气，也不敢……”

海贝勒皱眉说道：“根本没有，听来还舒服，不敢两字却闻的令人难受，梅心现在你好了么？要不要找个大夫再看看？”

“不用了，海爷！”梅心着实感动地摇头说道：“已经不碍事了，煎的药我还没吃完呢！”

海贝勒道：“刚好一点你怎么能冒着寒风夜里出来，你真让人操心！”

梅心笑着说，“海爷，我有事相求，不得不出来……”

“对了，梅心！”海贝勒截口说道：“提起事，我想起来了，我倾内城之力，又加上‘九门提督’统辖的‘禁卫军’几天来竟没能找到他……”

梅心摇头说道：“不要紧，海爷，这件事不提了，反正我跟他只不过是萍水相逢，一面之缘，谁也不欠谁的，我今夜来，是为了一件事，您知道我那个赶车的，他惹了祸了！”

海贝勒道：“惹了什么祸值得你病刚好便跑来找我？”

梅心摇了摇头，道：“其实，也没什么，我只是怕以后还有麻烦，弄得‘北京城’没办法安身，所以才来求海爷您帮个忙……”

海贝勒道：“梅心，你的事还不跟我的事一样，只管说，我不信‘北京城’里有谁敢对你怎么样，那还得了！”

梅心淡淡笑道：“那难说，海爷，‘北京城’卧虎藏龙，什么样的人都有，而且手眼通天，‘北京城’里的大小衙门都得买他的帐！”

海贝勒皱眉说道：“梅心，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倒是说啊？是谁有这么大能耐，手眼通天，大小衙门都买他的帐！”

梅心道：“这种事瞒上不瞒下，恐怕海爷你不会知道，‘天桥’有个赌场，是个什么‘瘸腿’云三开的……”

海贝勒点头说道：“这个我知道，此人是个江湖上的混混，‘北京城’里的下九流都叫他云三爷，简直是个土皇帝，怎么他惹了你了？”

梅心摇头说道：“他开他的赌场，我住我的青楼，风马牛不相关，他怎会惹了我，倒是我那个赶车的得罪了他，被他手下的人打得个遍体鳞伤，还抢走了他多年的积蓄……”

海贝勒变色说道：“京畿重地，既打人又抢东西，他们眼里还有王法么？这还得了，看来是朝廷把他们纵容坏了，梅心，快说，到底怎么回事？”

梅心道：“事情是这样的，其实也怪我那个赶车的不好，哪那么大年纪，哪儿不好去，偏偏要去赌……”接着就把那午间事说了一遍，最后说道：“海爷你想，我一个风尘女子，哪斗得过他，我那个赶车的也那么大年纪了，丢了银子事小，有什么深仇大恨，非打人不可，对一个那么大年纪的老人，这不是太过份了么？我那个赶车的，是我由家乡带出来的，自小看我长大，跟我的父亲没有什么两样，要是被打死了，我上那儿喊冤去？这也算了，怕只怕他们不肯干休……”

海贝勒砰地一声拍了桌子，一张檀木的茶几，竟被他一巴掌拍个粉碎，他忽地站了起来，浓眉倒挑，环目暴睁，怒声说道：“玩假牌坑人骗人，最后还打人抢钱，云三他还得了，来人！”

大厅外面有人应了一声，一名黑衣护卫飞步而进，近前打千。

海贝勒道：“海胜，带两个人去，叫云三来见我！”

那名黑衣护卫“喳！”地一声，站起身来刚要走！

梅心忙站了起来，道：“这位，请慢一点！”

那名黑衣护卫闻声停步，梅心随即向海贝勒，道：“海爷，您何必生这么大气，这种人也值得派人把他抓进‘贝勒府’，我的意思只是请你派人让小衙门里向他打个招呼算了，只要以后……”

海贝勒怒不可遏地摇手说道：“梅心你不知道，他是刚才那个云领班的亲兄弟，一向仗着官势横行霸道惯了，只要不闹出事来，我是懒得过问，如今他竟敢……他眼里还有谁？这次要不给他点颜色，那会惯了他的下次，他越发不得了！”

梅心“哦！”地一声，忙道：“原来如此，那怪不得‘北京城’的大小衙门都得买他个帐，只是，海爷，您这样做那更不妥了，怎么说你得顾顾云领班的面子……”

“笑话！”海贝勒道：“他敢拿我怎么样，惹火儿了我，我把他们兄弟的脑袋都摘了下来，连皇上都未必敢说一句话！”

梅心皱了皱眉道：“海爷，这般人对皇上赤胆忠心，出生入死，流血流汗已是很难得了，虽说大内侍卫不在乎少他们几个，可是真少了他们几个，对大内侍卫的实力不无影响，再说，这班江湖人个个有一身高来高去的好本领，收拢他们都恐怕来不及，海爷怎好逼急了他们，万一他们或含恨离去，或铤而走险，那都不是好事，我看你不如请这位跟着我的车去一趟‘天桥’，向他们打个招呼算了！”

海贝勒怒威稍敛，呆立半晌方道：“梅心，我没想到你会为皇上考虑那么多，这种深谋远虑，令我自叹不如，谢谢你梅心……”

忽又挑眉说道：“可是也不能太便宜他们，那等于惯他们，恩可以施，威却不能没有，海腾，你跟车去一趟‘天桥’，叫打人的那两个向栾老爹叩头认罪，银子一个不能少的还出来，这是梅心姑娘的代为求情，对云三已是个大面子，要不然别怪我找他哥哥说话，去！”

那叫海腾的黑衣护卫“喳！”地一声，退着出厅而去！

那个护卫出厅后，海贝勒转望梅心，话说的无限温柔，无限怜惜，真情流露，感人至深地道：“梅心，你也别生气了，到后院歇歇去，病刚好，坐久了不好，等他们回来，我送你回去！”

梅心心中感动，可是表面上她却一丝也不流露出来，刚要摇头婉拒，海贝勒已经拉着她往厅外行去……

蹄声得得，车声辘辘，直驰“天桥”！

这时的“天桥”正是热闹的时候，在那人群中马车缓缓地驰近了那座赌棚，今夜，赌棚出奇的冷静，也许是经过老车把式午间一闹，没人再来上当了！

赌棚门口，那两个打人的地痞，正抱着胳膊靠在棚子上，瞧那远远的热闹一片，一见马车来到，两人一怔站直了身子，迎着那跳下马车的海腾，投过诧异一瞥，道：“这位是……”

海腾手中不知拿了个什么东西，向两个地痞眼前一晃道：“这儿谁当家，我是‘海贝勒府’来的。”

两名地痞一见那东西，再一听话，脸上立即变了色，连忙往里便走，海腾却冷然摇头说道：“不必了，麻烦找当家的出来一趟……”

话声刚落，赌棚里已飞步走出了那姓杜的汉子，他满脸堆笑地嘿嘿笑道：“在下杜时，是云三爷的大徒弟，云三爷跟大内……嘿嘿，都是自己人，这位有何见教？”

海腾冷冷看了他一眼，道：“你就是当家的？”

“不敢！”杜时忙道：“是三爷派兄弟在这儿照顾……”

海腾冷冷说道：“刚才那句话，是谁教你说的？”

杜时一惊，一时未能答上话！

海腾冷笑着说道：“你有几个脑袋敢在这儿胡说八道？这话也是随便说得的么？我看你是自己找麻烦！”

他居然官腔十足，可是那杜时就吃这一套，连忙带着惊慌赔上笑脸：“是

兄弟该死，说溜了嘴，下次小心就是，您这位大驾光临，有何见教？”

海腾把手往前一伸，一直伸到那杜时眼前，摊开手掌，掌心上，是一块漆黑的腰牌，道：“先看清楚了，我是海贝勒府来的，而且是奉海贝勒爷之命，待会儿再找你说话！”

杜时忙赔笑说道：“不必，不必，您这是什么话，兄弟我哪敢不信？……”话虽这么说，他到底还是向着腰牌溜了一眼！

海腾收回腰牌，冷冷说道：“你既然信了，我就要找你说话了，听说你们赌场内日里不但玩假施诈，还打人抢钱……”

这一下杜时可着了慌了，他不明白那乡下佬怎会有这么大神通，一状告到了“海贝勒府”！

心中虽直打鼓，可是表面上他装作一付诧异神色，瞪目愕然地摇头说道：“没有啊，这是谁说的，那才是天大的冤……”

“枉”字未出，海腾冷哼一声，反手挑开车帘，那位乡下佬，老车把式当门而坐，还直哼哼！

海腾冷然说道：“你认不认识这位老人家？”

杜时更没想到这乡下佬竟坐了马车来，当下大惊失色，尚未说话，老车把式已然吃力地抬起了手，向着两名地痞一指，带着哼哼地道：“就是这两个！”

那两名地痞头一低，脚下便要开溜。

海腾陡扬沉喝：“站住！”

那两名地痞还真听话，一哆嗦，没敢再动！

海腾冷然转瞧杜时，道：“你怎么说？”

任凭杜时奸滑狡诈，一时间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

海腾冷笑一声，道：“你们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些，你知道他是谁？‘廉亲王’福晋干格格的老仆人，贝勒爷刚才大发雷霆，要亲自来，你知道这要是贝勒爷亲自来，会有什么后果？多亏了那位格格宽怀大度，不愿把事情闹大，贝勒爷这才要我来一趟，现在废话少说，要你这两个手下叩头赔罪，三个响头，一个不许少。”

叩头赔罪，虽说离那热闹的一片尚远，不怕人瞧见，可是那多丢人，杜时犹豫了一下！

海腾变色喝道：“这是贝勒爷的交待，已是天大的便宜，你可不要不知足，要是等贝勒爷找上了云领班，那可就麻烦得很！”

脑袋要紧，三个头换条命，那也该很划得来！

杜时机伶一颤，不敢再犹豫，忙白着脸喝道：“该死的混帐东西！你两个还不快向老大爷叩头！”

那两名地痞哪敢不听，颤抖着跪了下去，乖乖地叩了三个头，还真响，脑门上都青了！

海腾望着那两名地痞叩完头爬了起来，又道：“把这位老人家的银子，一个不许少的交出来！”

杜时应了一声，连忙喝道：“听见了么？快滚进去拿去！”

两名地痞如逢大赦，三步并两步地跑进赌棚，转眼间手捧着那条裤腰带又跑了出来，战战兢兢地递向海腾！

海腾接过来之后，转身交给了老车把式，道：“老人家，你点点看，少不少？”

老车把式真地把银子都抖了出来，这一抖不要紧，十锭银子中有五锭是石头，他立即叫道：“好啊！你们打了人，抢了银子，如今又给我老人家掉了包，拿石头欺骗我老人家！”

他话未说完，海腾已然变色说道：“姓杜的，你好大胆，这怎么说？”

杜时既惊又怒，转瞪两名地痞喝骂说道：“不长进的混帐东西，这是怎么回事，说啊？”

两名地痞直了眼，傻了脸，嗫嚅说道：“不知道，我两个连动都没动！……”

老车把式带着哼哼叫道：“这么说来，是我老人家讹人？我老人家多少银子没见过？”

海腾冷哼了一声，杜时连忙赔上笑脸：“老大爷，您别误会，是多少？我照赔！”

老车把式哼哼说道：“我老人家的银子共是十两，如今只有五两！”

话未说完，杜时已然向着两名地痞瞪眼沉喝道：“该死的混帐东西，还不进去如数拿来！”

两名地痞哪敢怠慢？飞也似地奔进赌棚，捧了五两银子出来，恭恭敬敬地双手递向海腾！

海腾接过五两银子，冷冷说道：“这件事就算了，以后见着这位老人家，要客气点！”

杜时哪敢说别的？只有连声唯唯！

海腾转身上车，龟奴抖缰挥鞭，驾着车驰出“天桥”！

刚出“天桥”，背后赌棚方向传来了两声杀猪般大叫，这个跟头栽的不小，想必那两名地痞正惨着呢！

车抵“贝勒府”，海腾进去覆了命，未几，海贝勒陪着梅心走了出来，海贝勒要亲自送梅心回去，梅心以夜深为由，称谢婉拒了，于是，梅心在海贝勒的搀扶下上了车，缓缓驰离了“贝勒府”，一直望着马车不见，海贝勒才带着海腾回了府门！他的神色中有点黯然，也有点依依！

归途中，老车把式乐不可支，他如今的表现，一点也不像被人打伤了的人，只听他嘿嘿笑道：“这一顿拳脚挨的值得，不但受了那两个兔崽子三个响头，而且还赚了五锭雪花花的白银子，不错，不错，真不错！”

随听梅心笑道：“我的收获更大，老爹，你看见那几个大内侍卫‘血滴子’了么？”

老车把式道：“瞧见了，一个个人模狗样的，尤其带班的那个，好不阴鸷，我瞧着就不顺眼，姑娘，这个人可不好斗！”

梅心道：“云家十兄弟个个阴险奸诈，此人更为云家十兄弟之最，我一眼就觉得他是个难对付的人……”

老车把式道：“怎么，您问出来了？”

梅心道：“我没有问，是海青自己说的……”接着就把适才勾心斗角的事说了一遍！

只听老车把式击掌恨声说道：“好啊，这一下兔崽子们现了形露了尾巴……”忽地改口说道：“不过，姑娘，您要是动动脑筋，趁此机会借他们自己主子之手除了他们，不是更好么？”

梅心淡淡笑道：“我要是这么做了，岂不令海青动疑？乍听起来，我是帮他们说话，其实，老爹，你等着看吧。我已然在他们之间播下了猜忌，替他

们几个种下了杀身之祸！”

老车把式笑道：“您由来高明，我白活了这么大年纪，要是能及您一半儿，我这一辈子就不算白活了！姑娘，咱们怎么办？”

梅心道：“回去再说吧！”

于是，车内寂然无声，只有那车外的得得蹄声与辘辘车声划破了寒夜的冷寂，传出老远……

第二天那位郭璞搬进了“四海镖局”，也许由于总镖头的器重，云珠姑娘的热和劲，所以镖局上下都对他刮目相看！

头一天，没什么事做，只是跟着那位镖局的总帐房熟悉熟悉镖局的帐务，正如秦七所说，他该做的份内事，少得可怜，的确是轻松空闲不过的！

可是总镖头半真半假地交待了，要郭璞除了管管杂帐以外，还要兼上他那掌上明珠的西席！

于是，一连三天过后，郭璞大部分的时间，都化在那西席的兼职之上，自然地云珠跟他混的很熟！

除了云珠之外，还有那个“拼命三郎”石秀，也跟他很近乎，很亲热，没事的时候总是要找他聊聊！

聊聊自然免不了各叙身世，郭璞每对人言，总是隐隐地透露着他有意功名，心仪富贵，他说得好，男子汉，大丈夫，空有一身文武，倘若不能替朝廷出点力，博个一官半职，飞黄腾达，那未免辜负了这昂藏七尺之躯！

虽然石秀常来找他聊，但是那总比不上云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多，也不知道为什么，石秀来找他的时候越来越少了，反之云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也就越来越多，有时，云珠甚至于待在他房里大半夜才回后院！

这，大伙儿的眼睛雪亮，肚子里也明白，可是总镖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别人又敢说什么？

每当寒夜寂寂，灯下对坐的时候，云珠在那既娇又媚的绵绵情意之中，时常有意无意地打听郭璞的身世！

那自然难免，一个女孩儿家想托付自己的终身，自然是要打听清楚对方的身家来历的！

郭璞对她说的，跟对石秀说的，几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唯一的不同处，该是他有意功名，心仪富贵的意思，更明显，更强烈！

言下也表示，云珠的心意，他明白，云珠的垂爱，他也至为感激，可是他不愿以如今一袭落拓布衣委曲了云珠，他一定要在有所成就之后再成家！

静听之余，云珠那一双慑人魂魄的美目之中闪动着异采！那一半是喜，另一半竟是真情！

这一天晚上，一直到了三更时分，云珠才离开了郭璞的房，回了后院，她走后，郭璞的房中熄了灯。

既然是熄了灯，那便表示他要睡了，本来是，夜已三更不睡干什么！

可是，就在郭璞房中熄灯的同时，距离郭璞所居那间小屋约摸十多丈外的东墙上，行色匆忙地掠进一条人影！

那条人影落地之后，四下里只一打量，便要长身而起，适时，那西墙根上的一处花丛中，及郭璞所居的房后一片暗隅中，同时响起一声沉喝：“石秀，站住！”

那条人影一惊转身便欲出墙，那两个发出沉喝之处，同时掠起了两条人影，虽然是同时起步，可是起自郭璞屋后的那片暗隅中的那条人影，却比另

一条人影早了一步地到了那条人影身边，单掌一探，出手如电地抓住了那条人影的肩井！

人影一静止，这下全看清楚了，从墙外行色匆匆掠进来的那条人影，是那个“拼命三郎”石秀！

那站在一旁的一人，头戴瓜皮小帽，瘦高的身形上披着一件长袍，皮包骨的瘦脸上鼠目钩鼻山羊胡，竟是“四海镖局”的总帐房吕子秋！

抓住石秀的那位更惊人，赫然竟是郭璞！

石秀的一张脸有点白，也带着惊慌，只见他瞪着眼望着郭璞，惊声说道：“郭先生是你？你这是……”

郭璞扬了扬眉，淡淡说道：“不错，是我，你到哪里去了，这时候才回来？而且是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翻墙进来？”

石秀脸一红，神色惊慌地赧笑说道：“郭先生，每个单身汉都难免有点私事儿，你干什么问的那么清楚，快放手吧，我手骨头都快碎了！”

郭璞淡淡笑道：“在场的都是男人，你最好说明白点！”

石秀脸更红，嗫嚅说道：“郭先生，你这人真是，好吧，我是到‘八大胡同’的‘怡红院’去了一趟，行了吧！快放手吧！”

郭璞仍未放手，扬眉笑道：“你到‘八大胡同’的‘怡红院’跟人争风吃醋，动了刀子么？”

石秀一怔忙道：“没有的事，郭先生，你可别冤枉人！”

郭璞淡淡说道：“那么，你胳膊上的血何来？”

是不错，他左臂上正淌着血，只不过他穿着一身黑衣，黑夜里不仔细看绝难发现而已！

石秀大惊失色，赔笑忙道：“郭先生，你既看见了我也不好再隐瞒了，‘怡红院’中有个地痞保镖，那小子没事找事儿，冲着我直瞪眼……”

突然一声沉喝，划空传了过来：“是什么人那么深夜不睡觉，在那儿大声小气的说话？”

那位总帐房吕子秋闻声转过了身应道：“禀总镖头，是吕子秋与郭先生在此……”

郭璞扬眉笑道：“不错，总镖头来了，有话你对总镖头说吧！”

随见那画廊尽头夜色中，并肩走来两个人，一个是总镖头云中鹤，一个是俏姑娘云珠！

郭璞与吕子秋躬身相迎，云中鹤父女来到近前，观状俱皆一怔，云中鹤白眉一轩，沉声问道：“先生，这是怎么回事？”

郭璞尚未答话，吕子秋却抢着把适才事说了一遍，云中鹤脸色一变，阴鹜目光落在石秀身上，喝道：“石秀，你老实说，若有半句不实，我打断你的腿！”

郭璞淡淡一笑，道：“石秀，有什么话，你对总镖头说吧！”手一松，一掌把石秀推向前去！

石秀仍是老话，慌忙又说了一遍！

云中鹤听完，冷哼了一声，道：“你挨了人家一刀，‘怡红院’那个保镖的地痞呢？”

石秀嗫嚅忙道：“禀总镖头，那小子挨了我一腿，伤的也不轻！”

云中鹤冷冷说道：“上‘八大胡同’那是你的私事，我管不了，那也是每个单身汉难免的事，可是你以后少替镖局惹麻烦……”

石秀如逢大赦，忙躬身应声，便要告退！

郭璞突然淡淡笑道：“石秀，你说的都是实话么？”

石秀回过头来，眼中流露着一股狠毒，可是脸上仍堆着笑，但那笑笑得有点勉强，道：“郭先生这是什么话，我即或敢骗你，可是我哪有天胆敢骗总镖头？你要是不信，可以到‘怡红院’打听打听！”

郭璞笑了笑道：“既然是实话就好，你明知道我不会去那种地方……”

那总帐房吕子秋突然目射精光，望着庭院中沉声喝道：“谁？”

只听那庭院茫茫夜色中有人应声说道：“吕爷，是我，有要事禀报总镖头！”

随见一个黑衣汉子飞步奔了过来，一见眼前情景，刚一怔！

云中鹤已然沉声说道：“什么事，说！”

那黑衣汉子望了郭璞一眼，有点犹豫！

郭璞一笑拱手道：“总镖头，晚生暂时告退！”

云中鹤颇为窘迫地点头漫应了一声。

郭璞又向着吕子秋一拱手，转身欲去！

俏姑娘云珠突然说道：“韩江，有话只管说，郭先生不是外人！”

那黑衣汉子漫应了一声，望了望云中鹤，云中鹤只得点了点头，含混地道：“好，好，你说吧！”

那黑衣汉子这才说道：“适才三爷派人送来了信儿，今夜有人跑到赌场放火，被当场抓住了一个，另一个带着刀伤跑了……”

郭璞有意无意地望了石秀一眼，石秀颇为不安地避开了他那双目光，适时云中鹤脸色一变，沉声喝道：“可知道是哪方面的人么？”

那黑衣汉子道：“那被抓住的一个，是‘天桥’练把式卖膏药的金虎，杜大哥废了他两条腿，断了他一条胳膊，可是那小子挺硬，竟咬紧牙关一字不说！”

云中鹤冷哼了一声，“曾看清楚那跑掉的一个，是个怎么样的人？”

那黑衣汉子摇头说道：“那家伙黑衣蒙面，身手很滑溜，被申二哥在胳膊上砍了一刀，却没看清楚他长得什么模样！”

云中鹤道：“三爷呢？”

那黑衣汉子道：“三爷正在问那小子！”

云中鹤哼了一声，摆手说道：“你去告诉三爷一声，就说我说的，留个活口，这是条线索，别轻易给废了，等我去再说！”

那黑衣汉子应了一声，立刻转身飞步而去！

云中鹤转注吕子秋道：“子秋，以你看……”

吕子秋冷冷说道：“他随便说个理由都能蒙人，可是他不说一个字，可就见内情绝不简单，那小子身后必然有人！”

此人不愧老奸巨滑，极具心智！

云中鹤沉吟了一下，道：“子秋，走，你跟我到老三那儿去一趟！”

说着，他便要转身，郭璞突然说道：“总镖头，事情太巧，要不要派个人到‘怡红院’问一问！”

云中鹤脸色一变，阴鹜目光立刻落向石秀！

石秀身形一震，突然离地拔起，云中鹤与吕子秋脸色又是一变，便要双双出于，郭璞忽地笑道：“我早料到你有问题，你还想走么？”

单掌疾探，出手如电，一把攥上石秀小腿，硬生生地把他拉了下来，砰

然一声摔落当地！

他这一手，就是云中鹤也自叹不如，看得云中鹤与吕子秋脸色又复一变，飞快地交换一个眼色！

那俏姑娘云珠，却已然是圆睁杏眼，樱口半张地怔住了！

适时，郭璞指着地上石秀说道：“石秀，你如今还有什么话说？”

石秀翻身跃起，神色怕人，指着郭璞破口骂道：“姓郭的，我可没有想到你竟会是这种人，不错，云三那个赌场是我跟金虎放的火，我没有什么话说，恨只恨我杀不了你这无廉无耻，丧心病狂的冷血……”

郭璞脸色一沉，冷叱说道：“你还敢骂人！”

抖手一掌掴了过去，可怜石秀有躲闪之心却无躲闪之力，被打得牙断唇破血流，一个踉跄险些倒下！

郭璞冷冷一笑道：“再敢有半句不逊，我拔了你的舌头，吕爷的话你听见了，我也有同感，说，是谁指使你的？”

石秀满嘴是血，而且往下直淌，他双目圆睁直欲喷火，咬牙切齿地道：“姓郭的，我早知道你有卖身投靠甘为异族鹰犬的打算，只可惜我没能早一点下手除了你，如今既落在你们手中，要割要剁任你，要想我说出一个字，那是痴人说梦，休想，死了我一个石秀不要紧，大汉民族有的是人，你们等着吧！”话落，他牙关刚要用力！

郭璞突然冷哼说道：“你想干什么？”右掌电出，一闪而回！

那石秀一个下巴应掌脱落，而且身形一晃，跟着倒下！

郭璞望着他冷冷笑道：“要想在我面前寻死，只怕都不大容易，你不是嘴硬么？那没关系，慢慢地我自有办法让你说！”说着，转向云中鹤拱手笑道：“总镖头，晚生不敢擅自做主，敢请总镖头定夺。”

云中鹤未予答理，阴鹜目光凝注，一眨不眨，淡淡笑道：“我走眼了，只知道先生身怀武学，可没想到先生的身手如是之高，令得我跟子秋都自叹不如，叹为观止！”

郭璞赧笑说道：“那是总镖头夸奖，晚生自知浅薄，有读法眼，面对高明本不敢炫露，无如事关重大，晚生又不敢让此人逃脱，所以……”

云中鹤突然截口说道：“先生如今既然已经知道我跟开赌场的云三爷有来往，当知先生的事儿云三爷早派人告诉我了！”

郭璞笑得很是不安，道：“晚生也是才想通的，为求谋职，斗胆蒙骗总镖头，乃是万不得已，总镖头想必能予大量海涵！”

云中鹤微微笑道：“那是小事，我不追究，先生也不必耿耿于怀……”

郭璞忙拱手说道：“多谢总镖头原谅！”

云中鹤脸色一寒，冷冷笑道：“江湖上有句俗话，‘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光棍眼里揉不进砂子’，云中鹤终日打雁，却不敢让雁啄了自己的眼珠子，以先生一身所学，何处不可谋职，怎偏偏利用秦七在我这镖局之中谋一职糊口，恐怕是有为而来吧！”

郭璞神色不变，淡淡说道：“总镖头，事已至今，话也已说到了这儿，我不敢再欺瞒总镖头，不错，我是有为而来，但绝不是总镖头口中所提，心中所想的那回事，总镖头该不会否认，倘若我有不轨之心，不良之意图，凭我一身所学，总镖头与令媛，今夜不可能都站在这儿说话……”

云中鹤机伶一颤，插口说道：“那么先生是来干什么的？”

郭璞淡淡笑道：“总镖头何必再问，只听石秀适才那骂我之词还不够

么？”

云中鹤道：“那我就明白了，先生既有效力朝廷之意，‘北京城’里大小衙门多得是，先生为什么偏偏找上我这布衣草民的镖局。”

郭璞淡淡一笑，从容答道：“总镖头明智一生，今夜奈何做此语，我一介落拓布衣草民，倘若就这般毛遂自荐地跑到大小衙门陈明心意，他们肯信么？不但不肯信，只怕还会见疑，何如由总镖头这镖局之中一步一步往上爬，一步一步往里走？”

云中鹤道：“先生，我是问先生怎知我云中鹤真正身份！”

郭璞更泰然，淡淡说道：“总镖头，那要问秦七‘顺来楼’上酒后失言，他透露了一些！”

云中鹤脸色一变，冷哼说道：“好个该死的混帐东西……”

郭璞截口说道：“总镖头，我大胆直说一句，那不该怪他，要怪该怪总镖头自己做事不够机密，律下也不够严谨！”

云中鹤老脸一红，道：“先生真是江南郭璞么？”

郭璞平静地道：“总镖头如若不信，可以到江南打听一下，江南武林之中有没有一个走投无路，无可容身的郭璞，我言尽于此，倘若总镖头仍表怀疑，郭璞就此请辞！”说着，举手一揖，便要离去！

云中鹤突然哈哈大笑，一把抓上郭璞手臂，道：“先生，不瞒你说，江南已经有了回信，不但有郭璞这个人，而且郭璞还是江南绿林的一条好汉，先生，你不能走，你要一走，不但我掉了一桩大功，没了管帐的，少了西席，即便是云珠也要不依，我天不怕地不怕，唯有我这个女儿我惹不起，先生，我郑重说一句，且请暂时委曲，一有机会，我必然竭力上荐，以先生之所学，我料绝不成问题，而且飞黄腾达，大富大贵也在意料之中，只是，先生，到了那么一天，你可莫要忘了我这渡河之桥啊！”

郭璞笑了，但随即他正色说道：“总镖头只管放心，郭璞不是过河拆桥，薄情寡义之人，一旦有那么一天，绝不忘总镖头今日提携大恩！”

云珠此际面绽花朵，眉目生春，突然俏生生地道：“先生，还有我呢？”

郭璞脸一红，忙道：“姑娘也请放心，郭璞不是薄情寡义负心人，倘有那么一天，我必以八抬大桥来接姑娘。”

云珠美目中异采闪动，神情一阵激动之后，忽地一黯，凄婉笑道：“我怎敢奢望你那么对我，只要你不忘了我，我就知足了！”不知道她怎么忽做此语！

郭璞刚一怔，云中鹤已然哈哈轻笑说道：“好啦，别说，天色不早了，我跟子秋还要到老三那儿去一趟，以先生看，这个人该怎么办？”

他如今反倒问计于郭璞了！

郭璞扬了扬眉，淡淡说道：“浅薄之见不敢直陈，还请总镖头做主！”

云中鹤忽然面现狰狞之色，狠毒地道：“既有一个活口，这个毁了他算了！”

郭璞笑了笑：“总镖头既打算这么做，我不敢说什么，不过，我以为一个活口总不如两个，万一有一个熬不住死了，咱们手中总还有一个，不至两头都落了空！”

云中鹤狰狞之色一扫尽净，笑道：“一语惊醒梦中人，多谢先生及时拦阻，要不然我今夜倒做了懵懂之人，那么，我想把这石秀交先生看管审问，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郭璞淡淡说道：“总镖头原谅，责任太大，郭璞不敢从命！”

云中鹤道：“如今我这镖局之中，武学功力数先生为最，这石秀由先生审问看管最为稳当，先生幸勿推辞！”

郭璞道：“总镖头既然如此看重，我只好彀觫从命了，不过，我有个不情之请，尚祈总镖头俯见。”

云中鹤道：“先生只管请说，只要能力所及，我无不点头！”

郭璞道：“多谢总镖头，我总不能寸步不离地守着他，总会有点什么事情要离开一下，倘若就在我离开那片刻之中丢了人，我负不起这个责任，敢请总镖头另派一位跟我轮流看管此人！”

云中鹤轩眉笑道：“先生说得有理，这样吧，我让云珠做个先生的副手，先生同意么？”

郭璞笑道：“云姑娘胜我十倍，我哪有不同意的？”

云中鹤笑道：“好，咱们就这么说定了，我跟子秋到老三那儿去一趟，天色不早，先生早些安歇吧！”

说完了话，他跟吕子秋相偕而去！

云中鹤与吕子秋走后，出乎意料地云珠也没再缠着郭璞，她要郭璞先偏劳今夜，然后告辞回了后院。

望着那婀娜背影消失在回廊尽头那茫茫夜色之中，郭璞脸上突然浮现一丝难以言喻的神色，轻轻地吁了一口气，提起地上石秀，向自己所居房中行去！

第二天晚上，正值“北京城”华灯初上的时候，郭璞请明了总镖头云中鹤，换过了一件干净衣衫，一个人潇洒地出了“四海镖局”大门，他没有说明他要去干什么，而云中鹤也没有问，可是在郭璞出了大门之后，镖局内又跟出了个黑衣汉子，不即不离地尾随着郭璞消失在大街上！

那黑衣汉子跟着郭璞过了“正阳门”大街，跟着他拐进了“八大胡同”，也跟着他进了“玉春楼”，更眼见他跟一个粉头一阵调笑之后进了那粉头所居的小屋中关了门，熄了灯！

那黑衣汉子明白了，心里可也开始了嘀咕，他心想这人也是真怪，这么一个俊汉子哪儿不好去？放着那花不溜丢，美艳无双的总镖头千金他不要，偏偏跑到这儿来销魂！

心里嘀咕是嘀咕，可是他那双眼，始终没敢离开那两扇关得紧紧的的门儿，那漆黑屋里，不时传出那粉头的一两声轻笑，听得他心里好不自在！

就在这个时候，就在那粉头不时轻笑的时候，西城一条胡同内的一座大宅院里，发生了惊人的大事。

这座大宅院，是那位开赌场的云三爷的私宅，如今那四合院里，东西两屋里熄着灯，一片漆黑！

而那正屋里，却是灯火通明，照耀猗光同白昼，只是不见一个人影，不闻一丝人声！

不，有人，有一个人，那是一个躺在正屋厅堂地上的人，他躺着的地方地上有一摊血迹！

那个人，就四肢横伸地爬在那摊血迹之中，身上衣衫处处破裂，破裂处，皮肉外翻，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那个人，就爬在那儿一动不动！

适时，在这座大宅院对面的一处屋脊上，爬伏着一团灰影，仔细瞧瞧，

那是一个人，一个乡下佬打扮的老头儿，正是梅心梅姑娘的老车把式！

由他爬伏处屋脊向那大宅院里灯火通明的厅堂看，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位老车把式神色怕人，两只老眼都红了，须发暴张，身形直抖！

毫无疑问地，他是来救人的，不过也许由于那大宅院里太静，静得太以不寻常，所以他迟迟未敢动手！

须臾，想必他忍不住了，探怀摸出了一个黑忽忽的东西，刚要往头上罩，可是他的手又缩了回去！

那是因为蹄声得得，车声辘辘，从胡同口驰进了一辆双套马车，赶车的，是个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他那张脸，白得有点怕人！

使得老车把式愕然缩手的，倒并非这辆马车本身，而是这辆马车竟在那大宅院门口停了下来！

马车一停，只见那黑衣汉子插好了马鞭，系好了僵绳，翻身跳下马车，毫不犹豫地砰砰砰拍了那大宅院的门！

老车把式看得清楚，拍门声一响，大宅院里从那漆黑的东屋里闪出了一个人，这个人老车把式认识，正是那云三爷的大徒弟“赤练蛇”杜时，杜时手中还倒提着一对“判官笔”。

是不错，东西两屋里，埋伏的都有人！

杜时身手矫健，一闪便到了大门，隔着大门喝问道：“谁？”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黑衣汉子道：“云三在么？”

杜时道：“我师父正在里面，您老哥有何贵干？”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一摆手，道：“我找云三说话，你闪开！”

杜时略一犹豫，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两眼刚瞪！

只听东屋中传出了个沙哑话声：“老大，请那位爷进来！”

杜时应了一声，连忙闪身让路！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冷哼一声，大步跨进了门，直奔宅院里面，等他到了里面，院子中已一前两后的站着三个人在那儿等上了！

为首的一人，是个中等身材，身穿长袍马褂的五旬老者，一身服饰极其气派，只是那张脸有点凶恶，而且瘸了一条腿，左手还扶着根拐杖！

他身后是两个身穿灰色长袍的中年汉子，两个人手里都倒提着一口单刀，正是那天要人双手的那两个！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进了院子隔几步停了身，冷冷地看了当面那三个一眼，没说话！

那为首的瘸腿老者，正是云三，只见他深深地打量了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一眼，凶恶的脸上，堆起浅浅的笑容，拱了拱手，道：“这位是……”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道：“要再多说一遍么？我是海贝勒府来的！”

瘸腿云三忙道：“这个云三适才听见了，我是请教老哥老么称呼？”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冷冷一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随即一撩衣衫，露出一块腰牌。

瘸腿云三脸色一变，笑容跟着浓了些，干笑说道：“老哥误会了，我云三只有一个脑袋一条命，哪敢怀疑海贝勒府的爷们，老哥有何见教？”

“要人！”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道：“听说你们抓住了一个放火烧赌场的人！”

瘸腿云三一怔，道：“老哥是奉了海贝勒的命……”

“不错！”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冷然点头：“你多此一问，不是奉贝

勒爷之命，我要人干什么？”

瘸腿云三忙道：“是云三糊涂，失言，只是……我兄弟已经禀报了贝勒爷，是贝勒爷要我兄弟把人留在这儿引来他们的同伙儿的，怎么贝勒爷如今又差老哥来要人？”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道：“这我不知道，想知道麻烦你跑趟内城问贝勒爷去，也许他临时改变了主意，我只是奉命行事！”

瘸腿云三笑道：“说得是，不过，既然贝勒爷改变了主意，差个人招呼一声，我兄弟自会把人送往府中，何劳你老哥跑这一趟！”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道：“打招呼也得跑一趟，干脆要我把人带回去不简单得多，再说那些个“禁卫军”，都知道你们么？”

瘸腿云三忙道：“老哥说得是，说得是，只是，事关重大，我云三不得不小心，老哥也有贝勒爷的手令？”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脸色一变，道：“云三，你这是什么意思？”

瘸腿云三嘿嘿笑道：“焉敢有他意？云三适才说过，事关重大，不得不……”

“少废话！”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冷喝说道：“要手令可以，你跟我进府向贝勒爷当面要去，来我是来过了，说我也说过了，交不交人在你！”说完，转身便要离去！

瘸腿云三慌了，拐杖一点地，几步距离他一闪便至，好快，比两条腿完好的人还灵活，伸手拦住了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干笑说道：“您老哥千万别误会，大家都是为朝廷做事，我云三是唯恐一时不小心坏了大事，对您老哥焉敢不相信，人在厅堂里，我这就命人把他抬上车！”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哼了一声，道：“彼此都不是外人，不是我说你，对外人是该处处小心，对自己人你这种做法有点过份，你以为我愿意跑这一趟拉个人回去？那要担多大风险！丢了人是要掉脑袋的，如今你愿交人那最好不过，你给我送去好了！”

云三未敢再多说，连忙招呼徒弟抬人！

那两个汉子应声走向了厅堂，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适时也转回了身，他忽地脸色一变道：“云三爷，要是个死人，你最好自己送进府去！”

瘸腿云三忙道：“不，不，不，不是死人，要是个死人，你老哥唯我是问，这小子只不过是废了两条腿，断了一只胳膊而已！”

这还而已，听得老车把式心中一阵绞痛，杀机大炽，他恨不得扑下去把这班人全给剁了，可是他到底忍住了！

只见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变色说道：“三爷的胆子大得惊人，三爷是奉了哪个的命设私刑对付人？万一要是整死了他，三爷你担待得起么？”

瘸腿云三白了脸，慌忙赔笑说道：“您老哥别见怪，这小子扎实得很，还挺硬的，不动刑他不肯吐露一个字，所以，所以……”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冷笑说道：“如今你三爷是动过刑了，他说了么？”

云三一怔，哑口无言，适时，他那两个徒弟已然抬着那个人来至近前，云三找机会下台，忙道：“给这位老哥抬上车去，小心点，别……”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一摆手，冷然说道：“慢点，让我瞧清楚了，死人我不要，大家都是办事的，别让我回去交不了差，砸饭碗事小，掉脑袋事大……”说着，他走近一步翻了翻那个人的眼皮，又摸了摸那个人胸口，果

然不错那人还活着！

他冷然摆了摆手，示意把人抬上车，然后转身跟了出去，理都不理那位瘸腿云三爷！

瘸腿云三也未敢多说一句话，拄着拐杖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

及至他那两个徒弟把那个人四平八稳地放好了，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才冷然招呼了一句：“云三爷，谢谢了！”

瘸腿云三还没来得及答话，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已然抖缰挥鞭，一声马嘶，马车驰出了老远！

一直望着马车不见，那赤练蛇杜时才“呸”地一声，狠狠说道：“他奶奶的，你摆什么臭架子……”

瘸腿云三脸色一变，喝道：“老大，你脑袋不想要了？”

杜时悻悻然闭上了嘴，瘸腿云三又道：“我总觉得事情有点不对，老大，你跟老二到你二伯那儿招呼一声，去让你二伯派个人去问问，要是让人给坑了，咱们可是吃不完兜着走！快去！”

杜时应了一声，却道：“师父，那腰牌不是真的么？”瘸腿云三双眼一瞪，道：“我叫你去就去，少问，难道我是个瞎子？”杜时吓得连忙闭上了嘴，招呼了那个姓申的老二一声，两个人带着兵刃，向着胡同那头飞驰而去！马车一路疾驰，在刚出胡同口的时候，由上胡同左边那一片黝黑的屋脊上，如飞掠下一条人影，落在了车后头！

这人影好高的身手，轻若一片落叶，点尘不惊，加以马车驰行中，蹄声得得，车声辘辘，颠得很厉害，那赶车的面目冷峻中年汉子，自然是茫然不觉！

那条人影落在了车后之后，翻腕掣出一柄解腕尖刀割开了后车篷，一头钻进车内，好利的刀，竟然一丝声息也无！

但是，他刚钻进车内，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突然说了话：“老人家，别动这个，动了这个就救不了那个了！”

他话声刚落，那柄解腕尖刀已然抵上了后心，只听车内传出那老车把式的话声。冷冷说道：“没想到海贝勒府里还有这种高人，只可惜我刀已然抵上了你后心，这是一柄吹毛断发的利刃，你最好别以身试险，你只要一动，它立刻会刺进你的后心，听我的，叫你往哪走，你就往哪儿走！”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动都未动，淡淡说道：“老人家，我知道你让我上那儿去，可是我不能听你的，我刚才不说了么，我还要去救另一个！”

老车把式叱道：“少跟我老人家来这一套，你是想死？”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笑道：“老人家，你要是杀了我，你可是只能救一个！”

老车把式道：“还有一个是谁，你说给我听听看？”

显然，梅心还不知道石秀已落在人手中！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道：“梅心梅姑娘的手下健儿‘拼命三郎’石秀！”

老车把式惊声叱道：“你胡说……”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笑道：“老人家若是不信，何妨掀开车帘看看我如今是往哪儿去？”

老车把式当真掀开了一角车帘，他自然认得路，只一眼，他便惊声说道：“你是要去‘四海镖局’？”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点头笑道：“不错，老人家不愧老北京，这是最近的一条路，一事不烦二主，我现在救了这一个，

怎好不救那一个？”

老车把式冷笑说道：“可是我不信石秀也落在了你们手中！”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笑道：“老人家，不是‘你们’是‘他们’，其实，老人家要认为我是他们的人，根本就不该承认认识石秀，对么？”

老车把式一怔，尚未说话！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已然笑着又道：“老人家，别耽搁我的时间了，我没有太多的功夫，如果我料得不错，云三必然派人到‘四海镖局’去了，我不能让他们赶在前头，老人家，你暂坐下来歇歇吧！”

老车把式正要说话，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一笑又道：“我好糊涂！怎能让你老人家留在车内？老人家，‘四海镖局’快到了，万一有人掀开车帘瞧瞧，我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就要前功尽弃了，老人家，麻烦你下车街口等我好不？待会儿我不但交给你两个人，而且连这辆车都送给你！”

老车把式如何肯信，冷哼一声，道：“年轻人，你要是打算在我面前耍花枪，那你还……”

话犹未尽，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忽地一笑：“老人家，你这是坏自己的事！”

马车猛地向前一行，老车把式未防有此，身形跟着一个踉跄，等他连忙拿桩站稳时，那本来握在自己手中的一柄解腕尖刀已经到了人家手中。

老车把式不禁大惊失色，又羞又怒，厉笑一声：“好小子，你敢……”就要背后出掌！

只听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一笑；反手把那柄解腕尖刀递过来，口中说道：“老人家，别生气，我只在证明我不是他们的人，刀在这儿，请接过去快下车！”

老车把式还是生平头一遭碰到这种事儿，也是生平头一遭这么容易地栽在人家手中，而且是栽在一个不知名的人手中，老脸发烫，又羞又窘，没伸手接刀，突然冷哼一声，转身跳下马车，落向了街口一处暗隅中！

他这里刚落在了街口暗隅中，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已然赶着马车驰抵了镖局门口！

只见他跳下马车走上石阶，向着那站门的两名趟子手说了几句，那两名趟子手登时躬身哈腰一付奴才相！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则看也未看他俩一眼便昂然进了“四海镖局”大门，未几又见他当先行了出来，身后还跟着云中鹤与那总帐房吕子秋，另外还有两名趟子手抬着个人，老车把式看得清楚，那个人，正是石秀！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挑开了车帘，两名趟子手把人放进了马车，云中鹤与吕子秋趁机一瞥，也看得清楚！

车内是多躺着一个人，是那个金虎！

他那位三弟既也交了人，那还错得了？云中鹤与吕子秋恭恭敬敬地跟下石阶，拱手相送！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则抖缰挥鞭，从容地把马车驰离了“四海镖局”！与此同时，“四海镖局”门口两条人影飞步而至，是那杜时与姓申的汉子！

他两个指着马车，向云中鹤低低说了几句话！

云中鹤脸色倏变，向着身旁一挥手，一名趟子手飞步而出，遥遥控地跟上了马车，他自己则匆匆向吕子秋说了两句，转身往西行去，步履之间奇快！

马车到了街口，老车把式跃身钻进了车篷，忙将所见告诉了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中年汉子淡淡笑道：“谢谢老人家，我知道，那云中鹤自己是进内城去打听了，那趟子手则跟着看咱们在哪儿落脚，老人家，赶车你是内行，先交给你了，我去收拾那东西去，咱们待会儿再详谈！”

把马鞭缰绳往老车把式手里一交，翻身跳下了马车。

赶车是内行，这句话听得老车把式心中一震，分明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是知道他的底细！

刚一怔神间，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已然办完了事，折了回来，向着老车把式笑了笑：“我让他躺在路边上了，运气好自有人照顾他的！”

老车把式半转皓首，深深地望了他一眼，道：“你老弟究竟是干什么的？”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脸上有了笑容，道：“跟你老人家一样，是个布衣平民，我是临时冒充了‘海贝勒’府的护卫，你老人家知道，这并不难，先到贝勒府找个护卫，伸出个指头点他一下，穿上他的衣服，系上他的腰牌，然后再化钱找辆马车就行了！”

老车把式没听他那么多，道：“我是问，你老弟究竟是哪一路的？”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眨眨眼，笑道：“你老人家何必问得那么清楚？只要不是他们那一路的不就行了么？不过，我也不是你老人家那一路的！”

老车把式怔了怔，道：“这个我如今明白了，只是，你老弟知道我是哪一路的！”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笑道：“自然知道，你老人家是‘洪门’双龙头梅心梅姑娘老护法，当年在江湖上有个美号‘神行无影活报应’栾震天栾前辈……”

老车把式栾震天大吃一惊，刚要张口，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已然接着笑道：“所以，老人家，我要及时赶在你动手之前，出面救人，要不然，即或你老人家蒙着面不虞人发现本来，影响了梅姑娘的工作，便是救人你也只救得了一个，救不了第二个，至于我为什么知道那么多，老人家，恕我暂时卖个关子，我不愿说，你也最好别问，反正我不是他们那一路人就是，行吗？”

栾震天半晌始一叹说道：“你老弟令我高深莫测，好吧，我不问了，我知道，问了也是白费，‘洪门’欠了你的，这份情，我仅代姑娘领受了！”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笑道：“你老人家要这么说，那是见外了，其实，这是我应该的，反过来说，假如‘洪门’知道我落在了他们手中，我不以为‘洪门’会袖手旁观，坐视不顾，对么？”

栾震天一时间对这莫测高深的汉子，是既敬又佩，有心再跟他多聊聊，眼看着车已近了“八大胡同”！

转念一想，他又打算邀他到里头坐坐，可是适时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突然开口，说道：“前辈，快到地头了，我要走了，临行一言，请转告梅姑娘，那位化名郭璞的燕南来跟他们是一路人，此人交不得，能除掉他最好早点下手，要让此人混进内城，那可是比云家几兄弟厉害，详情可请梅姑娘问石秀，言尽于此，有缘自会再相逢，我告辞了！”

他不等栾震天有任何反应，跳下马车，很快地消失在熙往攘来的人群中，栾震天怔住了。

就在栾震天抵“怡红院”后门的时候，那家“玉春楼”里也潇洒飘逸地步出了郭璞，那个尾随着他的黑衣汉子，又跟着他走了出来，那黑衣汉子

看得清楚，那粉头的房里亮了灯，开了门，而且那粉头还春风满面，眉目含春地站在门口目注郭璞离去，手绢儿直扬叮嘱俊郎再来！

郭璞回到了“四海镖局”时，已差不多三更时分，他没往别处走，直奔自己所居那间屋子！

可是那尾随着回来的黑衣汉子却直奔了灯火通明的“四海镖局”大厅，大厅里，满面阴沉地对坐着云中鹤与总帐房吕子秋，他两个一见黑衣汉子进来，立刻站了起来！

云中鹤第一个忙问道：“郝七，他回来了？”

那叫郝七的汉子点了点头，忙将所见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听毕，云中鹤跟吕子秋却怔住了！

半晌，云中鹤方无力地摆了摆手，支走了郝七！

郝七走后，云中鹤一叹说道：“子秋，咱们的跟头是栽大了，江湖上丢脸不说，海贝勒大发雷霆，逼着咱们要人，你说怎么办？”

吕子秋苦笑说道：“我原先怀疑是他搞的鬼，如今看来，咱们又错了，险些冤枉了自己人，咱们除了倾全力找那三个东西之外，恐怕别的没办法可想了！”

云中鹤摇头叹道：“这个人也真是，吃饱了没事儿往那儿跑，要让珠儿知道了，那还得了？让我怎么说话？”

吕子秋勉强地笑了笑，道：“总镖头，您又操的哪门子心，姑娘还不是跟对付以前那几个一样，逢场作戏？我谅她不会计较，单身汉，这种事儿哪一个能免哪？”

云中鹤苦笑说道：“子秋，你我都过了半百的人了，什么事儿没见过？你不见丫头她已动了真心？咳，其实也难怪她，要不是这些个事耽误了她，她早该嫁人了，郭璞这小子无论人品武学，都是人中翘楚，上上之选，只怕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第二个，可是他……”

一阵急促步履声传了过来，至大厅外而止，只听大厅上响起郭璞那清朗话声：“总镖头在么？郭璞求见！”

云中鹤与吕子秋对望一眼，云中鹤低低说了一句：“子秋，可别当着面提起！”随即扬声说道：“是郭先生回来了，快快请进！”

郭璞应了一声，步履匆匆地行了进来，一进门便道：“总镖头，那石秀……”

云中鹤“哦！”了一声，忙笑道：“我正要告诉先生，海贝勒府派人要去了！”

郭璞来至近前，道：“这个晚生已听云姑娘说了，只是海贝勒府要他干什么？”

云中鹤摇头笑道：“谁知道，八成儿是贝勒爷要亲自逼供！”

郭璞没说话，半晌始道：“也好，这样咱们就不用揪心了……”

吕子秋突然笑迷迷地问道：“老弟那哪儿去了？这么晚才回来？”

郭璞脸一红，忙道：“顺便买点常用的东西，又遇见了个朋友……”

自然，他这是托辞，吕子秋跟云中鹤也“明白”这是托辞，也未多问，又谈了几句之后，郭璞告辞回房！

他那房中，适才他出去的时候，本来是点着灯的，可是他如今走完了画廊之后，他却发现房中灯火已熄！

他当即闪身扑近房门，挑眉轻喝说道：“是哪一位在我房中？”

只听房中响起了脆生生话声，但有点冷意：“是我，先生，云珠！”

这个时候她不睡，跑到自己房中熄灯相候，意欲何为？

郭璞眉锋一皱，犹豫了一下，推门而进，房中虽然漆黑一片，但是他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床上坐着个无限美好的身影，正是云珠，他随口问了一声：“夜这么深了，姑娘还没有安歇？”走到桌前伸手便要点灯！

一只滑腻、冰冷而且带着轻微颤抖的玉手，轻轻地抓住了他的左腕，只听耳畔云珠吐气如兰地道：“先生，别点灯，黑暗之中谈心，你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别有一番情趣，这样不挺好么？”

郭璞眉锋皱得更深道：“姑娘，夜已深，人已静，这样

……”

“先生！”云珠截口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一个女儿家都不怕，你又怕什么？先生，请坐，我说几句话就走！”

郭璞不好再坚持，迟疑了一下，道：“那么，姑娘也请坐！”

他的意思是让云珠放手，云珠果然放了手，退回床边坐下，郭璞遂也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桌前！

坐定，云珠未等郭璞开口，便先问道：“先生今夜到哪儿去了？”

郭璞道：“我适才不是对姑娘说过了么？”

云珠道：“先生是对我说过，是出外买了点常用的东西，又遇见一个朋友，耽搁了那么晚，只是，我问的是先生的心里话！”

郭璞笑道：“姑娘这是什么话，我哪敢欺骗姑娘？”

云珠道：“那么先生所买的常用东西呢？”

郭璞一怔，立刻想起自己是空着手回来的，他故意先回到屋中，可是没想到在庭院中碰见云珠，而云珠又注意到了他那空着的双手，一怔之后，他无辞以对，半晌始牵强地道：“姑娘，我本想买点常用的东西，可是……”

“可是什么？”云珠截口说道：“可是银子化在了人身上，丢在温柔乡，销魂窟，对么？”

郭璞轻轻吁了一口气，他装了糊涂：“姑娘这话令我难懂，我……”

“先生，不用瞒我了！”云珠的话声忽起颤抖，道：“先生恐怕不知道，镖局有个叫郝七的趟子手，他今夜也去了‘八大胡同’的‘玉春楼’，也在那儿看见了先生！”

黑暗中，不知郭璞是什么表情，只是他没说话！

云珠又说了话，话声已趋平静，道：“男人们，单身汉，谁不喜欢往窑子里跑，这种事在所难免，我不敢怪先生，只是，今夜有些话，我不得不对先生说，事到如今，我也顾不得什么羞耻了，我可以告诉先生，我见过的俊彦良多，我演戏演的次数也不少，可是对他们我都是逢场作戏，虚情假意，只在达到我爹交待我的某种任务，而唯独对先生，我动了真情，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单单会对先生动了心，也许这就是世间所说的一个‘缘’字，我本有托付终身的意思，无如我自己又明白，我不能那么做，我不配，对别人，我也许不计较这些，可是对一个我动了真情的人，我要计较，先生可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当着我爹我告诉先生，倘若先生飞黄腾达那一天，我别无所求，只要先生不忘了我就行了？”

郭璞仍闭着嘴，未说话！

云珠接着说道：“那是因为我已不是处子之身，清白已污，白壁生瑕，

而先生又是个不同于一般的人，所以我自惭形秽身污，我不敢，残花败柳，我也不配……”

郭璞突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姑娘……”

“先生，请听我说完！”云珠截口说道：“我不是个生性淫荡的女子，可是我所处的环境，不容我洁身自好，我的破身，是我对大清朝多年来的功劳，也是以我的身子，为大清朝争取了无数的江湖好手，让他们死心塌地地为大清朝效力，为大清朝卖命，先生懂了么？”

郭璞声音沙哑地道：“我懂，姑娘，只是姑娘，你太不该！”

云珠凄婉笑道：“以前，我无知，我好虚荣，荣华富贵，指日可待，可是如今我明白不该了，只可惜，太晚了，太晚了，纵掏尽三江之水，也难洗我心中之羞愧，复我清白女儿身了……”

郭璞又闭上了嘴，没有说话！

云珠忽然地一笑，这一笑，极尽媚荡！“如今，我也明白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男人们都一样，先生也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既如此我又何必计较许多，先生今后不必再往窑子里寻乐了，我可以满足先生的需求……”

郭璞心神震动，刚一惊，一阵香风袭人，云珠一个软绵绵的娇躯，已然缓缓地偎了过来！

郭璞大惊失色，慌忙闪身躲避，云珠格格一笑：“先生，同是今夜事，你又何必假正经，要知道‘八大胡同’那些个窑姐儿所会的，我都会……”

如影随形，一闪而至，两只粉臂一伸，便要向郭璞扑抱过去，郭璞心中一急，陡扬声轻喝：“姑娘，站住，要不然，我可要找总镖头说话了！”

云珠娇躯为之一顿，随又格格笑道：“这么多次出自我爹的授意，他又何在乎多这一次？”

郭璞忙道：“姑娘，你要再这样儿，可莫怪我要出手制你穴道了！”

云珠吃吃笑道：“我正要你碰我的身子，只要你一碰，我就不怕你不动心，再说，你躲得了这一次，也躲不了下一次呀！”

郭璞陡挑双眉道：“姑娘，你是逼我郭璞走路了，姑娘倘再如此，我制住姑娘之后，立即卷铺盖走路！”

云珠不再笑了，那话声，却充满了悲怒：“怎么，我连个‘八大胡同’中的窑姐儿都不如么？”

郭璞一叹说道：“姑娘，我明白你的感受，我也了解你的心情，我不在乎你把我郭璞看成什么样的人，但是在我眼中，姑娘却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一个人心地纯洁，便是风尘姑娘也清高，有道是：‘声色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看人要看后半截’。姑娘，我敬你这后半截，更奉劝莫自暴自弃，摧残自己，折磨自己……”

云珠娇躯倏颤，颤声说道：“先生，不管你是安慰我，抑或是肺腑之言，我都会永远记住，一辈子不忘，谢谢，先生，你让我云珠敬佩，也让我云珠羞惭！”突然以手掩面，身形一闪，夺门而出！

郭璞吁了一口大气，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像一尊塑像……

适时，在离“四海镖局”十余丈外的一处屋脊上，响起了个无限甜美的悦耳动听话声：“看见了么，听见了么？一个坐怀不乱之人，必是君子，既是君子，他怎会是那种人？”

只听一个苍老话声说道：“姑娘，我看得清楚也听得清楚，只是石秀那

话怎么说？那个人即会无中生有，石秀却绝不会骗自己人！”

那无限甜美的话声说道：“我知道，石秀他不会，也不敢，可是，老爹，我认为他这么做必有深意，你看见的不是那燕南来的真面目？老爹，我不会看错的，他满脸正气，不像是他们一路人，我敢担保，他绝不会！”

那苍老话声哼了一声说道：“那么他跑到‘玉春楼’去干什么？”

那无限甜美的话声说道：“老爹你好糊涂，他要真跟一般男人没有什么两样，云珠那美色当前，投怀送抱，他会无动于衷？”

那苍老话声说道：“那么他是去干什么的？”

那无限甜美的话声说道：“那我就知道了，对了，老爹，走，咱们回去，找王大娘到‘玉春楼’去一趟，不就可以明白了么？”

那苍老话声笑道：“哈，对了，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着？走！”

两条人影起自屋脊，一闪而没，话声随即寂然！

片刻之后，这两条人影又掠进了“怡红院”那西楼之上，灯光下看，那是梅心与栾震天！

梅心一进西楼，便命小玉去请那位鸨母王大娘，王大娘抖着一身肥肉，两步并做一步地上了西楼，梅姑娘有所差遣，那是她的荣幸，她有点受宠若惊！

王大娘堆着满脸笑地忙问召唤何事，梅心却低低地在她耳边说了几句，随手塞给她一颗明珠！

王大娘怔了一怔，随即却将头连点，笑得合不拢嘴，抖着一身肥肉又下楼而去，只是唯恐稍慢！

没一会儿，王大娘回来了，又在梅心耳畔嘀咕了一阵，却听得梅心立时皱了一双黛眉！

王大娘走后，栾震天要问，梅心却满面诧异，还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神色摇了头！

栾震天没好再问，心中已然明白了八分，白眉一挑道：“姑娘，我说他不是个好东西，你偏不信！”

梅心却摇头说道：“老爹，不能从这方面来断定一个人的好坏！”

栾震天道：“您要不信您瞧看好了，那小子忘恩负义，根本就不是人，早知道他是这么个人，说什么当初咱们也不会救他，要真如那位朋友所说，等他一旦进入了内城，不但对付他麻烦，他更会反过来找到咱们头上，到那时……”

梅心淡淡说道：“老爹，我明白利害，可是我仍然不以为当初我救错了人！”

栾震天哼了一声，道：“您救了他，他却丧心病狂地抓了石秀！”

梅心道：“那么他为什么要行刺胤祯？”

栾震天道：“我说句大胆的话，咱们谁瞧见了？八成儿这根本就是一着苦肉计，他东混西混那不过是给咱们瞧的！”

梅心道：“既是如此，那表示他已知道了咱们的底细，他既知道了咱们的底细，他就没有理由不动咱们！”

栾震天道：“那小子是个厉害人物，还没到时候，您等着瞧吧！总之，我认为还该严密的监视他，一有异动，及时下手，要不然，等他对咱们采取了行动，那可就来不及了！天色不早，您该歇着了，我去瞧瞧金虎去！”说着，径自下楼而去！

梅心目送栾震天下了楼，呆呆地出了一阵子神，支退了小玉与双成，一个人缓缓地回了房……

第二天“四海镖局”中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件事，白天看不出一丝痕迹，云中鹤倾了全力，暗中搜寻金虎跟石秀，还有那冒充海贝勒护卫的那个人，他跟吕子秋，一整天都不在镖局内！云珠的神态，言谈，举止，也跟往常没有什么两样！郭璞也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四海镖局”拿人的事，唯有他一个人被蒙在鼓里，他是一点也不知道！

到了暮色初垂，云中鹤与吕子秋聊袂回到了镖局，刚坐没多久，一辆双套黑马车与四匹健骑驰抵了“四海镖局”门口，马车是空的，可是那四匹蒙古种健骑之上，却是清一色的大内侍卫“血滴子”！

为首的是“血滴子”卫队领班，那阴鸷逼人的云领班，他翻身离鞍下马，一个人进了镖局大门，那另三名“血滴子”却被留在了门外，守卫那辆马车！

未几忽听云珠尖叫说道：“我不去，要去您跟大伯一起去，我没那么大福份！”

随听云中鹤低低说了一阵子，好半天门砰然一声开了，云珠第一个快步走了出来，云中鹤跟着跑了出来，一边走，一边招手说道：“珠儿，你得换换衣裳呀，这样子……”

云珠猛然转过了身，气呼呼地道：“我点头答应已经给了大伯很大的面子，您要再这么噜苏，我就不去了！”说着，往回便走！

云中鹤忙伸双手拦住，竟然是满脸赔笑，连推带哄地把云珠拉向前院，刚到前院，大厅中已迎出了云领班，他满脸谄笑地道：“侄女儿，大怕许久未来看你了，多日不见，你出落得更俊更美了……”

云珠冷冷说道：“谢谢大伯的夸奖，大伯在宫里看的美色多了……”

云领班忙道：“侄女儿，你可别这么说，宫里的哪些那比得上你，能文能武，人又美艳无双，要不然官家……”

云珠冷哼说道：“他八成儿是看腻了那些，所以才……”

云领班吓白了脸，忙拱手赔笑说道：“侄女儿，这话千万不能随便乱说，一个不好是要掉脑袋的，侄女儿，是大伯把你那份计划递上去了，另外还当面夸了你几句，官家立时高了兴，这虽是咱们云家的造化，可是大伯也功不可没，你怎么谢大伯呀？”

云珠美目之中闪过一丝异采，道：“只要我能获得他宠幸，还怕没有大伯的好处么？”

云领班大喜，眉飞色舞地笑道：“这才是大伯的好侄女儿，其实，咱们云家的造化，全在你这一趟了，这个你该懂对么？”

云珠点了点头！

御书房

这里是大内禁苑“乾清宫”！

“乾清宫”是皇上治理国政之所，宫广九楹，深五楹，中设宝座，始建于明永乐，清两度扩修，此处虽属于内宫，凡临轩听政，受贺赐宴以及召见重臣外藩，均在“乾清宫”！

殿上有“正大光明”匾额，殿前列铜龟铜鹤各二，日圭嘉量各一，殿内左右列有图史玃衡彝器等。

大内禁苑的夜色，永远是美而宁静的，灯光点点，一如碧空之繁星，那巍峨宫墙，森严殿阁，一色黄瓦，画栋雕梁，狼牙飞檐……都静静地浸沉在夜色中！

在“乾清宫”中，东向有一座门楼，那是“弘德殿”，西向一座门楼，是“昭仁殿”，明崇祯自缢前，就是在这儿手刃了“昭仁公主”！

北向大门两旁，东向的是东书房，西向的是西书房。

“西书房”内，此际灯光辉煌，由外内望，只见那书桌之前，灯下，面向内地坐着个身材颀长的青袍人！

看不见他的面貌长相，只是那颀长的背影，隐隐透着一种慑人的威严，与雍容华贵的气质！

这青袍人是一个人在书房里静静的看书，可是门外那刺骨寒风之中，却侍立着几名太监！

另外在这“西书房”周围百丈内的各处暗隅中，更站着数十名腰中带刀的黑衣“血滴子”侍卫！

人是不少，可是这偌大一座“乾清宫”内，却是静悄悄的，不闻一丝声息，“西书房”周围更静，静得真能听见彼此的心跳！

本来是，“御书房”所在，谁敢出声说话！

蓦地里，一声满含威严的轻喝，自“西书房”透出：“刘永忠！”

只见门外一个太监躬下身形：“奴婢在！”

只听那透自书房，满含威严的清朗话声道：“云中燕回来了没有？”

那名唤刘永忠的太监刚要答话，适时一阵得得蹄声及辘辘车声划破夜色，由“乾清门，”方向传过来，他一躬身，忙道：“回您的话，有车进了‘乾清门，大半是云领班回来了，奴婢这就去看看去！”说着，他便要转身！

书房中那满含威严的清朗话声说道：“不用了，你们都回避！”

只听那名唤刘永忠的太监“喳！”地一声，领着那另几名太监急步离去，绕过了“西书房”消失在画廊尽头！

几名太监身形刚不见，一名身穿黑衣的老者疾步而至，正是

那位大内“血滴子”侍卫领班云领班！

他一进“西书房”便放轻了脚步，到了门口，恭恭敬敬地躬下身形，扬声说道：“奴婢奏禀，奴婢回来了！”

“西书房”中，那青袍人头也未回，淡淡说道：“你那个侄女儿来了么？”

云中燕忙道：“回您的话，她现在宫外候召！”

那青袍人道：“叫她进来！”

云中燕“喳！”地一声，方要转身！

适时，青袍人一声轻喝：“慢着，她第一次进宫，别让宫里

的琐碎事吓着她！”

云中燕应了一声：“奴婢省得！”这才退着离去！

转眼间，他带着云珠进了“乾清宫”，到了“西书房”门口，云珠的神色，没有任何表情，竟然是镇定得很，除了偶尔美目翻动，东看一眼，西看一眼外，根本没有一点惊慌失措的紧张样子！

一到“西书房”门口，云中燕忙又躬下身形：“奴婢奏禀，人带到了！”青袍人仍未回头，只淡淡说了声：“进来！”

云中燕：“喳！”地一声，哈着腰，低着头，领着云珠进了“西书房，他侧过头向云珠递过一个眼色！

云珠视若无睹，平静地矮下娇躯，淡淡说道：“民女云珠，见过老爷子！”

青袍人“哈！”地一笑，向后摆了手：“老爷子，这称呼倒别致得很，不过我很高兴听，很高兴听，起来，起来，你不比他们，没那么多俗礼！”

“谢老爷子！”云珠袅袅站了起来！

那青袍人未再问话，“西书房”内刹时间陷入了隐隐令人窒息的静默之中！好静！

云中燕何等老于世故？他知道这时候该怎么做，一躬身，低着头悄悄地退了出去！

突然，青袍人开了口：“传话下去，我不再见任何人！”

云中燕“喳！”地一声，退着出了门！

一直听着云中燕步履远去，渐渐不闻，青袍人方始缓缓放下手中书，站了起来，转过了身形！

好一副英武的像相，长眉、细目、隆准、方口，顾盼之间威严慑人，果然是一代帝王气概！

只可惜，那鼻子太钩了些，而且目光显得很阴鸷！

四十多岁的年纪，没有留胡子，只隐隐可见唇上颌下，那色呈铁青的两片胡须根！

纵是云珠如何地胆大、镇定，愧煞须眉，那英武相貌以及慑人威严当面，她也不禁微微垂下螭首！

青袍人一双细目中那阴鸷目光深深地打量了云珠两眼，突然闪起两道夺人的异采，唇边掠起一丝笑意，轻柔问道：“你叫云珠？”

云珠微微点了点头道：“回老爷子的话，民女正是叫云珠！”

青袍人眉锋一皱，笑道：“别什么民女，你！”

云珠忙道：“是，老爷子，我叫云珠！”

青袍人笑道：“这还听来顺耳，来，咱们坐下谈！”竟然举手让座！

云珠忙道：“云珠不敢，在您面前，哪有云珠的座位？得蒙天眷，能被您召进内宫，‘御书房’晋见，已是云珠的天大荣宠！”

青袍人笑道：“别这样，有什么不可以的？这儿又不是‘正大光明’殿，书房里别把我当成皇上，我是主，你是客，懂么？”

云珠矮了矮娇躯，道：“是老爷子！”却站着没动！

青袍人皱眉说道：“别让我头痛好么，这些俗礼我都看腻了，整天价也是那些惹人讨厌的嘴脸，你就不能让我看些新鲜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见你？那是因为我听说你的一切都很不凡，不凡就要不同于常人，要是跟常人没有什么两样的话，那会令我失望，别让我改变我对你的印象！”

一番话听得云珠豪气倏发，她猛抬头，扬眉说道：“谢老爷子，云珠不敢让您失望，也不愿惹您讨厌，这里告罪了！”说着，退后几步，坐了下去！

青袍人目中采飞闪，笑道：“这才像所听说的，我刚才说过，你不是他们，这儿也不是‘正大光明殿’，我是主，你是客，咱们随便点，越随便越好，我这个人就是喜欢随便！”说着，他也坐了下去！坐定，他望了望云珠，笑问：“是谁教你叫我老爷子的？”

云珠泰然答道：“没有人教，这是我自己的意思，我觉得这称呼既顺口又亲切，也不失尊敬，假如您不喜欢，云珠可以改！”

“不，不，不！”青袍人忙摇手说道：“这个称呼，诚如你所说，既顺口，又亲切，也不失尊敬，其实我是觉得既新鲜又别致，由你口中叫出来，更动听，就是它，就是它！”

那最后的一句，听得云珠心中一跳，但是她表面上绝不露痕迹，不动声色，落落大方，泰然自若地静待问话！

青袍人望了望云珠，又开了口：“云中燕是你的大伯？”

云珠点了点头，应了一声是！

青袍人道：“那‘四海镖局’的总镖头云中鹤，是你爹？”

云珠又点了点头，应了声是！

青袍人道：“那在‘天桥’开赌场的‘瘸腿’云三呢？”

云珠道：“回老爷子的话，那是云珠的三叔，家父行二！”

青袍人点了点头，道：“有道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你爹跟你的伯叔辈们，都是江湖上成名多年的奇人能士，英雄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家学渊源，你的一身所学也想必很好！”

云珠淡淡说道：“那是您夸奖，其实云珠所学难及长辈们万一，自知肤浅得很！”

青袍人笑道：“谦虚是美德，过份的谦虚，那就成了虚伪了，我对自己的眼光，由来很有自信，武学那与历练修为有关，你或不逮，其他的，你要比你那个大伯强得多！”

云珠道：“老爷子，云珠不敢说您的眼光如何，天子圣明，那是常人所难企及的，至少，您的夸奖令云珠汗颜，您知道，我大伯是近百年武林中有数高手之一，那不是单凭武学所能换来的！”

青袍人大笑说道：“好会说话的一张嘴，说什么天子圣明，你明明是损我！”

云珠忙道：“老爷子，您明鉴，云珠不敢！”

青袍人摇头耸肩，道：“说什么敢不敢？你是第二个敢在我面前这么说话的人，第一个是海青，第二个是你，可是任凭你两个怎么说，我都爱听！”

云珠道：“谢谢您，老爷子，只要您不罪……”

“不罪！”青袍人截口说道：“云珠，尽听顺耳之言的，那算不得好皇上，一个为人君的身边，至少得有两个敢说话的人！”

云珠笑了笑，道：“老爷子，那不是他们不敢说话，实在是他们惧于皇上的威严，被您吓怕了，您握有天下人的生杀予夺之权，做官的，哪个不惜命，哪个不惜顶子，为保平安无事，官运亨通，他们只有说些顺耳伺意的话了！”

青袍人笑道：“这么说，我倒成了个喜欢巧言令色，不听逆耳忠言的人了！”

云珠道：“您明鉴，那倒不是，云珠也不敢辱君，实在是这是古来君臣之间难免的，好皇上固然难得，而不怕死敢直言谏上的臣子更为难得……”

青袍人扬了扬眉，笑问：“那么，海青跟你怎么说？”

云珠道：“海贝勒不同于一般大臣，他赤胆忠心，铁铮奇男，盖世英豪，只为您老爷子好，他不怕死，不惜死，而云珠更不同于一般大臣，您要是认为我说错了话，生了气，大不了个死字，我毫不怕什么丢官摘顶子，您以为对么？”

青袍人目中异采飞闪，大笑说道：“果然不凡，果然不凡，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没想到云家会有你这么一個愧煞须眉的奇女子，你跟海青，都是我求之不得的人，这样好不，我打算从此时起，收你在‘御书房’中伴驾，官同二品，御前带刀，帮帮海青的忙，充他个副手，你知道，有时候他还要忙别的事，不能一天到晚陪着我！”

云珠那娇靥上丝毫未见喜色，淡淡说道：“老爷子，不是云珠不识抬举，违抗圣意，实在是齷齪羞惭，不敢从命！”

青袍人呆了一呆，道：“云珠，你是个奇女人，非常人，我不敢以常人来权量你，但是你至少得告诉我为什么！”

云珠淡淡说道：“老爷子，如果您一定要问，云珠只能这么说，朝野不乏奇人能士，云珠我遇人太多，唯恐……”

青袍人截口说道：“云珠，你提的都是些什么人？”

云珠道：“老爷子，别的人不必提，胡家，傅家，郭家，都该有他们的后人，这三家的后人是不会错的！”

青袍人脸色一变，淡笑说道：“云珠，你哪里知道，胡家的人，死的死，散的散，就有后人，也不知道流落到哪儿去了，傅家的后人，就在我眼前，个个不争气，难及先人万一，也不如海青多多，至于郭家，他们形同反叛，又怎会保我？……”

云珠道：“那么，老爷子，天下至大，还有别人！”

青袍人道：“可是我就看上了你，喜欢你！”

云珠笑了笑，道：“那是您垂爱，老爷子，我受宠之际，至为感恩，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向您推荐一个人……”

青袍人随口问了一句：“谁？”

云珠道：“此人现在家父镖局里任帐房，可是我觉得那太委曲了他，以他的所学我觉得给他个大将军做做都有点勉强！”

青袍人似乎有点兴趣“哦！”地一声，似笑非笑地道：“我想听听他的所学如何！”

云珠毅然说道：“论武，他功力高不可测，恐怕放眼江湖，没几个是他的对手，谈文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上自天文，下及地理，旁涉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他是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当朝的几位大学士都要瞠乎其后，望尘难及……”

青袍人笑道：“你把他捧上了天，他倒成了神了！”

云珠正色说道：“云珠视他为天人，其实，这尘世真委曲了他！”

青袍人不好再笑了，眨眨眼，道：“他长得一定很俊，是不？”

云珠心里一跳，但是她表面上依然十分镇定，道：“老爷子，我不敢瞞您，他长得还算顺眼，不惹人讨厌，可是，老爷子，以貌取人那是大不智！”

青袍人笑了，轻击一掌，道：“说得好，云珠，他比我的海青跟小年如何？”

云珠淡淡说道：“我说句话，不怕您跟海贝勒不高兴，谈武，我虽没见过海贝勒跟他动手，但是我敢断言，海贝勒五十招内或可与之颉颃，要是过了五十招，海贝勒绝不是他的对手，论文只怕海贝勒难望他项背，至于年大将军，我没见过，不敢妄加比较！”

青袍人瞪大了眼，道：“他能强过海青，真的，云珠，你没有骗我？”

云珠道：“老爷子，云珠天胆也不敢欺君！”

青袍人长眉一挑，突然拍了桌子：“这么久了，镖局中有这么个人才，他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们一天到晚到底是干什么的！”

云珠平静地道：“老爷子，您别生气，那怪不了任何人，这个人刚到镖局来没几天，要不是他无意中显露，谁也不知道他身怀绝学！”

青袍人威态稍敛，诧声说道：“怎么，他才到‘四海镖局’没几天？”

云珠道：“是的，老爷子！”

青袍人长眉微皱，沉吟说道：“这么一个人才，他怎会屈就镖局帐房……”

忽地抬眼凝注云珠，接道：“云珠，告诉我，他是怎么一个来历？”

云珠笑了笑，遂把郭璞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青袍人皱眉说道：“这么说来，他是个来历不明的人了……”

云珠笑着截了口，道：“老爷子，那不能叫来历不明，我不说过了么？他是江南武林中很有名气的人物！”

青袍人摇头说道：“不，云珠，我是说好好的江南他不待，为什么跑上北京，他究竟安的是什么心？”

云珠笑道：“老爷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都有自己的苦衷，再说，永远待在武林中，是不会有出息，谁不想出人头地，飞黄腾达，博个食美味，衣朱紫！”

青袍人摇头说道：“云珠，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人，该是最淡视名利的，同时他们也是不齿……”

云珠截口说道：“老爷子，您这种想法，我不敢苟同，年大将军如何，他不也是个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盖世豪雄么！可是他很热中名利，再说，您是擢用人才，又何必管他的胸襟如何？男子汉不可无大志，这也是大志呀！倘若人人不喜欢名利，那么朝廷之中就没有做官的了，何况，像他这种人，也是您求之不得的；要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那您尽可以放心，他要是个有不轨之心的人，他不会出手助拿镖局的内奸……”

青袍人还有点犹豫，道：“云珠，你要知道，大部分的汉人，每每以前朝遗民自居，仇恨难消，他们是不会愿意……”

云珠截口说道：“老爷子，别的人我不提，眼前的例子，云家如何？何况他每每在无意中透露自己心意，有怀才不遇，英雄埋没，辜负一身所学之感慨！”

青袍人笑道：“听你这么一说，我是非用他不可了！”

云珠淡淡笑道：“老爷子，荐才是我的职责，用不用那在您，不过，我可以担保，只要您让他跟在身边，这些个‘血滴子’侍卫，根本可以不必再用，有他一人已足应付一切！”

青袍人笑道：“云珠，你这是砸你大伯的饭碗！”

云珠也笑了，道：“老爷子，我这是以事论事，中肯得很，无意跟任何人过不去！”

青袍人笑道：“有他一人已足应付一切，你既这么说，该不会错，可是，云珠，他要是个心怀不轨的人，我这颗脑袋是任何人也保不住了！”

皇上出言诙谐，云珠想笑，但是她没笑，因为皇上说得一丝不差，那位一人能敌千万，足够应付一切，可是万一他要是个心怀不轨的人，皇上那颗脑袋，也确是任何人所难保得住的，这层顾虑该很对！

云珠也知道皇上的顾虑很对，但是一个“情”字，使她咬牙横心，毅然点了头，她坚决地道：“老爷子，云珠愿以自己的性命担保，我既然保举了他，我就可以负全部责任，再说，云家蒙您厚恩，虽肝脑涂地，粉身碎骨无以报答，自不敢保举一个心怀不轨的人给您！”

青袍人笑了，摆了摆手，道：“云珠，说着玩儿的，别认真，没那么严重，这样好不，既有你的保举推荐，看你的面子，他，我用了……”

云珠突然拜下，难掩惊喜激动的道：“老爷子、云珠这里谢恩了！”

青袍人忙摆手说道：“起来，起来，怎么又来了，其实，你向我推荐人才，我该谢谢你，我要你跟在身边，你推辞不就，我刚说了要用他，你就跪拜谢恩了，看来你对自己不如对他好！”

显然，这位皇上的目光锐利，甚为厉害，他已然看透了云珠对那一位的深厚情意了！

云珠再也难掩娇羞，脸一红，低头站了起来！

青袍人笑了笑，接道：“云珠，话我还没有说完，他我用了，可是我有个条件，要用我用两个，要不然我一个都不用！”

云珠情知皇上非连上她不可，当下说道：“老爷子，云珠不敢违旨，您请明示！”

青袍人道：“先说你，你还是得在‘御书房’伴驾，我要你时常跟在身边，至于他，我打算先让他跟着海青，过了一个时期之后，我再把他要到身边来，要不然别人会说话的！”

这位皇上会说话，也充分显露了他的精明，云珠以性命担保，他自不便说不相信那一位，要海贝勒先考验他一个时期，所以才来这么一个十分得体的托辞！

云珠的推荐，他起用了，云珠的要求，他照准了，纵然云珠心中雪亮，自是不便再说什么！

当下，她笑了笑，道：“老爷子，您认为这样方便么？”

皇上是个聪明人，一点即透，双眉一扬，笑道：“云珠，别忘了，我是皇上，不管是宫里宫外，谁敢说一句，我马上要他的脑袋，可以放心了么？”

云珠不再迟疑，道：“那么，老爷子，云珠只有谢恩了！”说着又盈盈拜了下去！

青袍人大笑说道：“云珠，‘只有’两个字不十分情愿，听来令人难受，不过，无论怎么说，你总是听了我的，我该知足了”……话锋微顿，侧过身自书桌抽屉里拿出一个丝带系着的纸卷，向着云珠扬了扬，笑着说道：“云珠，这是你的计划书，我看过了……”

云珠微微一愣，说道：“怎么，这已经呈到您这儿来了，挺快的嘛！”

青袍人笑了笑，道：“你大伯当天就呈上来的，他的办事能力还不算太差！”

云珠迟疑了一下，道：“您看，还合用么？”

“合用！”青袍人大笑说道：“你这是妄自菲薄，我不许你这样，要照你这计划，便是千军万马也难越雷池半步，这出自你一个女孩儿家之手，能让朝廷里几个自命不凡的为将者羞煞愧煞，一纸计划内蕴数万甲兵，这不是只谙武学所能办到的，一定还得深通略韬，我简直把它当做一部天书！”

云珠笑了笑，道：“老爷子，那是您夸奖，也是由于爱云珠的一份偏见，其实，云珠自知肤浅，哪敢上比……”

“又来了！”青袍人有点不悦，但谁都能看出，那是假的，道：“云珠，我说过不许你这样，今后你是我的人，别替我失面子，你知道，对朝廷里的那些人，是谦虚不得的，他们不懂这些，你越是谦虚，他们越自以为了不起！”

“老爷子！”云珠笑道：“云珠这是在您面前说话，是对您，您总不会不知道云珠是谦虚，对别人，云珠不会做第二人想的！”

青袍人轻击一掌，轩眉说道：“这才是，我不许任何人强过你，其实，云珠，对我你就用不着客气了，这一点你要跟海青学学！”

云珠笑道：“老爷子，别太娇纵我，要不然您以后会懊悔的！”

青袍人笑了：“天知道谁要我娇纵你，惯你，云珠，闲话少说，以你看，这计划什么时候付诸实施比较好？”

云珠道：“老爷子，天下的任何事，做主的是您！”

青袍人道：“可是我要问你！”

云珠道：“自然我以为越快越好！”

青袍人点头笑道：“英雄所见略同，你知道，周浔，甘凤池，白泰官，跟那老尼姑他八个快要来了，还有吕留良的那个孙女儿，他们来北京的目的，不外是对付小年，行刺我，周浔那几个，我有喇嘛们跟‘血滴子’尚不足虑，可是听说吕留良的那个孙女儿会施飞剑，百丈内可以取人首级，我就不得不防着点儿

云珠笑道：“老爷子，那不是飞剑，她不是剑仙，剑术之中，也没有飞剑那一说，那只是一种身剑合一，以气驭剑的至高剑术，更不是吹口气或者拍拍革囊，剑就飞出来了，那倒成了茅山老道的邪术了！”

青袍人有点郝然，道：“噢，原来那不是剑会飞！”

云珠点点头道：“这跟传说中的‘血滴子’一样，传说中的‘血滴子’是只要念动真言，那‘血滴子’便飞起半空，千军万马之中，割取人头悄悄的来，悄悄的去，其实如今您该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青袍人笑道：“提起了‘血滴子’，我倒想起了当年，当年要不是大喇嘛，我这颗脑袋，非被那个‘铁冠’老道割了去不可！”

云珠摇头说道：“您这种想法我不敢苟同，‘血滴子’本来是那么回事，那不是那位大喇嘛神通广大，而是您圣天子洪福齐天，自有百灵庇佑！”

云珠好会说话的一张甜嘴，青袍人乐了，丢下手中纸卷，大笑而起，他这一站起，谁还敢坐着，云珠自得连忙跟着站起！

青袍人走到云珠面前，伸手拉起云珠一只欺雪赛霜，晶莹滑腻，柔若无骨的纤纤玉手，双目之中异光闪动地道：“云珠，你知道我今晚找你来干什么？”

云珠任他握着，低下了头，陡又抬起了头，有点娇羞地咬了咬下嘴唇儿，红着脸道：“做皇上的三更半夜宣个女孩子进宫，那还会怀什么好意呢！”

青袍人有了不该有的赧然，以笑解窘，激动地道：“你愿意在我这‘御书房’中留住一宵？”

云珠淡淡笑道：“您有这么多位后，妃，贵人还不够么？”

青袍人红着脸道：“别跟我扯这么多，只问你愿不愿意？”

云珠脸色一整，道：“老爷子，那是云珠的荣宠，但是云珠不敢欺君，先要说明，云珠已不是处子之身，不敢以残破污秽之躯读冒龙体。”

青袍人一怔，瞪着云珠，讶然说道：“真的，那是……”

云珠淡淡笑说道：“这瞒不了人，我也没有天胆欺君，您若问是谁，您不妨看看，大内这么多‘血滴子’，当年是武林俊彦，如今尽为您所用，他们是怎么来的！”

青袍人又复一怔，诧声说道：“他们不都是你大伯由各处收拢网罗来的么！”

云珠双眉一挑，淡淡笑道：“我不敢说我大伯暗中冒功领赏，您可以问问他们！”

青袍人脸色一变目射威棱，冷哼说道：“好大胆的浑东西，他竟敢欺我，冒功领赏事小，欺君罔上事大，争了你这种功劳更不可饶恕，我要他的脑袋！”

话锋微顿，陡扬轻喝：“来人！”

只听外面有人应了一声：“奴婢在！”一阵衣袖飘风声，疾掠而至，及门而止！

青袍人，他刚要二次开口！

云珠已然急忙说道：“老爷子，云珠有下情奏禀！”青袍人怒不可遏地摆手说道：“云珠，我不许你替他讲情！”

云珠道：“不，老爷子，云珠是为了您跟云珠自己！”

青袍人呆了一呆，道：“那么，云珠，你说来我听听！”

云珠道：“是，老爷子，撇开至亲不谈，云珠荣获天眷，蒙君厚恩，擢拔到‘御书房’伴驾，日后借重他的地方很多，假如因为我先得罪了他，我恐怕……”

青袍人冷哼说道：“杀一儆百，我要看看日日后谁敢不听你的！”

云珠道：“话不是这么说，老爷子，用人，讲究一个表里合一，心悦诚服，这样才能上下一心，不碍号令，再说，目下正是用人之期，您要是为我杀了他，撇开这些‘血滴子’侍卫不说，单云家那剩下的九兄弟，便不敢再为您所用，必有叛心，老爷子请想，这是否智举？”

青袍人威态稍敛，怒气微消，有了犹豫，道：“那么，云珠，你要我怎么办？”

云珠扬眉说道：“只要您知道云珠的功劳，何妨大度相容，不动声色？这样他知道了之后，必倍感隆恩，深服德威，死心塌地为您所用，不辞汤火，舍身以报，老爷子，这就是用人，您何妨学学‘摘缨会’中古人，那个划得来，岂不是对您好，对云珠也好么？”

青袍人目中异采闪动，叹道：“人家说，我十三兄弟中，心智以我为最，至今日我方知，我犹不及你这个女孩子家……”

向门外摆了摆手，道：“没事了，你去吧！”

只听门外“喳！”地一声，衣袖飘风之声，倏忽远去！

青袍人侧顾云珠一眼，柔声说道：“云珠，我听了你的，他，我是饶了，可是我替你委屈不平，你为什么拿身子……唉，你让我说什么好！”

云珠淡淡说道：“老爷子，您的意思我明白，可是只要能为您延揽人才，为您的安全，我就是粉身碎骨也愿意！”

青袍人听得动容，沉吟了一下，忽地说道：“云珠，我本有留你在‘御书房’里住一宵的意思，可是你为了我做这么大的牺牲，我不能，也不忍，我这就派人送你回去！”

云珠跨前一步，柔声说道：“老爷子，你不要我了么？”

“不！”青袍人摇头笑道：“傻孩子，你会错了意，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人，明天你就进宫里来住，我不但准你御前带刀，在‘御书房’行走，而且大内禁苑，任你出入……”说着，自袖底取出一物，那是一方玉佩，随手递向云珠，接着笑道：“拿着这个，在这儿，你比海青小一级，大内侍卫，除了‘雍和宫’的喇嘛外，任你调度，行么？”

云珠尽管心中欢喜欲狂，但是她城府极深，表面上绝不露一丝痕迹，连忙跪下谢恩，出双手接过！

刚接过，一阵急促步声由远而近，一直到“御书房”门外停住，陡听一个恭谨话声说道：“奴婢奏禀，年大将军已然抵京，现在宫门候召！”

青袍人眉头一皱，不安地斜瞥云珠一眼，向外喝道：“告诉他，明早我在‘正大光明殿’见他！”

只听门外“喳！”地一声，然后又道：“奴婢奏禀，海贝勒进了宫，向这边来了！”

青袍人眉锋又复一皱，道：“知道了，带云姑娘出去，然后传话云领班，由偏门送云姑娘出宫！”

陡听门外又“喳！”了一声！

青袍人转注云珠，歉然一笑，道：“云珠，你知道，唯独对海青，我不能不见，他是条不讲理的牛，我不愿意招惹他！”

云珠虽然对年羹尧的提早抵京，深感诧异，但是她没有问，当即笑笑，道：“我知道，老爷子，我回避！”娇躯微矮，施了一礼，袅袅出门而去！

青袍人没有挽留，望着云珠那婀娜美好的背影，向着“御书房”门口喝道：“小心侍候云姑娘！”

只听门外“喳！”地一声，随即步履声远去……

这阵步履声刚自远去，一阵沉重雄健的步履声又由远而近，及门而止，陡听门外响起个豪壮话声：“海青告进！”

青袍人一边踱向书桌，一边应道：“你这是存心与我生气，你哪一次告过进？进来！”

“御书房”里，大踏步走进了一身天蓝色长袍，外罩团花黑马褂的海贝勒，他一进门便道：“今宵与往日大不同，今夜您有客，我怕不方便！”

走到桌旁，青袍人转过了身，瞧了海贝勒一眼，道：“难道你这时候进宫是找我呕气的？你自己睁眼瞧瞧，客人在哪儿，哪来的什么客人？”

海贝勒环目炯炯，淡淡说道：“我来的时候正碰见，客人由偏门出了‘乾清宫’，我依稀看见背影，似乎是位女客人！”

这种话，要换个人，天胆也不敢说，既是对皇上，又未走个碰面，那还不得过且过算了！

可是这位莽贝勒直楞楞地毫不留情！

青袍人脸一红，既窘又尴尬：“噢，你看见了，看见了就好，坐，坐，先坐下谈！”

海贝勒没坐，却忽地侧顾右壁，挑起双眉：“谁在密室里？”

青袍人神情一震，忙道：“是舅舅，是舅舅！”

雍正的舅舅，该只有一人，那就是当初把康熙遗诏：“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的隆科多！

海贝勒没再多说，只瞪着一双环目望着青袍人！

青袍人大有不安之色，转个身坐在了书桌前，有意避开话题，没话找话地道：“这么晚了，你进宫来干什么？”

海贝勒道：“好几天没进宫了，来给您请个安！”

青袍人皱眉说道：“您什么时候学了规矩，这么懂事了？你这个安，不请也罢，我受不了，说实话，别招我生气！”

按说，他现在有意避开话题，海贝勒说请安，他该乐得顺水推舟，不该问，可是他不问心里又不舒服，不安，这就叫做贼心虚。

海贝勒轩了轩眉，道：“实话您未必爱听！”

青袍人道：“对于你，我不爱听也得听，是我让你说的，说吧！”

海贝勒道：“听说您命人找了个民女入宫？……”

青袍人皱了皱眉，道：“你听谁说的？”

海贝勒道：“我的人亲眼看见云中燕带着几个人，保着车子进了内城，而且又由‘西华门’进了‘紫禁城’！”

青袍人眉锋又皱深了一分：“你的人敢情比我的‘血滴子’还厉害，怎么专打我的小报告？你怎么知道是我的意思，我派的人？”

他有意推诿，岂料海贝勒绝不放松，道：“不是您那最好，我倒要看看是谁那么大胆，敢擅自带个民女入宫蛊惑皇上！”说完，他便要转身！

青袍人慌了，忙抬手说道：“好，好，好，我承认，是我的意思，是我派的人，成不？算你厉害，我算是服了你！”

海贝勒也懂点到为止，他没再动，只是在口头上他仍是未肯放松，道：“您何必袒护他们！”

“谁说的？”青袍人道：“不是我袒护他们，的确是我！”

海贝勒道：“既然是您，我就不敢说什么了，您别忘了家法！”

青袍人苦笑说道：“你说的还算少么？别对我动不动就提家法好不？我听了就头痛，我又没有拿她怎么样！”

海贝勒道：“不一定非拿她怎么样，您知道，家法皇律上，没有随便让民女入宫那一条，再说，做臣子的日夜为您的安全着想，唯恐护卫不周，您怎好漠视侍卫们的艰巨任务……”

青袍人忽地笑了，道：“原来你是为这发牛脾气板了脸，那好办，也别担心，她不是别人，是云中燕的那个侄女儿！”

海贝勒毫无意外之色，淡淡说道：“我知道，除了她不会有别人，可是您也要知道，便是云中燕的侄女儿，也不见得可靠

“你错了，海青！”青袍人哈哈笑道：“你是大大地错了，你知道这些武林高手的‘血滴子’卫队是怎么来的么？到今日我才知道，那都是她用自己的身子换来的，你想想看，一个女孩子

海贝勒一怔，道：“真的，不是云中燕……”

青袍人面上忽含怒色，拍了一下桌子说道：“云中燕这混帐东西该死，他不但冒功领赏，而且欺君罔上，亏他还是个大伯，竟抢了侄女儿这种功劳！”

海贝勒怔住了，呆了半晌始道：“竟有这种事，您饶了他？”

青袍人怒色稍敛，道：“饶了，还是她劝我的……”接着就把云珠的话说了一遍。

听毕，海贝勒动容说道：“我没想到云家竟有这么一个奇女子……”

青袍人面有得色地连忙笑道：“怎么样，我找来没找错吧！她似乎不比你这个‘八大胡同’，‘怡红院’里的女人差！”

海贝勒脸一红，道：“您知道了？”

青袍人得意地扬眉笑道：“你们什么事能瞒得了我？还记得当年王云绵丢的那张纸牌么，如今有人要收干女儿，有人要娶她，简直成了内城里的红人，名头儿比谁都响亮，对么？”

确是一丝毫不差，这位皇上的心狠手辣，生性阴鸷狠毒，举世皆知，他的手下同党多，耳目又远，仗着“血滴子”不知秘密杀了多少人，因之一般人便是在深房密室里，也绝不敢提起朝政，更不敢诽谤皇上！

这些往事，海贝勒自然知道，他当即挑眉说道：“没人打算瞒您，也没人敢，‘廉亲王’福晋收干女儿，那是皇族亲贵的玩乐嗜好，您不必见责，我要娶她，那是认真的，想您也不会反对，您别用这话扣我，您跟我不同，您是皇上，我是臣子，臣子总比皇上可以随便点，您倘若如此，我要大胆直说一句，那有天壤云泥之判，燧火是不能跟中天皓月争辉的！”

青袍人没在意地笑了：“我也听说那个叫梅心的，是个风尘中的奇女子，很有才华，不过，卖瓜的都说瓜甜，你说你的好，我说我的好，你我不用在口头上争辩，有机会最好让她两个较量较量！”

这位皇上，确也是够天真的！

海贝勒扬起浓眉，话说的坚决：“我敢这么说，梅心除了不谙武技之外，其余的却远非云家那个丫头所能企及，不信您可以……”

青袍人随手自桌上拿起那个纸卷，含笑递向海贝勒：“你看看这个再说话！”

海贝勒住口不言，伸手接了过来，打开一看，不由动容，但刹那间他又恢复平静，抬眼说道：“这是云家丫头的杰作？”

“杰作？”青袍人哈哈笑道：“难得你会称人一声杰作，高明之见如何？”

海贝勒毅然点头说道：“是高，是绝，是奇，能愧煞须眉，有了这张东西，大内侍卫可以无忧无虑地吃闲饭了，只是太狠，太毒了些！”

青袍人目中异光闪动，大笑说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有人想要我这个皇上的脑袋，我对他还有什么客气？我觉得这正合用！”

是不错，为了一座帝位，他能下手先皇，把自己的兄弟连杀带残，弄得只剩下那么几个！

海贝勒卷好纸卷，又双手呈了过去，闻言浓眉一皱道：“那么，您是打算……”

“我正要跟你商量！”青袍人忙截口说道：“你还有别的事，不能一天到晚陪着我，所以我打算让她充充你的副手，跟在身边，你看怎么样？”

这位皇上是够精明的，先显露云珠的才能，然后再以他的安全扣人，海贝勒还好再说什么？当下，他沉吟一下，道：“您既有这个意思，我不便再说什么，做臣子的职责所在，不能不为您的安全着想，看来，云家那丫头的才能也够，不过我进谏一句，千万别让老佛爷跟皇后说了话！”

这话意，青袍人自然懂，他脸上微微一红，嘿嘿说道：“瞧你是怎么说

的，我这是找护卫，又不是选妃，别人说什么话，又敢说什么？谁要是说什么，就让谁来负责我的安全，这不挺好办么？”

皇上话里有话，海贝勒也不是糊涂人，他浓眉方轩！

那位皇上已然有意地避开了话题：“海青，还有件事，我要跟你商量！”

海贝勒忍了忍，道：“您只管请说，您交待的，还有什么商量么？”

这话里，也有骨头，可是青袍人他装作不懂，笑了笑：“云珠，她本想不就，另外向我推荐保举了个人……”海贝勒浓眉一轩，截口说道：“您也答应了？”

“别急，听我把话说完！”青袍人摆手说道：“我又不是三岁孩童，这哪能轻易答应？可是我又不忍拒绝她，只好点了半个头托辞让那个人先跟着你……”

海贝勒皱眉说道：“您这是……我身边也不能轻易用人啊！”

青袍人摇头说道：“你不知道，我是具有深意的，我是打算先让你考验考验他，然后再考虑是否用他！”

海贝勒道：“值得么？”

青袍人点了点头道：“听云珠说，这个人不但文武双绝，而且是个极为高绝的奇才，比她高，小年不如他，甚至于……”望了望海贝勒，住口不言！

海贝勒替他接了下去，淡淡说道：“甚至于连我都不如他！”

青袍人不安地笑道：“云珠是这么说的，谈武，五十招内你或可勉力扯平，过了五十招，你绝非对手，谈文，你难望项背……”

海贝勒环目中威棱飞闪，道：“您打算怎么用他？”

青袍人道：“倘若属实，可靠，我打算把他擢到身边来！”

海贝勒猛一点头，道：“好吧，这个人我要了！”

青袍人一怔，随即摇头笑道：“看来你是动了不服之心，打算斗斗他了！”

海贝勒扬眉说道：“我不愿瞞您，也不敢，我是要看看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惊人之处，文武两途能强过我海青！”

青袍人道：“我是不会看错你的，你不同他的来历？”

海贝勒呆了一呆，道：“我忘了，他是……”

青袍人道：“四海镖局中，才来的一个帐房！”

海贝勒环目一睁“哦！”地一声说道：“原来是他，这个人我知道，他还暗中伸手帮云中鹤拿镖局中的内奸，还闹过云三的赌场，我听云三说了，这个人的确身手不凡，三招之内折了云三的两个徒弟，可是并不见得就能胜过小年跟我，那云家的丫头，只怕是过份渲染，夸大其辞……”

青袍人笑道：“她还说有他一人，这些‘血滴子’卫队就可以不必要了！”

海贝勒冷冷一笑，道：“倘若如她所说，这么一个人会屈就镖局帐房么？”

青袍人笑了笑，道：“所以我先让你查查他！”

海贝勒道：“据云三说，此人在江南武林中，是个很有名气的人物！”

青袍人道：“对了，我忘了问云珠了，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

海贝勒道：“我知道，此人姓郭，单名一个璞字！”

青袍人眉锋一皱，道：“怎么会姓郭，你知道我对姓郭的人没有好感！”

海贝勒道：“我明白，可是姓郭的不一定都是那个郭家的后代！”

青袍人道：“我恨不得把所有姓郭的都杀了！”

海贝勒道：“老实说，您这种想法，我不敢苟同！”

青袍人面现不悦之色，道：“可是当年胡家帮我的时候，他郭家跟胡家交称莫逆，为什么左请右请，他郭家不肯出来一个人？”

海贝勒道：“说句话，我不怕您不高兴，他郭家没有义务帮您的忙，何况您又是十三位阿哥中最精明的一位，站在他郭家的立场，是不希望一个精明的人当皇上的，他郭家虽没有帮您，可是也没有帮别人，您又何必记恨于人？……”顿了顿，接道：“至于胡家，那不同，胡家跟傅家有姻亲之好，胡家的人既嫁到了傅家，那就成了傅家的人……”

青袍人冷哼说道：“我知道当时胡家勉强得很，所以……”住口不言！

海贝勒却毫不避讳地替他接了下去：“所以您登基之后，就暗中派了密宗高手喇嘛们跟‘血滴子’，把原来胡家的人杀的一个不留，其实……”

青袍人“砰！”地一声，拍了桌子，脸色铁青，怒声说道：“其实什么，其实胡家是糖，胤初的党羽，你以为我不知道，我早就把他们结党营私的事摸得清清楚楚，当年我把胤初，胤初交由‘宗人府’严办的时候，胤塘也招认了，而且把胤祀也扯连了出来，我杀他们难道杀的不对？”

海贝勒脸色不变，毫无惧意，昂然说道：“没人说您杀的不对，不过怎么说胡家对您帮过大忙，出过大力，您应该给他们留条根！”

青袍人冷笑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我给他留条根，好让他后日找我报复，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如今一个郭家已令我坐立难稳，寝食不安，如眼中之钉，如背上之芒，今天一个刺客，明天一个飞贼，假如胡家如今还有人在，那还得了？”

海贝勒轩了轩浓眉，道：“我食君俸禄，受浩荡皇恩，自然该为您想，我不多说了，您请吩咐，这个姓郭的怎么办？”

青袍人神色狠毒，目中阴鸷光芒大盛，摆手说道：“姓郭的我不能用，杀了他，你不派人我派人！”

海贝勒道：“没人说不派人，只是我希望您考虑后果！”

青袍人怒声说道：“什么后果，我考虑什么后果？我要是考虑那么多，当年我这个皇上就当不成了，没有什么可考虑的！”

海贝勒冷静地道：“您别忘了，云家那个丫头的话，倘若属实，那不但杀不了他，逼反了他，我担心您的安全！”

青袍人一拍桌子，倏地站起：“你是帮他威胁我，我要是连一个江湖人都对付不了，我这个皇上就不要当了，那不是随时有掉脑袋的可能？我养你们这班人是干什么的？”

海贝勒淡淡道：“我说过，我们这班人食君俸禄，受浩荡皇恩，随时可死，虽粉身碎骨，脑浆涂地也在所不辞，可是人的能力应该有个限度，人并不是神！”

青袍人气得发抖，摆手说道：“那不要紧，他们不行，我动用‘雍和宫’里的喇嘛！”

海贝勒道：“您，这不是斗意气的时候，天子圣明，您该平心静气地多想想，考虑考虑利害，哪个划得来！”

青袍人口齿启动，欲言又止，终于他还是没说话，背着手，在“御书房”中来回走动，显得很急躁不安！

半晌，他突然停了步，余怒未消地摆手说道：“看来，只有向你低头了，该怎么做，你看着办吧！”

海贝勒脸上并未见喜色，道：“那么，我要告退了！”

“慢着！”青袍人突然抬手说道：“年羹尧今夜已经到了，你看该怎么办？”

海贝勒为之一怔：“怎么？小年已经到了，怎么这么快？”

青袍人冷冷说道：“那是我的意思，我不能让那些人杀了他，所以我让他轻骑简从，提早兼程来京见我！”

海贝勒眉锋一皱，道：“我并不知道您召他进京，有了打算么？”

青袍人道：“我接到的奏章不少，听到的闲话也很多，言官们也一天到晚在我耳边罗唆，说他潜谋不轨，草菅人命，占淫命妇，擅杀提督，你说我能装聋作哑，不闻不问么？”

海贝勒眉锋又皱深了三分，道：“这些都有证据么？”

青袍人冷笑说道：“无论哪一个，再远，他们的一举一动我都了解的清清楚楚，那年他带领人马进京，对我来了个：‘军中只知有军令不知有皇命’……”

海贝勒道：“那是他治军森严，是朝廷之福，您要是认为他兵权在握，将士服从，对您有什么不好，那就是您的不对了！”

青袍人冷哼说道：“那也许是我多疑，这且不谈，他在陕甘总督任内，行辕中总藏着十个村妇，挨班儿服侍他，一天到晚跟女人们厮混，当他到陕甘青藏一带出巡的时候，又强迫藏古贝勒七信的女儿佳格侍寝，地方官忍辱含垢，敢怒而不敢言，而且要军门提督富玉山在他帐外吹角守夜，富玉山自然抗命不从，年羹尧就把他杀了，你看看，他在外面作威作福简直比我这个皇上还厉害，这像什么话？”

山高皇帝远，年羹尧在外面的胡作胡为这些事，海贝勒也不是没有个耳闻，可是他跟年羹尧的私交很不错，自不能当着皇上的面表示这些事他也知道，沉吟了一下，道：“这些事，您是怎么知道的？”

青袍人道：“我可以告诉你，我早就提防着他，在他身边，我派的有人，他在外面的一举一动，我都有密报，难道你不知道？”

海贝勒听得心中一震，道：“不敢瞒您，我也听说过一些风言风语，只是，您知道，这是他私下里的事，而且这种事古来的当权大臣总是难免的，只要不耽误公事，对您忠心不贰，何妨睁只眼，闭只眼，装装糊涂，倘若您为此而罪一个像小年这样的封疆大吏，对您来说，那是很大的损失！”

青袍人道：“别总是帮他说话，我知道，你跟他的私交很不错！”

海贝勒浓眉微轩，道：“您该知道，海青有一张铁面，不是因私废公的人，我这话，完全是为朝廷着想，您知道，再找像个年这么一个能文能武，马上马下，万人难敌，有勇有谋的将才，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话，深深地打动了皇上的心，他一叹摇头，道：“在武将方面你跟他是我的左手，在文臣方面，舅舅跟张廷玉是我的右手，都是朝廷柱石，我的股肱，同时我跟他的私交也不错，我怎么忍心轻易地摘他的顶子，要他的脑袋？只要他这趟回来能当面向我认个错，也就算了！”

海贝勒轻轻地吁了一口大气，道：“您的威，那不必说，您的德，是该多给他一些，您只要不罪他这次，我以为他会改的，而且他更会感您浩荡皇恩，竟怀大度，做不辞一切之报。”青袍人点了点头，道：“但愿如此了，夜深了要是没什么事你就回去吧，他刚来过，我传旨明早在‘正大光明殿’见他，到时候你也来一下，免得我跟他弄僵了，没个人说话！”

海贝勒点点头说道：“我这就告退，明天我就要向‘四海镖局’要人了，

您看怎么样？”

青袍人摆手说道：“别问我，这件事既交给了你，那就是要你全权处理！”

“是！”海贝勒应了一声，道：“那么我告退了！”

青袍人摆了摆手，没说话！

海贝勒施了一礼，大步行出“御书房”！

一直听不见了海贝勒的步履声，青袍人方始侧顾右壁，突然笑道：“舅舅，你可以出来了！”

话声方落，只听右壁上一阵轻响，随见右壁上一块五尺宽的人高粉壁半旋，一声干咳，从那密室暗门内行出了一个身穿便服的瘦削干瘪老者！

老者约摸六十左右年纪，两腮无肉，三绺稀疏的山羊胡子，三角眼，鹰钩鼻，相貌阴鸷而带着狠毒奸诈！

他捋着胡子踱出来，第一句话便道：“你宠坏了海青了！”

青袍人眉锋微皱，笑道：“舅舅，先不提海青，您以为云家那个丫头怎么样？”

这老者，自然便是隆科多，他未即时回答，走到椅子前坐下，然后捋着胡子阴阴笑了笑，道：“撇开她的所学不谈，那丫头极具城府，心智之深沉，是云家十兄弟任何一个所难企及的！”

青袍人笑道：“我并不比她差！人人都说我狠，我要藉着她让他们改变对我的看法，对我更忠心些！”

隆科多有点近乎谄媚讨好地嘿嘿笑道：“所以说她要想跟你勾心斗角，那是她找错了人！”

青袍人阴鸷目光一闪，笑道：“那是因为我有您这么一位舅舅！”

这位皇上捧人，那可不是好现象，这位皇上生性阴鸷，善猜忌，他是不希望有人强过他的！便是连亲兄弟都被他杀的剩没几个，何况一个八杆子打不着，本不成其为舅舅的舅舅？

隆科多之所以得宠，那只因为他改了康熙遗诏，使本不该当皇上的胤禛登上了大宝，披上了龙袍，要不然他也早被打入“冷宫”了！

隆科多老奸巨滑，不但深有自知之明，而且对这位皇上了解的至为透彻，闻言一惊，捋断了一根胡子，忙笑道：“圣天子真龙降世，智慧超人，我这个舅舅……”

青袍人忽地一笑说道：“舅舅，这些都是闲话，您看这个丫头能用不能用？”

隆科多嘿嘿笑道：“这你不该问我，你不是早打好主意了么？”

青袍人淡淡笑道：“舅舅，别忘了，您是我的智囊！”

隆科多笑了笑，沉吟了一下，道：“用是可以，而且可以派大用，不过这丫头并不容易驾驭，你要小心点，要不然我担心”

青袍人截口笑道：“舅舅，我明白，我要是打算控制那个人，他就别想翻出我的手掌心，不过，由她那份计划，跟她为大内争取这么多江湖高手来看，她对我倒是挺忠心的！”

隆科多摇头说道：“那不是对你忠心，那是为她自己的荣华富贵，这种人，你只要给她荣华富贵，她什么都肯干！”

青袍人摇头笑道：“舅舅，这回您看错了人，云珠可不同于云家十兄弟，并不是那么贪功好利的人，要是，我今晚要把她留在‘御书房’里她该感激零涕……”

隆科多道：“那是她怕你发现她不是处子之身，判她欺君杀了她！”

青袍人笑道：“舅舅该知道，我不会介意这些的，那是因为她心里已经有了人，我不愿意勉勉强强，过一段日子之后，我自会让她忘了那个人，死心塌地地跟着我！”

隆科多嘿嘿笑道：“对付她，那并不难，只要给她荣华富贵，她会翻脸不认她云家的人，说不定还可以……”

青袍人大笑说道：“英雄所见略同，所以我绝不能让她有机会跟她云家的人亲近，我打算让他们各自孤立，互相猜忌，这样既好控制，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来逐个予以铲除！”

隆科多阴笑点头说道：“我正是这个意思……”转眼望向青袍人，道：“那个姓郭的，你真打算用他？”

青袍人阴鹜目光闪动，笑道：“他既姓郭又是云珠的心里人，您想我会拿他怎么办？”

隆科多笑了，笑的有点心惊肉跳：“那么，小年呢？”

青袍人沉吟了一下，道：“我正要问计于舅舅。”

隆科多道：“您不是向海青表示过了么？”

青袍人道：“您知道，对海青，有时候我不得不应付他，可是那只是应付而已，决策还是要握在舅舅跟我手中。”

隆科多捋着胡子想了想，然后点头说道：“海青的话有见地，您该采纳！”

青袍人细目微翻，道：“舅舅也不赞成我杀他？”

隆科多道：“倒不是不赞成，我是说目前不宜动他，您想想看，他一身武艺，马上马下万人难敌，兵权虽然已交给了岳钟琪，但是岳钟琪跟随他多年，跟他私交不差，对他也一直很敬畏信服，倘若你动了，我担心岳钟琪……”

青袍人笑道：“倘若舅舅只有这么一个理由，我劝您不必担心，我对岳钟琪跟对年羹尧又不同了，年羹尧出身平民，岳钟琪却是宋鄂王岳飞的后世，对这种人，我已早做提防，他只要稍有异动，我有办法让他马上掉脑袋！”

隆科多阴笑说道，“不，我还有个理由，他一身本领了得，随身护卫也个个不等闲，你那一道圣旨，他早知道了您的用心，他岂会不刻意提防？‘血滴子’们难是他的对手，要是没有十成把握，一个不好逼反了他，那后果更糟，我认为暂时不妨先缓缓他，等他防备松懈之后再下手……”

青袍人笑道：“难道舅舅忘了我也是少林寺嫡派弟子，身怀少林绝技的，除了少林和尚外便是我，连那虬髯公也在我之下么！”

隆科多道：“这个我知道，可是话不是这么说，你以君主之尊，总不能亲自动手去杀人……”

青袍人道：“这么说来，舅舅的意见似跟海青相左，海青是要我别杀他，您则是要我目前别动他！”

隆科多摇头说道：“不，倘若他没有叛心，低头认了错，他这种将才难得，还是该留着 he 做必要时之大用！”

青袍人点头笑道：“只要他对我忠心不贰，又肯低头认过，我便要他带着个‘太子太保’的荣衔回到任上去，要不然，我就留下他那颗脑袋！”

隆科多道：“我正是这个意思，关于小年的事，就这么办了，还有，还有……”

嘎嘣了半天始接道：“还有海青，我觉得你不该这么宠他惯他！”

青袍人倏然笑道：“舅舅是吃海青的醋！”

隆科多老脸一红，有点惊，忙干笑摇头，道：“那倒不是，我觉得他现在越来越放肆，这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而且他现在既是伴驾，又等于领‘大内侍卫’，权大势大，内城之中，谁不怕他三分……”

青袍人笑道：“舅舅有我这个靠山，想必不会怕他！”

隆科多皮包骨的干瘪老脸上又复一红，忙道：“我倒不会，可是怕他的大有人在！”

青袍人道：“既然您不怕他，他也不敢不把您放在眼内，您又何必替别人强出头，管别人的闲事？”

隆科多老奸巨滑，机警狡诈，哪能听不出皇上的话意？忙转移口风，嘿嘿笑着说：“倒不是我替别人强出头，管别人的闲事，实在是你找这一个人跟随，又宠惯他成这个样子，恐怕……”

青袍人淡淡笑道：“舅舅，任何人不该怕他，凡是怕他的人，心里都有鬼，我不是宠惯他，而是交付他督促我的权力，舅舅难道不以为内城里的这些人是该怕个人，像我这么一个行事随心，好围侧的皇上，也该有个人督促么？”

隆科多涨红老脸，嗫嚅不能做一言！

青袍人目光深注，忽地一笑说道：“舅舅，您放心吧，我这个人懂得适可而止的，宠惯海青，我也有个限度的；在可能的范围内，我尽量地放纵他，让他敢说敢做，超过了这个范围，我也不会轻恕他的，不过海青是个深知节度的人，他说话行事，都很有分寸，舅舅也该知道，我身边少不了他，这跟我身边少不了舅舅这位智囊没什么两样，我身边要文武都有，这样才可高枕无忧，为了我，舅舅，别你轧他，他轧你的！”

话，固然很有分寸，但是份量却很重，隆科多只听得老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白一阵，只说不出话来！

青袍人一笑又道：“舅舅，天色不早，夜已良深，我明天一大早还要见年羹尧；要是没什么别的事，您请早点安歇吧！”

皇上下了逐客令，隆科多不得不站起来告退，皇上对他很客气，亲自送他出了“御书房”……

显身手

与此同时，云珠所乘坐的那辆马车，已回到了“四海镖局”，不知是云珠显露了那方权同上方宝剑的钦赐玉佩还是怎么，云中燕对这位侄女儿特别亲热，近乎，客气，也带着点恭谨意味，亲自搀扶着云珠下了马车！

云中鹤听说云珠这时候就回来了，自然是大感意外，怀着一颗忐忑的心，从被窝里披衣而起，缀断荣华富贵好梦地急步奔向前院，迎了出来！

他刚进前院，云珠半仰螭首前面走，后面亦步亦趋地跟着云中燕，已然到了前院的天井中！云中鹤忙不迭地满脸堆笑，睁着惺忪老眼上前招呼：“珠儿，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云珠笑意盎然的扬了柳眉：“怎么，爹，您是希望我留在‘御书房’里侍寝？可惜皇上瞧不上我这残花败柳破身子，怎么办？”

云中鹤脸色一变，睡意惊醒了三分，沉声叱道：“珠儿，你怎么能跟爹这样说话？”

“怎么？”云珠一扬柳眉，格格笑道：“难道爹不是希望我能独得皇上宠幸，或留用身边，或送进后宫，来个云家一门皆列土，可怜光彩光门户！只可惜您这个女儿比不上那当年的杨玉环！”

云中鹤脸色更为难看，方要二次开口，云中燕站在云珠背后忙递眼色，云中鹤心中一跳连忙忍住！

适时，云珠脸色一沉，道：“要听我进宫见皇上的经过么？要嘛就大厅里坐坐去，不想听嘛，我可要回房睡去了！”

刹那之间，云中鹤脸上有了笑容，忙点头说道：“要，要，要，这是咱们云家祖上有德，也是天大的荣宠，天大的喜事，当然要听，当然要听！”

云珠冷哼了一声，目光轻蔑而不屑地望了云中鹤一眼，转过娇躯，当先径向大厅行过去！

云中鹤背着云珠，忙向云中燕投过一瞥探询目光！

云中燕报以神秘微笑，向大厅方向偏了偏头！

云中鹤是成名多年的老江湖了，目光何等锐利，哪能连这个都不懂？当下心中猛然一阵跳动，飞步跟了过去！

进入了那点燃灯火的大厅之后，云中燕随手带上了门，随听大厅内不时透出云珠一两声格格娇笑，只听不见她都说了些什么，半个更次过去，忽听云珠说道：“就是这样了，我说完了，您陪大伯谈谈吧，我要去睡了！”

一条人影自大厅左近暗隅中掠出，飞闪不见！

大厅门开处，云珠一个人走了出来，折向西边，顺着画廊消失在那茫茫夜色之中！

大厅内，又响起了充满得意、欢愉的笑声，那是云中燕、云中鹤老兄弟两个，本难怪，云珠进这一趟宫，云家十兄弟的荣华富贵指日可待，老兄弟俩怎不欣喜欲狂？

云珠离开了大厅之后，却没有如言地回到自己房中睡觉，她如一阵风般地到了郭璞的房门口！

自然，郭璞的房里是熄了灯，黑黝黝地，本来嘛，这个时候了，郭璞他该早睡了！

云珠站在郭璞的房门口，犹豫了一下，刚要走，突然，那黑黝黝的房内响起了郭璞的轻喝：“是哪一位在外面？”

云珠闻声停身，忙应道：“先生是我，云珠！”

屋里郭璞“哦！”地一声，道：“原来是云姑娘，有什么事么？”

云珠未答反问，道：“先生睡了么？”

这一问，简直问得太以多余！

屋里郭璞说道：“不要紧，我刚躺下，姑娘请等等，我这就起来！”

一阵息息索索的穿衣声后，屋里步履响动，灯光一亮，郭璞先点燃了灯，然后两扇门豁然开！

郭璞当门而立，含笑让客：“姑娘请屋里坐！”

云珠笑了笑，移动莲步，袅袅行了进去！

坐定郭璞第一句话便问：“姑娘怎么回来得这么晚？”

“这么晚？”云珠惨然笑问：“先生知道我出去了？”

郭璞点了点头，神色很平静，道：“我听总镖头说了，姑娘被皇上召进宫了！”

云珠忽然一叹，黯然而强笑，道：“先生问我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引起我很大的感慨，先生说回来的晚，还有人嫌我回来的早呢！”

郭璞没有接口，站在他的立场上，他是不便说什么的。

云珠那一双摄人魂魄的美目，突然紧紧凝注郭璞，道：“不错，先生，我是被皇上招进宫了，先生有什么感受？”

这叫人如何回答，可是郭璞他有说辞，而且神色平静，口吻诚恳，道：“我为姑娘贺……”

云珠那如花娇靥之上掠过一片幽怨神色，道：“先生，就这一句么？”

郭璞道：“除了为姑娘贺以外，别的我能说些什么，又该说些什么？本来这就是无上的荣宠，天大的福份……”

云珠有点失常地突然格格娇笑：“对，这本是无上的荣宠，天大的福份，简直是云家祖上有德，我几世修来，我以为‘四海镖局’该张灯结彩，大大庆祝一番，先生以为然么？”

郭璞道：“姑娘，我句句由衷！”

云珠格格娇笑，道：“我也是字字发自肺腑呀！可惜……”

自嘲地一笑，接道：“皇上嫌我残花败柳轻贱破身子，连碰都没碰我一下！”

郭璞又沉默了，他知道，这时候不能接口！

云珠却毫不放松地紧跟着问了一句：“先生，你怎么不说话呀？”

郭璞扬了扬眉，毅然说道：“姑娘，我只有一句话，人贵心而不贵身，记得以前我对姑娘说过的话么？我敬姑娘为一奇女子，但请姑娘莫自暴自弃，折磨自己，作践自己！”

“奇女子？”云珠放荡地笑道：“我的确是个不同于一般人的奇女子，先生，我已经不懂得什么叫脸红，也不懂什么叫羞愧，更不懂什么叫廉耻了！”

郭璞正色说道：“姑娘，你该知道郭璞不是那心口不一的刻薄人！”

云珠娇躯倏颤，默然不语，那失常之态也跟着渐渐敛去，屋中顿时陷入沉重的静默中……

半晌，她突然打破沉默，一笑说道：“先生怎不问问皇上何事召我这个民女入宫？”

郭璞忙笑道：“我正想请问……”

云珠截口笑道：“怎么那么巧？”

郭璞无可奈何地苦笑说道：“姑娘奈何这般不肯相信人！”

云珠没有深究，笑了笑，道：“先生，我相信你，我在这世上虽然有很近的亲人，可是先生却是我唯一能信赖的人，我愿意告诉先生，多年来我以自己的身子，为朝廷争取了不少的江湖高手，也为我大伯换取了皇上的宠信，更为我爹换来了不少的赏赐，前几天，我又递上一份保护皇上安全，严密大内护卫的计划书，我大伯又在皇上面前把我说成了个天上少有，人间无双的大美人儿，所以皇上今夜召我入宫，如今皇上要我伴驾，长随身边，更钦赐一方玉佩，‘大内侍卫’除‘雍和宫’喇嘛之外，个个得听我调度，而且见官大一级，荣华富贵，平步青云，什么都有了，我爹向我赔笑脸，我大伯更是恨不得向我曲膝，先生，你说我神气不神气？”

郭璞含笑静聆，云珠话落，他立即说道：“姑娘，你令我郭璞羡慕，妒煞，而且愧煞！”“是么？”云珠美目凝注，嫣然笑问道：“我怎么看不出先生那羡慕、妒煞、愧煞的神色？”

郭璞笑道：“姑娘，那俱在方寸之中！”

云珠道：“掩蔽得太深，我看不见！”

郭璞心中一震，道：“姑娘该体会得出！”

云珠美目异采闪动，有点激动，道：“您是说，身无彩凤飞翼，心中灵犀一点通！”

郭璞只得点头！

云珠眼圈一红，强笑说道：“先生，我会永远记住这句话的！”

郭璞心中一阵黯然，脸上微有歉疚不安色！

又沉默了一下，郭璞忽然笑问：“天子圣明，他慧眼独具，姑娘那份计划书，必然是……”

云珠美目中异采飞闪，淡淡说道：“其实，那没什么，只不过是一些机关消息设置！”

郭璞一怔，惊声问道：“姑娘还通机关消息之设置？”

云珠淡然笑道：“略知一二，肤浅得很！”

郭璞愣了半天始道：“那是姑娘忒谦，据我所知，谙此道者，当世没有同位！”

云珠笑道：“那是先生夸奖，诸此道者，也该有个高明低劣之分，高明者凤毛麟角，低劣者比比皆是，我是属于后者！”

郭璞摇头说道：“姑娘无须再谦虚，当今皇上是少林嫡派弟子，一身所学也在当今武林三数人间，他既然那么重视，当不会有错！”

云珠笑道：“也许皇上是走了眼，错把鱼目当明珠，先生若是不信，我那儿还有一份副本，什么时候拿给先生看看！”

郭璞神情一喜道：“姑娘，那么我等着饱眼福，瞻仰高明了！”

云珠道：“只怕贻大方见笑，还要请先生不吝！”

郭璞摇头说道：“此道我是一窍不通，十足的门外汉！”

云珠笑道：“先生要这么说，我就不敢拿出来请先生过目了！”

郭璞笑道：“姑娘要这么说，我也就不敢瞻仰了！”

云珠闻言失笑，改了话题，道：“先生，云珠我时刻不忘先生，我已在皇上面前保举推荐了先生这个奇才！”

郭璞神情猛震，一跃而起，喜呼说道：“姑娘，真的？”

云珠却平静地含笑点头，道：“当然是真的，我还会欺骗先生……”

接着就把她的力荐经过说了一遍，最后笑问：“只是要先生委曲一个时期，跟着海贝勒，等了一个时期之后，只要先生有所表现，还怕不被擢进大内？”

郭璞激动地点头说道：“够了，够了，爬得高，摔得重，大树由根起，泉水有源头，什么事都得一步一步地来，我久仰海贝勒盖世奇豪，朝野同钦，不但为人侠骨铁胆，正直不阿，义薄云天、虎威慑人，朝廷中没人不怕他三分，是皇上面前的大红人，便是一身所学也是京畿第一高手，放眼天下，罕有匹敌，能跟着他是我的荣幸，既不吃亏，也可以多领教益，能跟着他，我也不再奢求进大内了。”

忽地向着云珠兜头一揖，道：“郭璞后日倘有飞黄腾达之一天，皆姑娘今日所赐，大恩不敢言谢，先请姑娘受我一礼！”

云珠忙闪娇躯，笑道：“先生这是要折煞我，其实我为的也是自己！”

郭璞呆了一呆，装了糊涂：“姑娘，这话怎么说？”

云珠娇笑说道：“先生难道忘了，那一旦脱下布衣，便以八抬大轿迎娶的话了么？”她好像并不太认真！

郭璞“哦！”地一声，忙道：“话是郭璞自己说的，郭璞有生之年，绝不敢或忘！”

“有生之年？”云珠笑道：“先生打算什么时候用八抬大轿来迎娶我？难道也要我在这有生之年中，等成鸡皮鹤发的老太婆么？”

郭璞心中一震，忙赧笑说道：“郭璞不敢让姑娘久等！”

他这话模棱两可，云珠却绝不放松，娇媚笑问：“先生这不敢让云珠久等之语，是说不会让云珠等的太久呢，还是说要云珠不能久等，尽可他嫁？”

郭璞暗暗叫苦，势成骑虎，他不忍伤这位可怜人儿的心，只得硬起头皮：“姑娘，自然是前者！”

云珠美目深注，娇媚依然，道：“先生，不管多久，我都可以等，便是等白了头发，老掉了牙，我也心甘情愿，只是，先生，你总得给我个日子！”

郭璞暗一咬牙，陡挑双眉：“姑娘，虽然海贝勒宦海奇英，权势赫赫，能跟着他，已经是身登龙门，平步青云，但是我不敢以一个屈居人下之职自满，也不敢以此来委曲姑娘……”

云珠看了他一眼，道：“先生不是说，已不再奢求其他的了么？”

郭璞一怔，一张脸刹时间涨得通红，嗫嚅说道：“那是，那是……”那是半天，没能说出个所以然来！

云珠淡淡一笑，有心替他解窘地道：“那么，先生的意思，是打算……”

郭璞忙道：“大丈夫生于世，岂可不上比班定远，如今也要学学那统率雄兵，声威显赫的大将军年……”

云珠道：“以先生之才，那是轻而易举，毫不为过，只是，先生请郑重答我一句，先生对云珠可是真心？”

郭璞心头一震，忙道：“姑娘，郭璞已经说过了……”

云珠截口说道：“郑重地再说一句就不行么？”

郭璞大感作难，略一迟疑，双眉陡挑，方待咬牙横心，云珠忽地一阵格格娇笑：“先生，算了，逗你玩儿的，瞧你作难神色着急样子？世间事不可太认真，认真了徒增自己痛苦，我明白先生不能要我，便是先生真心要我，我也不敢以一个残花败柳破身子侍候先生，对任何人，我不计较，唯独对先生，我自知不配，只要先生别忘了世上有个心比天高命如纸簿的可怜女子云

珠就行了，我走了，先生安歇吧！”

未等郭璞有任何反应，她已然娇躯闪动，一阵风般扑出了房门，随即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可是在她扑出房门，背着郭璞的时候；惊鸿一瞥，那张美艳无双的如花娇靥煞白，神色怕人，充满了痛苦，悲哀，凄惋，幽怨……

还有无声挂落的如泉清泪，那是心碎，肠断的两行！

郭璞怔住了，良久，良久，他才缓缓定过神来，身形倏颤，唇边抽搐，神色木然，声音沙哑地喃喃说道：“珠姑娘，非我薄情寡义，铁石心肠，实在是……”

“我自知负你良多，但我他日必有后报……”

“其实，珠姑娘，我落拓飘泊人，你又何苦……”

“前此一个，如今又一个，我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办……”

一声轻叹，跟着一声苦笑，门关了，灯熄了，一切又恢复寂静，一切又是一片黯黑……

第二天快到晌午的时候，四人四骑，按辔徐驰，缓缓地驰出了“内城”。

马，是清一色的蒙古种健马，鞍上并辔前驰的两个，一个是身穿蓝色长袍，外罩黑马褂，身躯魁伟，环目浓眉的大汉，威态若神，至为慑人！

另一个，则是个身材颀长，唇上微须的中年汉子，他身穿一件灰色长袍，袖口微卷，相貌英武，气宇轩昂，长眉细目，鼻正口方，顾盼之间，隐隐有夺人之威！

后面的两个，则是身穿黑衣的中年汉子，两手空空，身上也未见带着什么，只是明眼人一望而知，这两个中年黑衣汉子俱是内外双修的武林一流好手！

四个人，前行的两个一路谈笑着，后面的两个，则是脸上毫无表情，紧闭着嘴，只是，那两双犀利如电的目光，却不时在街道两旁扫来扫去，似是在搜寻什么！

前行的两个，环目浓眉，威态慑人的那一位，一路马鞭指指点点，豪笑阵阵，状颇欢愉！

而那身材颀长，英武逼人的那一位，虽然也不时发出一两声轻笑，但那笑笑得很勉强，而且双眉微锁，始终舒展不开，神色中也带着丝丝隐忧！

这四人四骑，就是这么一路谈笑着往西驰去！

适时，那大街上一条胡同内转出个身材颀长，白面无须的中年汉子，他刚出胡同口，正好迎面驰来那四人四骑！

中年汉子入目那前行鞍上两人，突然一怔，停身驻步，但那只不过刹那间，刹那间之后，他头一低，侧转身往一家客栈门前行去，步履之间，加快了不少！

这情形，不但那前行的两个没注意，便是那后面的两个黑衣汉子也没有看见，四人四骑径自往前驰去！

在那家客栈门口，这时候正停放着一辆空马车，一个肤色黝黑，身穿粗布衣裤的精壮汉子，正在拉着一匹牲口在那儿套车，弯着腰，头几乎伸到了牲口肚子下！

那身材颀长的中年汉子擦着他身边走了过去，当到了那精壮汉子的身边的时候，他有意无意地用胳膊肘撞了那精壮汉子一下，这一撞不要紧，别看那汉子长的精壮，却被他撞得身子往前一倾，差点没爬下去！

这一来那精壮汉子恼了火，直起身子回过头，刚要瞪眼，那身材颀长的中年汉子忙赔上笑脸：“这位老哥，对不起，对不起，我只顾瞧那四位骑马的爷们，没瞧见你老哥在这儿忙着……”

有道是“举手不打笑脸人”，人家赔了不是，那精壮汉子自不便再发作，可是他仍是气不过地翻了翻眼，道：“北京城里骑马的多得是，有什么好瞧的，下次走路留点神！”

那身材颀长的中年汉子赔笑地应了两声是，道：“你老哥大概没瞧见，这几位骑马的爷们，可不比寻常，尤其前面的那两位，一位是海贝勒……”

那精壮汉子说完话后，本已弯下了腰，闻言立刻又直起了身向前望去，此时，他只能望见那四人四骑的背影。

他望了一眼之后，立即点了头：“不错，那左边的一位正是海贝勒，可是那右边的一位……”

那身材颀长的中年汉子笑道：“海贝勒何等权势，他陪着的人还会差么？你老哥大概不知道其实也难怪，年大将军长年驻守陕甘，很少回京。”

那精壮汉子闻言一怔，目光讶然回顾，道：“你朋友是说，那右边的一个是年大将军？”

那身材颀长的中年汉子一点头，笑道：“不错，当年我在陕甘一带，见过年大将军出巡，至今记忆锋新，昨天晚上他一进城，我立刻认出是他，不过……”

摇了摇头，接道：“年大将军回京，该是前呼后拥的，怎么这回他轻骑简从，身穿便服，悄悄儿地回了京……”

那精壮汉子一把抓上了他手臂，好大的手劲儿，痛得那身材颀长的汉子一皱眉，那精壮汉子瞪圆了眼，急道：“朋友，你没有看错？”

“笑话！”那身材颀长的中年汉子一挣未能挣脱，道：“我会看错，不信你跟上去瞧瞧！”

那精壮汉子立刻松了手“哦！”地一声，忙道：“那大半就不会错了，听说他迟几天才能到的，怎么这么早就到了！”说着，他弯腰套他的马车了！

那身材颀长的中年汉子道：“那谁知道，这恐怕要问他去！”转身往前行去！

那套车的精壮汉子没再答理，却暗地里用眼角余光溜着那身材颀长的中年汉子，看着那汉子走远，车也不套了一溜烟地奔进了，对街一家酒肆之中！

那家酒肆不大，只有十几张桌子，此际只有五六名酒客散坐各处，在那儿轻品浅尝地吃喝着！

那精壮汉子一进酒肆，便奔向了柜台，柜台里坐着个戴着老花眼镜，手里拿着旱烟袋的瘦高老者。

这老者身穿一件黑色长袍，约摸六十上下，瘦得皮包骨，别无扎眼处，只一双手指甲长有数寸！

他一见精壮汉子神色匆忙地奔了进来，放下旱烟袋，隔着一双老花眼镜瞪了眼，叱道：“黑三，什么事跌跌撞撞地……”

他话犹未说完，那叫黑三的精壮汉子已然进了柜台，向着瘦高老者耳边低低说了几句！

只见瘦高老者脸色一变，立又叱道：“胡说，哪有这种事，昨天来信还说他刚动身，昨天晚上怎会就到了‘北京’？就算他长了翅膀也飞不了那么快！”

黑三急了，皱眉咧嘴说道：“三叔，没错，那主儿还能陪谁？除了那年……”

瘦高老者两眼一瞪，黑三立即改了口：“三叔，假如有错，您挖我这对招子，行么？”

在黑三步履匆忙地奔进酒肆的时候，那在座的五六名酒客之中，就有两个留了意，那是共据一席的两个！

那两个酒客，俱是武林人物打扮，一个身穿黑衣，一个身穿白衣，那穿黑衣的，浓眉大眼，虬髯，状颇威猛豪壮，那穿白衣的白面无须，挺英俊的，只可惜眉宇之间有一股子煞气，而且目光阴鸷，带点阴狠！

在黑三进了柜台之后，他俩一边举杯，却一边在凝神窃听，黑三那个“年”字出口，他俩又复脸色一变，飞快地交换了异样一瞥，神色带点诧异惊慌！

可是，那瘦高老者与黑三却没留意，黑三话落，瘦高老者沉吟了一下，立即拢了手：“这种事宁可信其是，不可信其非，黑三，你去给老人家送个信儿吧，快去快回来，我等你的回话！”黑三应了一声，转身出了柜台，一出门撒腿奔去！

黑三刚走，接着，那付座头上站起了那两个，丢下一些碎银，相偕出门而去，临走时，那穿白衣的汉子，嘴角上似乎噙着一丝令人难以言喻的冰冷笑意！

黑三一路飞奔，没多久，他便到了“八大胡同”中的“怡红院”，大晌午里“怡红院”清静得很！

黑三像条灵蛇，悄无声息地溜进了“怡红院”大门，瞧瞧四下里没人，他身形一闪便到了西楼的楼梯口！

他刚要抬腿登楼，肩上一痛，由背后伸出的钢钩般五指已然搭上了他左肩，紧接着背后响起个苍劲话声：“小兔崽子探头探脑，鬼鬼祟祟，你想干什么？”

黑三大惊，刚要回身出肘，闻声神情一松，吁了口气：“您老人家吓出我一身冷汗，快松手，三叔要我来有急要大事禀报姑娘。”说着，他转过了身！

眼前，站着“神行无影活报应”栾震天，栾震天瞪了他一眼，道：“下次再这么鬼鬼祟祟，贼头贼脑惊我老人家好梦，看我老人家不打破你两条腿……”

黑三一伸舌头，苦笑说道：“您老人家知道，我要不放轻点，准让那老鸨母跟那软王八瞧见，他俩肯放我进门儿……”

“少废话！”栾震天一摆手，道：“姑娘正在歇息，有话冲我老人家说！”

黑三一连应了三个“是”字，道：“老爹，那姓年的已经到了……”

栾震天神情一震，即随叱道：“放你的狗臭屁，昨天你来送信儿说他刚动身，今天来禀报说他到了，是你小子给他了翅膀？”

黑三道：“那也不能怪我啊！来信儿这么说，我也这么说，谁知道他昨天晚上就到‘北京’了！”

栾震天沉吟了一下，道：“小子，你是怎么知道的？”

黑三忙把所见说了一遍！

栾震天脸色一变，道：“黑三，没错么？”

黑三道：“您老人家看会错么？”

栾震天眉头一皱，道：“这件事不简单，那东西竟然轻骑简从提早到了‘北京’，有可能他是知道了，仇老三说得好，宁可信其是，不可信其非，我老人家处理不了，走，跟我上去见姑娘去！”说着，拉着黑三上了楼！

刚上楼，梅心房中已然迎出了美姑娘小玉，她一见栾震天拉着黑三，刚一怔，栾震天已然说道：“丫头，叫姑娘去，黑三有急事禀报！”

小玉道：“姑娘已经醒了，她听见您在楼下跟人说话，要我来看看！”

小玉话声方落，房内倏地响起梅心那甜美话声：“是老爹么？先请客厅坐坐，我就来！”

栾震天应了一声，拉着黑三走向客厅，还没有落座，梅心已然袅袅行进大厅，黑三连忙谨廑施礼：“黑三见过姑娘！”

梅心含笑摆手，尚未问话！

栾震天又急不可待地抢着说道：“姑娘，仇老三命黑三禀报，年羹尧昨天夜里到了！”

不但梅心一怔，小玉也是一怔，梅心讶然急道：“谁说的？这是怎么回事儿？”

栾震天忙把黑三的所见说了一遍。

梅心静听之余，黛眉连轩，美目之中寒芒飞闪，听毕，她没有即时答话，走到椅子旁坐了下去，皱眉沉思了好一会儿，始缓缓点头说道：“的确该宁可信其是，不可信其非，年羹尧此人所学不凡，心智也高，这么看来，这个年羹尧，跟昨天才动身的那个年羹尧，总有一人是假的，他必然已经知道沿途有人要行刺，所以才出此一着，不管这人是真是假，总而言之，他是有防备了，我之所以传令沿途不准动手，一定要等他来了北京之后再说，就是怕打草惊蛇，如今看来他有先见之明，咱们下手也就更难了……”

栾震天白眉方轩，梅心突然抬眼凝注黑三，问道：“黑三，你说的那个人，是个怎么样的人？”

黑三不假思索，立即答道：“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约摸三十左右年纪，白净一张脸，看来不太惹人讨厌就是冒冒失失地……”

梅心点了点头，转望栾震天，道：“老爹，那些个鹰犬之中，有这么个人么？”

栾震天一怔，道：“姑娘是怀疑……”

梅心点头说道：“我是有点怀疑，我怀疑这是一着布下香饵，静等咱们上钩之计，那个人可能知道黑三的身份，故意把消息告诉黑三，然后让黑三上禀……”

栾震天摇头说道：“我想不会，一个年羹尧已够难以对付，再加上一个海青，那能万人难敌，哪有这种香饵！”

梅心呆了一呆，皱眉点头！

栾震天接着说道：“那些个鹰犬们要是知道黑三的身份，他们早下手黑三逼供，或者缀上黑三了，何必非要等到如今……”

梅心截口说道：“这有可能是他们刚知道，正好利用上年羹尧这个机会！”

栾震天道：“那么您看咱们是动不动？”

梅心沉吟了一下，毅然说道：“照情形看来，目前不宜动，等两天再说……”

美目中寒芒忽闪，栾震天霍然转头厅外，沉声喝道：“什么人？”

只听楼梯上砰然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倒了下去，随之寂然，栾震天目中暴射寒芒闪身出了厅！

随听他在厅外一声惊呼，再折回来时，脸色铁青，煞气怕人，双手托着一个满身浴血的人，而且那长有数寸的指甲也断了好几根！

黑三机伶一颤，带着惊呼扑了过去！

“小子，动不得，你想他死，闪开！”栾震天一声沉喝，抬腿把黑三踢倒一旁！

黑三再爬起时，双眉挑得老高，目中已现泪光，只是咬牙忍住，没让它淌下来，也未敢再扑过去！”

梅心花容变色，喝道：“小玉，叫双成预备应用东西去！”

小玉应了一声，闪身出了大厅！

梅心紧接着又道：“老爹，把仇老三放下，出去看看去！”

栾震天明白梅心的意思，弯腰把仇老三放在楼板上，闪身出了大厅，扑向楼下，身形比电还疾！

适时，小玉与双成双双急步走进大厅，两个人手中都捧着一些个应用之物，直趋梅心身边！

地上仇老三衣衫破碎，身上刀痕累累，少说也有十几处，皮肉外翻，浑身是血，惨不忍睹！

另外，梅心还看得出，他也被人以重手法震伤了内腑，亏他还能拼着一口真气支撑着跑到这儿来！

梅心强忍悲痛激怒，蹲下身玉指如飞，连点仇老三身前八处大穴，然后命小玉撬开了他的牙关，给他服下一颗其色赤红的丸药，最后才命双成动手为他包扎刀伤！

黑三噙着泪，在旁边搓手跺脚，急得直打转，却插不上手，也不敢开口动问梅心，只有干着急！

人影闪动，一阵微风飒然，栾震天已然折了回来，他向梅心摇头，道：“姑娘，未见兔崽子们一个人影！”

梅心眉头一皱，刚点了头，栾震天跟着又道：“姑娘，仇老得事么？”

这句话也是黑三早想问的，可是他一直未敢开口！

梅心摇了摇头，道：“不碍事，只是，恐怕要躺上十天半个月！”

栾震天一口钢牙咬得格格作响，道：“好个心狠手辣的兔崽子，日后……”

双成刚包扎完毕，地上仇老三一声呻吟缓缓睁开了失神的老眼，栾震天连忙蹲了下去，急声说道：“老三，不碍事了，快说，是谁干的？”

黑三喜极而泣，也连忙蹲下，连叫三叔！

仇老三一双失神的老眼，先望了望身边的梅心，随又转向栾震天，唇边浮现一丝抽搐苦笑，断断续续地道：“姑娘，老人家，我老……三终日打……雁，今天反……被雁……啄了眼珠子……黑三刚走……他……们就来了人……”

栾震天截口喝问道：“老三，是谁？”

仇老三道：“大内那些个鹰……犬，‘血滴子’……”

栾震天怒喝说道：“好兔崽子，果然被姑娘料中了！”

仇老三道：“咱们就是……永远……难及姑……娘，要不然我……也不会……栽的那么惨，不过……他们让我摆……倒三个，也划得来了！”

栾震天咬牙说道：“杀得好，老三，兔崽子们没跟来么？”

仇老三吃力地摇头说道：“我……往东城兜了……一个大圈儿，没让他们跟上！”

栾震天还想再说，梅心已然说道：“老爹，够了，别让三叔再说了，让三叔歇歇吧！”

栾震天应了一声站了起来，道：“姑娘，您说，如今该怎么办？”

梅心摇头说道：“老爹，情势很明显，如今自然更不能动了！”

栾震天一指地上仇老三，道：“难道说，老三这笔帐，咱们也罢了不成？”

梅心道：“这跟公仇一样，血债血还，没人说罢了，可是，老爹，小不忍则乱大谋，暂时先忍忍，慢慢地我会让他们偿还的，要知道，杀几个‘血滴子’那不是难事，但那却无补于事，拔这棵毒草，要从根上下手，懂么，老爹？”

栾震天点了点头，没说话，伸双手托起地上仇老三，转身出厅而去，黑三向着梅心施了一礼，也跟着走了！

望着老少三个相继出厅，梅心沉吟了一下，向小玉说道：“小玉，告诉老爹一声去，传谕其他九位旗主，没有令谕，任何人不得妄动，违令者按门规处置！”

小玉应了一声，转身走出大厅！

梅心回顾双成道：“双成，随我到房里去！”带着双成，袅袅行向房门……

“顺来楼”前那栓马桩上，系着四匹蒙古种高头骏马，“顺来楼”上，那靠东隅里，摆着盛宴一席！

那付座头上，对坐着海贝勒与陕甘总督大将军年羹尧！

却不见那两名职司护卫的一流好手黑衣汉子！

不过，只要留意仔细看看，定可发现那两名黑衣护卫，坐在海贝勒与年羹尧身左的一付座头上，恰好隔在海贝勒、年羹尧与满楼酒客之间！

同时，只要再稍加留意，也可发现适才撞黑三的那名身材颀长的中年汉子，与跟在黑三之后出酒肆的那两名武林人物，也杂在满楼酒客之中，距离海贝勒与年羹尧那付座头，都不太远！

而，除了这三个人之外，满楼酒客之中，还有好几个颇为扎眼的人物，像西隅那身躯魁伟的红脸老者，南隅里那共据一席的环目虬髯老者与两名皮白肉嫩的俊书生，这几个人虽然也都在独饮独酌，或低声交谈，可是那对对目光却不时向着海贝勒与年羹尧投过一瞥！

不过海贝勒与年羹尧没有留意，他两个杯觥交错，一直谈笑甚欢，便是年羹尧那微皱的眉头也舒展了！

而且那脸上的阴霾与隐忧，也被酒意驱扫得一干二净！

只听海贝勒轻笑说道：“小年，你已向他低头认了错，天大的事儿也雾散云消一笔勾掉了，不过说真的，你今后是该收敛点儿了！”

年羹尧有点赧然笑道：“海青，你知道我这个人唯有这个嗜好，其实海青，我明白，私事他不会管，他是怕我兵权……”

海贝勒有意的拦住话头道：“小年，彼此间的私交都不错，你还不知道他的为人！咱们跟他之间，不该有猜忌，懂么？”

年羹尧笑容微敛道：“海青，你也该知道我这个人，我要有那个意思，我不必候至今日，早在当年我统兵进京的时候就可以动手了！我敢说那轻而易举，一同反掌吹灰，再说猜忌那不是我，而是他派了人跟在我身边，你说

我心里会舒服么？”

海贝勒笑道：“小年，自然，你该有牢骚，换换是我，我也一样，只是小年，你该体谅他的立场！”

年羹尧脸上笑容全消，双眉微挑，道：“海青，你我多年知交，当着面，我不避讳，我是该体谅他，可是谁体谅了我？一个提督，几个民女，就连七信的女儿都算上，那有什么了不起，总不能为这点小事就抹煞了我多年的汗马功劳吧！”

海贝勒笑道：“小年，没人抹煞你的汗马功劳，行了，今天我做东，是给你接风洗尘的，你可别给我罪受，喝酒！”举起面前杯，一仰而干！

对这位知交，年羹尧有点歉然，笑了笑：“海青，抱歉，喝多了酒，我就忍不住了！”说着，也举起了面前杯！

但就在他举杯就唇的刹那间，一线极细的乌光不知起自何处，却疾若闪电地直奔年羹尧的太阳穴射去！

年羹尧茫然不觉，他未尽饮，浅饮而止，他举着酒杯向海贝勒一笑：“海青，我已不胜酒力，喝多了脑筋一糊涂，我就回不去了！”

只听“叮！”地一声轻响，他举起的酒杯恰好迎着那线乌光，杯未碎，酒未碎，乌光一泻坠地！

而，年羹尧笑着放下了酒杯，谈笑自若，却跟个没事人儿一般，难道他根本没发觉有人行刺！

只听海贝勒笑道：“小年，我该敬你一大白！”

这一手，这一句话看得听得那身材颀长的中年汉子目闪异采，那两个武林人物脸上变了色，那环目虬髯的老者与两个俊书生却是挑起了眉梢！

年羹尧扬眉说道：“不，海青，这杯酒要敬该敬江南的朋友，不该敬我！”

话声方落，那两个武林人物站了起来，丢下酒资要走，蓦地里一声冷哼，那两名黑衣护卫离座平射而起，一个对一个地扑向了那两名武林人物！

那两个武林人物身手都不等闲，那黑衣大汉一声厉笑：“杀不尽的满虏鹰犬，滚！”

与那白面无须的白衣汉子同时抖手出掌，只听砰然两声，两名黑衣护卫身形落地，微退半步！

那黑衣大汉与白衣汉子身形却只不过是晃了一晃！

显然，他两个功力要比那两名黑衣护卫为高！

这一来满楼酒客顿时哗然，跑的跑，躲的躲，桌倒椅翻刹时间乱为一团！

海贝勒与年羹尧视若无睹，听若无闻，仍是杯觥交错，谈笑他的，不愧奇豪大将之风！

纷乱之中，忽听那两名黑衣护卫喝道：“甘凤池，白泰官，你两个还想走么？”

原来那两个是“江南八侠”之二，怪不得身手如是之高！

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不敌人多，眼前亏吃不得，何况还有两位万人难敌的盖世英雄在侧！

甘凤池与白泰官显然是趁着纷乱要走！

那两名护卫话落，各人左手方要探腰！

忽听海贝勒笑道：“别伤无辜，让他们走吧！”

那两名护卫立即垂手不动！

适时，一道白光起自西隅里那付座头上，森寒慑人，光芒耀眼，如匹练

飞射，一闪袭向年羹尧后颈！

年羹尧与海贝勒只顾面前强敌，全神都在甘凤池与白泰官身上，却未料另有强敌在侧！

年羹尧脸色一变，左臂后探，便要去抓！

蓦地里一声轻笑划空响起：“大将军，此物抓不得，还是让我代劳了吧！”

话落，那已至年羹尧后颈的白光，忽地一闪偏射，直向那身材颀长的中年汉子射去，“笃！”地一声，插在了桌面之上，那是一柄森寒四射的柳叶飞刀，刀刃已尽入桌中，那仅留在外的刀柄上，却系着一根极细银丝，银丝的那一端，赫然握在那两名俊书生之中，居左的一名手中。

年羹尧海贝勒睹状一震，推杯变色而起！

那付座头的两名俊书生与虬髯老者也自神情猛震，脸色一变，六道目光齐逼那中年汉子！

适时，那两名黑衣护卫转移目标，冷叱一声便要联手扑向那付座头，中年汉子突然摆手笑道：“二位，这三位俱皆剑客一流，较诸江南八侠又不知高明几许，还是让我好人做到底吧！”

他这一摆手，那两名黑衣护卫身形一个踉跄，后退了一步，骇然瞪目，脸上一起变了色！

忽地一声冷哼，一道白光又自那居左书生手中飞出，这回是直射中年汉子前胸，其势若电！

那身材颀长的中年汉子淡淡一笑，道：“看来姑娘是要多留下一柄‘冷霜刀！’”

他左手虚空一摆，那道白光射势一顿，忽然折下“笃！”地一声，又是一柄柄系银丝的柳叶刀插入桌面！

那虬髯老者与两名俊书生猛地变色站起，那左边一名俊书生左腕一振，要收回两柄飞刀！

那身材颀长的中年汉子修长白皙的双手闪电探出，伸出四指一剪，“叭！”“叭！”两声轻响，银丝齐柄而断！

两名俊书生大惊失色，虬髯老者环目暴睁，虬髯猬张，怒笑一声，说道：“好高绝的功力，阁下试试我的！”

话落，便要探怀，那身材颀长的中年汉子又一笑说道：“虬髯老儿，‘大罗剑’可抵得‘囊中丸’！”

虬髯老者骇然变色，倏地缩手，惊喝说道：“阁下是……”

那身材颀长的中年汉子截口说道：“落拓江湖一书生，虬髯老儿何须多问！”

虬髯老者厉笑说道：“你阁下既有一表人才，又有一身高绝所学，奈何更有一腔冷血？今天冲着你了，四娘，鱼丫头，走！”一声“走”字，人影飞闪，霎眼不见！

身材颀长的中年汉子大笑而起，走至海贝勒与年羹尧面前潇洒一揖：“海爷！大将军二位受惊了！”

年羹尧脸色一变，长眉方扬，海贝勒环目炯炯已然问道：“阁下怎么称呼？”

那身材颀长的中年汉子笑道：“有劳海爷动问，草民江南郭璞！”

海贝勒一怔，喜道：“阁下莫非现任四海镖局帐房之郭璞？”

郭璞点头说道：“海爷提拔，正是！”

海贝勒突然仰天大笑，声震屋宇：“好，好，好，云家那丫头的话果然不错，的确是年羹尧难以匹敌，海青更逊几分，只是，像阁下这么一位高人，我怎敢以区区一名护卫委曲之？阁下，从今天起你是我‘贝勒府’的总管，海青要与你兄弟相称，好好交交这个朋友！”

郭璞目中异采飞闪，刚要说话！

海贝勒已然转注年羹尧眉飞色舞地豪笑说道：“小年，这位就是我才出城时候对你所说，云家那个丫头昨晚在皇上面前力荐的那位郭璞，如何？”

年羹尧扬眉说道：“我只有几句话，五体投地，自叹不如，今天要不是郭大侠，年羹尧这颗脑袋就要留在这顺来楼之上了！”

郭璞忙道：“那是大将军夸奖，能为大将军稍尽绵薄，那是草民的……”

海贝勒大笑截口，一掌拍上郭璞肩头：“老弟，你如今已是我贝勒府的总管，该戴上个单眼花翎，称不得草民了，以后留神，点儿！”

郭璞赧然而笑，道：“海爷，您使郭璞受宠若惊！”

“还有我！”年羹尧道：“你跟海青兄弟称呼，他又跟我知交如兄弟，这该怎么办？”

郭璞尚未答话，海贝勒已然笑道：“那还不好办？干脆咱们来个桃园三结义！”

年羹尧笑道：“你倒真像那桓侯张三爷！”

海贝勒再扬大笑：“来，来，来，坐下，别让刚才那回事儿扰了咱们的酒兴，我做东今天咱们来个义结桃园，不醉无归！”

一手拉着年羹尧，一手拉着郭璞坐了下去！

适时，年羹尧向着呆立一旁的两名黑衣护卫喝道：“过来，见过郭爷！”

两名黑衣护卫如大梦初醒，连忙趋前躬下身躯！

郭璞忙站起还礼笑道：“初次见面，不可无礼，权以两柄‘冷霜刃’奉赠，望祈二位笑纳！”将手一抬，两柄柳叶飞刀倒飞入手，顺手递了过去！

两名黑衣护卫惊喜欲绝，更大为感激，忙不迭地称谢出双手接过，年羹尧一旁说道：“老弟，这是我随身十二护卫之二，以后你老弟要多加教导，别让他们在人前吃了亏！”

郭璞忙谦逊笑道：“年爷这是骂我，您一身所学，马上马下万人难敌，允为盖世虎将，当朝柱石，弟兄跟着您……”

年羹尧笑道：“马上马下，我勉力可力敌万人，却只难敌你老弟一人！”

海贝勒大笑说道：“妙，妙，妙，小年也会服人，这真是天下奇闻！”

年羹尧冲他霎了霎眼，道：“阁下，彼此！彼此！”

海贝勒大笑摆手，向着两名黑衣护卫道：“你两个听着，提起‘冷霜刃’，这名字我听说过，两柄刀不是凡铁打造，其利足可断金切玉，吹毛断发，比‘血滴子’有过之无不及，这份见面礼不轻，千万珍藏之，如今，吩咐他们再送上两桌来，快去，快去！”

两名黑衣护卫喜心倒翻，“喳！”地一声，飞步而去！

望着两名黑衣护卫转入楼后，再看看满楼倒桌歪椅，一片狼藉，适才的满座如今只剩下他三个，海贝勒摇头失笑，望了郭璞一眼，道：“老弟，刚才甘凤池与白泰官两个行刺小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伸手？而偏偏要等到那三个……”

郭璞截口说道：“海爷，江南八侠不足虑，那三个才是扎手人物，我明知那三个必然动手，我怎能自找顾此失彼？何况还有个周浔在侧？”

海贝勒一怔，道：“怎么，周浔也来了？我怎么没瞧见？”

郭璞点头说道：“海爷没瞧见么？那个身材高大的红脸老者就是！”

海贝勒摇头说道：“我没留意，不过，无论怎么说，咱们今天该拿住几个！”

郭璞淡淡笑道：“海爷何操之过急？他们既然都来了，没有得手，他们是不会甘心的，他们的目的，还主要是在皇上，那么以后的机会，该多得是！”

海贝勒道：“先拿住几个，以后不是省麻烦？”

郭璞笑道：“海爷怎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我不以为‘江南八侠’只来了三个，再加上那扎手的三个，说实在的，咱们并没有拿人的把握，何必逼他们拼命呢？”

海贝勒两眼一瞪，赧然笑道：“看来，我这生性鲁莽之人，是难及老弟，老弟，那三个又是哪一路的人物？”

郭璞笑道：“海爷既知‘冷霜刃’怎不知他们是谁？”

海贝勒摇头说道：“我听过这个名字，可一时就是想不起跟谁拉得上关系！”

郭璞笑道：“少林寺嫡派弟子中，以三个功力为最，一个是少林寺的老方丈，一个是当今皇上，一个是虬髯公，刚才的那个虬髯老儿便是虬髯公，真说起来，他的功力该列第二！”

海贝勒与年羹尧同时吃了一惊，海贝勒道：“怎么，老弟，那老儿就是虬髯公？”

郭璞含笑点头，道：“不错，正是他，他那‘囊中丸’所向披靡，威力无匹！”

海贝勒惊叹说道：“天，原来是他，所幸今天碰上老弟，要不然……”

忽地改口说道：“老弟，那么那两个书生……”

郭璞笑道：“海爷，那是两个乔妆改扮，易钗而弁的西贝书生！”

海贝勒闻言刚一怔，年羹尧突然笑道：“你阁下难道没听见，郭老弟适才称呼姑娘？”

海贝勒有所忆地点头说道：“怪不得，怪不得，只是那又是

……”

郭璞笑道：“海爷，我先向海爷提两个人！”

海贝勒道：“老弟，你说的是哪两个？”

郭璞道：“第一个是浙江石门人，姓吕，字庄生，又名光纶，号晚村，明亡后，削发为僧，更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仙人……”

海贝勒双眉微挑，截口说道：“老弟是说那著‘维止录’，对朝廷诸多讽刺的吕留良？”

郭璞点了点头，道：“不错，正是他，第二个姓鱼，原住淮北微山湖中，是个专打劫贪官污吏，奸商劣绅的侠盗，当年圣祖原请过他充当太子的护卫，可是他不帮当今皇上的忙，因此恼怒了皇上，被皇上下一道圣旨，命两江总督于清瑞就近查拿，予以正法……”

海贝勒截口说道：“我知道了，老弟说的是太盗鱼壳，他跟当年胡家有些渊源！”

郭璞点头说道：“海爷，就是他！”

海贝勒望了望郭璞，诧异地道：“莫非他两个跟今天这两个有什么渊源？”

郭璞笑道：“何止有渊源？简直关系密切得很！那擅施‘冷霜刃’的是吕晚村的孙女吕四娘，另一个，则是鱼壳的女儿鱼娘！”

海贝勒神情猛震，“哦！”地一声，道：“原来如此，看来前几天夜闯大内的刺客，必跟这些人有关，只是，老弟，他们对付小年……”

郭璞道：“年爷兵权在握，朝廷柱石，盖世虎将，他们以为除去年爷，便减少他们一大部分的阻力，其实他们错了……”

海贝勒道：“怎么，老弟？”

郭璞笑了笑，道：“海爷，先请您恕个罪，他们的最大目的既在皇上，要行刺，就该先刺您海爷，您以为对么？”

海贝勒一怔，旋即大笑说道：“对，对，对，老弟不愧高明，一点不错，可惜他们没想通，要不然他们今天就该找我海青！”

郭璞淡淡说道：“海爷您得留神一二，他们迟早会想通的！”

海贝勒双眉一扬，豪笑说道：“让他们来吧，我本就不怕，何况如今又有了老弟这么一位功力高绝，技比天人的总管……”

年羹尧适时接口说道：“海青，看来今后你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怜的是我！”

海贝勒哈哈笑道：“别吃醋行不？难不成要我把老弟割给你一半儿？”

年羹尧道：“我希望你能割爱，把郭老弟全让给我，我愿意倾我所有！”

海贝勒摇头说道：“不行，便是把你自己给我，我都不换！”

说笑间，酒菜送上，酒过三巡，海青藉着几分酒意有意考考郭璞的所学，武，他亲眼见过了，他试的是文。

哪知不试还好，一试之下不但莽贝勒瞠目张口结舌，便是素以胸蕴自负的年羹尧也惊为天人，自叹不如！

正如云珠所说，这位郭璞上自天文，下及地理，旁涉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的确是无所不通，无所不精！若比之晋时那位郭璞，是丝毫不稍让的！

这一席酒，自然是宾主尽欢，而且一直到了日暮时分！

席散后莽贝勒急性子，也显豪迈真挚感人，他坚邀郭璞如今就跟他进府，跟年羹尧三人来个竟夜畅谈！

可是郭璞却婉言地拒绝了，他笑着说：“海爷，我还有些琐碎事儿要办，再说，云总镖头处，我也不好不打个招呼，怎么说他是我的东主！”

海贝勒睁眼摆手，道：“老弟，那不要紧，你如今是我贝勒府的总管，有什么事可以交给下人去办，云中鹤处也用不着你老弟亲自再跑，待会儿我叫人去告诉他一声就行了！”

郭璞摇头笑道：“海爷，那不好，您是位盖世奇豪，怎好教我不通礼数？云总镖头对我有收留大恩，云姑娘也对我有……”

海贝勒咧嘴笑道：“哦，对了，云家姑娘处，不得不惜别一番；其实；老弟，那也多余，今后你们见面的时候多得是，还怕没有机会慰相思，通款曲么？”

郭璞赧然笑道：“海爷，您误会了……”

海贝勒哈哈笑道：“老弟，别说了，要不是因为她心里有了你，看在你的份上，皇上早把云珠留在后宫了，这样吧，老弟，今夜我饶了你，明天一早我派人来接你，如何？”

郭璞摇头说道：“何敢劳弟兄们接？明天我自己找海爷报到！”

海贝勒沉吟了一下，点头说道：“好吧，老弟，我听你的，带着这个，

别的没用处，我担保你内城里通行无阻，‘血滴子’也对你侧目！”翻腕自袖底取出一物，那是一方玉佩，顺手递向郭璞！

郭璞忙出双手接过，那玉佩上，正面镌刻着九条栩栩如生的五爪龙，背后是八个字：“雍正御佩，如朕亲临！”

郭璞只一眼立刻神情震动忙道：“海爷这是钦赐……”

“我明白，老弟！”海贝勒摆手笑道：“别急，我不是送给你，先带在身边，明天你再还给我，交给你老弟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走吧，下楼吧！”话落，一手拉着一个行下楼去！

楼下，两名黑衣护卫早拉过了坐骑，海贝勒再三叮咛明天早来，莫让他望眼欲穿，年羹尧也说了话，又谈了几句之后，这才翻身上马，四人四骑飞驰而去！

望着那渐去渐远的四人四骑，郭璞唇边突然泛起一丝令人难窥万一的神秘笑意，随即迈步向那已然万家灯火的大街上行去，转眼不见……

示 警

片刻之后，郭璞出现在一家客栈门口，这家客栈门口，正是他午间故意地撞黑三的所在！

到了那家客栈门口，他一眼望见黑三还没套好的那辆马车，仍停在原处，竟然是一动未动！

这，使他不由一怔！

再看看那匹套车牲口前的那堆草料，也被那牲口吃的差不多了，这，更使他暗暗大为诧异！”显然地，这辆马车从黑三走后，一直就没人来照料！

也就是说，黑三走后，一直就没回来。

郭璞皱着眉头沉吟了一下，立即侧转身往那家客栈行去，那家客栈门口，站着个正在躬身哈腰，满脸堆笑，招徕过往客人的年轻伙计！

那伙计一见郭璞走来，只当是生意上门，连忙走过来便往里让，郭璞忙笑道：“小二哥，我打听件事……”

往后指了指那辆马车接道：“赶车的那个黑三，哪里去了？”

那伙计本是满脸堆笑的，闻言笑容立刻凝注，脸色一变，摇着头，直往后退，嘴里结结巴巴地道：“不知道，不知道，您最好别处问去！”

郭璞一怔，暗暗动了疑，望了那伙计一眼，道：“他赶的是这儿的车，住的是你们的店，怎么……”

“不，不，不！”那伙计白了脸，双手连摇，道：“您弄错了，小号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您还是别处问吧！”

说完，转身一头钻入客栈没了影儿！

这一下，郭璞情知出了事，可是他还弄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他没有再去找那店伙，转过身走向对街！

对街，那家酒肆中，灯光通明，由外内望，酒肆内座头卖了个四五分满，生意不算好，可也不能算错！

黑三既出了事，为什么这家客栈还照常开着门儿做生意，难不成只有黑三一人出了事！

郭璞脑中电旋，迈步过了街，走向那家酒肆！

一进门，他立刻觉得情形有些不对，因为在座的酒客们，全是内外双修的江湖一流好手，这自然瞒不过郭璞一双眼，尤其柜台里那个面目阴沉的瘦削老者，一身功力更高。

酒客们都在吃酒谈笑，一见郭璞进门，连看都未看郭璞一眼地仍吃酒谈笑如故！

倒是柜台里那面目阴沉的瘦削老者将一双耗子眼，滴溜溜地在郭璞身上转了好几转！

郭璞皱了眉，他有心试试，故意转身要走！

“砰！”地一声，靠门最近的那名酒客，抬腿踢上了门！紧接着满座酒客全站了起来！

只听柜台里响起个阴森森地笑声：“相好的，爷们布网悬饵，在这儿等了大半天了，终于等上了一个，来之不易，你还想走么？”

郭璞眉头又复一皱，双手往后一背，缓缓转过了身，身后门前站着四个，如今眼前这些酒客们成半弧状站立，个个虎视眈眈，跃跃欲动！

郭璞目光环视一匝，不在意地笑了笑，道：“诸位原来都是乔妆改扮的

冒牌酒客，我走眼了，诸位是……”

那柜台里面目阴沉的瘦削老者则端坐未动，嘿嘿笑道：“你明白就好，可惜太晚了，谁叫你有眼无珠，冒冒失失地撞了进来？待会儿到了地头，你自然知道我们这些人是什么来路，如今要想活命，我劝你乖乖束手就缚！”

郭璞淡淡笑道：“这么说来，诸位如今是不肯表明身份了？”

那柜台里面目阴沉的瘦削老者阴阴笑道：“待会儿你自然知道，如今又何必急？”说得是！”郭璞笑道：“那么，你们是存心等我的了！”

那柜台里面目阴沉的瘦削老者道：“正是，看来爷们没有白等！”

郭璞道：“未必见得，凭你们眼前这些人，只怕还奈何不了我，为免死伤，叫你那守门的手下让开路，我要走了！”说着他缓缓转过了身！

只听柜台里一声厉笑：“要走可以，留下命来，你总不能让爷们空手回去！”

话声方落两名大汉左掌齐递，电袭而出，分抓郭璞一肩！

郭璞生似背后有眼，脚下未动，头也未回，左掌后抛，迎向那两名大汉两腕一扫而回！

就那么一扫，两名大汉可吃足了苦头，杀猪般一声大叫，抱腕飞退，痛得脸上变了色，汗直淌，敢情，两腕筋脉被截，从此报废，以后是再也用不上了！

这一手，立震全场，郭璞面对着门，淡淡笑道：“怎么样，诸位，凭这一手够么？”

那些酒客们个个色变，既惊且怒，数声大喝，铮铮连响，个个撩袍探怀，一柄寒芒吞吐，奇光四射的软剑已握在手中，不知道是谁喝了这么一声：“活口不能，死的也可交差，剁他！”

话落寒芒飞闪，奇光耀眼，十余柄利可斩金截玉，吹毛断发的软剑齐罩郭璞，分指各大穴！

郭璞神色，不变扬眉一笑，道：“怎么，动家伙了？”

伸手捞起一只椅子往外抡去，那十余柄软剑竟然被他用一只木椅全部格了开去，椅子未伤分毫！

那些“酒客”们刚一震，微一怔神间，郭璞左掌如电，劈手自对面一名大汉手中夺过了一柄软剑，只一抖，寒芒倏地暴涨，他一笑说道：“借用一下，稍时定然奉还，还算趁手，来，来，来，诸位，我用这只左手跟诸位走几招！”

那软剑被夺的大汉大惊失色，有心扑上，却被郭璞抖出的剑花吓了回去，只听柜台里怒笑震屋宇：“我倒要看看你的惊人绝学，上！”

数声怒叱，软剑如灵蛇，再度卷向郭璞！

郭璞一声轻笑，振腕出剑，剑花九朵，隐隐有风雷之声，寒芒一闪，惨叫四起，十余柄剑纷纷坠地！

再看时，郭璞手持软剑，含笑傲立！

那十余名“酒客”却各以左掌抚右腕，鲜血自指缝中渗出，一滴一滴的往下滴，遍地皆是！

柜台里，陡扬厉喝，那面目阴沉的瘦削老者右手刚扬，郭璞一声轻笑，振腕抛剑，剑化长虹，匹练划空，飞射而出，只听一声惨叫响起，“笃！”地一声，那面目阴沉的瘦削老者一只右掌，硬生生地被那柄软剑钉在壁上。那面目阴沉的瘦削老者痛得剧颤，左手点指郭璞，颤声厉喝：“好大胆的叛

逆，不但敢拒捕，而且竟敢剑伤‘大内侍卫’爷们跟你拚了！”

左手往上一撩，拔下软剑，不顾掌伤，便要长身扑出！

郭璞霍然转身，陡扬大喝：“站住！”

那面目阴沉的瘦削老者一哆嗦，身形不由为之一缓。

郭璞及时说道：“你说谁是‘大内侍卫’？”

那面目阴沉的瘦削老者不知是痛是气，浑身发抖，神色狰狞怕人，恶狠狠地咬牙说道：“爷们便是大内‘血滴子’卫队……”

郭璞眉头一皱，道：“你何不早说！”

那面目阴沉的瘦削老者厉笑说道：“早说如何？凭你也配

……”

郭璞道：“早说这场架就打不起来了，我原是‘四海镖局’的人……”

那面目阴沉的瘦削老者一怔，随即暴跳如雷：“好啊，你这瞎了眼狗的东西，难道你认不出自己人？走，跟我们一起找云老二说话去！”说着，他翻身跃出了柜台！

郭璞摇头说道：“我话还没说完呢，如今他管不了我了，如今我是海贝勒府刚到任的总管，他反过来得听我的！”

面目阴沉的瘦削老者厉笑说道：“你骗得了哪一个，走吧，咱们这笔帐找他算去！”

伸出左手便要抓郭璞，可是，他那只手却像抓在了烙铁上，机伶一颤，连忙缩了回来，半张着口，两眼发直！

那一双耗子眼中惊骇目光凝注处，是郭璞平摊着的右掌上，正放着海贝勒刚给的那方钦赐玉佩！

只听郭璞淡淡喝道：“这上面的字你该认得，见佩如见君，你有几个脑袋，还不给我跪下。”隐隐有慑人之威，挺像那回事！

那面目阴沉的瘦削老者一哆嗦，忙低下了头：“您开恩，卑职不敢”砰然一声跪了下去！

他这一跪下，所有的“血滴子”自然跟着跪了下去！

够倒霉的，自己人糊里糊涂地打了一通，吃亏的是自己，到头来还得给人家跪下去！

郭璞淡淡一笑，翻掌收回玉佩道：“我请问，你是……”

那面目阴沉的瘦削老者忙道：“卑职‘血滴子’卫队三等领班唐子冀！”

郭璞“哦！”地一声，笑道：“原来阁下竟是‘四川’唐门中人，还好我刚才没让阁下那掌中暗器发出，要不然只怕如今倒霉的是我！”

那唐子冀低着头忙道：“卑职不知是总管当面，多有……”

郭璞截口说道：“唐领班，我再问一句，这酒肆的掌柜哪里去了？”

唐子冀道：“这酒肆掌柜，本是‘洪门天地会’中叛逆，身手颇高，被他带着伤跑了，我几个人未能……”

郭璞目中异采一闪道：“怎么说？诸位这么多人对付一人，还让他跑了？”

唐子冀忙道：“实在是那叛逆身手很高，不过他也活不了多久的，他身中八处刀伤，又被卑职一掌震伤内腑……”

郭璞眉头一皱，道：“诸位未追捕么？”

唐子冀道：“卑职等哪敢不追捕？谁知那叛逆带着那么重的内外伤，身形还那么滑溜，在东城转了个弯儿就不见了！”

郭璞冷哼一声，道：“那不是叛逆身手太高，而是诸位办事能力太好，要是这件事被贝勒爷知道了，我不知他会怎么样……”

唐子冀一哆嗦，低着头未敢说话！

郭璞又道：“是还有一个叫黑三的呢？”

唐子冀忙道：“卑职等闻报后，追那黑三不及，也被他跑了！”

郭璞微微一怔，道：“唐领班，闻报做何解释？”

唐子冀道：“是云领班接获自己人密告，而派卑职等……”

郭璞截口说道：“唐领班，那自己人三字指的又是谁？”

唐子冀摇头说道：“这个卑职不知道，只知道那自己人潜伏在叛逆之中！”

郭璞神情微震，“哦！”地一声说道：“我没想到竟还有这种事……”话锋微顿，忽地笑道：“事已至今，虽出误会，我不能不讲个理，诸位都是‘大内侍卫’，御前带刀，官同三品，说起来，比我这个‘贝勒府’总管的职位身份只高不低，如今撇开这方钦赐玉佩，诸位有话尽可以说，委曲诸位那两条腿了，诸位也可以站起来了！”

正如郭璞所说，大内侍卫“血滴子”比一个“贝勒府”总管身份职位，是只高不低的，这些人之所以下跪，是冲着那方钦赐玉佩，唐子冀的口称卑职，也是向着那方钦赐玉佩，绝不是冲着郭璞这个“贝勒府”的总管！

但是这个“贝勒府”不比别的“贝勒府”，要是换换别的“贝勒府”，便是你是个贝子一流，“血滴子”也要杀了你再说话！

可是对这个“贝勒府”，“血滴子”们不敢，一则海贝勒是权倾当朝的大红人，皇上也怕他三分！

二则海贝勒是皇上的“伴驾”，等于是“血滴子”卫队的顶头上司，他们不敢不买这个帐！

再说，位至总管，那必是海贝勒的亲信心腹，他要是在海贝勒面前说两句，那必然是收效极宏！

万一海贝勒护短翻了脸，他们有十颗脑袋也保不住！

所以，唐子冀领着“血滴子”们站起之后，并未敢如何发作，只翻了翻耗子眼，说了这么一句：“我几个倒无所谓，只恐云领班发现后找贝勒爷说话！”

凭云中燕他也敢！

郭璞未在意地笑了笑，道：“唐领班该知道，那不怪我，我也是来拿人的，可是唐领班坚不肯表明身份，我以为诸位是叛逆一路，所以手下未曾留情，倘若唐领班在我动问之初就表明身份，这场架就绝打不起来了！”

唐子冀神色有点难看地道：“可是大总管也未曾表明身份！”

郭璞道：“唐领班可曾问过我，我能当着叛逆自露身份么？”

唐子冀道：“可是我等并非叛逆！”

郭璞道：“那是我现在才知道的！”

唐子冀道：“总管该知道，我等也不能随便表露身份！”

郭璞道：“所以我说这是场误会，但理曲的不是我，唐领班要是准备报告云领班只管请，我不敢阻拦，要知道，在贝勒爷面前，我不见得没有话说！”

吃了亏到头来理曲的还是自己，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个霉头是触到了印度国去了！

唐子冀脸色颇为难看地沉吟了一下，道：“那么，以总管之见？”

郭璞淡淡说道：“我没有什么意见，那全在唐领班！”

唐子冀暗一咬牙，道：“那么，总管请吧，云领班处，我自有话说！”

郭璞一脸歉疚色地道：“那么，多谢了，得罪之处，我心中甚感不安，以后诸位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绝不推辞就是。”一拱手转身出门而去，出了门，他忽地笑了，可惜门内的“血滴子”们没能看见……

盞茶工夫之后，“八大胡同”的“怡红院”中，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个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

他穿着一身深蓝色长袍，外罩团花黑马褂，背着手，仰着头，看起来很有派头，只可惜一张神色冷峻的脸，配上那一双短眉，两只细目，冷意逼人，难讨人喜欢！

不过，没关系，只要你看起来有派头，像个腰缠万贯的阔爷们，便是你长得像钟馗，那龟奴也会满脸堆笑地往里让，而且躬身哈腰，甚是周到！

瞧，那面目冷峻的汉子一进门儿，眼尖的龟奴立刻迎了上去，满脸堆笑地哈下了腰：“这位爷，您请里边坐，院子里的姑娘，北京城里您试打听，全是花不溜丢的标致大姑娘，您……”

面目冷峻的汉子不耐烦地摆了手：“这个我久仰，要不然我今晚不会进‘怡红院’的门儿！”吃这门饭的何等机灵，龟奴一听就知道眼前这位爷不耐烦了，忙赔上个笑脸，怪声怪气地吆喝说道：“客到，里边儿侍候着！”

吆喝声方落，面目冷峻的汉子已到了东画廊，只听一声“来啦！”鸨母王大娘浓妆艳抹，抖着满身肥肉，一扭一扭，倒足人胃口地由里面行了出来，右手那花手绢儿向着面目冷峻的汉子一扬，笑得眯起了眼：“哟，爷，您好久没上我们这儿来了，今儿个是什么风！”

吃这门饭的，都有一张套近乎的嘴，哪怕彼此天南地北根本没见过面，她也能热和得像多年的老朋友！

奈何，面目冷峻的汉子天生的冷，他不吃这一套，冷冷说道：“你们这儿，我是头一次进门儿！”

鸨母王大娘不在乎，而且见风立刻转了舵，手绢儿又一扬，“哎呀！”一声说道：“您瞧我，这双眼是越来越不中用了，竟把您当成了陈大爷，其实，那有什么要紧，一回生，两回熟，您说是不……”顿了顿，刚要招呼里面的姑娘。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已然说道：“不忙，我是来这儿找人的！”

鸨母王大娘会错了意，忙道：“您这位爷真会瞒人，原来您有老相好呀！您说说是谁？我马上给您叫去！”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皱了皱眉，道：“梅心梅姑娘的老车把式，栾老爹！”

敢情他不但是找男的，而且是找个糟老头子！

鸨母王大娘怔了一怔，道：“哟，原来您不是……”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道：“不是！”

虽是来找人的，但找的是梅姑娘的人，鸨母王大娘心里虽然不是味儿，可是表面上仍不敢怠慢，忙又赔上笑脸：“您找老爹，您跟他是朋友？”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道：“问得好，不是朋友我找他？多年的交情了！”

鸨母王大娘一听，越发地不敢怠慢了，忙道：“那么，您先坐坐，我给您找去……”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冷然说道：“不必了，您告诉我他的住处，我自己会去！”

鸨母王大娘干笑说道：“这个……这位爷您要原谅，梅姑娘有个规矩，没她的话我们是不敢放客人进西楼的，我们不得已，您……”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又不耐烦了，一摆手，道：“好吧，好吧，有劳了，你快去吧！”

鸨母王大娘忙应了一声，急急忙忙地走向西楼！

没一会儿，她领着栾震天走了过来，栾震天满脸诧异，到了近前，他没有留意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一双老眼直往来往的狎客之中打扫：“是哪位找我？”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脸上难得有了笑容：“老人家，是我，不认得了么？”

栾震天闻声投注，不由一怔，讶然说道：“这位老弟是……”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笑道：“老人家好健忘，前两天老人家还坐过我的马车……”

栾震天猛然想起了假扮冒充“海贝勒”护卫，救金虎与石秀的那位，“哎呀”一声，一把抓起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的一双手，连摇带晃地歉然说道：“是你老弟，抱歉，抱歉，那晚上天黑，我没能瞧清楚你老弟，今天一见面就认不得了……”

顿了顿，忙又接着道：“你老弟找我，有什么指教？”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笑道：“怎么老人家对我用起指教二字？老人家，先别问我何事造访，我第一次登门，老人家就这么待客么？”

栾震天扬眉笑道：“没想到你老弟这么不客气？算我失礼，走，咱们西楼谈去！”说着，拉起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便走！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向着旁立王大娘打了个招呼，然后跟着栾震天行向西楼，走了两步，他笑道：“老人家，听说梅姑娘有个未得传话不许人登楼的规矩！”

栾震天笑道：“谁说的？”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往后一指，道：“刚才那位！”

栾震天笑道：“你老弟是找我，又不是找她，怕什么？”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笑了笑，没说话！

上了西楼，小玉早守在了楼梯口，看样子，似乎只有他一人

儿在，栾震天上楼便道：“丫头，见见这位，这位便是救金虎与石秀的那位……”

一望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接问：“老弟，我还没有请教！

……”

那面目冷峻的中年汉子笑道，“老人家，我姓贾，叫贾子虚！”

栾震天道：“原来是贾老弟……”转注小玉，道：“丫头，见过贾爷！”

贾子虚忙称不敢当，小玉却已然福了一福：“原来是贾爷，我这儿有礼了，我家姑娘还没有谢您呢！”

贾子虚忙还了一礼，道：“彼此不外，也是同路人，何须客气！”

栾震天适时摆手说道：“丫头，给贾爷沏壶茶去！”

小玉应了一声，迈动莲步，袅袅行去！

栾震天直往大厅让客，贾子虚谦逊了一句，随口问道：“怎么，梅姑娘

不在？”

栾震天摇头说道：“她是个忙人，没有一天能闲着，不是‘亲王府’，便是‘贝勒府’，今天天刚黑就被‘宝亲王’派人接去了！”他口中的“宝亲王”，是四阿哥弘历！

贾子虚漫应了一句，笑道：“梅姑娘这般周旋于亲贵之中，倒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

进了大厅，刚坐定，小玉已袅袅行进大厅，奉上香茗，喝了一口茶，栾震天笑道：“老弟，这般待客如何？现在可以说说来意了吧，我知道，要是没什么大事，你老弟是不会轻易跑来找我的！”

贾子虚点头笑道：“不错，老人家，我是有事，而且是大事，不知老人家可知道，贵会麾下的那家酒肆，已被‘血滴子’……”

栾震天白眉一轩，点头说道：“这个我已经知道了，是……”

贾子虚截口说道：“是仇三爷受着伤来报了信儿？”

栾震天迟疑了一下，点头说道：“不错，你老弟找我，为的就是告诉我这件事儿？”

“不！”贾子虚摇头说道：“老人家，我想见见仇三爷！”

栾震天一怔，诧声说道：“老弟要见仇老三？有事儿？”

贾子虚笑了笑，道：“我先请老人家听段事儿，‘血滴子’围捕仇三爷未成，仇三爷带着伤走了之后，‘血滴子’那些人就化装成酒客等在酒肆里，准备抓那去找仇三爷，或形迹可疑的人！”

“有这回事儿？”栾震天神情一震，咬牙说道：“好狡猾狠毒的东西，老弟，莫非……”

“听我说，老人家。”贾子虚淡淡笑道：“从晌午等到日暮，他们没有白等，上灯的时候，酒肆里果然来了个人，但不是贵会中人……”

栾震天听说没白等，果然来了人，刚一惊，入耳那最后一句，心中又复一松，插口说道：“那是谁？老弟？”

贾子虚淡淡笑道：“郭璞，‘四海镖局’那位新聘的帐房！”

栾震天“哦！”地一声，变色说道：“怎么会是那小子？”

贾子虚道：“那谁知道，想必他是闲来没事儿想逛逛去，老人家可知道，郭璞进了酒肆之后，后果如何？”

栾震天冷哼说道：“一丘之貉，同是供人驱策，为人卖命的鹰犬，自然是一拍即合，亲热得很。自然是……”

贾子虚摇头说道：“老人家，你错了，他们打起来了，结果是两名‘血滴子’废了两只右手，十几名‘血滴子’伤腕，三等领班那‘四川’唐门的唐子冀一只右掌被长剑贯穿，郭璞毫发无伤！”

栾震天大出意外地诧声说道：“打起来了？那怎么会，他们是……”

贾子虚道：“老人家，是没错，他们是同路人，只可惜他们事先未向对方表明身份，结果起了误会！”

栾震天呆了一呆，抚掌笑道：“窝里反，打得好，狗咬狗一嘴毛……”

倏地敛去笑容，摇头说道：“那小子好高的身手，竟能独搏十余名‘血滴子’，可惜……”摇摇头，住口不言！

贾子虚笑了笑，道：“可惜他是个昧于民族大义的冷血之人，老人家，等打完了，他们才各向对方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栾震天大笑说道：“这一下那小子要吃不完兜着走了！”

贾子虚摇头说道：“老人家又错了，‘血滴子’不但未敢拿那郭璞如何，反而对他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因为郭璞如今是海贝勒府的总管，老人家请想，‘血滴子’惹得起海贝勒？”

栾震天怔住了，半晌才睁着老眼，诧声说道：“老弟，这又是怎么回事？他能混进‘四海镖局’，已属能耐不差，怎么如今又一跃而为海贝勒府的总管？”

贾子虚道：“这个我在‘顺来楼’上听的清楚，是那位海贝勒说的，‘四海镖局’的总镖头云中鹤的那位掌上明珠，看上了郭璞，在她被召进宫的时候，一力向胤祯推荐保举郭璞，结果胤祯点了头，把郭璞交给了海贝勒，可巧今天海贝勒在‘顺来楼’上为年羹尧接风洗尘的时候，‘江南八侠’中的白泰官，甘凤池，周浔，还有虬髯公与晚村先生的孙女儿四娘，鱼壳的女儿鱼娘行刺年羹尧，为郭璞所救……”

栾震天震声说道：“我明白了，所以海贝勒一下子就把那小子升为了总管？”

贾子虚点头说道：“不错，老人家，正是如此！”

栾震天白眉连轩地道：“老弟，‘江南八侠’到了？”

贾子虚道：“是的，老人家！”

栾震天道：“那虬髯老儿与吕四娘，鱼娘也来了？”

贾子虚点头说道：“是的，老人家，他三位也来了！”

栾震天道：“那小子一身功力或高过‘江南八侠’，但他有什么办法抵挡那尤过于‘血滴子’的‘冷霜刃’？”

贾子虚道：“说来老人家也许不信，那简直是神乎其技，那郭璞只抬了抬手，便破了那尤过‘血滴子’的‘冷霜刃’！”

栾震天轩了轩眉，道：“我不以为那虬髯老儿会袖手旁观！”

贾子虚道：“自然不会，可是那虬髯公却被郭璞一句话吓跑了！”

栾震天呆了一呆，道：“什么话能吓跑虬髯公老儿？”

贾子虚道：“‘大罗剑’可抵挡得‘囊中丸’？就这句话！”

栾震天霍地站了起来，失声说道：“什么，那小子会使‘大罗剑’？”

贾子虚淡淡道：“那就知道了，不过由他破‘冷霜刃’的高绝功力看来，那并不是没有可能，也许他会得几招！”

栾震天身形忽抖，咬牙说道：“老弟，你当时也在‘顺来楼’上？”

贾子虚点头说道：“正是，但老人家别怪我，我不是郭璞的对手！”

栾震天一口钢牙咬得格格作响，道：“这小子卖身投靠，不但功力高绝，而且还有可能会使‘大罗剑’，看来，咱们这些人是要……”神情一黯，倏地摇头改口：“老弟，不谈了，要不是那小子，年羹尧早就躺在‘顺来楼’上了，这笔帐，应是要算的，老弟，酒肆中事，后来如何？”

贾子虚道：“结果‘血滴子’只好吃个哑巴亏，其实，那是他的事，最重要的那句，还是我听唐子冀说的，他告诉郭璞说，贵会之中，潜伏有他们的人，他接获了密告……”

栾震天砰然一声拍了桌子，咬牙切齿地道：“没错，老弟，是那小子，午间有人故意找仇老三的手下搭讪，说年羹尧已经到了‘北京’，仇老三的手下来报后，当时姑娘就怀疑其中有诈，所以按兵未动……”

贾子虚怔了一怔，忙道：“老人家，那您就可能料对了……”

栾震天道：“何以见得？”

贾子虚说道：“找黑三哥搭讪的那个人，是郭璞！”

栾震天一怔，道：“怎么，老弟，会是郭璞！可是听黑三说……”

贾子虚摇了摇头道：“老人家，郭璞戴了面具！”

栾震天怔住了，半晌始道：“没错，老弟，是他！”

贾子虚点头，道：“老人家，是郭璞把消息透露给黑三哥，用意是在让贵会派出高手刺杀那年羹尧，谁知他在‘顺来楼’等了半天未见贵会人来，他心知出了问题，事后才赶往酒肆探视，正巧让我碰见。”

栾震天沉吟了一下，道：“这么说那密告之人确是他了，那么你老弟要见仇老三是……”

贾子虚道：“我要查明此事，绝不能让那些鹰犬另有人潜伏在咱们之中，老人家该知道，由唐子冀的话意可能另有人潜伏在这！”

栾震天道：“不错，那郭璞是他们自己人，多谢老弟专程跑来相告，一等姑娘回来，我便把此事禀报姑娘，请姑娘清会……”

贾子虚道：“老人家，自己人何须客气，我不知道此事便罢，既然知道有这种事，我焉能不管？我要问问仇三爷，当黑三哥进酒肆向他请示的时候，贵会之中，是否有何人在侧！”

栾震天呆了一呆，道：“这我倒没听老三说起过，我一颗心都怀疑在那找黑三搭讪之人身上，当时也没想起问他，走，老弟，咱们下去问问他去！”说着，站了起来，让客出厅！

栾震天领着贾子虚，下了楼，穿画廊绕向楼后！

楼后，是“怡红院”的后院，这后院不太大，有一块空地放梅心的那辆马车，还有一棵栓牲口的大树，还有，便是那三间，一明两暗的屋子！

明的那一间，是厅堂，暗的那两间，则是卧室，栾震天领着贾子虚进入厅堂，拐向那左边的一间！

此际，厅堂中没燃灯，黑黝黝的，那左右两间则灯光外透，就是不闻一丝声息！

栾震天举手拍了门，问道：“老三，睡了么？”

只听房里响起个有气无力的话声：“是老爹么，还没睡呢，我正躺着无聊，请进来吧！”

栾震天笑道：“那正好，我给你带了个朋友！”说着，推门而入！

房里，陈设颇为简陋，但却洁净得一尘不染，仇老三正躺在床上，一张脸仍未见血色，两只眼也未恢复往日那夺人的神采，一见栾震天身后的贾子虚，他便自一怔：“老爹，这位是……”

栾震天忙道：“贾子虚贾老弟，救金虎跟石秀的那位！”

仇老三“哦！”地一声说道：“原来就是贾老弟，仇老三卧病在床，未能见礼，贾老弟海涵！”说着，仍是勉强点头示意！

贾子虚忙拱起双手，道：“哪里的话，是我打扰三爷静养，甚感不安，还要请三爷原谅！”

仇老三连称好说不敢，随即望向栾震天！

栾震天会意，一边举手让座，一边把贾子虚所言说了一遍，最后说道：“老三，你想想看，当时还有谁在身边？”

仇老三静听之余，脸色连变，栾震天话落，他立即说道：“不用想，老爹，当时我身边没有第二个人！”

栾震天向着贾子虚投过一瞥！

贾子虚眉头一皱，笑问仇老三：“三爷既这么说，那想必错不了，三爷可否再想想看，当时在酒肆之中，有没有认识的人？”

仇老三沉吟了一下，道：“没有，我只瞧见了两个人跟在黑三之后出了酒肆，那两个，一个身躯魁伟，满面络腮胡，颇见威猛，另一个则是个穿白衣，白面无须的中年汉子，看模样有点像‘江南八侠’中的甘凤池与白泰官！”

贾子虚望了望仇老三，道：“三爷，有点像？”

仇老三道：“事实上，我并未见过‘江南八侠’！”

贾子虚道：“‘江南八侠’中的周浔，甘凤池与白泰官已经在北京露了面，三爷刚才没听老人家说么？他们在‘顺来楼’行刺年羹尧！”

栾震天插口说道：“那有可能老三看见的，是甘凤池与白泰官！”

贾子虚道：“是有可能，老人家，他两个也不认得三爷么？”

栾震天摇头说道：“‘江南八侠’，‘武林十义’，彼此虽互相仰名，却并未朝过面！”

贾子虚道：“老人家，我不敢认为甘凤池与白泰官是那告密之人！”话锋一顿，忽地起身说道：“我不敢多事打扰，我自己也还有些琐事待办，该告辞了！”

栾震天连忙跟着站起，道：“怎么，老弟？你不见见我们姑娘？”

贾子虚笑道：“老人家，你瞧瞧我这身打扮，哪能见双龙头？今晚免了，改天我来个专诚拜谒，如何？”

栾震天还待挽留，贾子虚已然向着床上仇老三打了招呼：“三爷，您歇歇，请安心静养，过两天我再来看望！”

说着，未等仇老三答话，他便转身出了房门！

栾震天迟疑了一下，抬起了手，但倏又放了下去，跟着出了门，出了门，栾震天要送客出“怡红院”，贾子虚却以人多眼杂，不方便为辞婉拒，然后一个人飘然而去！

栾震天站在西楼下，向着东楼下一施眼色，一名小贩打扮的年轻小伙子跟了出去，适时，楼梯上走下了小玉，她道：“老爹，客人走了？”

栾震天漫应说道：“走了，刚走！”

小玉道：“我瞧这人好眼熟，就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栾震天老眼一翻，道：“要是个俊一点的，你就想得起来了！”

小玉脸一红“啐！”了一声，道：“您就是不说正经的，好了，我不跟您扯了，姑娘请您呢！”

栾震天一怔，道：“怎么，姑娘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小玉道：“回来一会儿了！”

栾震天跺脚说道：“鬼丫头，你怎么早不说，早说了也好让姑娘瞧瞧这姓贾的到底是个什么来路，这下好了，人走了……”

小玉笑道：“您别急，也不用您操心，姑娘在楼上隔着窗子瞧着您送了他走，早把那姓贾的瞧了个够！”

栾震天一怔，大叫一声“好丫头！”飞步上了西楼！

到了楼上，果如小玉所说，梅心跟双成犹站在栏于旁，他连忙走近了去，道：“姑娘今晚怎么这么早？”

梅心笑了笑，道：“弘历那儿没什么事儿，我懒得多待，所以就早回来了！”

栾震天指了指楼外，道：“刚才您看见他了？”

梅心笑着点了点头，道：“我听小玉说了，当面见他不大方便，而且也不容易，不如站在一旁偷窥，这样既可看的清楚，他也躲不掉！”

栾震天道：“我不知道您已经回来了，要不说什么我也会留着他让您瞧瞧，见了两次面了，除了个姓名外，他始终不肯……”

梅心笑道：“您上人当了，只怕那姓名也是假的！”

栾震天一怔，道：“您怎么知道？”

梅心道：“他不是姓贾，叫贾子虚么？”

栾震天楞楞说道：“是呀，这有什么不对？”

梅心笑道：“本来不对，老爹，姓贾（假），叫子虚，您怎么不多想想？”

栾震天并不是糊涂人，一点即透，跺脚叫道：“好家伙，假子虚，他坑了我，我追他去！”说着，便要转身下楼！

梅心笑道：“老爹，来不及了，他怕不早走远了！”

栾震天默然不语，半晌始道：“姑娘，咱们尽掏诚心，他这是什么意思？”

梅心笑道：“老爹，别怪人家，也许人家有不得已的苦衷，像咱们，要不是他早已知咱们的底细，咱们会告诉他么？”

栾震天摇了摇头，遂把那位贾子虚的来意说了一遍，最后说道：“姑娘，以您看，他到底是什么来路？”

梅心微皱黛眉，摇头说道：“难说，此人行踪飘忽，神秘得很，不过，老爹，咱们的底细是不能轻易让外人知道的，如果人家知道了咱们，咱们却摸不透人家，可不是一件好事！”

栾震天双眉微轩，道：“那么，以您之见？”

梅心道：“赶快弄清楚他的来路，要不然，就……”

栾震天忙道：“姑娘，人家救过金虎跟石秀，对咱们有恩！”

梅心淡淡笑道：“我知道，可是，老爹，大我为重！”

栾震天道：“姑娘，此人神秘诡谲，且极富心智，只怕不容易！”梅心笑道：“老爹，满虏之中，比他高明的人不在少数，难道咱们就畏难而退，放弃了任务与使命么？”

栾震天默然不语，但旋即又说道：“我已经派小顺子跟去了，看看他在哪儿落脚……”

梅心摇头笑道：“老爹是难得糊涂，小顺子要能跟得住他，他就称不得极富心智，神秘诡谲了，您看吧，非丢人不可！”

栾震天轩了轩眉，有些不服，但未说话！

梅心看得清楚，但她也未多说，道：“老爹，您刚才说，燕南来如今是海青府的总管？”

栾震天一听燕南来似乎就有火，脸色一变睁了眼：“不错，如今他是跃过龙门，一步登了天了！”

梅心笑了笑，道：“老爹仍这么想么？”

栾震天道：“我没有理由不这么想！”

梅心笑道：“老爷好糊涂，您没听他伤了十几名‘血滴子’么？”

栾震天道：“我听见了，那是他事先不知道！”

梅心笑道：“由诸多事情看来，他该是个极富心智的人，既是这么一个人，我不以为他当时看不出来，我以为他是故作不知，而不是事先真正不知，每个人伤在腕上，那些‘血滴子’们至少在一个月内无法与人动手过招，这

大大削减了满虏鹰犬的实力，同时，我如今也可以断言，他就是那夜闯大内，行刺胤禛之人！”

前半段话儿，听得栾震天白眉连轩，后半段话儿，却听得栾震天为之一怔，他惑然说道：“姑娘，何以见得？”

梅心笑了笑：“那夜，他是伤在四川唐门那歹毒霸道暗器之下，而今晚，手掌被利剑贯穿的，是四川唐门的唐子冀！”

栾震天一怔，半晌始道：“那么，他出手救年羹尧又该做何解释？”

梅心摇了摇头，道：“那有可能他认为目下年羹尧还不该死！”

栾震天冷笑说道：“年羹尧什么时候该死？难道要等他带兵剿平了‘洪门天地会’，及各路义师之后才该死么？”

梅心默然不语，但旋又说道：“老爹，我一时想不通他为什么救年羹尧，但是我仍不以为他会是那种人，老爹该相信我的眼光从不会看错人的！”

栾震天口齿启动，欲言又止，最后一叹说道：“姑娘，我明白您的心意，我只怕您以后会失望，会有心碎肠断的一天，到那时再明白，只怕……”

梅心脸一红，淡淡笑道：“老爹，您是看着我自小长大的，我会是个感情那么软弱的人么？我不否认我对他动了情，可是一旦立场有了冲突，我绝不会因私而废公，对他有所袒护的！”

栾震天垂下皓首，羞愧地道：“实在说，姑娘，我是怕您在感情上吃了大亏，会受不了那个打击，多少年来，您视天下男人如草芥，就连海青那么一位宦海奇英，铁铮豪雄您都不动心，要是第一次动心就碰上了个……唉，姑娘，我不说了，但愿您没有看错人，是我这老头子看错了！”

梅心美目满射感激地柔婉笑道：“谢谢您，老爹，您是这世上最疼我，爱我，关心我的人，跟我爹没什么两样，只是，老爹，感情讲求个‘缘’字，是丝毫勉强不得的，老爹，您放心，万一不幸我看错了人，后日我会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的！”

栾震天身形抖动，须发俱颤，没有说话。

适时，一阵步履声传了上来，有人上了西楼。

小玉连忙迎向楼梯口，只一眼，她立即说道：“姑娘，是小顺子回来了！”

话声方落，那小贩打扮的年轻小伙子，左手挽着一只盛着瓜子、芝麻糖的篮子，已然急步行上楼来！

他满脸窘相，到了梅心面前，一句话没说，怯怯地由怀中取出一张纸条，恭谨地递向梅心！

梅心接过一看，立即展颜而笑，道：“老爹，我说小顺子非丢人不可，您看！”随手又把纸条递向了栾震天！

栾震天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几行龙飞凤舞的狂草！

“老人家，临行匆匆，忘了奉告一桩大事，如今正好托贵属带陈，失礼之处，尚祈雅量海涵！”

“四海镖局”云中鹤有女过人，已奉召入宫随侍胤禛左右，充当海青副手，此女武学虽泛泛但心智却是云家十兄弟所难望项背，请转奉梅姑娘留意一二！

梅姑娘当世奇女，虽无论功智均在云女之上，但此女一纸计划书可代替所有‘血滴子’，倘日后贵会有意胤禛，不可不加意小心！

再！此女身世堪怜，且良知未泯，倘有人渡化，必幡然悔悟，对我等未曾不是一大助力！

贾子虚百拜”

栾震天瞪目愕然，不知所云，也有点哭笑不得，半晌，才目注那年轻小伙子小顺子憋出一句：“没用的东西，只会替我老人家丢人现眼，到底怎么回事，快说给我老人家听听，快说！”

那叫小顺子的小伙子红着脸，嗫嚅说道：“我跟他出了门儿，眼见他进了‘白玉楼’，我生怕他溜了，候在门口一步没敢离开，谁知过了一会，他笑嘻嘻地走了出来，让我把这个交给老爹，然后就走了！”

栾震天叫道：“好，好，好，够体面的，一出门儿就被人发现了，亏他想得出来，到‘白玉楼’借了笔墨，你快给我滚吧，免得让我瞧见就有火儿！”

那叫小顺子的小伙子应了一声，一肚子委曲地转身下楼而去，栾震天回过头来，苦笑一声，道：“姑娘，您看这件扎手的事，该怎么办？”

梅心未予答理，笑了笑，突然喝道：“双成，到房里去把燕爷留给我的那封信拿来！”

双成应了一声，急步行去！栾震天闻言却一怔，诧声说道：“姑娘，您怀疑……”

梅心点头笑道：“有点，只是不敢确定！”

栾震天道：“他那张脸……”

梅心道：“那可能是一张人皮面具！”

栾震天摇头说道：“不可能，不可能，绝不可能，他要是那燕南来，他又怎会救金虎跟石秀，绝不可能，绝不可能……”

梅心笑道：“老爹，且等对过笔迹再说，只要笔迹一对，我对他就可以多了解一些了，您等着看吧！”

说话间，双成已拿着当日燕南来留给梅心的那封信行了过来，双成把那封信递向梅心！

梅心接过这封信，又向栾震天要过那张纸条，两下里只一对望，她立即皱起黛眉，默然不语！

栾震天道：“怎么，姑娘，对不对？”

梅心没有说话，默默地把那封信与纸条一起递向了栾震天，栾震天接过来只一眼，立刻说道：“我说嘛，根本就绝不可能，如今您瞧如何？”

那笔迹是不对，看上去完全出自两个人之手，绝不是一个人写的，而且连一点相似地方都没有！

梅心皱着眉沉吟说道：“这么说来，贾子虚跟燕南来是两个人了……”

栾震天道：“本来就是两个人嘛，我不说了么？他要是那燕南来，又怎么由云三手中及‘四海镖局’内救金虎跟石秀？”

梅心沉吟未语！

栾震天忽地摇头一叹，又道：“这家伙比咱们的消息还灵通，他竟然会知道那云家丫头被召入宫伴驾，递一份什么计划的书？他到底是何来路……”

梅心双眉陡扬，道：“此人神秘诡谲，令人可怕，老爹，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为整个‘洪门天地会’，务必全力监视此人，在短期内弄清此人的来历，否则这样下去令人难安！”

栾震天点头应了一声，道：“姑娘，以您看，什么计划这般厉害，能代替所有之血滴子？”

梅心淡淡说道：“如果我没有料错，那该是一种极为歹毒霸道的埋伏！”

栾震天摇头说道：“没想到云家那丫头，有这么个过人之处！”

梅心道：“人人都有他的过人之处，这就是所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山还有一山高’，老爹，别轻视任何人！”

栾震天道：“我是不相信她能强过您！”

梅心道：“那是一种先人为主的错误偏见，胤祯当世称雄，一代霸君，他的眼光自有过人之处，不然他不会召她入宫伴驾，再说，她能想出什么计划，我就想不出！”

栾震天道：“看来那云家的丫头是有意要一网打尽咱们了！”

梅心点头说道：“事实上，也只有这个可能，看贾子虚的口气，似乎是一旦等计划付诸实施，大内禁苑就要变成铜墙铁壁，固若金汤，任何人，也休想再越雷池一步了！”

栾震天道：“难不成咱们就这么算了？”

“不！”梅心摇头说道：“我要是不完成任务，我就没有算了那一说！”

栾震天道：“只是到那时再想进大内，可就难了！”

梅心微微点头说道：“我知道，所以我打算早些毁了那计划，以免让咱们的一路人，任何一人中了埋伏，受了伤害！”

栾震天道：“那么我到各处去招呼一声去！”

把那封信及那张纸条双手递向梅心，然后转身要走！梅心适时说道：“老爹，别忘了，此女堪怜，倘有人渡化之必幡然悔悟！”

栾震天回身笑道：“知道了，只是，姑娘，那是您的事，您可以试试看！”说着转身下楼而去！

望着栾震天的背影，梅心陷入了深思……”

与此同时，一个英挺俊美的蓝衫客，进了城南一家名唤“八方”的客栈，这蓝衫客人长得俊美，英挺，潇洒，飘逸，更难得气度高华，倜傥不群！

这么一位人物进客栈，店伙哪敢怠慢，忙满脸堆笑地迎上前来，哈腰让客，嘴里直把他的店捧上了天！

静静听毕，岂料蓝衫客含笑来了这么一句：“小二哥，请问那个长着一脸络腮胡的老头儿，跟那两位读书的相公，住在哪间屋里？”

店伙一怔，未免有点失望，但仍不敢怠慢，忙道：“就在后院东边那两间上房里，原来您是他三位的朋友，我这儿给您带路，请跟我来！”

他是很周到，谁知蓝衫客又摆了手：“不必了，小二哥，我自己会走！”

那店伙碰了个软钉子，扮个勉强笑脸，转身欲去，蓝衫客突然又道：“小二哥，请慢走一步！”

那店伙一怔转过身来，道：“您这位爷，还有什么吩咐？”

蓝衫客笑了笑，道：“一事不烦二住，我还有件事儿，顺便打听一下，小二哥，有个红脸老者跟一个长着络腮胡的大汉，还有个白白净净的中年汉子，是不是也住在贵店之中？”

那店伙有了犹豫，迟疑了一下，刚要摇头！

蓝衫客淡淡一笑，自袖底拿出一物，塞向那店伙手中，那店伙脸上马上有了笑容，干咳一声，压低了声音道：“咳，咳，这位爷，不是我不说，实在是那三位交待过，要有人问起他三位，就说不知道，如今嘛，咳，咳，就在南屋，跟那三位没隔多远，要不要……”

他话尚未说完，蓝衫客已然一笑迈了步，行向了后院！

这客栈的后院不小，三面客房，总有十几间屋子，院中种的有树，青石

小径两旁，还摆着不少盆花，颇称清幽雅致，蓝衫客站在后院门望了望，只见东西两排屋子里，灯光透窗棂，烛火未熄，唯独那南屋两间上房，黑黝黝的熄了灯，而且房门紧紧地关着！

蓝衫客双眉微扬，然后举步再行进，直奔东面那两间上房，这两间上房虽然灯光透窗棂，屋里却是静悄悄的，不闻一丝声息，蓝衫客毫不犹豫地举手拍了门！

剥啄之这声方起，人只房内响起个清脆悦耳的甜美话声：“是哪一位，小二哥么？”

蓝衫客笑道：“不是小二哥，是不速之客夜访！”

只听屋里那甜美清脆话声“哦！”地一声：“没想到今夜有不速之客，请进！”

蓝衫客推门而入，屋里，坐着两个书生打扮的美少年，正是午间“顺来楼”上行刺年羹尧的那两个！

只未见那威态若神的虬髯客！

蓝衫客走进几步停了身，然后含笑仁立，不言不动！

两名美少年毫无惊慌之色站了起来，淡然发问：“阁下是

……”

蓝衫客突然开了口，笑道：“二位行刺朝廷大员未成，如今已闹得满城风雨，大内侍卫‘血滴子’与‘雍和宫’喇嘛尽出精锐，找得就是二位，二位竟敢在‘北京城’里逗留，好大的胆子……”

两名美少年颜色不变，居左一名淡淡笑道：“我说哪来的不速客，原来是六扇门中吃公事饭的朋友，能找到这儿来，却也不差，就阁下一人么？”

蓝衫客淡然点头：“正是，我这个人一向喜欢独来独往。”

居左那美少年笑道：“独来容易，如今独往可就难了……”抬手往蓝衫客背后一指，接道：“阁下且回头看看，阁下已经没有退路了！”

蓝衫客未回头，淡淡笑道：“我不用看，那是那位少林俗家弟子虬髯老儿，我只见二位而未见他，就料到三位必有此一着，只是，事到如今，三位还敢动我么？”

居左美少年面上倏罩寒霜，道：“我只愁杀不尽你们这班满虏的鹰犬……”

蓝衫客未在意地截口笑道：“骂得好，我不妨实告三位，这‘八方客栈’四周，已经布满了大内侍卫‘血滴子’与‘雍和宫’中的喇嘛武学诡异的‘血滴子’，再加上密宗高手，还有那神仙难逃的火器，三位只要动我一动，只怕会……”背后突然一声冷叱，一个苍劲话声说道：“你骗得了哪一个？我早在你进店之初已登上屋面遍查四周，‘血滴子’番僧们倒是有，可惜并非如你所说，是围在‘八方客栈’的四周！”

蓝衫客笑道：“那是你目力迟钝，难以明察……”

“住口！”居左美少年忽地一声轻叱，道：“我三人没工夫跟你多噜苏，满虏鹰犬只要撞在我手中，便绝难有一个活口，你阁下就少说一句吧！”话落，他方待招呼动手！

蓝衫客忽然扬眉轻笑：“玩笑要适可而止，见好就收，鱼娘，她两位不认得我，难道阔别数年，你也认不得我了？”

入耳一声“鱼娘”，两位美少年俱皆一怔，只见居右的那位美少年满面诧异神色地问道：“阁下到底是谁……”

蓝衫客笑道：“我提醒你一句，我姓郭，当年跟你一样，是水上人家！”居左美少年闻言脸色一变，居右的那位却脱口一声惊呼：“啊！你阁下是……是郭家的那位……”

蓝衫客说道：“鱼娘好记性，老人家的义子，我叫燕南！”

居右美少年又一声惊呼，满面惊喜地颤声说道：“您，您是六少爷！”

蓝衫客皱眉说道：“我不喜欢这个称呼，你干脆叫我燕南！”

居右美少年正是那当年侠盗鱼壳之女鱼娘，她美目涌泪，激动地急步趋前，便要拜下！

居左美少年突扬轻喝：“姐姐，满虏的鹰犬们个个阴险狡诈，莫要……”

鱼娘忙道：“不，不，妹妹，六少爷当年我见过，容貌我依稀还记得，这位正是，一点不错！”说着，她盈盈拜了下去！

蓝衫客忙闪身形，避了开去，道：“鱼娘，咱们之间，不该有这套俗礼！”

鱼娘恭恭敬敬地应了一声，站了起来！

蓝衫客则笑顾居左美少年，道：“吕姑娘如今对我还怀疑么？”

那居左美少年正是何求仙人吕晚村的孙女儿吕四娘，闻言玉面一红，道：“我并未见过郭家的六少爷！”

蓝衫客道：“如今吕姑娘见着了，信么？”

吕四娘美目略一眨动，道：“我听说郭家的少爷们，人人都有……”

蓝衫客一笑说道：“袒胸露背那不太雅观，当着姑娘家那也太不礼貌，姑娘且请看看这个！”右掌往外一招即收！

只见桌上烛火一缩暴涨，屋中一阵奇亮！

吕四娘刚呆了一呆，忽听门外虬髯公笑道：“是郭家家传绝学，错不了了！”话落，他大步行进了进来，随手掩上了门，直趋蓝衫客身边，环目炯炯，扬眉笑道：“当年我福薄缘浅，不想十多年后的今天，能见着老人家的六少爷，也算不枉此生，堪以安慰了！”

蓝衫客一笑举手：“敬佩老人家，那是一回事，可是你别骂我，虬髯老哥哥，郭燕南这里有礼了！”说着兜头一揖！

虬髯公哈哈大笑：“骂还好，总比这一声老哥哥折了我阳寿十年强，六少爷，我当之不起，这里还礼了！”

他也抱了拳！

笑声中，虬髯公举手让座！

坐定，郭燕南一双星目直望吕四娘：“吕姑娘，午间‘顺来楼’上好一手‘冷霜刃’！”

吕四娘一张脸登时飞红，道：“六少爷，你这才是骂人，午间你六少爷要是也在‘顺来楼’上，你六少爷就不该这么损人！”

郭燕南笑了笑，道：“我怎么敢，错非那郭璞，换个任何人也挡不了‘冷霜刃’！”

一听郭璞，吕四娘面罩寒霜，挑了柳眉：“六少爷，你知道这个人？”

郭燕南点头说道：“闻名已久，本是江南武林中的一条奇豪，前几年突然离奇地失了踪，没想到他如今会出现在‘北京’，而且跟他们混在了一起，颇出我意料之外！”

吕四娘冷冷说道：“这就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凭他也配称奇豪！”

郭燕南摇头说道：“此人若论武学，该是个上上之选，只可惜……”摇

摇头，住口不言！

吕四娘扬了扬眉，道：“这么说来，六少爷你午间也在‘顺来楼’上！”

郭燕南点头说道：“在是在，可是别怪我不伸手！”

吕四娘道：“我想不出六少爷有什么不能伸手的理由！”

郭燕南笑了笑，道：“理由倒是有，只是我现在不能说！”

吕四娘眉梢儿微挑，方待再说，虬髯公突然说道：“六少爷，那郭璞也会使‘大罗剑’？”

一句话拦过了话头，他是个有心人！

郭燕南道：“这个我不大清楚，不过，很有可能，郭璞这个人领悟力极强，天资聪颖，过目不忘，当年他跟我三哥交过手，可能在那时候偷学了几招‘大罗剑’也说不定！”

虬髯公道：“这么说来，他是个扎手人物了！”

郭燕南点头说道：“称得上是个扎手人物，此人如今已然身跃龙门，一步登天，成了海贝勒府的总管，要是不及早除去，对咱们来说，那该是一个最大的阻碍！”

虬髯公道：“他既会‘大罗剑’，除他怕不是一件易事！”

郭燕南笑了笑，道：“老哥哥莫忘记，我也会‘大罗剑’，而且学的比他只多不少！”

吕四娘突然冷冷说道：“可惜你六少爷有理由不能出手！”

虬髯公眉锋一皱，瞧了吕四娘一眼！

郭燕南则毫不在意地道：“彼一时，此一时，我在等最适当的机会！”

吕四娘扬眉说道：“六少爷，什么时候最适当，难道要等他消灭了咱们这些个叛逆之后么？”

虬髯公浓眉一轩，刚要开口，郭燕南已然笑道：“老哥哥，别委曲人，吕姑娘平白损失了两柄‘冷霜刃’，气愤在所难免，换我我也是一样！”

虬髯公威态稍敛，没说话，吕四娘也闭口不言！

郭燕南转注鱼娘，笑问：“鱼娘，老人家近年来可安好？”

鱼娘忙道：“托六少爷的福，他老人家尚称安好！”

显然，当年那位侠盗鱼壳，并未遇害！

话锋微顿，鱼娘不安地赧笑说道：“六少爷，我还没有叩问老夫人及大少爷几位安好！”

郭燕南笑道：“都好都好，大哥他们在家伴着她老人家，就我一人儿在家里待不住，所以偷偷地跑了出来！”

鱼娘道：“六少爷是什么时候到的？”

郭燕南道：“我是今早刚到，听说年羹尧要回来，我不知道他走的是哪条路，打算先来‘北京’等着，没想到他竟先到了！”

鱼娘道：“师父跟我两个也是这么听说的……”

郭燕南忽地，道：“对了，鱼娘，三位是怎么知道年羹尧早到了的？”

虬髯公插口说道：“本来我师徒三个跟六少爷一样地被蒙在鼓中，可是今午我出门买东西的时候，无巧不巧地被我碰上了，这才晓得年羹尧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早到了‘北京’！”

郭燕南点头笑道：“巧得很，我也是碰见他跟那个满族亲贵骑着马，带着两名护卫，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

虬髯公摇头说道：“年羹尧胆大得令人佩服，他明知道有人要行刺，竟

敢这么大摇大摆，而且只带了两名护卫！”

郭燕南笑道：“为大将者，驰骋疆场，出生入死，都有一颗虎胆，再说凡是这种人泰半也很自负，他一身所学不差，再加上那位京畿第一高手的贝勒海青，他怕什么？”

吕四娘冷冷插口说道：“实际上，要不是那个郭璞，他今午非掉脑袋不可！”

郭燕南笑了笑，道：“那也许是他命大造化大……”双目之中突然寒芒电闪，笑顾虬髯公，道：“老哥哥，你可听见有人上了屋，出了客栈？”

虬髯公点头笑道：“那没什么，八成儿是甘凤池他们出去了！”

郭燕南笑了笑，道：“趁着这个机会，我有几件事要奉告老哥哥，吕姑娘适才说得好，画龙画虎观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老哥哥三位以后行事要千万小心，并请暂作小忍，莫要打草惊蛇。”

虬髯公满面诧异，呆了一呆正要问！

郭燕南已然笑道：“老哥哥但听莫问，今午‘血滴子’挑了‘洪门天地会’一处秘密分支，据‘血滴子’说，那是他们有人潜伏在咱们这些人之中，窃听了‘洪门’中人的谈话告了密，而当时在那处‘洪门’分支酒肆中的可疑人物，却是‘江南八侠’中的甘凤池与白泰官……”

虬髯公三人脸色一变，刚要插口！

郭燕南已不容他三人插口地接了下去：“甘凤池当年曾拒绝助胤祯夺帝位，白泰官当年却曾应玄烨之召，捕过金飞，所以我怀疑白泰官……”

虬髯公忍不住插口说道：“六少爷，这怎么可能，江南八侠是他们钦命捉拿的叛逆，而且今午白泰官也曾先下手行刺年羹尧”

郭燕南笑道：“江南八侠固然是他们钦命捉拿的叛逆，但对‘江南八侠’之中的某个人来说，那可真可假，所谓先下手行刺，那也有可能是先行示警，并不一定是真下手……”

虬髯公神情一震，默然不语！

郭燕南接着又道：“第二件事，是这儿的‘四海镖局’的大地痞‘瘸腿’云三，跟大内侍卫‘血滴子’领班云中燕都是当年的云家十兄弟，也是满虏的秘密鹰犬，以后碰上他们，要千万小心……”顿了顿，接道：“第三件事，尤为重要，‘四海镖局’的云中鹤有个女儿名叫云珠，武学不差，心智更是过人，她已被胤祯召为伴驾，而且她递上一份足可代替‘血滴子’的计划，甚是厉害，倘若三位有意下手胤祯，也要特别留意……”

吕四娘突然说道：“六少爷今早刚到，怎么对这儿的事这么清楚？”

郭燕南笑了笑，道：“吕姑娘不必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只请谨记这三件事，以后行事千万小心就行了，如果我料得不错，大内侍卫‘血滴子’，甚至‘雍和宫’的喇嘛，已经人密告，在来此途中，咱们不必跟他们正面冲突，不妨给那个密告者开开玩笑，让他们扑个空，更可以让那密告者吃一顿排头……”

鱼娘惊声说道：“六少爷，那‘江南八侠’当真……”

郭燕南道：“不是‘江南八侠’，是‘江南八侠’中的某个人，三位有什么要收拾的？收拾收拾快走吧！”

虬髯公霍地站起，扬眉说道：“像咱们这种人有什么好收拾的？还不是说走就走？四娘，鱼娘，听六少爷的，咱们走！”

话落，当先大步行出门去！

吕四娘与鱼娘跟着行了出去，郭燕南走在最后，出了房门，只听郭燕南

笑道：“三位先走一步，我还有些事，随后就到！”说着，举步走向南屋！
虬髯公迟疑了一下，陡扬轻喝：“走！”
三条人影拔起夜空，飞闪不见！

力敌喇嘛

郭燕南走到南屋，只听屋中鼾声阵阵，直透屋外，他眉锋微皱，举手微震，“叭！”地一声，门栓为之立断，房门豁然而开，屋中虽然黝黑一片，但难不倒郭燕南！

他举目望去，只见后窗未栓，炕上并头儿睡着两个人，一个是周浔，一个是甘凤池，独不见那白泰官！

像“江南八侠”这种人物哪会睡得这么死，郭燕南只一眼便看出周浔与甘凤池是被人用下五门的薰香给薰了过去！

别人也进不了此屋十丈，那用薰香之人可想而知！

郭燕南三不管地顺手抄起那盆中还剩半盆的洗脸水，迎头向周浔与甘凤池泼了过去，然后身形一闪，出了南屋！

炕上周浔与甘凤池霍然惊醒，翻身跃起，上半身全湿，那水往下直淌，两个刚自面面相觑称奇！

只听一个清朗话声起自夜空：“二位，满虏鹰犬即将来到，快走吧，以后凡事多谨慎儿点，留心自己那结义的好兄弟！”

周浔、甘凤池勃然色变，飞快地向着空炕上投过一瞥，双双疾掠出屋，腾起夜空，哪有人影？

不，有，却见数十条矫健人影由内城方向如飞扑了过来，两个人心头一颤，一招手，飞射而去！

周浔与甘凤池身形刚渺，“八方客栈”屋面及四周各处屋脊上，如飞射落数十条人影！

人影一停，立刻看得一清二楚，那是十名长相凶恶，满脸横肉的红衣喇嘛，与二十多个黑衣蒙面的人！

这数十个人一落屋面，十名红衣喇嘛中，那身材高大，巨目海口的一名一挥手，十名黑衣蒙面人扑下“八方客栈”的后院中，六名扑向了东屋，四名扑向了南屋！

此时，连东屋中也熄了灯！

那扑进南屋的四名，只一进屋，立即退了出来，向屋面上那发号司令的红衣喇嘛打了招呼！

那扑进东屋的六名黑衣蒙面人，却是如泥牛入了海，进了东屋之后，不但未见出来，便是连一丝声息也无！

这就怪了，便是着了人的道儿，六人之中，起码也该有一个能出声招呼一下啊？怎么没一个开腔？

那名高大的红衣喇嘛冷哼一声，又挥了手！

这回是在南屋扑了个空的那四名闪身扑向东屋！

如今他四人学了乖，不是飞扑，而是一步一步地逼近东屋，东屋门开着，里面黑黝黝地，只是不闻动静！

四人距离东屋门口是越来越近，眼见已逼近两丈之内，四人中有人忍不住了，刚扬冷哼！

忽忽几声，由那黑黝黝的东屋内扑出四团黑忽忽的东西，各取一人，如飞扑向四名黑衣蒙面人！

四名黑衣蒙面人一惊，连忙各自出掌，只听砰然几声，四团黑忽忽的东西被震落了地！

天！那赫然竟是四名黑衣蒙面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自己人打了自己人，四名黑衣蒙面人又惊又怒，各一抖腕，蓝芒乱飞，四蓬暗器一起打向屋中！

眼看着那四蓬蓝汪汪的暗器便要打入屋中，忽忽两声，屋中又飞出两团黑影，迎着聚而为一的蓝芒撞去！

这下更好，暗器全打在了两团黑影之上，黑影坠了地，又是两个黑衣蒙面人，他俩连吭都未吭一声！

本来是捉拿人家的，如今出师奏捷，举手投足之间杀了自己六个人，四个死在掌下，两个死在暗器之下！

恰好是六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那四名黑衣蒙面人凶性大发，只听一声厉喝：“好大胆的叛逆，竟敢伤大内侍卫！”

天知道是谁杀的，一声厉喝之后，四名黑衣蒙面人再抖腕，又是四蓬蓝汪汪的暗器，这一次比前势更疾！

意料中，这一下屋中人该无物可挡了！

其实，那是事实！屋中人这回没有挡，但当那四蓬暗器，刚聚而为一要透门打入屋中之际，恰似碰上极强的反震，“忽！”地一声又由一而散，倒射而回，去势比来势还猛，分袭四名黑衣蒙面人，罩向前身大穴！

四名黑衣蒙面人心胆欲裂，慌忙闪身躲过，躲是躲过了，可是却各吓出一身冷汗！

四蓬暗器分落各地，只听一阵“扑！”“扑！”连响，地上青烟冒起，焦味扑鼻，好毒，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

扑又不敢，打暗器也失了效，这一来，四名黑衣蒙面人没了主意，正感进退两难之际！

蓦地里一声凄厉怒笑划空响起：“没用的东西，滚开，让佛爷们上！”

高大红衣喇嘛一挥手，四名红衣喇嘛联袂扑下，成一字运掌排空，扑向东屋，“轰！”然一声，东屋门毁墙塌，尘土飞扬，碎木激射，两名红衣喇嘛身形一顿，如飞退后！

顷刻，一切归于静止……

的确是静止了，自四名红衣喇嘛出掌毁屋至今，那黑黝黝的东屋内，始终不闻一丝动静！

不但未能逼得屋中人现身，便是连让他出一声都未能，既未见人，也未闻声，六个“血滴子”已躺在了地上！

这，该是很够惊人的！

如今，东屋门毁墙塌，前面那堵墙去了一半，屋中已可以看清楚，哪有一丝人影？

在场大内侍卫俱旨一怔，四名红衣喇嘛冷哼一声，又联袂掠起，闪电一般扑向东屋！

这一扑，扑出了怪事，那眼见着没有人影的东屋之中，却一连透出四缕凌厉指风，飞袭而出！

纵是四名红衣喇嘛有密宗绝学护身，也被那凌厉指风点得闷哼一声，抚胸疾退，步履踉跄，险些栽倒！

在场的大内侍卫大惊失色，四名红衣喇嘛更是鬼脸铁青，凶相毕露，只听一声厉喝，他四人方待抖袖！

一声霹雳大喝震天慑人：“你们谁敢妄动火器，我先要谁的命！”

人影一闪，东屋内跨出一人，那是个身穿黑衣，面目冷峻的中年人，赫然会是那位贾子虚！

四名红衣喇嘛一惊收手，下意识地各退半步，适时，贾子虚又走到院中，森冷目光环视一匝，冷然说道：“你们毁人一屋，难道还不够么……”

“住口！”屋面上高大红衣喇嘛一声厉喝说道：“休说毁一屋，便是毁了整个客栈，佛爷要看看谁敢说一句话，哼一声，说，你是何人？”

贾子虚冷冷抬眼，道：“你们不正在找我么？前几天冒充你们海贝勒护卫救走两个所谓叛逆的，就是我！”

那高大红衣喇嘛道：“佛爷没工夫管那些小事，屋中那三个男女叛逆呢？”

贾子虚答得轻松，道：“走了，我让他们走的！”

高大红衣喇嘛暴跳如雷：“大胆狂民，你可知放纵叛逆，该当何罪？”

贾子虚冷冷说道：“我明白得很，只是我已救过你们所谓两个叛逆，又伤了六名大内侍卫‘血滴子’，何在乎多加一条？”

高大红衣喇嘛凶态忽敛，道：“只要你说出叛逆藏处，本佛爷做主，放你一条生路！”

贾子虚冷然翻了翻眼，道：“你这话当真？”

高大红衣喇嘛道：“佛爷向来说一不二，岂肯失信于你这草民！”

贾子虚道：“那么，我告诉你，他们乘虚往大内行刺去了！”

高大红衣喇嘛神情一震，大惊说道：“你这话也当真？”

贾子虚道：“我向来也不惯虚言，岂肯骗你这化外番僧？”

高大红衣喇嘛一跺脚，屋瓦碎了一大片，他方要挥手率人，驰救大内，一名黑衣蒙面人突然冷冷说道：“大喇嘛，这家伙想逃走，莫要上他的当，别说叛逆不敢轻入大内，就是敢，大内另有大喇嘛与‘血滴子’，更有海贝勒伴驾，又何惧之有？”

高大红衣喇嘛呆了一呆，旋即大笑说道：“还是老云机灵，佛爷险些上了这小子的大当，小子，佛爷身边尽多足智多谋之人，你少卖弄你那点鬼心智，还是乖乖束手就缚吧！”

贾子虚不理高大红衣喇嘛，转注那瘦高黑衣蒙面人，冷冷说道：“你就是大内侍卫‘血滴子’一等领班云中燕？”

那瘦高黑衣蒙面人大大吃了一惊，目中凶芒一闪，喝道：“大胆草民，你竟敢直呼老夫名号，你怎知老夫……”

贾子虚冷冷说道：“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不但知道你云中燕，而且知道‘四海镖局’的云中鹤，开赌场的云中雁！”

那瘦高蒙面人简直是惊骇欲绝，机伶一颤，厉笑说道：“小子本领班对你本有从轻发落之意，只可惜你知道得太多了，来人！”向着四周屋面一招手！

只听“喳！”地一声，四名黑衣蒙面人长剑出鞘，寒芒飞卷，腾身扑下，四道匹练也似的剑芒，袭向院中贾子虚！

贾子虚冷冷一笑，道：“堂堂大汉世胄，先朝遗民，竟甘愿为满虏鹰犬杀害同类，廉耻何在，天良何存，留你们不得，滚！”

只听他一声“滚”字，只见他右臂一圈突然外弹，一声惨叫，四条匹练划空直上苍冥，那四个黑衣蒙面人则身形砰然飞起，坠落院中，寂然不动！

贾子虚倏然收手，冷冷说道：“云中燕，还有送死的么，尽管来好了！”那瘦高黑衣蒙面人身形暴颤，转向高大红衣喇嘛躬下了身，不知是惊是怒，只听他颤声说道：“大喇嘛，叛逆猖狂，卑职敢请……”

高大红衣喇嘛冷然摆手，道：“你看佛爷的！”随听他们咕叽咕叽地说了一阵藏语！

话声方落，红影闪动，屋面上又掠下四名红衣喇嘛，与先前院中那四名，共是八名，闪电般成一字长蛇排列，最先那一名突扬大喝，向着贾子虚攻出一掌！

虽是一掌，却是合八名密宗高手毕生修为的全力一击，纵是贾子虚掌毙“血滴子”神威慑人，却也不敢硬接，身形横跨，往左一闪，避了开去！

哪知他未站稳，那最前一名红衣喇嘛又是一掌攻到，逼得贾子虚不得不再次躲闪！

罡风凛然，一连三掌，逼得贾子虚未敢轻攫锐锋，只有连连躲闪，适时，那屋面上高大红衣喇嘛又一阵藏语！

语毕，只见八名红衣喇嘛身形电闪，突然一分为八，成半弧状联手猛扑贾子虚，劲风排山，锐不可当！

贾子虚神情一震，避开正面，迎向最左一名红衣喇嘛，单掌一挥，五指如钩，掌心猛然一吐！

岂料，八名喇嘛忽然拉起手来，密宗绝学真力贯通，贾子虚一惊，便要沉腕收掌，无奈为时已晚！

只听砰然一声大震，贾子虚一个身形登，登，登一连退出了十余步，身形一阵摇晃险些栽倒！

显然，他难敌这合八名密宗高手真力的一击，已然受了内伤，屋面上高大红衣喇嘛一声得意大笑：“小子，这是密宗绝学‘千钧杵’你毕竟上当了！”

八名红衣喇嘛各扬厉笑，如影随形，腾身扑至！

贾子虚双目暴射威棱，大喝一声，右臂暴伸，寒芒电闪，一柄短剑已执在手中，一震腕，剑花八朵，分袭八名红衣喇嘛前胸，其势如电，且隐隐有风雷之声！

八名红衣喇嘛虽然一惊，但犹不知厉害，仗着密宗绝学护体，各展袍袖，便要震向袭来剑花！

屋面上，那高大红衣喇嘛突然失声惊呼：“‘大罗剑’，挡不得，速退！”

八名红衣喇嘛入耳一声“大罗剑”，机伶寒颤，魂飞魄散，硬生生地撒腕收招，抽身飞退！

奈可，“大罗剑”旷古绝今，威力无俦，所向披靡，发无虚着，只见贾子虚一挺腕，寒芒暴涨，剑花电闪，几声惨叫，血雨狂喷，四名红衣喇嘛剑透前胸，砰然倒地！

另四各虽然退的较快，但前胸衣襟破裂，胸口上被剑芒扫及，血痕一道，鲜血外渗，再差一分便要胸腹破裂，肚肠外流，毙命倒地！

这一突变，立震全场，四名剑下亡魂的红衣喇嘛被吓呆了，刚一怔神，贾子虚忽作龙吟长啸，裂石穿云，直逼夜空，啸声中，身形拔起，如天马行空，如怒龙摆尾，掌中短剑抖出剑花几朵，闪电一般袭向了瘦高黑衣蒙面人！

瘦高黑衣蒙面人心胆欲裂，他奸滑狡诈，未敢轻攫锐锋，身形一闪，却躲向了高大红衣喇嘛身后！

贾子虚如影随形，半空中身形一折，改袭高大红衣喇嘛，这番和尚深知

“大罗剑”厉害，机伶一颤，突扬厉喝，双臂平抬微振，两圈其色金黄的光圈，带着异啸，自他双腕之上电射而出，迎向半空中威势如神的贾子虚！

贾子虚始终不发一言，振剑一绞，只听一阵金铁交鸣之声，两个金黄光圈为之粉碎，四射激扬，分坠各处！

但就在贾子虚振剑击碎两只金环的刹那间，高大红衣喇嘛已偕同瘦高黑衣蒙面人飞退另一处屋面，然后急扬厉喝！

喝声方起，只见各处屋面上红衣喇嘛与“血滴子”纷纷振臂扬手，满天暗器狂飞，袭向半空中贾子虚！

贾子虚并未奋起余威追袭，相反地，他一见众喇嘛与“血滴子”扬手，立刻掉转剑锋，直上夜空，然后折腰挥剑，疾射茫茫夜空，飞闪不见！

眼见叛逆突围，众喇嘛与“血滴子”却犹豫着没有一个人敢腾身追赶，那高大红衣喇嘛眼望贾子虚逝去处，突然咬牙跺脚，坚硬的屋瓦又碎了一大片！

然后他恶狠狠地转注身侧数丈外一处屋面，沉喝说道：“过来！”

那屋面上站立着一个中等身材的黑衣蒙面人，闻声机伶一颤，丝毫不敢怠慢地掠了过来，近前低下了头！

那高大红衣喇嘛冷冷一笑，道：“那郭家的小子与那三名行刺年大将军的叛逆，还有周浔与甘凤池，这几个人呢？说啊！”

这黑衣蒙面人机伶再颤，头垂得更低嗫嚅说道：“禀大喇嘛，卑职刚才走的时候，那姓郭的与叛逆等不在东屋，周、甘二人，也被卑职以薰香薰倒，不知……”

高大红衣喇嘛冷哼一声，道：“你通的好风，报的好信儿，如今不但未见叛逆的人影，反而损了六名‘血滴子’与四名大喇嘛，佛爷们来中原是大内供奉的，可不是来送命的，皇上面前你说话去！”

那年头儿，喇嘛在皇上面前最吃得好，雍正还是雍王的时候，就交结喇嘛，借重他们夺帝位！

登基之后，喇嘛们又向好声色的雍正献上“阿肌苏丸”，使得雍正行乐之余，越发感念，因此他不但常召喇嘛们进宫谈笑饮食赏赐宝物，更下旨“内务府”召集京中巧匠，到江南采办木料，建了“雍和宫”！

雍正为了这件事，还特派一名喇嘛充钦差大臣！

这位番和尚钦差大人到了江南，十分骚扰，沿途勒索孝敬，又挑选良家妇女供他淫乐！

还有一班蠢男人，特意地把自己的妻女送进喇嘛行辕去伴宿，说得了喇嘛的好处，可以长生不老！

这个风声一传出去，一传十，十传百，许多妇女都来自献，弄得这位钦差大臣简直应接不暇！

后来索性定了个规矩，凡官家女眷见大喇嘛的，须先送贽礼，少则百两，多则千两，江南地方被他搅得污秽不堪，直到第二年才回京去，集了五六百名工匠，费了三年工夫才把一座“雍和宫”造成！

开殿的第一天，便由大喇嘛收皇上为弟子，封他为曼殊师利太皇上，当时大喇嘛陪着皇上去游殿，殿中供着欢喜佛，一个个都塑得栩栩如生，奇形怪状，妖态百出。

里面又有鬼神殿，中间供着丈二长的恶魔，人身狗脸，还长着两只角，抱着一个美貌女神做狎状！

这恶魔脚下还踩着许多裸体的女人，雍正皇上就喜欢这个调调儿，便把这座宫殿称做“雍和宫”，那是说他皈依喇嘛教的意思，同时京城内外敕建喇嘛寺，触目皆是！

那班喇嘛横行不法，个个做起官来，当时京城里有一句童谣：“在京和尚出京官”，在雍正的意思，也是藉此报答大喇嘛从前拥立的大功，由此可见喇嘛们是如何得势了！

当着大喇嘛的面，这黑衣蒙面人哪敢说什么？任何一个喇嘛在皇上面前说句话，都得要人脑袋！

这黑衣蒙面人吓得一哆嗦，头垂得更低，颤声说道：“卑职死罪，大喇嘛开恩！”

“开恩？我要你的脑袋，滚！”高大红衣喇嘛一脸狰狞凶相，抬起蒲扇般大巴掌，抖手掴了过去，打得这黑衣蒙面人一个踉跄，牙落血出，险些栽下屋面，他却如逢大赦般连忙爬伏谢恩，狼狈而去！

适时，那瘦高黑衣蒙面人怯怯说道：“大喇嘛，卑职觉得这叛逆似乎像那夜大内行刺的那……”

他本在表功讨好，岂料那高大红衣喇嘛一惊大怒：“混帐东西，你为什么不早说！”扬掌便要再掴！……

那瘦高黑衣蒙面人比适才那名机灵，一躬身低了头：“大喇嘛明鉴，刚才我要是点破了他，只怕……”

那高大红衣喇嘛余悸犹存，闻言不由放下了手，道：“不错，那小子会使‘大罗剑’……”

那瘦高黑衣蒙面人嘿嘿笑道：“如今没关系了，卑职也已看出，那小子被八位大喇嘛密宗绝学‘千钧杵’震伤了内腑，只消大喇嘛下令……”

那高大红衣喇嘛道：“何以见得他已伤了内腑？”

那瘦高黑衣蒙面人嘿嘿笑道：“大喇嘛没见那小子始终不开口么！那是强忍一口淤血，怕泄了真气，他逃走之后，必然找个地方吐出那口淤血，血出真气泄，他就成了个纸糊的人，禁不住别人一个指头，咱们只消找到他，保管手到擒来！”

高大喇嘛目中凶芒连闪，哈哈大笑：“老云，你不愧是‘血滴子’的一等领班，人言云家十兄弟个个狡猾诡诈，今日我方信是言不虚……”

那瘦高黑衣蒙面人谄笑说道：“多谢大喇嘛夸奖！”

那高大红衣喇嘛笑容忽敛，阴阴说道：“既如此，我不抢你的大功，带着你的‘血滴子’卫队速速赶去吧，佛爷等要回宫歇息去了！”

弄了半天，他不派人，那瘦高黑衣蒙面人迟疑了一下，干笑说道：“大喇嘛，‘血滴子’恐怕实力不够……”

那高大喇嘛阴笑说道：“你不是说那小子已难禁受人一个指头了么？”

那瘦高黑衣蒙面人忙道：“是，是，是，卑职是，是怕碰上那行刺年大将军的三个叛逆及周、甘二人，所以，所以……”

“少废话！”那高大红衣喇嘛一摆手，道：“皇上养你们是干什么的，区区三个叛逆你们也怕，还能担什么大风险，那大内就不用护卫了，你既然知道那小子是那夜大内行刺的叛逆，更明白那小子已身负内伤，如同废人，去不去在你！”

话落，立命身旁五名红衣喇嘛抄起院中四名红衣喇嘛尸体，腾身飞驰而去，对那院中那六名“血滴子”尸体则是连看都未看一眼！

这下那瘦高黑衣蒙面人作难了，目光阴暗不定，呆呆愣立了好一会儿，突然开口发话，命人在那六名“血滴子”尸身上洒了一些化尸药物，然后硬着头皮，带领着近十名“血滴子”，向着贾子虚逝去方向追去！

城西郊的一处旷野上，步履踉跄而且身形摇晃不定地奔驰着一条人影，这人影的奔驰速度越来越慢！

越慢，身形摇晃，步履踉跄得也越发厉害！

终于，这人影在一棵大树旁停了下来，是贾子虚！

他刚停下，身形猛地一颤，“哇！”地一声，狂喷一口鲜血刹那间，人似脱了力，手扶着树干，身形慢慢地向下滑，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眼看他就要倒下！

突然，他又支撑着站了起来，霍然转身，目光直望身后，身后数丈内，不知何时多了个黑衣蒙面人，冷然凝视着他，还带着点狠毒意味，不言不动！

贾子虚忙提一口真气，震声喝道：“阁下何人，为何……”

黑衣蒙面人忽地一阵嘿嘿冷笑，开口说道：“姓郭的，你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我就等你这一口淤血喷出，真气尽泄，你该知道，你如今禁不住一个指头。”

入耳一声“姓郭的”，贾了虚身形震动，容得黑衣蒙面人把话说完，他立即强忍胸中如割痛楚问道：“你知道我是谁？”

黑衣蒙面人嘿嘿笑道：“别人不知，唯我独晓，你叫郭燕南，是当年南海郭家的六少爷，郭六少爷，对么？”

贾子虚神情微松，淡笑点头：“你很高明，我承认……”

“由不得你不承认！”黑衣蒙面人道：“当今武林之中，会使‘大罗剑’的人不多，能把‘大罗剑’使得这般出神入化的更不多，再说，放眼武林，也没有几个人能伤得‘血滴子’与‘雍和宫’的喇嘛们。”

郭燕南道：“这么说来，我也知道你是谁了！”

黑衣蒙面人一惊，道：“你知道我是谁？”

郭燕南道：“你就是那周浔、甘凤池他几个的结义盟兄弟白泰官。”

“不错！”黑衣蒙面人点头直认，道：“你也很高明，我也承认，可惜你已经没有机会说出去了！”

郭燕南道：“那你错了，至少你两个拜兄已经知道了！”

黑衣蒙面人嗯嗯阴笑说道：“结义兄弟多年，我只要随便编个说词，我不以为他们会听你的而不听我的，你说对么？”

郭燕南道：“那要看他们了，听你的他们迟早要倒霉，听我的，他们可以免去杀身之祸，不过，我在想，假如他们听了我的，他们不知道怎样对付你这个结义好兄弟！”

黑衣蒙面人机伶一颤，笑道：“只是，对他们我很了解，多少年至今，他们一直很相信自己的结义兄弟的，懂么？”

郭燕南道：“万一他们发现了自己所相信的结义兄弟，是个寡廉鲜耻，丧心病狂，满虏鹰犬冷血人时，那后果……”

黑衣蒙面人厉声说道，“什么寡廉鲜耻，何谓丧心病狂，人各有志，是丝毫勉强不得的……”

嘿嘿一笑，接道：“别说我有把握他们不会相信别人，纵然他们会，我会让他们两个永远没有办法告诉第三个，然后在第三个面前，我只消把责任推在‘血滴子’与喇嘛们身上，他们是不会怀疑我的……”

郭燕南立觉一丝寒意倏遍全身，道：“白泰官，你好毒的心肠……”

黑衣蒙面人笑道：“这叫做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郭燕南冷冷说道：“别忘了还有我这个证人在！”

黑衣蒙面人道：“你以为我会给你机会么？”

郭燕南道：“白泰官，机会是人找的！”

黑衣蒙面人狞笑说道：“那么你就找吧！”举步逼了过来！

郭燕南很镇静，毫无惊慌之态，道：“白泰官，你是因为我知道你的秘密而要杀我？”

黑衣蒙面人狞笑道：“不错，凡知我秘密者，我绝不容他活着，就是周浔与甘凤池，他们不信你的那是他们的造化，只要他们信了你的，我便毫不犹豫地杀了他两个！”

郭燕南道：“白泰官，还有别的理由么？”

黑衣蒙面人狞笑点头，道：“有，你是皇上的心腹大患郭家后人，你又害得我受了大喇嘛的一顿责罚，险些要了我的脑袋！”

郭燕南笑了笑，道：“杀我一个人，那没有什么，只是你身为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你这么做，对得起谁？他年死后，你有脸见泉下列祖列宗么？国仇，族耻，家恨，你还记得哪一桩

黑衣蒙面人道：“别对我说这些，我说过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你且看如今的岳钟琪，他不但也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而且是南宋鄂王岳飞的后裔，精忠报国，忠义千古的鄂王后人尚且效力于当今，何况我这个草莽出身的江湖人？”

郭燕南道：“草莽英雄江湖人，讲究的是一个‘义’字，对于这个‘义’字，你体会了几分？又做到了多少？周浔、甘凤池等人对你这般信任，视同手足，你忍心杀他们？深夜扪心自问，你良心能安么？要知道，你可以逃过世人的目指，但你却逃不过自责，良心的谴责，是任何人难以禁受的！”

黑衣蒙面人步履为之一顿，但突然他身形机伶一颤，目中狠毒光芒暴射，嘿嘿笑道：“郭燕南，没想到你还有一张能说善道的嘴，但任你舌翻莲花也休想动我心分毫，我劝你……”

郭燕南截口说道：“我无意以口舌说你，我只是要你多认识一些民族大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那里面不见得没有你的亲人，没有你的朋友，我也要你知道一些利害，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当年胡家的事你不会没有个耳闻，以胡家声势尚且不免，我不以为你他日会有好下场！”

黑衣蒙面人道：“那么我问你，傅家如何？”

郭燕南道：“傅家是在旗满人，你呢？”

黑衣蒙面人道：“年大将军又如何？”

郭燕南突然仰头大笑，一阵剧喘，指着黑衣蒙面人道：“白泰官，我不知道你是明知故问，还是真不知道，你以为胤禛这次召回年羹尧是要干什么？加官晋爵？重赏厚赏？你要明白，那都不是，美服患人指，高明遭神恶，胤禛是个怎么样的人，你不会不知道，他冷酷，残忍，毒辣，生性善妒多疑，年羹尧官高势力大，统率重兵虎符在握，胤禛对他早生猜忌，而且早有杀他之心，这次召他回来，就是试试看他对皇上还能听多少，还好，他到底遵旨回来了，而且向胤禛低头认了错……”

黑衣蒙面人突然插口说道：“只要对皇上忠心不贰，永远听话，皇上不

也没杀他么？”

郭燕南淡淡笑道：“那是如今，他日如何，还难预料，伴君如伴虎，尤其伴胤祯，你恐怕不知道年羹尧如今战战兢兢，有临深履薄之感，再有一个不是，他立刻就要掉脑袋，胤祯暂时未杀他的理由，还有一个，他的兵权已完全交由岳钟琪暂代，胤祯对他已放心，不怕他兴兵造反了！”

黑衣蒙面人道：“可是岳钟琪是年大将军的部将，跟随年大将军多年，兵权由他暂代，那该没有什么两样！”

郭燕南摇头说道：“白泰官，我怀疑你对宦海中事究竟知道多少，不错，岳钟琪是屡受年羹尧提携之恩，跟随年羹尧多年，私交也不错，但那仅止于私交，一旦出了事，谁都会为自己的顶子、性命着想，再说，岳钟琪差年羹尧多多，也不如年羹尧聪明，但却比年羹尧好控制得多！”

黑衣蒙面人目光深注，道：“没想到你对宦海中事，看得这么透澈！”

“好说。”郭燕南道：“那在于各人的眼光有所不同！”

黑衣蒙面人道：“也许你的眼光比我高明，只是你以为我会信你吗？”郭燕南淡淡说道：“话是我说的，信不信那在你，你既是他们的一路人，打听起来，该不是难事，我劝你不妨去问问！”

黑衣蒙面人摇头说道：“那没有用，无论如何也动不了我的心的！”

郭燕南淡淡说道：“我明白，凡为满虏鹰犬者，都立过重誓，而且身受禁制，你是怕身遭惨死，对么？”

黑衣蒙面人身形一颤，道：“好死不如赖活，何况惨死？蝼蚁尚且偷生，更何况我是个人？我承认这也是个原因！”

郭燕南道：“我没想到你白泰官竟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像这样腆腆苟活于世有什么意思？你要不想死，那容易，我郭燕南负责保你一命，而且保你毫发不伤，如何？”

黑衣蒙面人嘿嘿笑道：“姓郭的，你或许能保我一命，可是你能给我功名利禄么？你是我的一桩大功，说什么我也不会错过今宵的。今宵机会不再，千载难逢，你就少说一句吧！”

说话间，他已欺进了两丈之内。

郭燕南仍然很平静，道：“你以为我是个毫无抗拒之力的废人了么？”

“当然！”黑衣蒙面人奸笑说道：“以你一身所学，掌中又有宝剑，要不是已失抗拒之力，你不会任我说那么多的罗嗦话的！”

郭燕南笑道：“你很有自知之明，可是，同样地，你也不敢肯定我已失抗拒之力已成了废人，要不然，你也不会多说的！”

黑衣蒙面人身形一震，大笑说道：“高明，高明，事实如此，我不否认……”

郭燕南道：“你如今能肯定么？”

黑衣蒙面人摇头说道：“还不能，不过我已有七成把握！”

郭燕南道：“既有七成该够了，怎不动手？”

黑衣蒙面人笑道：“七成还不如十成来得稳当，我这个人向来如此，没有十成把握，凡事是绝对不能轻举妄动的！”

郭燕南道：“那么你就等吧！”

黑衣蒙面人摇头说道：“我没有那么好的耐性，我打算试试！”

郭燕南道：“你打算如何试法？”

黑衣蒙面人道：“告诉你也无妨，我只消虚空出掌，或者站在这儿打出

几枚暗器，立刻就可试出你的虚实！”

郭燕南淡淡说道：“倘若你发掌我不接，你打暗器我躲呢？”

黑衣蒙面人道：“那到时候再说吧！”闪身欺进一丈，缓缓抬起右掌！

“说得是！”郭燕南笑了笑，道：“那么你就来吧！”

话落，抢在黑衣蒙面人出掌之前，强提一口真气，平举手中短剑，振腕猛抖，剑花九朵，立现剑尖！

黑衣蒙面人大惊，忙沉腕收掌，纵身飘退。固然是吓退了“强”敌，可是这强提的一口真气却牵动伤处，胸痛如割，一声呻吟差点没脱口而出，左手用力撑住树干，勉强支撑伤躯，缓垂下短剑！

还好一张人皮面具遮住了他的脸，那如今已然一片苍白的脸，要不然也绝难吓退强敌的！

黑衣蒙面人双目之中阴晴不定，异采一阵闪动，突然抖腕打出一枚暗器，直袭郭燕南右臂！

郭燕南心中一震，咬牙忍痛，再强提一口真气，举剑挑落了那枚暗器——那是一枚“白虎钉”！

黑衣蒙面人阴阴一笑，道：“好手法，你再试试这第二枚！”抖手又是一枚“白虎钉”，改袭郭燕南左臂！

可怜郭燕南已无再次举剑之力了，纵然有力，他如今身手迟缓，也来不及，被那“白虎钉”打个正着！

左臂一伤，哪还有力再支撑伤躯，身形一晃，砰然倒在树根之下，黑衣蒙面人睹状，目中异采暴射，得意大笑：“姓郭的，任你再鬼，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如今你还有何话可说？”闪身欺了过来。

郭燕南有心抬腕抛剑，却只苦力道毫无，心中一惨，陡扬大喝：“白泰官，你敢，站住！”

功力全失，神威犹在，黑衣蒙面人一惊，身形不由为之一顿，郭燕南趁势悲愤强笑，道：“龙困沙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白泰官，郭燕南自己会死，用不着你动手，你领功去吧！”话落，便要咬舌自绝！

眼看这位当年南海的郭家六少爷，便要死在逼迫之下，落个壮志未酬，长恨九幽！

蓦地里，一声沉喝划空传来：“贾大侠，请留有用之身，使不得！”

两条灰影疾若鹰隼，划空掠至，一扑黑衣蒙面人，一个射落郭燕南身侧，伸手捏开郭燕南牙关！

谁也未料有此，郭燕南心中一松，脱力萎地！

黑衣蒙面人大惊失色，顾不得再伤郭燕南，双掌猛抖，迎向飞扑而来，锐锋难当的灰影！

只听砰然一声大震，灰影飞退落地，那黑衣蒙面人一个身形却被震得腾空飞起，直出数丈！

这人怎如此不济，灰影一怔，随即明白过来，他由上而下，黑衣蒙面人由下而上，便是不济，也没有被震往上飞的道理，分明是藉机开溜！

明白是明白了，可是就在这怔神之间，黑衣蒙面人已掠出数十丈外，飞遁茫茫夜空！

灰影追之不及，只有跺足瞪眼：“杀不尽的满虏鹰犬，好狡猾……”

两个灰影，是两个五旬左右的灰衣老者，一个瘦高，一个矮胖，两个人脸色俱都惨白阴森，一望而知是戴有面具！

只听那站在郭燕南身边的瘦高灰衣老者说道：“老五，别瞪眼了，过来看看贾大侠吧！”

那矮胖灰衣老者悻悻然掠了过来，适时，那瘦高灰衣老者伸手托上郭燕南下巴，道：“事非得已，唐突出手，贾大侠原谅！”

郭燕南吃力地抬起双眼有气无力地道：“及时援手，大恩不敢言谢，二位是……”

瘦高灰衣老者道：“贾大侠这是什么话，要谈恩贾大侠救老朽的两个省劣徒金虎与石秀，又要怎么说？”

郭燕南呆了一呆，道：“原来二位是梅姑娘麾下，‘洪门’中人，二位怎么称呼？”

瘦高灰衣老者抬手一指矮胖灰衣老者，道：“贾大侠，名字俗得很，他叫樊老五，我叫金老四！”

郭燕南又复一怔，道：“二位跟仇三爷……”

金老四道：“那是我二人的三哥！”

郭燕南“哦！”地一声说道：“原来二位是梅姑娘麾下，‘洪门’十位旗主之二，贾子虚失敬了！”说着他举手勉强地拱了一拱！

对方既左一声贾大侠，右一声贾大侠，他也索性来个贾子虚了。金老四忙还一礼，道：“彼此一家人，贾大侠不必客套，倒是我兄弟眼见贾大侠‘八方客栈’中大展神威，连杀满虏鹰犬，暗暗大叫痛快之余，忘记了加入战围，如今又因跟错了方向援救来迟心中至感不安！”

郭燕南道：“金四侠不要这么说，不安的该是贾子虚，金四侠不是刚说过么？彼此一家人，何须客套。”

金老四笑了笑，改口说道：“贾大侠伤得如何？要紧么？”

郭燕南摇头苦笑不语！

金老四睹状心中了然，当即说道：“那么，由我兄弟搀扶着贾大侠走吧，大内那些鹰犬也追错方向，不过他们很快就会明白贾大侠是绕了圈子的，说不定现在已在来此途中，咱们快走吧！”

说着，不等郭子燕南有任何表示，与樊老五一人架起郭燕南一条胳膊，全力搀扶着他，往城南飞驰而去！

郭燕南也自知若无人搀扶，他是寸步难行，一声有劳二位，也只有任金老四与樊老五搀扶而行了！

“武林十义”各有一身高绝功力，两个搀扶一个，根本未见吃力，转眼间已驰出里许之外！

眼见危险处所已被远抛身后，郭燕南突然说道：“二位，我伤痛难当，可否让我歇歇再走！”

此处已离危险处所甚远，歇息一会儿谅不碍事，再说，他一句伤痛难当，金老四与樊老五也不便不依！

当即停下身形，把郭燕南轻轻放在草地之上！

坐定，郭燕南试着轻轻地吁了一口气，然后抬眼问道：“二位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

金老四道：“我们姑娘精擅岐黄，医术高深，我兄弟自是要把贾大侠带到姑娘处，请她为贾大侠医疗！”

郭燕南微一摇头，道：“二位好意我心领，我这点伤尚不碍事，不必麻烦姑娘了！”

金老四一怔，尚未说话，樊老五已然瞪眼说道：“贾大侠，我兄弟不是瞧不出你的伤势，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你这伤要是不及时疗治，只怕……”

郭燕南截口说道：“多谢五侠，我的伤势我自己明白，我也略通医道，身上带的也有疗伤药物，这些微伤势我自己能治，何必再打扰梅姑娘，只请二位把我送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僻静处就行了！”

樊老五急道：“郭大侠，你这是说笑话，那怎么行，姑不论大内鹰犬‘血滴子’正在到处搜寻你的下落，便是疗伤也得有个人照顾！”

郭燕南摇头强笑，方待再说！

金老四突然说道：“莫非贾大侠见外？”

郭燕南忙道：“四侠莫要误会，绝不是！”

金老四道：“那么，贾大侠是不愿到那地方去？”

郭燕南忙道：“四侠怎么说这话，贾子虚岂是那种人，实在是……”

金老四笑道：“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么贾大侠就少说一句吧，往日我兄弟斗不过你，如今却不能由你贾大侠，老五，走！”

一递眼色，不由分说，飞快架起郭燕南，可怜郭燕南空自发急，暗暗叫苦，却只有任人摆布，虽有挣扎之心，却只苦毫无挣扎之力！

金老四与樊老五架起郭燕南，一声轻笑：“贾大侠，事非得已，你要担待一二。”方待启步！

蓦地里，娇喝震耳传来：“你两个，给姑娘我站住！”

一个高大，两个纤小，三条人影破空掠至，如飞射落面前，一字并肩地拦住去路！

那赫然是虬髯公，吕四娘与鱼娘！

吕四娘与鱼娘仍是一身书生装束，却偏偏自称姑娘，显然是匆忙间忘怀了，有点令人发噱！

郭燕南闻声知人，心中一松，他唯恐双方误会，忙道：“鱼娘别那么鲁莽，这两位是‘洪门天地会’两位旗主，若非他二位，你就见不到我了，快来见礼？”

虬髯公三人自是不知眼前这面目冷峻的中年人便是那位郭家的六少爷郭燕南，闻言呆了呆，鱼娘脱口诧声说道：“是您，六

……”

她余话尚未出口，郭燕南忙递眼色！

俏鱼娘玲珑剔透，不愧机灵，忙改口说道：“六哥，怎么会是您？”

郭燕南投过人佩服一瞥，道：“鱼娘，待会儿再说，快见过两位旗主金四侠，樊五侠！”

俏鱼娘闻言不再迟疑，立即上前福了一福！

金老四与樊老五连忙还礼不迭！

郭燕南趁势说道：“二位恐怕还不认得这位鱼姑娘！”

金老四望了望鱼娘，道：“贾大侠，天下姓鱼的人不多，不知这位鱼姑娘，跟当年微山湖中的那位鱼前辈有没有渊源？”

郭燕南道：“何止有渊源，这位鱼姑娘便是那位鱼前辈的唯一爱女！”

金老四与樊老五悚然动容，当即抱拳说道：“原来如此，老朽兄弟失敬了，鱼姑娘，鱼前辈安好？”

俏鱼娘忙庄容答道：“谢谢二位，家父他老人家安好！”

郭燕南一指虬髯公与吕四娘，道：“四侠，五侠，这位是少林俗高弟，

名满江湖，威震武林的虬髯公，这位是他的高足晚村先生的孙女儿四娘，谈起来彼此都不外，大伙儿见见！”

金老四与樊老五神情震动，连忙趋前见礼，自不免又是一番寒暄，客套，彼此同路，又同为血性豪雄，这一番寒暄，客套自要比别人真诚感人！

互相见礼毕，虬髯公问道：“二位要把鱼娘这位六哥，带到哪里去？”

金老四把适才事说了一遍之后，道：“所以我兄弟预备把贾大侠带往姑娘处疗伤！”

郭燕南忙向鱼娘递一个眼色，道：“四侠，五侠，如今我看我就不必再去打扰梅姑娘了！”

金老四呆了一呆，道：“贾大侠，怎么？”

郭燕南道：“虬髯公也精擅岐黄，随身带着不少的医伤药物，如今既被他三位碰上了，鱼娘她总不能不管我这个六哥！”

鱼娘一点即透，忙插口说道：“四侠，五侠，我六哥已蒙援手，如今既然被我碰上了，我就不敢再让六哥去打扰梅姑娘了！”

金老四沉吟了一下，道：“只要能为贾大侠赶快治好伤势，谁动手都是一样，既如此，老朽兄弟就不敢再强邀贾大侠了

……”

郭燕南心中一松，忙道：“二位援手之恩及盛情，容贾子虚日后面谢。”

金老四正色说道：“要说恩，贾大侠对我们‘洪门天地会’恩比天高，贾大侠要是这么说，那就见外了，有三位为贾大侠之伴，老朽兄弟十分放心，天色不早，老朽兄弟告辞了。”说着，他二人拱起了手！

郭燕南等也忙拱起了手，郭燕南道：“四侠，五侠，我有一句话请带陈梅姑娘……”

金老四道：“好说，贾大侠有话请只管吩咐，老朽兄弟一定带到！”

郭燕南道：“请归告梅姑娘，‘江南八侠’中白泰官，名为江湖忠义豪雄，实则满虏之鹰犬，请梅姑娘特别留意此人！”

金老四与樊老五一怔忙道：“贾大侠这话当真……”

郭燕南笑道：“二位看到了，刚才那黑衣蒙面之人就是他！”

金老四与樊老五脸色一变，眉宇间陡现凛人煞气，道：“多谢贾大侠相告，这话老朽兄弟一定带到！”言毕，又一拱手，腾身飞射而去！

眼望金老四与樊老五不见，郭燕南突然吁了一口大气，身形微微一晃，险些倒了下去！

俏鱼娘一惊，连忙伸手相扶，焦虑地道：“六少爷，您，您怎么伤得那么重？”

郭燕南摇头苦笑说道：“不碍事，鱼娘，些微小伤，算不了什么！”

鱼娘明知那是安慰之词，焦虑中带着几分埋怨，道：“六少爷，其实您又何必一个人……”

郭燕南强笑说道：“你们都跑光了，那周浔与甘凤池也跑远了，我不一个人怎么办，谁来帮我？鱼娘，说着玩儿的，其实我不藉着这机会除去他们几个，以后再想这种机会可就难了！”

鱼娘道：“那您也不能不顾自己呀！”

郭燕南摇头说道：“我没什么，还撑得住，不过，喇嘛们的密宗绝学我是领教过了，的确厉害，也的确比中原武学霸道！”

鱼娘还想再说，虬髯公突然说道：“鱼娘，有话待会儿再说，先给六少

爷找个地方疗伤去！”

鱼娘没再多说，点了点头，道：“六少爷，咱们走吧！”

郭燕南未动，目注虬髯公，道：“老哥哥，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虬髯公停了一下，道：“满虏鹰犬搜捕正紧，北京城里暂时不能待，六少爷的伤，一天两天之内也难以痊愈，我的意思是

……”

郭燕南截口说道：“我明白老哥哥的意思，可是我也不能跟你们走！”

俏鱼娘闻言急了，道：“六少爷，您这是……”

郭燕南淡淡笑道：“鱼娘，别问我为什么，总之，我有理由今晚必须回城里去！”

虬髯公瞪眼说道：“六少爷，你的伤势不轻，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郭燕南道：“老哥哥，我没有开玩笑，我明白自己的伤势，它还要不了我的命，我还支撑得住！”

虬髯公道：“可是总不能不赶快治，要是它一旦恶化……”

郭燕南道：“是要治，不但是要治，而且我要在天亮之前至少要把它治好一大半，你们要是为我，就让我走！”

鱼娘道：“说什么也不能让您一人带着这么重的伤回城里去，您要走可以，起码您得让我侍候在身边！”

郭燕南强笑说道：“那我何如不走？”

鱼娘道：“所以说，您怎么也不能一人走！”

郭燕南道：“可是，鱼娘，我势必一个人走，今夜也一定要回城里去不可，鱼娘，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虬髯公疑惑地道：“六少爷，究竟为什么？”

郭燕南淡淡说道：“老哥哥，恕我暂时不能奉告，总之，我有不得已的理由！”

虬髯公道：“六少爷，说起来，咱们都是自己人！”

郭燕南点头说道：“而且渊源不浅，可是，老哥哥，我有不得已的苦衷，你要原谅。”鱼娘急了说道：“六少爷，假如今夜换换我是您，您会让我走么？”

郭燕南郑重地道：“鱼娘，假如你认为那是为你好，而实际上也确是为你好，我会的，我会毫不犹豫地点头！”

鱼娘默然不语，急得红了美目，要掉泪，但她旋即猛有所悟地抬眼叫道：“六少爷我明白了！……”

郭燕南心中一震道：“鱼娘，你明白什么？”

鱼娘道：“怪不得您刚才一直向我递眼色，原来您是想利用我三个摆脱金四侠跟樊五侠，然后又动脑筋摆脱我三个！”郭燕南心中一松，点头说道：“是的，鱼娘，确是如此，你明白就好，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是郭燕南，所以我不能跟他们去，我今夜也势必一个人回城里，在天亮之前至少要治好一半伤势，所以我也不能跟你们走，就是这么回事！”

鱼娘急得六神无主，道：“六少爷，您真要……”

郭燕南截口说道：“鱼娘，要不是万不得已，我不会拿自己的伤势开玩笑的！”

虬髯公插口说道：“六少爷，这样好不？既然您这么说了，我不敢再拦您，可是要等我看过您的伤势后，再让您走，好不？”郭燕南道：“老哥哥，

谢谢你，只是如今夜已将四更，我怕来不及，要等你看过我的伤势之后，天恐怕要亮了，不如你老哥哥这就让我走，让我一个人，回到城里去找个地方自己疗伤！”虬髯公道：“六少爷别忘了，现在城里城外到处都是‘血滴子’！”

郭燕南点头笑道：“我知道，老哥哥尽请放心，我有办法不跟他们碰头！”

虬髯公道：“六少爷，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郭燕南道：“就是万一碰上了，我照样有办法让他们不敢动我！”

虬髯公浓眉一皱，道：“六少爷……”

郭燕南道：“老哥哥若是不相信，请看看这个！”翻腕自袖底取出一物，递了过去！

虬髯公伸手接了过去，只一眼，立刻神情震动，道：“六少爷何来这东西？”

郭燕南道：“老哥哥别问我何来这东西，只问老哥哥这东西可否护身！”

虬髯公毅然点头说道：“可以，简直太可以了，不但可以护身，而且足可调用天下兵马，汉满八旗，只是我不明白，六少爷既有这东西，刚才为什么不用它……”

郭燕南截口说道：“老哥哥，我只能用它护身，却有理由不能把它当做别的用途，要不然我岂会一直把它放在怀里？”

虬髯公沉吟了一下，又把那东西递了回去，道：“六少爷，这东西将来派得上大用，六少爷千万慎藏之！”

郭燕南接了过去，笑道：“老哥哥，我这是向人借的，明天一早就要还给人家！”

虬髯公诧声说道：“借的？向谁借的？谁又敢把这东西轻易借人？”

郭燕南道：“此人自然是有着特殊的身份，也只有他敢把这东西借人！”

虬髯公迟疑了一下，道：“六少爷，我不问此人是谁，正如六少爷所说，此人身份特殊是实，既如此，六少爷似不必……”

郭燕南知道他要说什么，当即截口说道：“老哥哥，你的意思我懂，但是我不能这么做，人家那么相信我郭燕南，我不能在这儿负人！”

虬髯公轩了轩浓眉，道：“那么，六少爷，我就不再说什么了，您请吧！”

郭燕南强笑说道：“多谢老哥哥，我走了，请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勉强地拱了拱手，步履踉跄地而去！

鱼娘大急，刚要张口！

虬髯公伸手一拦，道：“鱼娘，别拦六少爷，让他走，绝不碍事！”

鱼娘急道：“可是，义父……”

虬髯公郑重说道：“你义父以性命担保！”

鱼娘不敢再说了，吕四娘站在旁边一直未开口，此时却忍不住问道：“师父，刚才他给您看的……”

虬髯公目注郭燕南那渐去渐远的背影，淡淡说道：“胤祯的一方玉佩！”

“啊！”吕四娘与鱼娘脱口一声惊呼，立时怔住！

好半天二人才定过神来，吕四娘诧异欲绝地道：“他，他怎么会有这东西？”

虬髯公道：“刚才他说的话，你两个该全听到了！”

吕四娘默然不语……”

绝处逢生

北京城万籁俱寂，空荡荡地！

在这万籁俱寂，空荡荡的大街上，一个颀长人影步履踉跄东倒西歪地往前走着！

暮地里，一声冷喝划破寂静夜色：“喂，你站住！”这人影听若无闻，仍然走他的！

一声冷哼，四条黑影联袂扑至，两条掠向那颀长人影身前，冷然拦住去路，另两条人影则自后面扑至，双双出腕探掌，分攫那颀长人影左右双肩！

眼看着便要抓上，那颀长人影步履一个踉跄，无巧不巧地轻易躲过那背后两只铁掌！

就在那背后两条黑影轻“咦！”一声，再欲出掌时，那颀长人影突然停了下来，身形为之一晃，险些没站稳！

他前后四条黑影，是四个目光森冷逼人的黑衣蒙面人，那是大内侍卫，“血滴子”卫队！

那颀长人影，赫然竟是郭璞！

他睁了睁眼，突然开了口：“你们想干什么，拦路抢劫，要知道，这是京畿重地！”

竟然是满嘴的酒气！

“放屁！”他面前那两个黑衣蒙面人中，居左的一名冷然叱道：“爷们是大内侍了‘血滴子’！”

郭璞“哦！”地一声笑了：“原来又是你们，怎么，诸位拦我去路，有何见教？”

那黑衣蒙面人冷然说道：“如今城里城外到处在缉拿叛逆，你可知道？”

郭璞点头说道：“听说了一点，怎么样？”

那黑衣蒙面人冷冷说道：“如今四城封锁，严禁任何人夜行，你好大的胆子。”

郭璞截口说道：“诸位，我该是个例外！”

那黑衣蒙面人冷笑着说道：“任何人没有例外，就连朝廷大员也一样！”

郭璞抬手一指，差点没点上那黑衣蒙面人鼻尖：“大胆的是你，我找你们那位三等领班唐子冀说话！”

那黑衣蒙面人身形一震，道：“你认得唐领班？”

郭璞道：“该说他认识我，我叫郭璞，是海贝勒府的总管！”

那黑衣蒙面人一惊，旋即嘿嘿笑道：“朋友，别尽拣大的唬人，爷们不是三岁孩童，拿来！”将手往前一摊！

郭璞抬眼问道：“你要什么？”

那黑衣蒙面人道：“你海贝勒府那金腰牌！”

郭璞摇头说道：“没有……”

那黑衣蒙面人厉笑说道：“朋友，你胆上长了毛，敢冒充贝勒府的总管……”

郭璞淡淡说道：“我没有贝勒府的金腰牌，这个行不行？”

翻腕，右掌平摊，掌心上托着一物，正是海贝勒给他让他暂时带在身边的那方钦赐玉佩！

前面两个黑衣蒙面人大惊失色，立即躬下身去，颤声说道：“卑职等有眼无珠，不知是郭总管夜行……”

郭璞翻腕藏起玉佩，冷然说道：“别那么多罗嗦话，我只问这个行不行？”

那黑衣蒙面人头垂得更低，恨不得曲膝：“郭爷，卑职等不敢……”

郭璞淡淡笑道：“职责所在，我不敢怪诸位，如今诸位可以放我走了吧？”

那黑衣蒙面人道：“是，是，是，卑职等这就让路，只是，郭爷您喝了不少，要不要卑职等替您找辆车，送您回去？”

郭璞道：“谢谢诸位好意，不必了，我没有那么大的排场，这点酒也醉不倒我，今夜我住在‘四海镖局’里，近得很！”

那黑衣蒙面人连声唯唯，低着头退了开去！

郭璞潇洒摆手，一句：“诸位忙吧！”迈着踉跄的步履往前行去！

那四名大内侍卫“血滴子”吓出一身冷汗，互相对望一眼，腾身疾掠而去，去时比来时还快！

也许郭璞是喝得太多，经风一吹，酒力上涌，有点支持不住了，身形摇晃得越来越厉害，使得他不得不扶着墙角休息一下，他体息了一下之后，又继续吃力地向前迈进，转入了一条黝黑的胡同中！

他刚进胡同没多远，突然一声冷笑声自前面一处暗隅中：“好威风，发神气，总管身份果然吓人！”

随着这声冷笑，由那暗隅中闪出了一老一少两个人来，冷然并肩立在胡同中央，拦住去路！

郭璞抬眼投注，不由神情一震，倏然停步！

那老的一个，皓首银髯，一身粗布衣裤，赫然竟是那位梅心的老车把式“神行无影活报应”栾震天！

那年轻的一个，是个肤色黝黑的精壮小伙子，却也竟是黑三，这一老一少俱是满面怒容地逼视着他！

栾震天的老脸上，带着点轻蔑与不齿！

黑三那张黑脸上，却是满了愤怒与痛恨！

只听栾震天冷冷一笑，道：“贝勒府的新贵，郭总管大人，别来无恙，怎么不说话呀？”

郭璞呆了一呆，讶然说道：“恕我眼拙，这位老人家跟这位兄弟是……”

栾震天仰首打了个哈哈，道：“总管大人真是贵人多忘事，难道忘了‘八大胡同’……”

郭璞越发讶然地截口说道：“‘八大胡同’？‘八大胡同’我常去，可是没见过二位啊……”

栾震天冷冷说道：“我老头子愿意说得更明白些，我老头子是‘八大胡同’‘怡红院’梅心梅姑娘的赶车的，前些日子，我们姑娘从外面回来，在‘八大胡同’‘怡红院’门口，我老头子看见有一人倒卧在雪地上，于是我老头子禀明姑娘，把他救了进去，我们姑娘让出了自己轻易不让人进去的卧房，污了一床被褥，衣不解带，澈夜不寐地把他给救活了，可是没两天，他来个不辞而别，落个不知是真是假的名字燕南来，如今不过几天不见，他由那‘四海镖局’的帐房，一跃而为‘贝勒府’的亲贵，当起了‘贝勒府’的总管，季实是士别三日，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也使我们这些个汉人有与有荣焉之感，总管大人，你明白了么？”

郭璞一直很平静，容得栾震天把话说完，他方始点头说道：“老人家，我明白了，那个人叫燕南来……”

栾震天截口说道：“可是他如今叫郭璞！”

郭璞淡淡笑道：“老人家，你认错人了，我是江南郭璞，老人家既是武林名宿，当知江南武林中有我郭璞这个人！”

栾震天冷笑着说道：“那不难解释，也许你真叫郭璞，那燕南来三个字不过是化名！”

郭璞笑道：“老人家，你错了，我从没有化名，也从没有叫过什么燕南来，更不知道你老人家适才所说那……”

栾震天怒笑道：“郭璞，你就是烧成灰我老头子也能认出是你，你不是不承认么，那好，把你脸上那另一张皮取下来！”

郭璞淡笑说道：“老人家说笑话，郭璞脸上何来另一张皮……”

栾震天咬牙说道：“郭璞，你也是个昂藏七尺躯，须眉大丈夫，难道……”

郭璞截口说道：“够了，老人家好厉害的目力及词锋，我要再不承认，只怕就要听你老人家，的难听话了，老人家我承认了，如何？”

栾震天道：“不如何，你承认就好，其实你不承认也没有关系，只要我老头子两眼不瞎，认得是你就行了！”

郭璞道：“那么，二位拦我去路，有何见教？”

栾震天须发为之一张，道：“姓郭的，我老头子会让你明白的，你先答我老头子一问，你那列祖列宗跟你，是汉人还是满人？”

郭璞毫不犹豫地毅然说道：“老人家，郭璞是地地道道的汉族世胄，先朝遗民！”

栾震天冷笑着说道：“亏你姓郭的说得出口，你可知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郭璞从容答道：“知道，而且时刻不敢或忘！”

栾震天冷笑着说道：“这些话听来令我老头子有置身梦中之感，那么，姓郭的，我老头子问你，你为什么弃宗忘祖，置国仇家恨于脑后，寡廉鲜耻，丧心病狂地甘心为满虏鹰犬？”

郭璞轩了轩眉，道：“老人家，对你这些话我不作计较，我只能告诉你，人各有志，丝毫勉强不得，你明白么？”

栾震天悲怒笑道：“明白，我老人家本就该明白你是个冷血小人，姑娘还说你跟南海郭家可能有渊源，南海郭家怎会出你这种不忠不孝的不肖子孙，姓郭的，我老头子当初看错了你，也救错了你，如今我恨不得自刎双目，自断双手！”

郭璞淡淡说道：“老人家，那倒不必，关于你跟梅姑娘这份恩情，我郭璞有生之年终会有所报答的！”

栾震天怒笑着说道：“姓郭的，那不必了，我们姑娘当初不是施恩，也从没有希望你做任何的报答，如今更只当是从没救过你这个人！”

郭璞淡淡说道：“老人家既这么想，我郭璞也莫可奈何，假如老人家跟这位兄弟拦我去路，就是为了向我说这些，我没有太多的工夫！”

栾震天冷笑着说道：“怎么，想走么？”

郭璞点头说道：“正是，老人家定看得出我喝了不少的酒，如今四肢酸软，脑中昏昏欲睡，是想打算早些回去！”

栾震天道：“我老头子喝的酒比你姓郭的喝的水都多，自然看得出你有了六七分的醉意，不然我老头子今夜也不会冒险拦你的路了，你不是想打算走么？没那么容易，我老头子还有点小事，要请你总管大人多留片刻！”

郭璞也似乎没懂栾震天这话的真意，道：“既如此，我多留片刻就是，

老人家还有什么指教，请快说吧，再迟我恐怕就要躺下了！”

栾震天冷笑说道：“待会儿我老头子会送你总管大人回去，让你总管大人痛痛快快，舒舒服服地睡上一大觉的……”他抬手一指身边黑三，接道：“总管大人，你认得他么？”

郭璞仔细地打量了黑三两眼，皱眉摇头，道：“恕我眼拙，我不认得这位……”

黑三双眉一挑，便要发话！栾震天抬手一拦，轻叱说道：“黑三，你闭嘴，总管大人面前，哪有你插嘴的地方，不得放肆，要不然总管大人找两个‘血滴子’连你的脑袋一起摘了！”

黑三闭口不言，但那目中仇恨怒火怕人！

郭璞只作未见，淡淡说道：“老人家何其言重？我这个总管并不是……”

栾震天截口说道：“你这个总管却会替满虏鹰犬卖命，垂香饵，布罗网，引诱自己人吞钩落网，谋害同类，然后再通风报信……”

郭璞讶然说道：“老人家，我不明白你这话何指？”

栾震天厉笑说道：“要我老头子说上一遍么？你告诉黑三，你们那陕甘总督大将军年羹尧轻骑简从，提前进了京……”

郭璞“哦！”地一声，说道：“我想起来了，原来这位兄弟就是那客栈门前套车的那位！”

栾震天道：“你想起来了就好，我问你，你们可是想藉此机会，以年羹尧为饵，一网打尽那前往行刺的人？”

郭璞他竟然点头直认了：“老人家高明，不错！”

栾震天道：“可惜我们姑娘智慧超人，立即便洞悉你们那毒辣奸谋，没有上你姓郭的这个当，也没有……”

郭璞说得轻松，道：“老人家，既然没有上当，那不就算了么？”

“算了？”栾震天冷笑说道：“这要是能轻易算了，我老头子那仇三弟的帐向谁去要？”

郭璞淡淡说道：“那位姓仇的也伤了几名大内侍卫，他并不吃亏！”

栾震天老眼怒火一闪，道：“这么说来，你承认那是你通风报信兴的了？”

郭璞道：“事实如此，我不想否认了！”

栾震天须发俱张，激怒说道：“姓郭的，撇开其他的一切不谈，我们姑娘就是救只狗它日后见了恩人也会摇头摆尾，有所……”

郭璞轩眉说道：“老人家，看在你曾救过我郭璞份上，我郭璞姑且再容忍一次，请老人家以后说话口齿之间要放……”

“什么？”栾震天须发暴张，道：“我老头子骂错了你了么，只怕你连只狗都不如！”

郭璞双眉陡挑，但旋即他又忍了下去，缓缓说道：“老人家，可一可再，但不可有三，我要告诉你，人各有志，我吃谁的，穿谁的就该替谁效力卖命！”

“好话！”栾震天厉笑说道：“汉满不两立，水火难相容，姓郭的，今夜我老头子站在汉族长者及武林前辈立场，要除去你这不忠不孝不肖，无廉无耻无骨的子孙败类……”

郭璞淡淡说道：“老人家，像我这样的人，多得是，年大将军、岳提督……”

栾震天道：“迟早他们都会躺在列祖列宗的神位之前！”

郭璞道：“老人家，说话要小心点，论罪？……”

栾震天晒然笑道：“试试看，谁能拿我老头子如何？要怕我就不说了！”

郭璞沉默了一下，道：“这么说来，老人家今夜是非对付我不可了？”

栾震天道：“你这一问问得太多余，要不为对付你，我老头子就不会冒着寒风守在这儿大半天了……”

郭璞突然笑道：“恐怕你今夜冒险外出，本不是为了我郭璞吧？”

栾震天神情一震，道：“我老头子不是为了你是为了谁？”

郭璞冷冷笑道：“有一个名叫贾子虚的大胆叛逆负了伤……”

栾震天大惊喝道：“姓郭的，说，贾子虚他怎么样了？”

郭璞冷冷笑道：“他滑溜得很快，要不然‘血滴子’们早回宫了！”

栾震天神情微松，道：“不错，我老头子等本是出来接应贾子虚的，但是没找着贾子虚却鬼使神差地碰上了你总管大人郭璞！”

郭璞晒然笑道：“栾老人家，对付我郭璞，就凭你两位，似乎……”

栾震天冷然摇手，往后一指，道：“你何不看看这胡同两头另有多少人？”

郭璞道：“我不用看，充其量你‘洪门天地会’的九个旗主！”

栾震天机伶一颤，道：“你知道我老头子是……”

郭璞冷然说道：“对‘洪门天地会’的海底，我摸得还算清楚，你‘神行无影活报应’栾震天是总护法，梅姑娘是双龙头，下设十旗……”

栾震天失声说道：“没想到你对‘洪门天地会’摸得这么清楚！”

郭璞冷笑说道：“所以你栾老人家今夜不该为难我！”

栾震天目中杀机暴闪，道：“你错了，那更留你不得！”

郭璞道：“要嘛，你栾老人家今夜就杀了我，要是让我活着出了这条胡同，只怕对你‘洪门天地会’那是大大的不利……”

栾震天机伶一颤，道：“那是自然，用不着你来提醒！”说着，他便要挥手传令！

郭璞突然摇头说道：“且慢，栾老人家，如今满城都是大内侍卫‘血滴子’，要是让他们听见了，或者我呼喊一声，他们立即就会赶来的！”

栾震天道：“这个我老头子也早考虑过了，我老头子看得出你如今已站立不稳，难以应战，只要我老头子一声令下，九名旗主，连同我老头子在内，周围十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重手法做全力一击，你便绝难幸免，等那些个鹰犬赶到时，他们只能替你总管大人收收尸了！”

郭璞笑道：“那我就不用替诸位担心了……”

栾震天忽地厉笑说道：“那你总管大人也就少说一句吧！”突然抬手挥下——

九条人影由各处悄无声息地掠起，飞扑而至，连同栾震天在内，二十双铁掌齐扬，千钧一击，便要挥出！

不知怎地，郭璞他竟伫立胡同中央，毫无抬手拒敌的打算，只是，似乎那只右手有探怀之意！

眼看着十条人影便要聚集！

蓦地里一声甜美轻喝划空传到：“老爹，住手！”

十条人影一震，硬生生地沉腕收掌抽身散落各处！

栾震天须发暴张瞪目抬头，胡同左边屋面上，纤美红影绰立，那是小玉，她冷然说道：“姑娘有谕，不许伤姓郭的毫发！”

栾震天脸色一变，道：“丫头，姑娘今何在？可来了？”

小玉未答话，一个十分平静的话声，却在她身后响起：“我在这儿，老爹！”

栾震天道：“姑娘，这是千载难逢的不再良机！”

只听梅心那甜美话声说道：“我明白，老爹，但我要再等一个时期……”

栾震天道：“姑娘，以后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梅心淡淡说道：“老爹，机会是人找的，只要我打算杀他，怎么样我也要杀他的，怎么样他也躲不过的！”

栾震天道：“其实，姑娘，您何必再等？一切他都承认了！”

梅心道：“真的么，老爹？”

栾震天道：“黑三在场，他听得清楚，不信您也可以问问这姓郭的！”

梅心没有问郭璞，淡淡说道：“我没有不相信老爹，天色不早，‘血滴子’的人也已经向这边来了，我暂时不想跟他们碰面，咱们该走了！”

栾震天道：“姑娘，他已经摸清了咱们的海底，今夜要是放了他……”

“你放心，老爹！”梅心似乎很有把握地道：“郭爷他不会的！”

栾震天道：“姑娘，这不是儿戏！”

梅心淡然说道：“老爹，我以性命担保！”

栾震天神情一震，道：“姑娘，您这是何苦……”

梅心道：“老爹，我说过，该走了！”

栾震天默然不语，但肇又猛一跺脚，指着郭璞怒声说道：“姓郭的，算你今夜命大，你要是有良心……”

郭璞突然说道：“老人家，我仍是那句话，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栾震天勃然色变，怒笑说道：“姑娘，这您可听见了！”

梅心平静地道：“我字字听得清楚，只是，老爹，我说该走了！”

栾震天咬牙跺脚，一挥手，沉喝说道：“姓郭的，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郭璞视若无睹，听若无闻，只不说话！

一线红光自夜空中射下，直落郭璞怀中，胡同中，同时飘来海心那无限甜美，毫无敌意的话声：“郭爷，酒醉伤神，特奉上一颗醒酒物，请即服下！”

郭璞身形猛震，紧接着是一阵轻微颤抖，头也没回，一句话也未说，只愣愣的站在那儿，像是灵魂儿出了窍！

但突然，他以手掩口，跟着身形一晃，倒了下去！

他刚倒下，五六条人影疾掠而至，一起落在胡同两边的屋面之上，那是五名黑衣蒙面的大内侍卫“血滴子”！

十道犀利目光四下搜索，陡听有人“咦！”地一声，说道：“我刚才明明瞧见这儿人影闪动，为数颇多，怎么一转瞬间就不见了，莫非他们升了天，遁了地……”

余话尚未出口，紧接着又是一声轻咦，只听有人叫道：“是郭大人，快下去！”

五条人影飞掠而下，落在胡同中郭璞身边！

只见一名身材瘦高的黑衣蒙面人弯腰探手，摸了摸郭璞鼻息，陡听他身旁一名黑衣蒙面人道：“禀领班，郭大人是喝多了酒！”

那瘦高黑衣蒙面人的一只手，已然落在郭璞胸前，闻言立即直起了腰，

转身侧顾叱道：“放你的屁，郭大人是受了极重的内伤……”

那黑衣蒙面人脱口一声惊呼，诧声说道：“禀领班，不会吧，郭大人适才明明对我说他是喝多了酒，而且我也闻得见那一嘴熏人酒气！”

那身材瘦高的黑衣蒙面人冷哼说道：“蠢材，你自己伸手摸摸看！”

那黑衣蒙面人没伸手，但也未再说话！

那瘦高黑衣蒙面人冷笑说道：“是谁那么大胆子，敢黑夜拦路，打伤郭大人？”

那黑衣蒙面人道：“回领班的话，八成儿是刚才我瞧见的那些人！”

那瘦高黑衣蒙面人冷笑说道：“那倒好，你们负责搜寻此区，不但叛逆神出鬼没，而且还被他们打伤了郭大人，要是郭大人追究责任，在海贝勒面前说上句话，只怕你四个要吃不完兜着走！”

那黑衣蒙面人吓得一哆嗦，忙躬下身去：“领班开恩，属下……”

那瘦高黑衣蒙面人冷然摆手说道：“够了，你就少说一句吧，快去找辆车来！”

那黑衣蒙面人不敢怠慢，应了一声，匆匆而去！

那黑衣蒙面人刚走，郭璞突然呻吟一声，醒了过来。他一惊，刚要翻身坐起，却被那瘦高蒙面人一掌按住道：“郭大人，是卑职等在此，郭大人内伤颇重，请不要动，卑职已经派人叫车去了，待会儿卑职派人送郭大人回去！”

郭璞瞪着失神双目，道：“你，你，你是……”

那瘦高黑衣蒙面人道：“卑职大内侍卫‘血滴子’三等领班唐子冀！”

郭璞“哦！”地一声，有气无力地道：“原来是唐领班，唐领班，那班人呢？”

唐子冀道：“郭大人指的是……”

郭璞接道：“‘洪门天地会’中那班叛逆……”

唐子冀失声说道：“郭大人，那班人是‘洪门天地会’叛逆？”

郭璞吃力地点了点头，道：“正是那班叛逆，他们在这儿拦住了我，我喝多了酒，脑中昏昏，四肢酸软，无力应战，被他们以重手法打伤了，为了酒，今夜险些丢掉性命，今后这酒我是点滴不沾了！”

唐子冀恨声说道：“好大胆的叛逆，简直把这京畿重地不放在眼内，早知这是他们，又打伤了郭大人，卑职说什么也要留下他几个！”

郭璞道：“怎么，唐领班跟他们朝了面？”

唐子冀摇头说道：“卑职等在远处望见此地人影闪动，等赶到了这儿，他们全跑得没了影儿，后来卑职发现郭大人倒在胡同里……”

郭璞道：“恨只恨我喝多了这短命的误事酒，要不然他们一个也跑不掉，更伤不了我，以后我是说什么也不喝酒了！”

唐子冀献媚地道：“是，是，郭大人神威，卑职等领教过……”

郭璞道：“别提那回事了，提起来令我好生不安，唐领班，手上的伤势，好了些么？有没有伤到筋骨？”

唐子冀迟疑了一下，道：“不瞒郭大人说，伤是已经好些了，只是卑职这只右手一辈子也别想再用了，不过没关系，卑职还有左手！”

郭璞闻言大惊，好半天才道：“都怪我当时糊涂，把诸位当作了叛逆一伙，下手过重！”

唐子冀嘿嘿笑道：“郭大人不必耿耿于心，卑职只要有一只左手能用，照样可以尽职效力，其实，那也怪卑职等不好，没有当即表明身份，以致于

跟郭大人起了误会！”郭璞皱眉说道：“唐领班要这么说，那我就更为不安了，我不是华陀再世，扁鹊重生，无力回天，没有办法治好唐领班这只右手，为表示我对唐领班的莫大歉意，我保唐领班在一个月内升任二等领班……”

唐子冀闻言大喜，忙笑道：“卑职多谢郭大人提拔，其实，只要郭大人有空时，在海贝勒面前美言一二就行了，有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真个一丝不差，卑职这不就是因祸得福了……”说着，又嘿嘿喜笑不已！

趁着笑，郭璞突然问道：“唐领班，四川唐家仅唐领班一人得进宫廷，任职大内？”

唐子冀忙摇头说道：“不，不，卑职三兄弟全蒙圣恩，都被云领班擢在身边！”

郭璞“哦！”了一声，道：“那倒是唐家的殊荣，我怎未见过另两位？”

唐子冀嘿嘿笑道：“不瞒郭大人说，卑职三兄弟中卑职居长，但唯卑职对家学毫无所得，老二子修，老三子玉，他两个都比卑职强得多，不但擅施百毒，而且精于配制百毒，因此他两个被大喇嘛调进‘雍和宫’中密制各种毒器，以备将来对付叛逆之用！”

郭璞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怪不得我没见过他两位，宫廷大内能罗致了贤昆仲这等奇才，那该是朝廷之福……”

唐子冀嘿嘿笑道：“那是郭大人夸奖，以后还望郭大人多照顾！”

郭璞道：“好说，都是一家人，那是我应该的话……”话锋微顿接问道：“唐领班，那些个毒器，什么时候可以制成？”

唐子冀道：“怎么，郭大人问这……”

郭璞截口说道：“我是想找个机会跟他二位亲近亲近，唐领班，等他二位任务完成之后，你告诉我一声，我做东，咱们‘顺来楼’上好好地吃喝一顿去！”

唐子冀喜得眉飞色舞，忙笑道：“多谢郭大人眷顾，到时候卑职自当向郭大人禀报，不过，听说那批毒物短时间怕难以制成……”

郭璞道：“不要紧，我可以等，反正总有碰面的一天！”

唐子冀喜不自胜，既恭敬又卑下，连声唯唯！

躬身哈腰点头间，他忽有所忆，忙抬眼说道：“对了，郭大人可曾看见那班‘洪门’叛逆的面貌？”

郭璞摇头说道：“没有，他们狡猾得很，都蒙了面！”

唐子冀有点失望地“哦！”了一声，未再说话！

适时，一阵得得蹄声及辘辘车声划破寂静夜色，由远而近，紧接着，胡同口驰进一辆马车！

唐子冀忙道：“郭大人，车来了！”

郭璞点了点头，道：“劳神哪位扶我起来？”

郭璞这话是对另三名“血滴子”侍卫说的，可是唐子冀唯恐不周地排开了三个下属抢了先，弯下腰道：“让卑职扶大人起来！”

郭璞道：“有劳了！”把手臂搭在唐子冀的肩上，在唐子冀的双手扶持下，他缓缓站了起来，身形晃了一晃才站稳！

马车驰近，那名黑衣蒙面的“血滴子”由车辕上跳了下来，近前躬身覆命，那赶车的是个眼角犹带着眼屎，但已睡意毫无的中年汉子，他战战兢兢地停住了车！

唐子冀小心翼翼地把郭璞扶上了车，然后转向四名“血滴子”道：“我

押车护送郭大人回镖局，你们……”

郭璞在车内闻言忙接口说道：“唐领班，好意我心领了，公事为重，别擅离职守！”

唐子冀转身向车内哈了哈腰，道：“郭大人，护送您，这也是公事，您身上带伤，万一在半途再碰上那班亡命草民您怎么办？这个罪卑职担当不起，怎么说卑职也要护送您回到镖局！”

说着，不等郭璞再有任何表示，他纵身跃上了车辕，一边吩咐四名“血滴子”刻意拘捕，一边命那赶车的上路！

马车在他轻喝声中驰动，郭璞只得由他，未再说话！

在这位大内侍卫“血滴子”的三等领班护送下，马车一路毫未再遇惊险地驰抵了镖局！

这时候，天色甫过四更，万籁俱寂，四处空荡荡地，那蹄声及轮声传出老远，份外刺耳！

“四海镖局”那两扇大门紧紧地关闭着，不见一个人影，只有那两盏大灯犹亮着，把镖局门前照耀得光同白昼！

未等马车停稳，唐子冀便跃下了车辕，掠上镖局门前石阶，三不管地砰砰然撞起了门！

好半天才听一阵急促步履声由内奔出，随听有人喝问：“谁？”

“我！”唐子冀收手应道：“大内跟云领班的，快开门，郭大人回来了！”

由于云中鹤跟云中燕是亲兄弟这层关系，对这“四海镖局”，唐子冀的口吻颇为客气，并没有大声叱喝！

门内那人一听是大内侍卫“血滴子”，却也丝毫不敢怠慢，连忙拉开门栓开了门，是趟子手赵大！

他一见唐子冀当门而立，睁着惺忪睡眼，忙道：“这位，您是送哪位郭大人……”

唐子冀一摆手道：“快去通报总镖头，就说郭大人喝多了酒，遭一批亡命叛逆狙击，受了伤，我把郭大人送回来了！”

赵大仍是没懂，愣愣地往车内望了望，迟疑着应了一声，转身进门入内，他刚进门，一阵轻盈步履声传了过来：“赵大，是谁呀，这么晚了……”

话声甜美悦耳，还带着几分焦急！

是云珠，她披着一袭风披由内急步行了出来，乌云未蓬松，娇靥上丝毫没有睡意！

赵大停步躬了躬身，道：“姑娘，您怎么起来了？”

云珠未予答理，紧跟着又问了一句：“赵大，是谁呀？”

赵大尚未说话，唐子冀在门外接了口：“云姑娘，是我唐子冀，送郭大人回来了！”

说着话，云珠已经到了大门口，她微微呆了一呆，道：“是唐领班，这么晚，唐领班送谁……”

唐子冀微微地拱了拱手，道：“惊扰了云姑娘，我护送郭大人回来了！”云珠诧异地向车内投过一瞥，重复了一句：“郭大人……”，神情猛地一震，刚要接口！

车内传出了郭璞的话声：“姑娘，是我，郭璞！”

云珠神情又猛然一喜，焦虑之色尽扫，“哎呀！”一声道：“先生，这么晚了，你到底上哪去了，害得人家……”说着，她急步奔下石阶！

唐子冀紧跟着行了下去，边走边道：“姑娘，郭大人喝多了酒，在路上受到一批亡命叛逆的狙击受了伤，所以我护送郭大人……”

云珠脸上立即变了色，惊声说道：“叛逆，谁……”立又转望车内，急道：“先生，伤在哪儿，要紧么？”

她该是“四海镖局”中，唯一关心郭璞的人，而且那甚于关心她自己，那本该是，因为世上只有郭璞关心她！

同时，那还因为一个“情”字！

唐子冀尚未说话，车内郭璞已然带笑说道：“谢谢姑娘，不碍事，一点轻微内伤，我还撑得住！”

说着，他缓缓移动身形，下了车。

刚下地，身形突然为之一晃……

吓得云珠连忙移过娇躯，伸手相扶，郭璞却已扶住了车辕，含笑说道：“姑娘，酒意犹存，头重脚轻而已！”

云珠黛眉深皱，横了他一眼，道：“别瞞我了，我看得出……”

不容郭璞再说什么，立刻唤来赵大，扶着郭璞行了进去！

她自己则转望唐子冀，挑眉问道：“唐领班，那都是些什么人？”

唐子冀摇头说道：“听郭大人说，是‘洪门天地会’中叛逆，只是他们都蒙着面，让人无法窥及他们的面貌长相！”

云珠眉锋一皱，道：“好大的胆子……唐领班，你把郭先生交给我了，护送之情，我感同身受，容我后谢！”

唐子冀忙赔笑说道：“姑娘这是什么话，都是一家人，何言一个‘谢’字，那么，姑娘，我不打扰了，姑娘请进去吧！”

云珠点了点头，道：“唐领班好走，恕我不送了！”

唐子冀赔笑说道：“姑娘这是什么话，我哪敢当！”

说着，他纵身跃上车辕，驱车驰去！

马车一动，云珠也急忙转身跟上石阶，一边吩咐赵大把郭璞往房里扶，一边还伸手帮了赵大的忙，而且樱口里带着埋怨地道：“先生真是，好好地喝的什么酒，要不是因为贪这一口酒，他们哪动得了你呀！”

郭璞含笑说道：“姑娘，我刚才就发过了誓，今生今世，是再也不喝酒了，便是一点一滴也绝不再沾唇了！”

云珠很勉强地笑了笑，未说话！

一路默默地行着，到了郭璞的房中，云珠吩咐赵大把郭璞扶到床上，然后支走了他。

赵大走后，云珠关上了门，点上了灯，拉过枕头垫在郭璞的背后，又为他脱了鞋，拉上被子，然后拿过一张椅子坐在床边，向着郭璞说道：“躺好了，别动，让我给你看看！”

这种照顾，完全类似一个妻子服侍自己的夫婿，郭璞没有拒绝，也没有说话，但流露自双目之中的目光，却隐藏了他心中的感受，只流露出极度的不安！

闻言，他忙笑道：“姑娘，我说过，不碍事，刚才我在车上一阵调息之后，如今已经好多了，三两天内准又是个生龙活虎般郭璞！”

云珠皱着眉，摇了摇头，既忧虑而又柔婉地说道：“别瞞我，也别安慰我，你知道，我出身武林世家，对于伤势的轻重，我自可看得出来……”

她毫不避嫌地伸手握上了郭璞的腕脉。

郭璞不忍坚拒，只好由她握上腕脉！

云珠玉手刚握上郭璞腕脉，她脸上突然一变，既诧异而又惊骇地向着郭璞望了一眼！

郭璞忙笑问道：“怎么，姑娘，伤势很重？有救么？”

云珠立即恢复平静，摇了摇头，示意郭璞别说话！

郭璞似乎会错了意，毫不在意地笑道：“怎么，姑娘，没救了？”

云珠白了他一眼，嗔声说道：“我是请先生少开尊口，别说话！”

郭璞笑了笑：“是，姑娘，郭璞敬遵芳谕。”遂闭口不再言语！

郭璞一再表示得很轻松，但云珠并没有受到感染，她娇靥上的神色变化很大，而且越来越凝重！

好半天，她突然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缓缓地收回了握在郭璞腕脉上的那只纤纤玉手，那娇靥上的凝重神色，也随之隐敛，抬眼望了望郭璞，道：“先生服过了什么疗伤的药物了么？”

郭璞呆了一呆，道：“怎么，姑娘？”

云珠道：“先生的伤势本不轻，按说至少得躺上个十天半月的，可是如今看来，先生的伤势似已好了一大半，随时都可以下床行走，只要再调养三两天就可全好了，要是没有服什么疗伤的药物，是绝不会好这么快的！”

郭璞“哦！”了一声，点头说道：“我是服了我那最后一颗的‘大还丹’，再加上适才在车内一阵运功疗治，所以才会好得那么快！”

云珠点头说道：“这么说来，先生就不碍事了，我也可以放心了……”

郭璞道：“只是惊扰了姑娘，我很是不安！”

云珠眨动了一下美目，淡淡笑道：“先生以为我睡了么？”

郭璞呆了一呆，道：“怎么，姑娘没睡？这么晚了，姑娘为什么……”

云珠道：“那谁知道，往日我睡得很早，而且都能好睡，就是今夜躺在那儿翻来覆去睡不着！”

郭璞心头震动，半晌始道：“姑娘，你让我说什么好？”

云珠缓缓摇头说道：“什么都不用说，只要你知道，我这番心意就没白费，我从来没替人等过门，也从来没担心过任何人，就连我爹都算上，可是唯独对先生……”

郭璞心弦颤抖，强笑说道：“姑娘，我以后再也不敢晚回来了！”

云珠凄婉地笑了笑，道：“先生，我是一本正经，掏心剖陈！”

郭璞脸上一热，再也难掩激动，道：“姑娘，你不该让我欠你这么多！”

云珠淡淡笑道：“先生放心，我不会要先生还的！”

郭璞心头一震，默然未语！

云珠淡淡一笑，又道：“先生，不谈这些了，免得徒乱人意，先生是上哪儿去了，又喝了这么多的酒，是不是又上‘八大胡同’……”

郭璞忙摇头说道：“姑娘这回可千万别冤枉人，我午间在‘顺来楼’上替海贝勒及年大将军逐退了‘江南八侠’及吕四娘等几个刺客……”

云珠截口说道：“这个我听说了，当时我便猜想那一定是先生，换个人绝没有这种能耐，先生后来又又在一家酒肆里跟大内侍卫‘血滴子’发生误会，伤了他们好几个人，对么？”

郭璞吃惊地道：“这，姑娘是听谁说的？”

云珠笑了笑，道：“别忘了我现在是海贝勒的副手，只不过是尚未进宫而已，有这种事我那位大伯不敢不向我报告！”

郭璞呆了一呆，道：“姑娘既然都知道了……”

“不！”云珠截口说道：“我问的是晚上。”

郭璞未答反问，道：“姑娘可知道，我如今已是海贝勒府的总管了么？”

云珠呆了一呆，失笑说道：“我怎么没想到，怪不得那唐子冀对先生恭恭敬敬，尊称一声郭大人，我听说海贝勒在‘顺来楼’上收了先生这位总管，而且要跟先生兄弟相称！”

郭璞怔了一怔，叹道：“姑娘消息之灵通，委实是令人佩服！”

云珠笑了笑：“说穿了不值一文钱，是年大将军那两个贴身护卫说的，海贝勒一回府也张罗着为你这位新总管准备住处，消息传到了大内侍卫‘血滴子’耳中，自然也就到了我这儿！”

郭璞道：“姑娘既然知道得那么详尽，就该知道当时我有多么高兴，一高兴之下，又找了个地方多喝了两杯，于是……”

云珠为他接了下去，道：“于是一喝就喝到了深夜，归途之中，碰上了他们！”

郭璞点了点头，有点赧然地道：“姑娘，正是如此！”

云珠望了他一眼，道：“先生只顾一个人高兴吃酒，可知道今夜‘北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雍和宫’的喇嘛们跟‘血滴子’精锐尽出，在一家客栈内缉拿‘江南八侠’中的周浔，甘凤池，白泰官，还有那吕四娘等师徒三个人！”

郭璞点头说道：“我是事后才听人说的，那班叛逆狡猾得很，全跑了！”

云珠道：“不错，是没能捉到一个，先生知道那为什么吗？”

郭璞道：“听说‘江南八侠’中又来了个人……”

云珠截口说道：“他们另有高人相助，是没有错的，可是那人不是‘江南八侠’中人，因为‘江南八侠’中没有身手那么高的人！”

郭璞“哦！”地一声说道：“原来那人不是‘江南八侠’中的一个，那么他是……”

云珠淡淡笑道：“那只有问他自己了，此人伤了六名‘血滴子’跟四名喇嘛，最后却被密宗绝学伤了内腑，带着伤跑了！”

郭璞道：“怪不得今夜满城都是‘血滴子’，原来那人带着防跑了，姑娘，‘血滴子’们可曾找到那人？”

云珠淡笑摇头说道：“要是找到了那个人，‘血滴子’们早就回宫了！”

郭璞皱眉说道：“密宗绝学非同凡响，带着那么重的内伤，他还能跑到哪儿去？”

云珠点头说道：“先生说得是，不怕他升了天，遁了地，不过，‘血滴子’们至今未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是实，以我看……”

淡淡地笑了笑，接道：“那人绝不会以真面目示人，有可能他在受了伤之后，以另一面目出现，蒙过了搜捕甚紧的‘血滴子’，带着伤，找一个最不为人注意，人家也绝想不到的地方躲起来了！”

郭璞瞪目叹道：“他既带着伤，‘血滴子’个个武林高手，当不会看出来！”

云珠摇头说道：“那也难说，掩饰受伤的方法很多，只要他办法妙，装得逼真，是不难瞒过粗心大意的‘血滴子’的！”

郭璞皱眉点头说道：“姑娘说得是，姑娘，今夜实在该亲出指挥……”

云珠笑道：“可是先生你还没有回来呀？我哪有心情去管别的？假如先

生回来的早一点，我敢说那人一定像先生如今一样地已经躺在我面前了！”

郭璞笑了笑，道：“他不会是这样个躺法的！”

云珠也笑了，她笑了笑之后，改口说道：“今夜狙击先生的那班人是……”

郭璞道：“‘洪门天地会’中的叛逆！”

云珠道：“先生怎知他们是‘洪门天地会’中人？”

郭璞道：“是他们自己说的！”

云珠道：“看来他们的身手不下于密宗绝学，竟能把先生伤得这么厉害，由此观之，对付他们恐怕不大容易！”

郭璞挑眉说道：“姑娘，我不喜欢自吹自擂，也不愿意妄自菲薄，假如我没有喝那短命的误事酒，我敢说别说他们伤不了我，而且我至少也要让他们躺下一半！”

云珠点头叹道：“这个我深信，看来酒是喝不得，不过也难说，有时候酒能给人很大的帮助的！”

郭璞摇头说道：“我不敢苟同，我只认为酒对人有百害无一利！”

云珠笑道：“先生该不会不知这一句：‘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还有那句：‘谁解我忧，唯有杜康’，先生要这么说，那留了名的饮者若泉下有知，必会把酒壶砸向先生！”

郭璞笑道：“只怕他们会舍不得！”

一句话逗得云珠又笑了，但旋即她轻皱黛眉，娇靥上一片黯然及幽怨之色，迟疑了一下，道：“听说先生明天一早就要搬到贝勒府去住了！”

郭璞不敢正视那一双令人心碎的目光，点了点头强笑说道：“我本预备早一点回来向总镖头跟姑娘辞行的！”

云珠目光下垂，轩了轩黛眉，低微而柔婉地道：“这种事，我只该为先生喜，为先生贺，而不该阻拦先生的！”

郭璞忙道：“姑娘，只要一有空闲，我会来看姑娘的！”

云珠摇了摇头，道：“不必了，先生，我准备明天晚上入宫侍读伴驾！”

郭璞笑了一笑，道：“怎么，姑娘准备明天晚上就进宫？”

云珠点了点头，凄婉强笑，望之令人断肠：“我之所以迟迟未入宫，那只是因为先生还在镖局里，如今先生一走，我就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

郭璞只觉全身热血往上一涌，哑声说道：“姑娘，以后会常有机会见面的！”

云珠摇头强笑道：“难了，先生，有道是‘侯门一入深似海’，侯门尚且深似海，何况那大内禁宫之门，只怕皇上他不会轻易让我出来！”

郭璞强笑说道：“姑娘错了，姑娘并不是他的三宫六院，而是侍读伴驾，统领大内侍卫‘血滴子’，是海贝勒的副手……”

云珠道：“先生可知道，就是因为海贝勒常有他事，不能每时每刻伴着他，他才选用了我么？”

郭璞点头说道：“这个我知道，可是我不相信姑娘就永远出不来了，像今夜这种事，就势非姑娘亲自指挥不可！”

云珠道：“可是他宁可让他们跑掉，也不能让他们乘虚闯进大内！”

郭璞默然不语，半晌始摇头说道：“我仍不相信姑娘一入宫门就永出不来了！”

云珠摇头悲笑说道：“我只恨不得与先生朝夕见面，时刻都在一起，便

是能出来两次，不能想出来就出来，那有什么用？只怕要相思苦难耐，痛断人肝肠了……”

郭璞没有说话，因为这时候他不知该说什么好！

云珠黯然笑了一笑，又道：“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先生愿意不愿意？”

郭璞忙道：“只要有办法，我哪有不愿意的道理？”

云珠道：“先生进入海贝勒府后，尽快地想办法让海贝勒荐先生到宫里去，我则在皇上面前也想办法让他早一点把先生要到身边去，这样双管齐下，分头并进，相信很快地就可以……”

郭璞不等她把话说完，忙道：“对，姑娘，这办法好……”

云珠淡淡笑道：“办法倒是可行，至于能不能早日达到这个心愿，那要看先生了！”

郭璞心头微震，道：“姑娘放心，郭璞不是心口不一之人，我自然也巴不得早日达到这个心愿，再说，能进入内廷……”

云珠摇头淡笑，道：“我倒不是说先生心口不一不愿意，而是要想早日达到这一心愿，单凭海贝勒的上荐跟我在皇上面前说话是不够的，一定先生要有表现才能让人家便于张口，懂么？”

郭璞点头说道：“我懂，姑娘是要我尽量多建些功劳！”

云珠点头说道：“我的意思正是这样，先生请想，那样是不是让海贝勒跟我便于说话些，说起话来也有物可据。”

郭璞点了点头道：“是的，姑娘，我不会让海贝勒和姑娘空口说话的！”

云珠淡然笑道：“那我就放心了，只要能达成这个心愿，我会愿意在宫里待一辈子的，就是一辈子不出宫门一步也不要紧了！”

郭璞没有即时接话，沉默了一下之后始道：“姑娘只管放心，我总不会让姑娘失望的……”

云珠道：“我要先谢谢先生了！”

郭璞道：“能有今天，我却不敢对姑娘轻言一个谢字……”

云珠道：“那是先生把云珠当做了外人！”

“不，姑娘！”郭璞道：“就是自己人，也不能轻忽一个恩字！”

云珠道：“先生，长相忆，记住人，把云珠放在心里，不比记住那不成其为恩的恩字，要好得多么？”

郭璞微微垂下了目光，躲开那令他心悸的一双美目道：“是的，姑娘，郭璞会的！”

云珠凄婉笑道：“其实，我的要求也仅止于此，只要先生能做到这一点，让云珠这颗心有所安慰，云珠就是为先生粉身碎骨也是心甘情愿，含笑瞑目的，先生懂么？”

郭璞轻声笑道：“姑娘，郭璞不会辜负你的。”

云珠轻轻说道：“谢谢先生，有了这句话，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郭璞沉默了，沉默了片刻之后，他突然说道：“姑娘，你知道我午后跟大内侍卫‘血滴子’，在酒馆里发生了误会，下手过重，毁了唐领班一只右手！”

云珠点了点头，道：“是的，先生，我知道，怎么？”

郭璞道：“刚才他已不记前嫌地雇车送我回来，我心中一直愧疚难安，我没有回天之力，不能治疗他那已经废了的右手，不过我想在别的地方，用

别的方法表示自己的诚意，弥补自己的过失，适才我亲口答应他，想办法给他个二等领班当当，但是我的能力有限……”

云珠截口说道：“先生是想让云珠帮他一个忙？”

郭璞点头说道：“是的，姑娘，正是如此！”

云珠道：“这个忙我还帮得上，包在我身上，先生只管放心，我进宫之后，立刻想办法擢提他就是！”

郭璞忙道：“我先谢谢姑娘！”

云珠道：“先生说这话又见外了，先生的事便也是我的事！”

郭璞含笑称谢，道：“姑娘，天色不早了，姑娘该回房安歇了！”

云珠笑道：“怎么，先生要下逐客令了？”

郭璞忙道：“姑娘千万别误会，我没有那个意思，只是因为姑娘一夜未合眼，我怕姑娘太累了！”

云珠摇头说道：“谢谢先生关怀，我不累，能陪着先生，我永不会感到累的，再说，先生明天一早就要走了，我更应该多陪陪先生！”

郭璞道：“可是，姑娘，我总不能让姑娘这么坐着陪我到天亮……”

云珠道：“那有什么关系，错过今宵，又不知何日才能再见面了！”

郭璞沉默不语，沉默了一下，道：“姑娘，我还要运功疗伤，恐怕不能陪姑娘说话！”

云珠道：“那更不要紧，能看见先生我就知足了，再说，先生运功疗伤之时不也正需要个护法么？”

郭璞道：“可是，姑娘身子要紧！”

云珠摇头说道：“我这觉哪一天都可以睡，而能跟先生这么相对灯下，互相谈心的时候，却只有今夜这不到一个更次的时光了，先生何忍让我离去，不让我多看先生两眼？”

这话，朴实无华，但真挚感人！

郭璞胸中激动，鼻尖一酸，险些涌起热泪两眶，由是，他也知道，他欠这一颗万斛深情真挚心的，将要更多了！

他忍不住轻叹一声道：“姑娘，你这是何苦，要知道，郭璞……”

“先生，我知道！”云珠柔婉地截了口，道：“但是先生什么都不用说，只让我在这儿多坐会儿，多陪陪先生，看先生两眼就行了，我很珍惜这片刻时光，因为它对我来说，是太宝贵了！”

郭璞只觉两眼微有湿意，心与身也颤抖得厉害，连忙垂下头去，闭口不再言语！

一时间，这屋里好静，静得可以听到灯花的“毕剥”之声，也几几乎可以听到彼此的心跳声！

这一刻，在云珠来说，是无限温馨的一刻！

而对郭璞，却是令他极度不安与羞愧难当的一刻！

时光，就在灯花闪烁及相对无言的静默中轻轻的溜过，渐渐地，一线曙光透窗，屋里顿时亮了不少！而，云珠那娇靥上的神色，就跟这屋里的光线一样，在这黎明前的片刻中，越来越阴沉，越黯然！

蓦地里，一声嘹亮的鸡啼，划破了这份静默及屋外的宁静，云珠为之一震，而郭璞却闭着眼十分安祥！

显然，他是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心力交疲他是太累了！

云珠小心翼翼地替他把被子又往上拉了拉，缓缓地站了起来，向着那张

使她不克自拔的英挺面庞投下留恋而最后的一瞥，玉手轻抬，桌上的孤灯倏然而灭！

刹时间，屋里又黑了，然后，她娇躯闪动，轻轻地滑出了房门，停在门外那画廊的尽头！

她站在那冷峻的晨风之中，那一身只披着一件风披的衣衫，予人有不胜单薄之感，然而，她没有在意！

她脸上的神色，极其复杂，复杂得令人难窥万一，令人难以言喻，突然，她娇躯又动，但不是回到她自己的房中，而是腾身而起，直上晨空！

她停身在“四海镖局”左近那一处最高的屋脊上，曲着水葱般玉指，向着晨空弹了几弹！

未几，远处冒起一条人影，向着她立身处电射而来，转眼间已然掠至，那是个黑衣蒙面的大内侍卫“血滴子”！

那黑衣蒙面人入目云珠，不由一怔，双目尽射讶异，轻轻地哦了一声，似颇出意料地道：“原来是云姑娘……”

云珠没说话，一翻皓腕，欺雪赛霜，晶莹如玉的纤纤玉手之中，平托着那方钦赐玉佩！

那黑衣蒙面人大惊失色，立即躬下身形，恭谨说道：“属下见过，见过……”他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云珠！

云珠娇靥上不带丝毫表情地开了口：“我如今是‘御书房’侍读及伴驾，职位仅次于海贝勒，你叫我一声姑娘就行了。”语气竟然冷漠得很！

那黑衣蒙面人身形一震，头垂得更低：“是，属下见过姑娘，不知姑娘召唤，有什么吩咐？”

云珠翻腕收回了那方钦赐玉佩道：“唐领班回宫了么？”

那黑衣蒙面人恭谨说道：“禀姑娘，唐领班还没有回宫，现在‘正阳门’外……”

云珠一摆手，截口说道：“告诉他我的身份，叫他马上来这儿见我！”

那黑衣蒙面的“血滴子”喳地一声，转身如飞掠去！

他没入“正阳门”方向的屋面下，转眼间，又一个身材瘦高的黑衣蒙面人自那方面冒起，飞掠而至！那是大内侍卫“血滴子”三等领班唐子冀，他近前躬身，恭谨说道：“属下三等领班唐子冀见过姑娘！”

云珠淡淡一笑，摆手说道：“唐领班，从现在起，你是大内侍卫‘血滴子’的二等领班！”

唐子冀一怔大喜，立刻曲下一膝，颤声说道：“属下谢过姑娘提拔之恩！”

云珠淡淡笑道：“别谢我，要谢应谢郭总管！”

“是！”唐子冀恭恭敬敬应了一声，道：“属下见着郭大人定要叩谢！”

云珠笑了笑，道：“唐领班，你告诉我，昨夜你是在什么地方见着郭总管的。”

唐子冀忙道：“禀姑娘，属下是在城南一条胡同里见着郭大人的！”

云珠道：“你见着郭总管的时候，他已经受了伤了么？”

唐子冀道：“禀姑娘，属下见着郭大人的时候，郭大人已经躺在胡同里，人事不省了，属下当即就命……”

云珠一摆手，拦住了唐子冀的话头，道：“可曾见着那‘洪门天地会’中那些大胆叛逆？”唐子冀道：“禀姑娘，属下率人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走得没了影儿！”

云珠道：“我问你看见了他们没有？”

唐子冀道：“禀姑娘，常醒飞看见那儿有人影闪动，及至属下率人赶到了那儿，他们已经跑了！”

云珠道：“你就在那儿见着郭总管么？”

唐子冀道：“是的，姑娘，不过在此以前片刻，常醒飞曾在胡同外的大街上，碰见了郭大人一次！”

云珠“哦”地一声说道：“当时郭总管是什么样子？”

唐子冀道：“当时郭大人好好儿地，只是喝多了酒，醉态可掬！”

云珠点了点头，然后又道：“那帮助‘江南八侠’及吕四娘等人脱逃，并伤了喇嘛们跟‘血滴子’的叛逆，一夜搜捕，可有收获？”

唐子冀身形一震，低头说道：“禀姑娘，属下等无能，白忙了一夜……”

云珠冷冷一笑，说道：“那个人不但功力高而且智慧也高，不是你们所能应付得了的，便是再搜捕找上三天三夜也搜捕不到他，你告诉云领班一声，就说我说的，立刻带着人回宫，等我晚上进了宫以后再做打算！”

唐子冀“喳！”地一声，恭谨施礼，转身掠去！

望着唐子冀那渐去渐远的身形，云珠那张清冷冰凉的娇靥上，突然又掠起了一片复杂神色，较适才更令人难懂！

蓦地，一阵得得蹄声及一阵辘辘车声划破晨空，传入耳中，云珠一震而醒，转头望去只见一辆高篷黑马车由内城方向往这边驰来！

她一眼便看出那辆马车是来自何处，当即娇躯闪动，翩然掠回“四海镖局”之内，直奔郭璞房中！

进了房，郭璞睡得正熟，云珠站在床前，一双美目之中，射出两道令人难以言喻的光采，缓缓地抬起了右掌，拍向了郭璞的头，郭璞茫然无觉，仍安详地睡着！

但掌至中途，云珠那只右掌突然走偏，改拍为掌落在了郭璞的左肩之上，而且口中轻轻唤道：“先生，先生，醒醒，醒醒

郭璞瞿然而醒，猛睁双眼，一怔说道：“哎哟，天都亮了！”

云珠含笑说道：“可不是嘛，再睡就要日上三竿了！”

郭璞赧然一笑，道：“姑娘，我是什么时候睡着了的？”

云珠道：“快五更了，先生没睡多大会儿！”

郭璞突然敛去笑容，道：“姑娘一夜没睡？”

云珠笑了笑，道：“不，我在床边靠了一会儿，可是刚合上眼就被先生吵醒了！”

郭璞一怔说道：“被我吵醒了？”

云珠点了点头，道：“先生一连在说梦话，真能吓煞了人……”

郭璞一怔说道：“说梦话，我都说了些什么梦话？”

云珠摇头说道：“那要问先生自己了……”

郭璞又复一惊，忙道：“问我？姑娘，这怎么说？我到底……”

云珠笑道：“瞧先生那紧张样儿，敢莫昨儿晚上做了什么不可告人之事么？”

郭璞强笑说道：“姑娘说笑了，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郭璞生平所作所为，还没有不可告人的……”

云珠嗔声笑道：“瞧你，逗你先生玩儿的，其实呀，那梦话只有先生一人儿听得懂，我一句也没听清楚！”

郭璞神情一松，笑道：“还好姑娘没听清楚，要不然这方寸中隐秘，不啻尽陈于姑娘面前了，那还得了？对么，姑娘！”

云珠笑了笑：“我可不稀罕知道先生心中的隐秘，只要先生他日别辜负了我这个薄命可怜人的一番心意就行了！”

郭璞神情一震，笑了笑，道：“姑娘，我怎么睡得那么沉，那么死？”

云珠淡淡笑道：“那谁知道，大半是昨夜太累了！”

郭璞忙道：“累倒没什么累，可能是这伤……”

笑了笑，接道：“姑娘瞧，我已经可以下地走路了！”说着坐了起来！

云珠笑道：“先生也该可以下地走路了，海贝勒府派来接先生的人马上就要到了，先生还不快收拾收拾……”蹄声，倏然而至，在大门外停了下来！

云珠笑道：“先生，听见了么？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郭璞连忙穿上了鞋走下了地，口中说道：“海爷也真是，我说过自己会走，干什么又麻烦人家？”

口中虽这么说，脸上却难掩心中的激动之情！

云珠道：“海爷这个人就是这么可敬可佩，也足见对先生这位新任总管的看重，下人们能接先生，那也该是份唯恐讨不到的好差事，谁不争先恐后地跑这一趟？”

只听一阵沉重而急促的步履声传了过来！

云珠神情一黯，道：“先生，他们来了，我不送先生了，先生千万保重，内城里的人个个狡猾奸诈，先生千万小心，也别忘了咫尺之隔，却难获一面的还有个可怜的云珠……”

柔荑突然抓上郭璞双手，用力地握了一握，只有郭璞才能觉得出那双柔若无骨的玉手有多么冰凉，颤抖得有多么厉害，其实，还有一颗看不见的心，然后她转过娇躯，一闪出了房门，地上，洒落了泪珠儿两滴……”

郭璞怔住了，连手都忘记放了下去……

突然，一声满含喜悦的苍劲话声传了过来：“先生醒了么？老朽来扰你好梦了！”

郭璞瞿然而醒，定了定神，忙应道：“是总镖头么？晚生已经起来了！”

随着一阵苍劲大笑，云中鹤与吕子秋双双推门而入，一进门，云中鹤满面赔笑地劈头便道：“先生真是，这么一桩天大的喜讯，先生也不告诉老朽一声，让老朽被蒙在鼓里这么久，一直到如今……”

郭璞含笑说道：“总镖头是指海贝勒垂顾提拔晚生这件事？”

云中鹤老眼一睁，道：“是啊，先生若早告诉老朽一声，老朽为先生喜，为先生贺之余，说什么也可以为先生庆贺一番送个行啊！”

郭璞道：“事情来得太突然，便是连晚生也有措手不及之感，昨夜回来太晚，未敢惊扰，本打算尽早向总镖头禀报，不料总镖头已经知道了，至于送行，那不必了，总镖头盛意，晚生心领，好在远近仅一城之隔，晚生闲暇时自会常来探望总镖头的！”

云中鹤呵呵笑道：“如今先生是‘海贝勒府’的总管，这探望二字，老朽是万万担当不起，只要先生不忘故旧，闲暇时时常来镖局走走，老朽就心满意足了！”

郭璞道：“总镖头这是什么话，当初若无总镖头的大义收留，郭璞焉会有今日之飞黄腾达，怎么说总镖头也曾是我的东主，总镖头只管放心，郭璞不是那过河拆桥忘恩负义之人！”

云中鹤老脸一红，随即躬身赔笑说道：“只要先生不忘记有老朽这么一个故交，老朽就知足了，何敢再奢望其他，先生好意，老朽这里先谢过了！”

接着，那位总帐房吕子秋也满脸奸笑地嘿嘿说道：“先生，还有吕子秋他也沾上点边儿！”

郭璞道：“吕爷只管放心，我绝不厚此薄彼就是！”

吕子秋也连忙拱手称谢！

郭璞回了一礼，道：“总镖头，贝勒府的人到了么？”

云中鹤忙点头说道：“来的是贝勒爷的贴身护卫海腾海爷，现在前厅恭候！”

郭璞摆手笑道：“我子然一身，别无长物，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是说走就走，屋子里的所有，全是镖局的，总镖头要不要点收一下，看看……”

云中鹤一眨老眼说道：“先生这是什么话，老朽正感匆忙之间无以为先生壮行色而深感羞愧不安，何在乎这些区区破烂东西，老朽只希望先生会带走，那是老朽的荣宠！”

郭璞笑道：“晚生斗胆说笑，总镖头幸勿认真，那么，晚生这就告辞，云姑娘想必尚未起身，晚生不拟前往告辞了，待会儿尚烦总镖头向云姑娘代为致意一二！”

云中鹤呆了一呆，道：“糊涂，我怎么忘记了珠儿，先生请稍候，老朽这就叫她去！”

说着，他转身要走，却被郭璞一把抓住，郭璞有一点黯然，也带着点窘迫难言意味地笑了笑，道：“总镖头，以后不会没见面机会，如今，不见也好！”

云中鹤何等精明老练？一点就透，当下点头说道：“既如此，老朽就代她送先生了！”

郭璞谦逊了一句，举步当先出了门！

到了前厅，那位威猛的海腾，一身黑衣，正一个人坐在那儿喝茶，一见郭璞来到，忙站起身来恭谨施礼：“护卫海腾，见过郭爷！”

郭璞忙伸手相扶，道：“海腾，我这个人素性放荡，你要是看得起我，叫我一声总管，别那么郭爷长，郭爷短的，我受不了，假如可以，你最好连这总管二字都免掉，干脆叫我的名字！”

海腾满脸钦佩之色，丝毫不减恭谨地道：“郭爷，贝勒爷昨天一回府便把您‘顺来楼’上的大展神威告诉了弟兄们，并且夸您是人间少有，地上无双的奇男子俊英豪，不瞒您说，海腾当时不信，但如今，海腾却觉得贝勒爷的话，尚大有不及之处……”

郭璞一皱眉头，道：“海爷好快的嘴，海腾，还有么？”

海腾道：“郭爷，海腾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至于称呼，我想您不必强求，海腾不敢，就是海腾斗胆贝勒爷也绝不依，那您是跟海腾找麻烦，您刚上任，怎好马上给弟兄们带来麻烦？”

郭璞眉锋皱得更深，道：“海腾，还有么？”

“有！”海腾突然一笑点头：“请您速速启驾，贝勒爷跟年大将军正等着您吃早饭呢！”

一句话听得郭璞难以忍俊，笑道：“海腾，听我最后一句话，海爷好福气，他那贝勒府网罗了天下所有的奇英，但，郭璞不算在内，走吧！”

哈哈大笑声中，郭璞拉着海腾行出前厅！

刚下石阶，海腾突然问道：“郭爷，您没有东西？”

郭璞点头应道：“有！”

海腾忙道：“在哪儿，我帮您拿去！”

郭璞一撩衣衫，笑道：“喏，一袭落魄布衣！”

海腾呆了一呆，不禁失笑，对这位新任总管，海腾他这个铁铮铮的豪迈汉子，又增了几分好感与钦佩！

在镖局中所有人的羡慕目光下，鞭响马嘶，那辆高篷双套马车倏然驶动，直驰内城！

到了那宏伟，庄严，气派，一深似海的“贝勒府”门前，日头才刚出东山，蹄歇轮止，站门的挎刀亲兵飞步迎下了两个，郭璞下了马车，脚刚落地！

一阵震天豪笑，“贝勒府”那大门内，双双迎出了贝勒海青与陕甘总督大将军年羹尧！

海贝勒一身蓝缎长袍，袖子微卷，露出那筋肉坟起豪壮的两条手臂，带着几分潇洒，劈头便道：“老弟，何姗姗其来迟，令人望穿秋水也！”

郭璞急步抢上石阶，激动地道：“海爷，年爷，二位这真折煞郭璞！”

他要施礼，却被海贝勒与年羹尧一人一手拦住！

年羹尧摇头说道：“老弟，也别让我两个太难受，快进去吧，饭菜都凉了，我肚子里饿得发慌，可是你没来他不许我动一筷子吃一口，你瞧他会折磨人么？”

郭璞大为感激哑声说道：“海爷，年爷，二位这是……”

海贝勒哈哈豪笑说道：“老弟，少说一句，行行好快进去吧，小年他饿着肚子再站在这儿喝多了风，待会儿会很不好受！”

郭璞不禁顿然失笑，却被海贝勒与年羹尧架着行了进去，穿前院，过画廊，越重楼，直入后厅！

那美轮美奂，豪华，气派之中不失雅致的后厅之中，八仙桌上，碗筷摆得整整齐齐，果然是连动都未动一动！

郭璞看在眼内，胸中禁不住又是一阵汹涌澎湃！

三人坐定，自有下人们侍候盛上了饭！

尚未动筷，郭璞突然说道：“海爷，我要先向您请个罪！”

海贝勒一手执箸，一手端碗，含笑问道：“老弟，可是为酒馆中事？”

郭璞一怔，道：“怎么，海爷，您知道了？”

海贝勒摆了摆手中筷，笑道：“吃饭，吃饭，再不吃小年又要叫了，那不怪你，而且活该，谁叫他们有眼无珠，不识我‘贝勒府’的新任总管，老弟，没事儿，便有天大的事儿，我顶了，吃过饭再说！”说着他连叫年羹尧跟郭璞快吃！

郭璞不便再说，三人边吃边谈，但是所谈的都是些不关痛痒的琐碎事儿，这些琐碎事涉及卧虎藏龙的天桥、各地方的庙会，甚至于连“八大胡同”也都被扯在内！

谈笑间，郭璞发现海贝勒谈笑甚欢，而年羹尧眉宇之间始终深锁着一片淡淡忧虑与阴霾！

自然，他留上了意，饭后，后厅闲坐，一口香茗下喉之下，海贝勒望了望郭璞，笑着说：“怎么样，老弟，伤好了些么？”

郭璞一惊道：“怎么，这海爷也知道？”

海贝勒笑道：“说穿了不值一文钱，他们禀报了我。”

郭璞忙道：“谢谢海爷，您不瞧，我不是像个没事人儿一般？”

海贝勒环目炯炯，摇头说道：“老弟一身修为委实惊人，要照唐子冀的说法，老弟当时伤得不轻，要是我，起码也得躺上个几天，不想老弟你一夜工夫就没事儿了！”

郭璞道：“海爷哪里知道，我服用了一颗‘大还丹’，要不然绝好不了那么快，这位唐领班好快的嘴！”

海贝勒笑道：“当时就被我骂了一顿，我问他昨夜为什么不向我禀报？”

郭璞忙道：“海爷，这怎能怪人，些微小伤，哪值得惊动贝勒府？”

海贝勒敛去笑容，摇头说道：“不然，要是他们伤了别人，我也许可以缓两天，如今他们竟敢伤我的新任总管，可见他们越来越猖獗，越来越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了，京畿重地，这还得了，我已经把这件事交给了‘雍和宫’里的喇嘛，限期三天破案，把那些人拿来见我，要不然我摘他们的光脑袋！”

郭璞忙道：“海爷，您这是难为自己人，刚上任就替您丢人……”

海贝勒摆手说道：“老弟，没那个说法，丢人的不是你，喝醉了酒的人，连个十几岁的孩子都打不过，还谈什么动武？真正丢人的是大内养的那班人，在全城搜捕叛逆之际，竟让人在身边打伤了我‘贝勒府’的总管，你说他们还能办些什么事儿！”话锋微顿，接道：“其实，那班‘洪门天地会’的人，也太卑鄙了，要打要杀，光明正大的来，干什么趁人酒醉的时候下手？这称得什么英雄，算得什么好汉！”

郭璞道：“不管您怎么说，我希望您收回成命，别劳动‘雍和宫’的国师们，‘洪门天地会’那班人，似乎个个身手不差，而且奸诈滑溜，万一三天期满，不能破案，您这不是难为了自己人么？”

海贝勒道：“那么我宽限五天！”

郭璞摇头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找的是我，我希望您把这件事交给我办！”

海贝勒望了望他，道：“老弟，别让人说我偏心，你要几天？”

郭璞话答得很技巧，道：“海爷，那要看您是放我在外面一个时期，还是让我处理府里事利用闲暇之余去办案了！”

海贝勒浓眉微轩，道：“老弟，这话怎么说？”

郭璞道：“假如海爷肯放我在外面一个时期，我就能全力以赴地去侦查这件案子，那自然是用不了多久，倘若您要我利用处理府中事闲暇之余去办事，我就没有办法全力以赴，那恐怕就要久一点……”

海贝勒道：“老弟，久，总得有个日子！”

郭璞道：“海爷，我不敢说，您也不会愿意我入府后第一件事就为您办砸，那不但我难为情，您脸上也不会光彩！”

海贝勒摇头失笑说道：“老弟，算你会说话，久就久吧，只要别让他们闯进大内就行，刚进来就想让我放你，那办不到！”

郭璞欠身说道：“多谢海爷垂爱……”

海贝勒摆手说道：“老弟，从今后你别再来这一套，那会让我难受！”

郭璞笑了笑，道：“是，海爷，我遵命！”

海贝勒眉锋一皱，摇头笑了：“老弟，你这是存心跟我过不去！”

郭璞笑了笑，转向了年羹尧，道：“年爷，我看您是有什么心事，而且是心事重重！”

年羹尧强笑说道：“没什么，从昨天回来，我就有点不舒服！”

郭璞道：“年爷，别瞒我，即便是病，那也该是心病！”

年羹尧勉强地笑了笑，没说话！

海贝勒突然说道：“小年，老弟不是外人，跟咱两个像兄弟，说说何妨？”

看羹尧迟疑了一下，道：“其实，确实没什么，老弟，你知道‘要命郎中铁面叟’？”

郭璞点头说道：“要命铁面邹前辈风尘奇人异士，我久仰！”

年羹尧淡然强笑，道：“他就是我的授业恩师！”

郭璞惊然动容，道：“原来年爷您是邹前辈的高足，那就难怪年爷有一身马上马下万人难敌的好本领，运筹帷幄，深通略韬的好胸蕴了！”

年羹尧神情有点黯然地强笑说道：“家父对我自幼娇宠纵惯，所以养成了我自幼性情粗野不愿读书，西席先生也不知被我赶走了多少位，所以以后就没有人敢上门做我的先生，于是我更不得了了，时常把家里闹得翻江倒海，鸡犬不宁，只差没有拉塌房子……”

海贝勒插口笑道：“亏你好意思说得出口！”

郭璞道：“海爷，这没有什么丢人的，越是这样的人将来越会头角峥嵘，出人头地，我小的时候就老实得像个大姑娘，如今却混得一袭落拓布衣！”

海贝勒笑道：“小年有人帮腔了，你往下说吧！”

年羹尧笑了笑，接道：“说来只怕令人难信，我到了十二岁那年，连个大字也不识一个，害得家父终日烦闷，焦急万分，大有悔不当初之感，在我十二岁那年，有一天家父带着我出门游玩，适逢家师路过该处，他老人家见了，第一句话便说好一位大将军，接着他又对家父说，将来光大门楣的是我，将来招灭门大祸的也是我，说要多读些诗书，才可免得这祸事……”

海贝勒笑道：“小年，你的书如今读的不算少了！”

年羹尧不理他，接着说道：“自那时，他老人家就成了我的授业恩师，他老人家的教法跟一般人绝然不同，他老人家把我关在新建的后花园里，不许跟任何人见面，让我尽情地玩了一年，好好的一座花园，被我弄得是墙塌壁倒，花谢水干，结果，我自己又玩得厌烦了，才乖乖地叩头拜师，他老人家先给我讲水浒，三国，岳传，古今英雄事迹，侠客传记，然后再教我文武两门，足足八年工夫学成之后才放我出了花园，我学既成，他老人家要走，虽经我父子再三挽留，也未能留住他老人家，临走的时候，他老人家要我紧记四个字急流勇退……”

海贝勒插口笑道：“怪不得你一度有辞官归乡的意思，原来如此！”

年羹尧摇头强笑道：“他老人家眼光超人，有先见之明，可惜我被那富贵荣华，显赫权威弄昏了头，把他老人家的嘱咐置诸于脑后，如今再想急流勇退，已经来不及了！”

郭璞道：“年爷就是为这件事烦心？”

年羹尧摇头说道：“不是，老弟，昨夜我接获密报，他老人家已经到了‘北京’！”

郭璞当真地呆了一呆，道：“怎么，邹前辈已经到了‘北京’？”

年羹尧点头说道：“他老人家的来意，原来是来清理门户，惩罚我这个不听话的徒弟，如今，他老人家也要对付你老弟了，那是因为‘江南八侠’中有人见着他老人家，把顺来楼上事，告诉了他老人家，所以他老人家连你老弟也非一并除去不可！”

郭璞“哦！”了一声，道：“竟有这种事，年爷是听谁说的？”

年羹尧道：“下人们的密报！”

不知是年羹尧谨慎小心，不露口风，抑或是……

郭璞皱眉沉吟说道：“那就怪不得年爷心事重重闷闷不乐，忧虑万分了，不过，我的生死事小，也不足惜，年爷封疆大吏，当朝柱石，可不能轻易受到伤害！”

年羹尧苦笑说道：“那我能怎么办，难不成要我跟他老人家动手对抗？我不敢，我也不能，我绝不能为自己一条命而抹煞山海师恩，只好等他老人家寻上门来，惩我以门规了！”

郭璞道：“年爷，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

年羹尧道：“老弟，彼此不外，虽缘仅数面但彼此极为投缘，有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感，知交如兄弟，有什么不能说的！”

郭璞道：“年爷，谢谢您，我不敢教您不孝不义，对抗恩师，但朝廷为重忠孝也不能两全！”

年羹尧脸色微微一变，旋即淡笑说道：“谢谢老弟指点，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弟也该明白！”

郭璞淡然笑道：“郭璞不敢教年爷大逆不道，小杖受之大杖则逃之，郭璞是教年爷趋吉避凶，躲上一躲，这总可以！”

年羹尧赧然强笑道：“那么，是我误会了老弟的意思，不过，老弟，我自知罪孽深重，应服门规，也不敢躲他老人家的惩罚！”郭璞道：“我说过忠孝不能两全，年爷就不以朝廷为重？”

年羹尧苦笑不语，但旋又说道：“老弟，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师门也有师门的规法，再说，朝廷有不少栋梁之材，少一个年羹尧……”

“年爷！”郭璞道：“您要这么想，我不便多说了，不过，我既蒙皇恩又蒙海爷的提拔，不能不替朝廷出点力，做点事，站在我的立场上，是不容得任何人冒犯年爷虎驾，伤朝廷柱石毫发的！”

年羹尧神情一震，道：“老弟的意思是……”

郭璞淡然截口说道：“倘若邹前辈找上门来，郭璞愿以身当之，也愿以一身所学与邹前辈分个高下，拼死护卫年爷安全！”海贝勒突然哈哈笑道：“老弟，别忘了，你是我的人，不怕我拈酸么？”郭璞淡淡笑道：“我以为海爷不会如此量小！”海贝勒大笑说道：“小年跟我知交如手足，老弟，到时候也算上我一份！”

年羹尧神情激动，目中尽射感激，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丹心旗

海贝勒向着他摆了摆手，笑道：“好了，小年，你也别说什么了，我跟老弟都知道你的立场困难，所以无须你露面到时候你躲你的，老人家处我两个替你挡了，这不就得了么？你还有什么为难的？”

年羹尧缓缓摇头说道：“海青，当着你我不避讳，我只有一句话，我该死！”

海青浓眉微轩，笑道：“那是你的事，不让你死，那才是我两个的事，这并不冲突，你要知道，朝廷待你并不薄，我言尽于此，走吧，咱们出去走走，看他们人齐了没有！”

说着，站了起来，年羹尧一句话没再说，跟着站了起来！

郭璞自然连忙跟着站起，道：“海爷，那儿去？什么人齐了没有？”

海贝勒笑道：“前厅去，看看下人们到齐了没有！”

郭璞道：“海爷您要干什么？”

海贝勒道：“没什么，我要他们见见你这位新总管！”

郭璞眉锋一皱，方待说话。

海贝勒已然笑道：“新官上任，哪有不召集下属训话的？这是例行公事，官场中的规矩，少说一句，走吧！”说着一把拉起郭璞，往外便拖！

刚出后厅，迎面碰见海腾，他一见海贝勒三人当面，连忙躬身施礼，海贝勒摆手，问道：“海腾，齐了么？”

海腾恭谨说道：“禀爷，都到齐了，海腾这就是来请您！”

海贝勒点头摆手，道：“那么，前行带路！”

海腾应了一声，脚下却未动，抬眼望了望，欲言又止！

海贝勒讶然说道，“还有什么事儿么？”

海腾迟疑着望望郭璞，未能答上话来！

海贝勒皱眉说道：“什么事值得这般吞吞吐吐，快说！”

海腾忙应了一声，嗫嚅说道：“您知道，海骏那几个，除了您跟大将军之外……”

海贝勒轩眉笑道：“原来是这回事儿，那不要紧，你先去告诉他们一声去，郭爷不比别人，不服的尽管挑战，要闹的也可以尽管闹，可是到时候吃了亏，尝着了苦头，那只有怨自己！”

海腾如释重负，应了一声，转向郭璞，道：“郭爷，这些人不懂什么叫客气，什么叫让，待会儿您最好手下留情，痛痛快快揍他们一顿，越重越好，最好能让他们个个鼻青眼肿地爬不起来，要不然您以后带不了他们！”话落，转身飞步而去！

郭璞皱了眉，道：“海爷您这是……”

海贝勒笑道：“海腾的话一点没错，对付他们就得这样儿，老弟，放手施为，我支持你，要不然你以后带不了他们，那份儿罪可比杀头难受，明白么？”

郭璞陡挑双眉，毅然点头，道：“好吧，海爷您既然有了交待，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只是，海爷，打坏了您的贴身护卫、得力下属，您可别心疼！”

海贝勒哈哈大笑道：“就是心疼也得忍着点儿，说实在的，老弟，那几个既蛮又刁更鬼，你可别被他们整了，让我说不出话来！”

郭璞笑了笑，道：“海爷这有点激我打架之嫌！”

海贝勒脸一红，赧然笑道：“其实老弟，对于你那身手，我是恨不得千看万看！”

郭璞道：“只怕海爷以为我‘顺来楼’上所施的，是茅山老道的障眼邪法儿，如今想考考我的真才实学，要是这样，那恐怕您要失望了，棋要逢敌手，将要遇良才，那才能显出真才实学，着着精彩，再说，我这身所学是对付外人的，并不是用来对付自己人的！”

海贝勒刹时间涨红了脸道：“老弟，那你是冤枉人，话是我说的，也是一番好意，听不听在你，要是以后你带不了他们，可别怪我今天没打招呼！”

郭璞笑了笑，道：“海爷既有吩咐，我哪敢不听？我一定听！”

海贝勒道：“这不就结了么！”

说话间，前厅已到，尚未转过画廊，便可听见前厅里七嘴八舌，一片闹嚷嚷的吵杂之声！

及至三人转过画廊出现在前厅前，那一群立即鸦雀无声，齐把目光投射过来，数十道齐集郭璞一身！那一群，是几十个黑衣护卫，那位在最前面的，是几个身躯魁伟威猛豪壮的黑衣大汉！

他们的目光，充满了轻蔑，讥讽与讪笑！

可是郭璞视若无睹，泰然安详地伴在海贝勒身侧，行上大厅前那高高的石阶之上，连看都未看他们一眼！

那几个乐了，交头接耳，指指点点，讪笑意味更浓！

海贝勒站在那高高的石阶之上，目光炯炯，威态慑人地只那么一扫，那几个立刻敛去笑容，恭谨躬下身去！

海贝勒一摆手，道：“免了，站好了听我说话！”

石阶下数十黑衣护卫闻言立即站直身形！

海贝勒神色凝重地开口说道：“话，我不愿意多说，这位便是府中新任总管郭璞郭总管，郭总管跟我知交如兄弟，后日听不听他的，你们看着办，我绝不勉强你们，别担心受罚，只要自信自己比人能，能撑得住，任何人，尽可不听……”话锋微顿，那挟带慑人之威的目光落在了那几个身上：“海骏，我让海腾带的话，他带到了么？”

那居左一名黑衣大汉立即躬身说道：“禀爷，带到了，海骏等谢谢爷！”

海贝勒淡淡笑道：“谢倒不必，你们留神点儿自己就行了，你先上来见过郭爷！”

海骏应了一声，大步行了上来，往郭璞面前一站，恍若半截铁塔，比郭璞宽出一尺，高了半个头，令人顿时有新总管不胜柔弱渺小之感！

海骏他一脸正经地躬下了身：“属下海骏见过郭总管！”

郭璞还了一礼，淡淡说道：“不敢当，海护卫少礼！”

海骏头一摇，突然咧嘴笑了：“总管，您先恕个罪，海骏是个粗人，不会说话，瞧您的手又白又嫩，跟个大姑娘似的，可不可以让我握握！”

海贝勒微微皱了皱眉，但他没有说话！

石阶下那数十黑衣护卫全笑了！

郭璞却毫不在意地道：“只怕鸡肋难堪虎腕！”

嘴里虽这么说，一只左手到底还是伸了出去！

海骏乐了，忙伸双手握了上去：“谢谢您，总管！”

突然猛一用力，凭他那腕力指力，能捏扁一块生铁，但是他如今握上了一块百炼钢，那只又白又嫩修长的手，不但硬，而且握得他的十指隐隐生痛！

海骏脸上的笑容敛去，陡然跨步，便要用他那打遍京畿无敌手的蒙古摔角，给新总管来个跟头！

可是那千钧臂力成了蜻蜓撼石柱，人家脚下像是生了根，他动不得人家分毫丝丝！

而且，适时郭璞的手像条灵蛇一般滑出了那双大手，翻腕一抓，海骏双腕尽入掌握，没见他作势，海骏他一双脚突然离了地，紧接着，郭璞笑道：“海护卫，站稳了，我送你下去！”话落，手松，海骏一个魁伟身形离地而飞起，砰然一声，在石阶下摔了个结实，正好摔着屁股，疼得他龇牙咧嘴，半天爬不起来，而且一张脸通红！

这一来全场肃然，只有海腾笑了，他叫着说：“砰然一声尘埃动，疑是谪仙下九天，海骏，仔细看看，天多高，地多厚，也伸手摸摸，是两瓣还是四瓣！”

一句话，引得全场皆笑，就连海贝勒与年羹尧也忍俊不住，海骏自己没笑，他哭笑不得，爬起来翻身便拜：“郭爷，这一摔摔清醒了海骏，从此知道了天多高，地多厚，也从此明白了什么才叫武学，更从此服了，今后您就是叫我上刀山，下油锅，我也不会有半点迟疑！”

头一低，退向原位！

郭璞道：“海骏，我添一句，从此咱们是肝胆相照的好朋友！”

海骏猛然抬头，满脸激动地道：“谢谢您，郭爷您抬举了海骏！”

海贝勒适时喝道：“海骐，该你了！”

第二名黑衣大汉马上登上石阶，近前一礼挑眉说道：“郭爷，海骐不敢不服，但想领教一二，我没有海骏那么多心眼，我擅使剑，您可否……”

可是郭璞抢在他前面说了话，含笑说道：“三护卫，我乐意奉陪，不过我不愿意动手过招，兵刃没眼，谁伤了谁都不好，请把你的剑借我一用！”海骐呆了一呆，应声撩衣“铮！”地一声，一柄寒芒吞吐的软剑出鞘，然后抬手递过去！

郭璞接剑在手，立即叹道：“好剑，三护卫，这怕不是中原之物！”

海骐道：“郭爷高明，这是爷的赏赐，得自蒙古！”

郭璞点头说道：“那我没有看错……”

振腕微抖，剑花九朵立现剑尖，他笑道：“三护卫，你能照样来个九朵，我这总管拱手让贤！”

海骐既擅使剑，那就是识货行家，他脸色一变，恭谨说道：“郭爷，这是最高的剑术造诣，海骐勉力或可抖出六朵，至于九朵那要再等十年，郭爷，海骐服了！”一躬身，剑也不要了，退下石阶而去！

郭璞道：“谢谢了，海骐，还有这个，接着！”振腕微抛，剑化长虹，直奔海骐射去！海骐闻言抬头，剑锋已到，他心中一惊，便要咬牙去接，那软剑飞势突然一顿，柄下尖上地落了下来！

海骐连忙伸手接住，纳剑入鞘，然后恭谨再拜！“郭爷神人，海骐誓死听命！”躬身退了下去！

这一来，看得全场目瞪口呆，便是海青与年羹尧也不由动容，在那令人窒息的静寂之中，海贝勒突然喝道：“海骐，你！”

又是一个黑衣大汉，他应了一声，红着脸登上石阶，恭谨躬下身形，嗫嚅着说道：“郭爷，我只来见个礼！”言毕，转身退了下去！

这一着大出人意料之外，海贝勒诧声叫道：“海骐你不试试？”

海驥回身苦着脸说道：“鸡蛋碰石头，海驥还能替自己留着点儿！”

海贝勒哈哈大笑，道：“难得你变了聪明学了乖，海驥！”

海贝勒一连叫了两个，海驥，海琨，都跟海驥一样，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礼之后，便退了下去！

七护卫海驥上来了，他也是冲着郭璞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礼，但是他没即时退下，反而开了口：“郭爷，海驥想在暗器方面领教一二！”

想必，他一身所学是以暗器见长！

郭璞笑道：“七护卫，我也乐意奉陪，请告诉我，怎么个比试法？”

海驥道：“打死东西没意思，那也不是用暗器的本意，海驥想在暗器打活靶上，向郭爷您讨教！”

郭璞笑道：“好说，七护卫，请道其详！”

海驥抬手向空中一指，道：“郭爷请看那些燕子……”

郭璞连眼都未抬，道：“我看见了，共是十八只，不过，活生生的飞禽……”

海驥笑道：“海驥敢请与郭爷各取九只，但求在不杀生的原则下打下来！”

郭璞轩眉笑道：“我很乐于从命，七护卫你我用什么暗器！”

海驥探怀摸出一把豆大一般的铁弹子，数了十八颗，把多了的又纳入怀中，然后分九颗递向郭璞，道：“郭爷，别的暗器难免伤生，就用这，郭爷跟海驥一人九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郭璞伸手接过九颗铁丸，笑道：“好主意，只是燕子是活的，而且深具灵性，倘若你我分个先后，那余下的九只非跑不可，那就比不成了，不如让我先把它们分开，然后你我再一起出手好了！”

话落，不等海驥有任何反应，立即仰首轻啸，一缕尖锐清音冲口而出，破空直上，直逼苍穹！

啸声方起，数十黑衣护卫立起骚动，便连海贝勒与年羹尧也瞪目张口，愕然高望，作声不得！

碧空中十八只燕子掠来飞去，振翅盘旋，本是飞得好好儿地，郭璞啸声一起，十八只燕子立即分为两堆，每边各九，一只不差，而且掠来飞去，速度不减！

忽地，啸声一泻而下，只听郭璞笑道：“七护卫，快出手，否则它们又要飞在一起了！”

海驥一震而醒，手抬处，九颗铁丸满天花雨般直上半空，只见那正在振翅飞翔的九只燕子双翅一敛，纷纷坠下！

适时，郭璞也抬了手，同样地坠下九只燕子！

郭璞回顾海驥，道：“海驥，请帮个忙，在那两堆燕子中，各拣一只过来！”

海驥应了一声，走过去在两堆振翅挣扎，却不能飞翔的燕子中各取了一只走上石阶递向郭璞！”

郭璞摇头笑道：“不，两只都给七护卫看看！”

海驥随即转向海驥，自己打下来的，那伤在翅膀，不用看，而郭璞打下来的，混身丝毫无伤，单在那燕子短而小的口中，塞着一颗铁丸！

他睹状刚一怔，只听海贝勒叹道：“燕子飞行极速，以暗器取之本不易，何况更打在口中，唐时薛礼射的是开口雁，老弟你如今打的却是开口燕，丝

毫不让古人专美于前，海青我叹为观止了！”

郭璞含笑说道：“那是海爷夸奖，请海腾再去看看……”

“不必看了，郭爷！”海騄忽地肃然说道：“古之李广，养由基也不过如此，海騄服了！”躬身一礼，退了下去！

郭璞笑道：“谢谢七护卫，海腾，仍是要麻烦你，海騄所射，翅膀微伤，稍时自会飞起，不必管它，我打下的那九只，却非把嘴中铁丸取出不可！”

海腾应了一声，转身下阶而去！

适时，海贝勒目注八护卫：“海騄，你是最后一个，上来吧！”

不知海贝勒当初选护卫是怎么选的，八护卫那前四名海腾、海骏、海骐、海骥，均是豪壮威猛的彪形大汉！

而后四名海骆、海騄、海騄、海騄，却是个个白净瘦弱，尤其海騄，他是既瘦又小。

他登上石阶，施了一礼，迟疑着说道：“郭爷，海騄想讨教……”

郭璞笑道：“八护卫尤特擅轻功！”

海騄一惊，红了脸，点头说道：“郭爷高明，海騄正是想在轻功上向郭爷讨教一二！”

郭璞笑道：“好说，压轴必是好戏，你我是比快还是比较轻？”

海騄挑眉说道：“海騄不知足，想两种都领教！”

郭璞点头笑道：“对，免得让大伙儿看了不过瘾，请说，怎么个比法？”

海騄抬手往左一指院中花圃，道：“匆忙之间没有预备什么线香，浮桩一类，海騄敢请以这片花圃一展身手，郭爷请看，花圃的尽头，有一株老梅，郭爷跟海騄由此同时启步，足踏群花，不得摇晃，更不得踏落一片花瓣，然后摘取一枝梅花，返回此处，谁轻谁快，便算谁赢！”

郭璞抚掌笑道：“就地取材，好办法，八护卫，就这么办，请！”

他“请”字甫落，海騄已长身而起，容得海騄身落花圃，足沾花朵，他方始一笑飘身，跟了上去！

仔细算算，一来一回总有百丈远近，大伙儿眼见着海騄轻盈灵妙，身法如电地渡完花圃，先摘了一枝梅花眼见着海騄折了回来，自花圃上腾身射向石阶！

但，在海騄腾身落石阶的刹那间，他眼前，郭璞已然手拈梅花，含笑而立，从容不迫，潇洒异常！

郭璞，他笑着说了一声：“好险，一发之差！”

海騄却丢下梅花，恭谨施下礼去：“郭爷，后启步的是您，脚底未沾花粉的是您，先回来的也是您，郭爷，海騄服了！”转身退了下去！

他适才站立处，那青石上，却留下两个不太明显的五彩花粉，郭璞跨步相送，脚下却是洁净异常！

海贝勒大笑震天，道：“你们还有哪个不服的，赶快上来！”

一连叫了三四声，却未听一个人答应，也未见一个人出来，海贝勒笑着摆了手，诸护卫施礼散去！

他立即转向了郭璞，接着说道：“老弟，不只他们，便是我海青也深深地服了你，能有你这么一位总管，那要比皇上赏我个金眼花翎还让我高兴与感到荣宠，别的不说了，今后我要把你老弟供起来了！”言毕，他又是一阵极其欢愉地豪迈大笑！

年羹尧突然皱眉说道：“海青，你别这样，你越是这样我心里越不是味

儿，小心我抢你的，要不我就不惜一切地拉角！”

海贝勒闻言笑道：“随你了，小年，只是我要告诉你，谁要想动我这位总管的脑筋，在他身上打主意，谁就得先摘下我海青这颗脑袋！”

话落，一笑又道：“废话少说，走，老弟，跟我瞧瞧我为你预备的住处去，看看中不中意，不中意我马上叫他们换！”说着，拉起郭璞便要走，但突然，他停了步，叫道：“海腾，你过来一下！”

远处海腾应了一声，飞步而至，施礼说道：“您有什么吩咐？”

海贝勒道：“晚上我请客，大将军，宝亲王，和亲王，还有‘廉亲王’的三格格等作陪，你待会儿派车去，接梅姑娘去，让大伙儿都跟我这位总管见见面，最好现在就去，别让他们捷足先登，先接走了，快去，快去！”

海腾应声而去，郭璞却皱了眉，道：“海爷，你这是……我是一名总管，便是‘内务府’的总管也不好惊动几位亲王跟诸位格格的大驾……”

海贝勒一摆手，道：“你错了，老弟，在我眼中，你比我海青都高，你是我海青心中的神，他们只是我海青心中的人，懂么！”

说完，不由分说，拖着郭璞便走！

郭璞满面是激动，是不安，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表情，人，却只得任海贝勒往石阶下拖……

海贝勒把郭璞的住处，安置在他的书房旁边，而且仅有数步之遥，往来之间，不过举足之劳！

海贝勒是伴驾，也等于大内侍卫的头儿，有时候他更参与军国机要大事，他的书房，自然是禁卫森严，如同禁地！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那书房周围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站的全是带刀的亲兵与黑衣护卫，别说是等闲之人，就算是府里的人，没有海贝勒的令谕，任何人也不许靠近一步！

如今他竟把郭璞的住处安置到他书房旁边，尤其他出门的时候多，在家的时候少，由此也可见他对郭璞的信任！

他为郭璞安置的住处，让郭璞是没有一句话可说的！

只因为他房里所有的家俱摆设，应用什物，郭璞房里都有，除了房子不同之外，简直就是海贝勒自己的卧房！

郭璞不但至为满意，而且心里着实地很感动！

吃过了晌午饭，郭璞表示要出去一趟！

海贝勒除了特别吩咐他早些回来，千万别误了晚上的宴会，之外，别的二话没说，而且送他到了前院！

郭璞不但是出了“贝勒府”而且走出了内城，出了内城之后，他背着手毫无目的的东逛西逛，但转了几个弯后却不见了！

在达智桥潮庆庵对面，有座忠臣祀祠“松筠庵”。

“松筠庵”的土壁上写着“杨椒山先生故宅”，也就是一代好男儿杨忠愍先生的故宅！

杨忠愍是明朝的忠臣，因为他得罪了奸臣严嵩，被执入狱，严乃得手，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已，并命狱卒酷刑，肉破骨碎，友人见之，惨不忍睹，乃暗送“蝮蛇之胆”，食之可免用刑受苦，椒山拒之曰：“椒山自有胆，何用蝮蛇哉！”

其豪气倔强，有如此者，后从容就义于菜市口，有绝命诗云：“浩气还太虚，丹心昭千古，生存未报恩，留作忠魂补。”他的夫人张氏才女，有上

世宗：“代夫乞死疏”文名一时。

在这午饭方罢，正是睡午觉的时候，“松筠庵”内走进个英挺脱拔的白衣文士，他背着手，潇洒迈步进了“松筠庵”！

“松筠庵”并不大，有正殿，有祠堂，还有座后殿！

白衣文士进了正殿之后，便背着手停步四望，他那一双目光最后落在正殿两旁的楹联之上，突然一缕清音冲口而出：

“经云杀身以成仁，奕奕丹心早褫权奸之魄；

公曰浩气还太虚，巍巍庙堂常留忠烈之魂！”

吟声铿锵，震得四壁回音，顶梁簌簌作响！

紧接着，他又喟然一叹，自言自语地说道：“自古忠奸同冰炭，正邪由来不相容，而每每忠正早歿，奸佞多留于世害人几年，难道这就是天道？”

他这里自言自语，愤恨不平，那正殿的大门处，却不知何时多了一位面貌清癯，神情冷峻，五络长须飘拂于胸前的灰衣老人，也背负着手，不动不动，两道森冷的犀利目光，直逼白衣文士那颀长，潇洒背影！

想必，那白衣文士已有所觉，只听他一笑说道：“在下来此瞻仰忠烈，老先生来意莫非也跟在下相同？”

灰衣老人神情一震，旋即扬眉说道：“由那中气充沛铿锵吟声，老朽早该知道尊驾是位身怀武学的武林高手，不该作此小气态，惹高明笑话！”

“好说！”白衣文士笑着转过了身形，目光直逼灰衣老人笑道：“在下焉敢对武林前辈有此不敬之心！”

入目那绝世风神，灰衣老人神情又复一震，道：“尊驾之风神及武学，均老朽生平所罕见，恕老朽眼拙，不知尊驾是当今武林高人中的哪一位！”

白衣文士含笑说道：“未学后进，何敢当前辈这高人二字？其实，这都不关紧要，前辈该问问我的来意！”

灰衣老人道：“尊驾的来意，适才说过了！”

白衣文士摇头说道：“那是托辞，前辈不觉得在下引吭高吟，有点惊扰世俗么？”

灰衣老人呆了一呆，道：“那么，老朽是该请教尊驾的来意！”

白衣文士笑道：“在下此来是来造访一位隐世多年的武林前辈奇人，在下引吭高吟，也是想引出这位前辈奇人！”

灰衣老者笑道：“这‘松筠庵’久绝香火，四壁萧条，老朽却没听说过此处隐有什么武林中的前辈奇人！”

“有！”白衣文士点头说道：“这位武林前辈奇人，并非隐居于此，乃是远道而来，暂时寄居于此，因为这地方不比客栈，鲜为人注意！”

灰衣老人目中寒芒飞闪，敛去了笑容，道：“那么，老朽请教，尊驾找的是……”

白衣文士截口笑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武林人称‘要命郎中铁面叟’邹太极，邹前辈！”

灰衣人脸色一变，道：“年轻人，你找对了，你认得老朽？”

白衣文士笑道：“彼此同是武林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邹太极双眉轩动，道：“这么说来，你不认得老朽？”

“也不是这么说。”白衣文士摇头笑道：“不认识我怎会冒失地来拜望前辈，再说，我若不认识前辈，我不会一见面便认出前辈！”

邹太极挑眉说道：“那么，年轻人，你那相逢何必曾相识之说何解？”

白衣文士笑道：“勉强地可这么解释，我认识前辈，前辈不认识我！”

邹太极道：“老朽不记得何时在何处跟你见过！”

白衣文士笑道：“那是自然，前辈怎会留意一个藉藉无名的末学后进？”

邹太极轩眉说道：“老朽现在请教，谅必不会太迟！”

白衣文士笑道：“有劳前辈垂问，我有名有姓，但不能说！”

邹太极冷笑一声道：“是么？”

白衣文士道：“是的，前辈，我有不得已的苦衷，前辈要原谅！”

邹太极道：“老朽很想听听你那不得已的苦衷！”

白衣文士笑道：“既称苦衷，又称不得已，那怎能说？前辈未免强人所难！”

邹太极冷然说道：“老朽不是强人所难的人，也不是不讲理的人，老朽暂时不问你的姓名，你找老朽要干什么？”

白衣文士笑道：“谢谢前辈成全，我想跟前辈商量一件事情！”

邹太极道：“你何妨先说说看？”

白衣文士道：“自无不可，请前辈放弃自己的来意，即刻离开‘北京’！”

邹太极神情一震，道：“你知道老朽的来意是什么？”

白衣文士笑了笑，道：“不知道我不会冒触怒前辈之险，来见前辈！”

邹太极轩了轩眉，道：“你既然知道，当知这件事势在必行，没有商量的余地，也是任何人所难拦阻的！”

白衣文士道：“我不敢阻拦前辈，仅是跟前辈打个商量，劝前辈放弃自己的来意，即刻离开‘北京’回转来处！”

邹太极道：“老朽说过没有任何商量余地，这是老朽清理门户，任何人不能插手，任何人也管不了！”

白衣文士沉吟了一下，道：“我愿意听听前辈那势在必行的理由！”

邹太极道：“没有什么理由，你要知道，他是老朽门下的不肖叛徒，老朽有权惩治他，清理老朽的门户！”

白衣文士淡淡笑道：“只为前辈自己的一世英名，这理由太小了些！”

邹太极道：“老朽以为，单这理由已经足够了！”

白衣文士摇头说道：“不够，前辈，而且当初错的不是他，而是前辈！”

邹太极沉声说道：“怎么说，年轻人？”

白衣文士笑了笑，道：“当初前辈第一次见到他时，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

邹太极脸色一变，喝道：“年轻人，这你怎么知道？”

白衣文士笑道：“我怎么知道，这不关紧要，前辈也不必问，前辈只问自己承不承认当初便看透了他？”

邹太极迟疑了一下，毅然点头说道：“年轻人，老朽生平不作虚言，事实如此，老朽承认！”

白衣文士道：“那么前辈为什么还要花费了数年的心血造就他，将前辈一身所学，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

邹太极呆了一呆，道：“老朽当时只是不忍见一块好材料埋没废掉！”

“这就是喽！”白衣文士道：“前辈眼光超人，当时便看出那么一块好材料，倘加雕琢，必有今日之成就，如今他有了这种成就，成为封疆大吏，朝廷柱石，这证明了前辈眼光不差，也表示前辈多年心血没有白费，对前辈来说，这该是件可喜可贺的事！”

邹太极哼了一声说道：“可是他如今弃宗忘祖，为满虏效力，统率重兵，阻碍了匡复义举，不但背叛门规，而且不忠不孝

“前辈又错了！”白衣文士截口说道：“前辈当初就看出他将来必是一位大将军，前辈之加以造就，分明也等于鼓励他为朝廷效力，倘无当初也哪会有今日？前辈不自责反而把错加到他的头上，我以为……”

“年轻人，你以为什么？”邹太极挑眉震声说道：“你那里知道老朽的用心？老朽当初教他遍涉圣贤之书，侠义列传，为的就是要他不忘忠孝节义……。”

白衣文士淡淡笑道：“前辈，你明知他不可教而教之，前辈也不是不知道他天生一代枭雄，怎么说那都是前辈这为师者之过！”

邹太极身形颤抖，失声说道：“年轻人，你究竟是谁？”

白衣文士淡淡说道：“前辈如果一定要问，我只能这么说，我是来劝阻前辈杀年羹尧的人，如此而已，别的我不能奉告！”

邹太极颤声说道：“老朽知道错了，可是老朽思图亡羊补牢，消弥自己的罪孽与过错，这并没有错啊！”

白衣文士道：“这是没有错，可是，前辈，如今为时已晚！”

邹太极脸色一变，冷笑着说道：“怎么，他如今有了武林高手的护卫，还交了个身手高绝的朋友，老朽就杀不了他？”

白衣文士摇头说道：“前辈误会了，就我所知，他丝毫未忘师恩，他自己绝不敢跟前辈动手对抗，更不会……”

邹太极冷笑着说道：“他若未忘师恩，也不至做出这种……”

“前辈！”白衣文士道：“他仅是替满虏效了力，建立了无数的汗马功劳！”

邹太极怒声说道：“这就够了，老朽若不杀他无以对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他年死后也无颜见地下列祖列宗！”

白衣文士道：“可是，前辈，我刚才说过那已经迟了！”

邹太极道：“倘若老朽此时不杀他，那会越来越迟！”

白衣文士轩眉说道：“这么说来，前辈是非杀他不可了？”

邹太极老脸铁青，毅然点头说道：“为汉族世胄，为先朝遗民，为老朽自己，老朽是势非杀他不可，谁都知道，老朽该那么做！”

白衣文士摇了摇头，道：“前辈，我不知道前辈那个谁字指的都是些什么人，不过我要大胆的说一句，那些认为前辈该杀年羹尧的人，各各目光短视，没有远见……”

邹太极震声说道：“年轻人，这话怎么说？”

白衣文士双眉陡挑，沉声说道：“前辈杀一个令高足年羹尧，何如策反一个满朝的大将军，那对匡复义举之助力有多大？”

邹太极神情猛震，愕然无语，半晌，他突地颓然摇头说道：“年轻人，那有点痴人说梦，绝不可能，知徒莫若师，他的心性如何，老朽焉会不清楚？他如今只知这荣华富贵，飞黄腾达，早已经把那颗心奉上满虏了！”

白衣文士淡淡说道：“恐怕前辈还不知道满朝这次召他回来是为了什么吧？”

邹太极道：“老朽不知道，年轻人，莫非你知道？”

白衣文士点头说道：“我自然知道，他权大势大，手握重兵，遭人嫉妒，每进谗言，胤禛为人阴险毒辣善嫉多疑，已把他视为心腹大患，有削他兵权，

在北京杀了他的意思！”

邹太极惊骇说道：“这，他知道么？”

白衣文士淡然说道：“他也不是个糊涂人，自然知道。”

邹太极脸色一变，目中暴射寒芒，道：“年轻人，这，你又怎么知道？”

白衣文士笑道：“有道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要是连这都不知道，还谈什么策反令高足年羹尧？”

邹太极冷冷一笑，道：“年轻人，老朽又要问了，你究竟是谁？”

白衣文士平静地笑道：“前辈难道要我把说过的话再说一遍？”

邹太极冷冷说道：“老朽要听些新鲜的，而且真实的！”

白衣文士道：“前辈，我没有新鲜的可奉告，我说的都是最真实的！”

邹太极冷笑说道：“老朽活了这么大年纪，什么没见过？什么没经过？你既然替他来做说客，你便不能让老朽做他想！”

白衣文士摇头说道：“前辈误会了，我要是满虏之人，我不会一个人来，前辈如今也不会好好地站在这儿了！”

邹太极道：“那是你满虏一贯的阴毒险诈伎俩，老朽说句大话不怕你不爱听，就是你满虏那自以为个个高手的大内侍卫尽出，也未必能奈何得了老朽！”

白衣文士眉锋一皱，道：“前辈如果一定要这么想，那我就莫可奈何了，不过不管怎么想，那是前辈的事，不管怎么说，我绝不能让前辈伤害令高足一毫一发！”

邹太极道：“为了你满虏朝廷，该如是！”

“不！”白衣文士摇头说道：“我为的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

邹太极突然纵声大笑，道：“只可惜老朽以为凭你还拦不了我！”

白衣文士摇头说道：“前辈，那很难说，不过，彼此既属同路，我不愿意引起误会，以武相向，我原是打算劝阻前辈的，如今前辈既然非这么做不可，说不得我只有改变方法，逼前辈听命了！”

“逼老朽听命？”邹太极厉笑说道：“敢对老朽说这话的，放眼武林，你是第一人，年轻人，老朽愿意听听，你究竟凭着什么？”

白衣文士淡淡一笑，探怀取出一物，一展，道：“前辈，我就凭此物！”

那是一面其柄漆黑的三角小旗，旗是白绸黄穗，但在那旗中央，却绣着一颗赤红心的！

邹太极大惊失色，骇然退步，大声叫道：“丹心旗！”

白衣文士淡淡说道：“是的，前辈，就是这面‘丹心旗’！”

邹太极惊诧欲绝地道：“那么，你，你就是苦大师所委托的那位……”

白衣文士截口说道：“既见‘丹心旗’，前辈又何必多问？”

邹太极神情一整，肃然说道：“见旗如见公主，容老朽大礼参拜！”说着，整衣拜下，一拜而起！

白衣文士淡然笑问：“前辈当年可参加过‘北天山’的聚会？”

邹太极恭谨说道：“老朽蒙公主宠召，引为毕生荣幸！”

白衣文士道：“那么，前辈可记得当时苦大师对在场的汉族世胄，先朝遗民，都说过什么话，做何吩咐么？”

邹太极道：“老朽不敢有片刻或忘，公主以年迈体弱，未克时刻领导致力匡复，特在武林之中，选一智力兼备的年少英侠，委托艰巨重任，后日倘

见有持‘丹心旗’者，便是公主委托之人！”

白衣文士点头说道：“前辈记的不差，那么我如今以‘丹心旗’命前辈放弃自己来此的目的，暂饶年羹尧不死，前辈可愿意听？”

邹太极躬身说道：“见旗如见主，凡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丹心旗’所至，人人俯首听命，老朽焉敢不遵？”

白衣文士道：“那么，我代表苦大师谢谢前辈了！”一翻腕，卷好“丹心旗”纳入怀中！

邹太极道：“老朽自当听命，何敢当少侠谢谢二字，老朽有眼无珠，不知少侠身怀‘丹心旗’，适才多有冒犯，仅此谢过！”

白衣文士尽扫脸上庄肃凝重之色，扬眉笑道：“前辈要这么说，我就不敢当了，我是事非得已，不然我也不敢轻易请出‘丹心旗’的！”

笑了笑，接道：“再说，那也不能怪前辈，像我这样深藏自己的身份，劝阻前辈杀令高足，自是难免招致前辈怀疑的！”

邹太极道：“如今少侠既持‘丹心旗’颁下令谕，老朽便不敢再在‘北京’多事停留，少侠倘无其他差遣，老朽就此告辞！”说着，他一拱手，便要出殿！

白衣文士及时说道：“前辈请留一步，我还有话说。”

邹太极忙躬身说道：“请少侠尽管吩咐，老朽虽蹈汤赴火，在所不辞！”

“不敢当！”白衣文士道：“我本打算想请前辈即刻离开‘北京’的，可是如今想想，还有一桩大事要烦劳前辈，所以要请前辈在‘北京’暂住一个时期。”

邹太极道：“但不知是一桩什么大事？”

白衣文士道：“便是适才前辈所提令高足所交的那位朋友！”

邹太极脸色一变，微挑双眉，道：“少侠是指那江南郭璞？”

“不错！”白衣文士道：“此人现在贵为海贝勒府的总管，甚得海青看重，简直视为知己兄弟，跟令高足交情也不差！”

邹太极道：“这个老朽已听‘江南八侠’说过，但不知少侠提他……”

白衣文士道：“我想请教前辈对此人的看法！”

邹太极毫不犹豫地说道：“该杀，而且倘有可能，早除为妙！”

白衣文士点头笑道：“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这个意思……”

忽地眉锋一皱，接道：“只是此人功力高绝，身手过人，一时难有制他之人！”

邹太极道：“据老朽所知，江南郭璞此人虽列武林一流好手，但功力身手尚不至于有这么高，不知……。”

白衣文士摇头说道：“人生际遇难卜，也许他有过什么奇遇！”

邹太极沉默了一下，道：“那么，少侠是要老朽……。”

白衣文士道：“我想请前辈联络同道，伺机下手，早日除去此人，要不然，若是任他往上爬，将来他会比令高足还可怕！”

邹太极挑眉说道：“老朽遵命，不避万难，不惜牺牲，势必达成使命！”

白衣文士道：“前辈，此人不但能力退‘江南八侠’与虬髯公师徒，而且极富心智，是个很扎手的人物，倘缺一分把握，绝不可轻举妄动，牺牲必须有代价，无谓的牺牲那太不值也太不智！”

邹太极道：“少侠放心，老朽省得！”

白衣文士点了点头道：“但请前辈以大业为重，莫轻损我忠义精英，我

就放心了！”

话锋微顿，接道：“前辈是什么时候到北京的？”

邹太极道：“老朽昨晚刚到！”

白衣文士道：“前辈可知，前辈到达‘北京’的消息，已然传到令高足耳中？”

邹太极呆了一呆，道：“这个老朽倒没有想到，少侠可知

……”

白衣文士点头说道：“我自然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那是在咱们的同道之中，隐藏有满虏鹰犬，那丧心病狂的内奸！”

邹太极脸色一变，道：“少侠可知那是谁？”

白衣文士未答反问，道：“只问前辈来此之事谁知道？”

邹太极神情大震，失声说道：“少侠是指‘江南八侠’……。”

白衣文士摇头说道：“并非‘江南八侠’个个都是，而是‘江南八侠’之一白泰官！”

邹太极脱口一声惊呼，瞪目张口，作声不得，半晌始道：“少侠怎么知道……”

白衣文士截口说道：“我有充分证据证明是他，而且前辈这件事就是一例！”

邹太极脸色一变，神情怕人，咬牙说道：“好匹夫，同路中人莫不视他为同路，敬仰‘江南八侠’的侠义为人，谁知他竟是个满虏鹰犬……”

白衣文士道：“这就是所谓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日后该都要小心些！”

邹太极老脸铁青一躬身，道：“少侠，老朽请命，愿除此叛贼！”

白衣文士摇头笑道：“何须前辈动手？便是他那几位结义兄弟也饶不了他，即或他命大，我也有办法让他自食恶果！”

邹太极威态微敛，余怒未息，默然未语！

白衣文士却又说道：“前辈，这件事不提了，区区一个白泰官好应付，最为扎手的还是郭璞此人，想办法早日除去他，也是刻不容缓的当前要务……”

邹太极道：“这个老朽省得，少侠只管放心！”

白衣文士点了点头，道：“前辈可知‘北京’都有哪些同道么？”

邹太极摇头说道：“这个老朽尚不知道，祈请少侠指点！”

“好说！”白衣文士道：“我告诉前辈一个去处，‘八大胡同’，‘怡红院’中有位梅心梅姑娘，她是‘洪门天地会’的双龙头

……”

邹太极失声说道：“少侠，‘洪门天地会’如今又……”

白衣文士点头说道：“那完全得力于梅姑娘的振兴，这位梅姑娘功智两高，处处愧煞须眉，据我所知，她是傅青主先生的爱女……”

邹太极“哦！”地一声，说道：“那就难怪了！”

白衣文士淡笑说道：“提起她那位总护法，前辈谅必也不会陌生，‘神行无影活报应’栾震天此人，前辈可知？”

邹太极惊声说道：“原来是他？此人老朽仰名已久，只恨无缘识荆，如今他既在‘北京’，正好一偿老朽多年夙愿了！”

白衣文士道：“不管早晚，前辈见着他们，有件事前辈千万记住！”

邹太极道：“但不知是什么事，少侠只管吩咐！”

白衣文士道：“前辈记住切不可对他们提起今日事，也不可说碰见了，更不可提见了‘丹心旗’，倘他们问起，前辈就说一个名叫贾子虚的人告诉前辈的就行了！”

邹太极呆了一呆，道：“少侠，这贾子虚是……”

白衣文士淡淡笑道：“不瞒前辈，那是我的化名！”

邹太极点了点头，迟疑了一下，道：“少侠可否赐知少侠的真……”

白衣文士道：“前辈但认‘丹心旗’，何须认人？再说，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除了苦大师外，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的本来！”

邹太极道：“那么老朽不敢再问了……”

沉吟了一下，接道：“老朽请示，倘若他们问起老朽为何迟迟不下手惩治劣徒，老朽如何回答较为得体？”

白衣文士道：“那不难，前辈只请告诉他们，目前时机未至就行了！”

邹太极应了一声，道：“老朽遵命，少侠还有什么吩咐？”

白衣文士道：“没有什么事再烦劳前辈了，不管前辈什么时候去找他们，都要特别小心谨慎，那年羹尧已得密报前辈来京，那密报之人便不会不知前辈的落脚之处，我以为他早已在暗中监视前辈的一举一动了，前辈可别让他们跟踪到了梅姑娘处！”

邹太极道：“多谢少侠，老朽省得，自当小心十分！”

白衣文士道：“那么我先告辞了，我走前门，倘若前辈也要这时候走，请前辈改从后门出去好了！”说着，他拱了拱手，径自行出正殿！

邹太极恭声说道：“少侠好走，恕老朽不远送了！”

白衣文士回身谦逊了一句，飘然而去！

邹太极目送白衣文士离去后，低头想了想，跟着迈步出殿，绕过殿角往后殿行去！

片刻之后，邹太极飘然出了“松筠庵”后门！

他走了没多远，“松筠庵”那后门左近墙脚下，站起个提着篮子，卖糖果一类的小贩，他袖着手，低着头，跟在邹太极身后，不即不离，不缓不疾地行去……”

这小贩把一顶皮帽拉得低低的，令人无法窥及他那面貌，不过，单从那露在外面的肌肤来看，此人皮白肉嫩，好像个大姑娘家，不像是个做小贩讨生活的人！

他跟着邹太极，邹太极往哪走，他也往哪儿走！

不但如此，邹太极沿途所经，或屋檐下，或路边的小摊上，还陆续地跟着闪出，站起了不少身穿黑衣的汉子！

只不知邹太极自己知道不知道，他仍是背着手往前走，连头也未回一下，但是他穿大街走小巷转向了城南！

按说，“八大胡同”在城西，他如今走向了城南，想必不是往“八大胡同”走的，要不，他何以走向城南！

可是，怪了，他不但走向城南，而且出了“永定门”！

看得那跟在他身后的小贩停了步，眼望着那渐去渐远，渐至不见的邹太极，那帽沿阴影后突然闪起两道夺人的目光来，而且那露在帽沿阴影外的薄薄双唇边，也同时浮现了一丝神秘笑意，转身走了回去！

他跟一名黑衣汉子低低说了几句，然后那黑衣汉子向后挥了挥手，与那

小贩拐入一条胡同中不见！

就在他们一哄而散的同时，西城“西便门”内走进了一个面貌清癯的灰衣老者，赫然竟是那位“要命郎中铁面叟”！

他面含微笑地进了“西便门”，然后直奔“八大胡同”！

这时候的“怡红院”，冷清清的，正是姑娘们闲着的时候！

邹太极一进“怡红院”大门，迎面走出了龟奴，他一见客人这时候上门，不由为之一怔！

但是进了门的财神总不能往外推，他连忙迎了上去，躬身哈腰，满面赔上令人恶心的笑：“老爷子今天来得好早？”

邹太极双眉为之一皱，道：“老朽借问一声，你们这儿可有位栾震天栾老爷子！”

龟奴又复一怔，忙嘿嘿笑道：“原来老爷子是来找人的，有，有，就在西后院，您等等，我这就替您通报一声去！”

说着，他刚要走，突然一个苍劲话声起自西楼下：“不用通报了，是哪位要找我赶车的？”

随着话声，西楼下转出了一身粗布衣裤的栾震天，他一见邹太极，不由为之一怔，愕然说道：“这位老哥是……”

邹太极含笑说道：“你老哥想必不认得我？”

栾震天道：“恕栾震天眼拙，想不起你老哥是……。”

邹太极截口说道：“栾老哥，我姓邹叫邹太极！”

有道是：“人名树影”，栾震天闻言立即怔住，半晌方脱口一声惊呼，满面惊喜地道：“莫非那位要人命的郎中？”

邹太极点头笑道：“正是这块抬不出去的招牌！”

“抬不出去？”栾震天哈哈大笑说道：“你邹老哥这块招牌能压死人，邹老哥，我栾震天对你可是仰名已久，心仪良深，只恨无缘识荆，一直引为生平憾事，不想你邹老哥今日竟寻上门来，好不令人高兴！我栾震天这一辈子也没有白活，从此无恨了，走，走，走，咱们老哥儿俩，到楼上好好谈谈去！”说着，一把拉起邹太极便往西楼拖！

邹太极目射敬佩，难掩心中激动地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栾老哥，咱们彼此彼此，不过你栾老哥令我受宠若惊！”

栾震天回身一瞪老眼，道：“邹老哥，你既找上了栾震天，那就是看得起栾震天是个可交的朋友，我不会那一套客气话，有话咱们楼上说去！”

邹太极道：“栾老哥，我是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

说话间，已然登上西楼，小玉正站在楼梯口，一双美目尽射讶异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登上了楼，栾震天摆手说道：“丫头，别那么没规矩，见过邹前辈然后请姑娘，就说贵客来临，最后再去沏上一壶上好龙井！”

他一口气三个吩咐，令人有应接不暇之感！

小玉忙矮娇躯，衿衽为礼，道：“小玉见过邹前辈！”

邹太极一边还礼，一边说道：“栾老哥，这位是……”

栾震天道：“姑娘的两个贴身侍婢之一，小玉！”

邹太极道：“原来是梅姑娘左右两位姑娘之一，难怪瑶池仙品，功列一流！”

这话小玉一听，娇靥微红，含笑说道：“多谢邹前辈夸奖，前辈请客厅

坐坐，我这就请姑娘去！”又一衿衿，转身袅袅而去！

邹太极点头叹道：“待婢如此，其主可知，梅姑娘令人敬佩！”

栾震天笑道：“邹老哥，适可而止，再捧她她就要上天了，走，咱们客厅边坐边谈等姑娘去！”举手肃客！

大厅中坐定，栾震天迟疑了一下，微微敛去笑容：“邹老哥，栾震天有一句不当问的话，邹老哥怎知栾震天主仆托身在此，又怎知栾震天主仆……”

邹太极心知栾震天动了疑，其实难怪，这种身份，本该时时提防，处处小心，丝毫未在意地截口笑道：“栾老哥可知贾子虚贾大侠其人？”

栾震天呆了一呆，道：“有过数面之缘，颇不陌生，本门也多次蒙他援手，莫非……”

邹太极点头说道：“便是他告诉我梅姑娘与栾老哥在此！”

栾震天道：“邹老哥跟这位贾大侠是朋友？”

邹太极摇头说道：“我不认得他，他第一眼便认出了我！”

栾震天本想由邹太极口中多知道一些贾子虚的，如今一听邹太极也不认得他未免有点失望，道：“邹老哥是在何处碰见贾大侠的？”

邹太极道：“不是我碰见他，是他寻上门来找我的！”

栾震天摇了摇头，没说话！

邹太极自是忍不住要动问所以！

栾震天苦笑说道：“此人委实是神秘得可以，本门蒙他多次援手，我也跟他缘有数面，不但未能摸清他到底是哪一路的人物，便是连他个真名实姓也未得到！”

邹太极“哦！”地一声，点头说道：“原来如此，他倒是在我面前直认了贾子虚三字是他的化名！”

栾震天苦笑说道：“姓假，名叫子虚，不是化名是什么？我们姑娘……。”

一阵轻盈步履声响动，客厅内走进了手捧香茗的俏姑娘小玉，她一边向客奉茶。一边说道：“老爹，姑娘来了！”

客厅外，又响起了一阵步履声！

论起来，梅心虽是年轻后辈，但如今主客有别，而且梅心她是“洪门天地会”的双龙头，便是与他同辈论交的栾震天也要听她的，故此邹太极丝毫不敢怠慢，连忙站了起来！

栾震天跟着站起，适时，香风袭人，梅心带着双成已然袅袅行进大厅，邹太极趋前一步，肃然施礼，道：“老朽邹太极，见过梅掌门人！”

梅心忙还礼说道：“邹前辈这是折煞晚辈，快快请坐！”

邹太极道：“谢梅掌门人！”举步退后，却未坐下！

梅心含笑说道：“晚辈不知邹前辈侠驾来临，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岂敢！”邹太极欠身说道：“老朽来得鲁莽，还望梅掌门人海涵！”

梅心道：“晚辈越发地不敢当了，邹前辈成名多年，前辈奇人异士，‘铁面叟’威名更震武林，晚辈仰慕已久，今日侠驾突临，正偿晚辈多年夙愿，晚辈并深感无上荣宠！”

邹太极道：“那是梅掌门人看得起老朽，实令老朽深感羞愧汗颜，倒是梅掌门人中帼奇英，一代才女，一手振兴了‘洪门天地会’，令得老朽甚为敬佩钦服！”

寒暄已毕，宾客落座！

坐定，梅心美目深注，仔细打量了邹太极一眼，道：“邹前辈是怎知……”

栾震天插口说道：“姑娘，是贾子虚告诉邹老哥的！”

梅心呆了一呆，“哦！”地一声说道：“邹前辈认识那位贾大侠？”

邹太极摇头说道：“老朽并不认识他，是他上门找老朽的！”

梅心眉锋微皱，道：“恕我斗胆，前辈成名多年，经验丰富，当不会轻易相信一个素昧生平，突如其来的人！”

邹太极脑中电旋，立即答道：“老朽当时也恐有诈，但是他告诉老朽他跟栾老哥是熟识，并且表示，倘若他是满虏中人，绝不会容姑娘至今日，并且，他直认那贾子虚三字是他的化名……”

梅心道：“想来邹前辈也不知他的真姓名及来历！”

邹太极道：“老朽曾问过他，他表示有万不得已的苦衷，不肯说！”

梅心沉吟了一下，道：“不知他对邹前辈都说了些什么？”

邹太极道：“他除了告诉我姑娘领导‘洪门天地会’及栾老哥为总护法外，并且告诉老朽，姑娘是傅先生的爱女！”

这不但使栾震天霍然而色变，大为震动，便是连梅心也大大地吃了一惊，美目圆睁地讶然说道：“他怎么对我知道得那么多？”

神态立趋平静，转注邹太极，淡淡笑道：“不敢欺瞒前辈，他说的丝毫不错……”

未容邹太极接话，她立刻又说道：“邹前辈由何处来？”

邹太极道：“老朽自到‘北京’之后，因嫌客栈中耳目太杂，一直住在‘松筠庵’，适才便是由‘松筠庵’来！”

梅心道：“前辈一路来此，可曾有人跟踪？”

邹太极道：“姑娘高明，老朽刚出‘松筠庵’的时候，确实有人跟踪……”

栾震天变色说道：“那么贾子虚这小子……”

梅心截口说道：“老爹，听邹前辈说完！”

栾震天立即住口不言，邹太极笑了笑，接道：“栾老哥误会了，这还是那位贾大侠提醒了我，要不然我根本想不到会有人跟踪我，我当即出了‘永定门’装作离去之状，然后在城外绕了个大圈，由‘西便门’进了西城，由西城至此，并未再发现有人跟踪！”

梅心平静地笑了！

栾震天在威态稍敛，皱眉说道：“这么说来，又不是他了？”

转注梅心，道：“姑娘，您看……”

梅心截口淡笑，道：“此人行事处处高明，便是连我也摸不透他，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是满虏一路人！”

邹太极点头说道：“姑娘说得是，倘若他是满虏一路人，他既对姑娘知道得这么清楚，断无坐视不动之理，既认得老朽，也断无放过老朽之理，姑娘以为然否？”

梅心点头说道：“晚辈也是这么想……”话锋微顿，接道：“这么说来，他们是已经知道前辈到了‘北京’？”

邹太极微挑双眉道：“只因为老朽见着了‘江南八侠’中的白泰官！”

梅心道：“白泰官是满虏鹰犬，这莫非也是那位贾大侠说的？”

邹太极点头说道：“是的，姑娘，老朽正是蒙贾大侠指点！”

梅心道：“前辈是何时抵达‘北京’的？”

邹太极道：“老朽是昨夜刚到！”

梅心沉吟了一下，道：“前辈隐世多年，有如神龙，这趟突然来到‘北

京’……”

邹太极道：“老朽自以为瞒不过姑娘！”

梅心道：“晚辈猜透了八分，但不敢随便说！”

邹太极道：“彼此不外，都是自己人，姑娘何顾忌之有？”

梅心笑了笑，道：“前辈来此的目的，当是为了令高足！”

邹太极难掩羞愧地点头说道：“姑娘说得不错，老朽此来便是为了那不忠不孝不肖的劣徒！”

梅心沉默了一下，道：“前辈打算怎么办？”

邹太极挑眉说道：“老朽自是要杀此劣徒清理门户，以谢天下……”

栾震天突然击掌叫道：“邹老哥，你早就该出来了……”

梅心横了他一眼，他猛然省悟连忙闭上了嘴！

邹太极看得清楚，一叹说道：“姑娘莫要嗔怪老朽这位栾老哥，他说得不错，老朽是早该出来了的，甚至于当初根本不该造就他！”

梅心道：“万般皆天定，半点不由人，这也不能全怪邹前辈，有道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现在阻止令高足，该还来得及！”

邹太极默然未语，栾震天却忍不住又道：“邹老哥，事关匡复大计，恕我口快心直，邹老哥预备……”

邹太极截口说道：“我正在等候适当之时机！”

栾震天挑眉说道：“邹老哥，还等什么适当时机，据我所知，他现在贝勒海青府中，何不干脆闯进内城……”

邹太极摇头说道：“谈何容易？他一身所学已不在我之下，再加上他那十二贴身护卫，及大内满虜鹰犬‘血滴子’，只怕……”

栾震天挑眉叫道：“十二贴身护卫土鸡瓦狗，大内鹰犬‘血滴子’也个个酒囊饭袋，连我都不把他们放在眼内，何况……”

邹太极道：“栾老哥，话不是这么说，胤禛跟劣徒多年来一直高枕无忧，安若磐石，足见‘血滴子’与劣徒那十二贴身护卫绝不等闲，确有他们过人的厉害之处，我此来便为杀他清理门户，以谢天下，此事许成不许败，也但求一击成功，所以没有把握我绝不动他，更不希望来个二次！”

栾震天道：“以邹老哥一人之力，或许薄弱了些，但如今‘北京城’并不仅仅是邹老哥一人在，撇开‘洪门天地会’……”

邹太极点头说道：“这个老朽知道，可是栾老哥别忘了，贝勒海青府中，还有个功力高绝，无人能敌的郭璞！”

一听郭璞，栾震天立即傻了脸，但他突然须发俱张地叫道：“休提那郭璞，提起来能让栾震天恨煞，愧煞……”威态未敛，却倏然住口不言！

梅心一笑道：“老爹，邹前辈不是外人，但说无妨！”

栾震天双眉一挑，立即把救那位燕南来的经过说了一遍，直说到了他进了“贝勒府”！

最后怒不可遏地道：“邹老哥你说，此人该杀不该杀？”

邹太极本就是嫉恶如仇的人，一张铁面之下，不知毁过多少极凶大恶，静聆之余，自然气白了脸，道：“好个忘恩负义，丧心病狂之徒，栾老哥，此人无论从哪方面说，都百死莫赎，杀无可赦！”

栾震天道：“可是……”望了梅心一眼，住口不言！

邹太极微微一怔，面上陡现诧异色！

梅心淡淡笑道：“邹前辈，让晚辈来说，晚辈一直不以为郭璞会是那种

人，也一直不赞成对他下手，而且，有一次垂手可得，轻易便可取他性命的机会，晚辈下令放过了他！”

邹太极诧声说道：“姑娘，这是为何？”

梅心道：“晚辈无须多做解释，但自那一次之后，他已尽知晚辈等为‘洪门天地会’中人，可是事过数日，至今晚辈等这些‘洪门天地会’中人，仍是好好的！”

邹太极呆了一呆，道：“这倒是怪事，他没有理由不动姑娘！”

栾震天沉吟说道：“那有可能是着缓兵之计，或者是他尚未准备好，要不就是他估计实力，根本不敢动本门！”

梅心摇头说道：“老爹，这都不成理由，像这类事，讲究的是迅雷不及掩耳，再说，他也无须准备，若论实力，我跟老爹合起来怕也不是他的对手，假如再加上大内‘血滴子’，‘雍和宫’中的喇嘛精锐尽出，对付十位旗主，谁胜谁负，不想可知！”

邹太极皱眉沉吟，点头说道：“姑娘分析得没有错，果真如此，他们稳操胜券，贵门后果堪忧，照这么看他更没有理由不动贵门了！”

梅心道：“而事实上，至今未见他动！”

邹太极道：“那么，以姑娘看……”

梅心道：“他该是另有用心，另有所图，说得明白一点，他跟咱们该是途殊而归的同路人！”

邹太极点头沉吟未语！

栾震天突然说道：“姑娘，要等咱们证实他不是同路人时，可就来不及了！”

梅心淡淡说道：“那也没有什么来不及的，便是他率领满虏鹰犬找上门来，我也有办法要他一败涂地，难保自身！”

栾震天道：“那姑娘何不趁早？”

梅心道：“老爹，凡事要冷眼多观察，不可操之过急，假如他是咱们的同路人呢？老爹要知道，他如今的成就，是咱们同路人中，任何人所难企及的！”

栾震天口齿启动，欲言又止，终于说了一句：“无论怎么说，我总不敢这么想！”

梅心道：“我不敢勉强老爹这么想，可是我要劝老爹平心静气，拭目以待，假如我看错了他，我愿意在祖师面前自刎双目！”

栾震天一惊忙道：“姑娘，您这是……我平心静气，拭目以待就是！”

梅心淡淡说道：“老爹该知道，我这个人从不意气用事的！”

栾震天默然未语，但旋即，他苦笑一声，道：“但愿姑娘是看对了！”

梅心笑了笑，未再说话！

邹太极适时却道：“听姑娘这么一说，老朽的来意倒不便出口了！”

梅心呆了一呆，笑问道：“怎么，前辈之所以突然来临，莫非与此事有关？”

邹太极点头说道：“贾大侠要老朽联络同道，早日除去郭璞，并指点老朽，要老朽先来见姑娘跟姑娘商量个对策！”

梅心笑道：“他倒是很看得起我，他曾几次要老爹告诉我，早日想办法除去郭璞，可是以他的智慧，他该义不容辞！”

邹太极道：“也许他的功力非郭璞之敌手，只有借重贵门！”梅心道：

“动手可以由敝门动手，可是谋取对策，他该出个头！”

邹太极沉默了一下，道：“或者他自认智慧难以与姑娘……”

梅心摇头截口说道：“由这几件事，前辈该看得出，撇开武学不谈，他的智慧该比晚辈只高不低，足可与郭璞一较高下！”

邹太极心知梅心所说不差，要不然苦大师不会交付“丹心旗”，委以如是重任，但是贾子虚有嘱咐在先，如今他自不便加以说破，当下略一沉吟，说道：“以老朽看，这件事已没有商量的必要了……”

“不！前辈。”梅心正色说道：“晚辈只能约束‘洪门天地会’中人，不许下手郭璞，可是晚辈无权干涉‘洪门天地会’外任何人的行动！”

邹太极道：“姑娘这话就见外了，彼此既是一家人，姑娘又是‘洪门天地会’的掌门双龙头，贵门既不下手郭璞，老朽自不便单独行动，一家人中各自为政，那是大不智！”

梅心道：“多谢前辈，站在晚辈的立场上，只能劝劝敝门以外之人，确实不便加以阻拦，前辈该知道……”

邹太极点头说道：“这个老朽明白，不过，姑娘似也不该在一家人中，过份地划分你我，老朽以为‘洪门天地会’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而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也该是‘洪门天地会’中人！”

梅心道：“多谢前辈，晚辈受教了！”

邹太极道：“老朽口快心直，站在一家人立场，为得是匡复大计，在言语上尚有欠妥之处，尚望姑娘包涵！”

梅心淡淡笑道：“前辈既知梅心，当知梅心不是不识大体之人！”

邹太极默然未语，沉吟有顷，犹豫再三，始道：“姑娘，老朽只怕除去郭璞之事，势在必行！”

梅心呆了一呆，道：“晚辈请教！”

邹太极又迟疑了一下，才说：“姑娘，老朽受人叮嘱，有些话不便出口，老朽只能奉知姑娘，除去郭璞之举，势在必行！”

梅心眉锋微皱，道：“前辈不能明示么？”

邹太极道：“姑娘原谅，老朽有不得已的苦衷，既点头答应于人，自不能轻毁诺言，又失信于人！”

梅心扬眉问道：“是贾子虚贾大侠？”

邹太极略一迟疑，点头说道：“是的，姑娘，正是贾大侠！”

梅心道：“是他非杀郭璞不可么？”

邹太极又点了点头，道：“不错，姑娘，是贾大侠非杀郭璞不可！”

梅心淡然笑道：“晚辈适才说过，别人要杀郭璞，我无权干涉！”

邹太极咬了咬牙，道：“不，姑娘，贾大侠的话就是不可违抗的令谕！”

梅心呆了一呆，道：“对谁？前辈？”

邹太极道：“姑娘，老朽以及在此的任何一位！”

梅心笑道：“前辈，他能命令前辈及‘洪门天地会’？”

邹太极暗暗一叹，道：“姑娘，他绝对有这个权，老朽只能说到这儿了！”

栾震天忍不住想插嘴，梅心已然美目转动地淡淡笑道：“这么说来，前辈是来传令，而不是来找晚辈商量！”

邹太极毅然说道：“事实如此，老朽不愿否认！”

梅心笑了笑，道：“这么说来我是不得不遵了……”话锋微顿，接着：“前辈，请恕晚辈斗胆，事关重大，晚辈连贾大侠的姓名来历都不知道，这

令谕叫晚辈如何遵从法？”

邹太极道：“姑娘，不是老朽不说，实在是贾大侠曾叮嘱老朽，不许对任何人说出他的身份来历！”

梅心道：“那么，倘前辈换做是晚辈，这令谕，前辈能遵从么？”

邹太极道：“这么说来，姑娘是信不过老朽了？”

梅心淡淡说道：“晚辈不敢，晚辈只是信不过那位贾大侠，前辈请原谅，事关重大，万一郭璞是咱们的同路人，那不但是毁了他的成就，而且是自相残杀，中了满虏的借刀杀人之计！”

邹太极挑眉说道：“姑娘，老朽敢以性命担保，贾大侠绝非满虏中人！”

梅心道：“晚辈斗胆，以为这话前辈不该说，前辈成名多年，见过遇过的事，当比晚辈多得多，前辈请想想，贾大侠不肯示人姓名身份，仅要前辈带一句话便要人俯首遵从，有这种理么？再说晚辈也是为了前辈，万一前辈为人蒙骗，中人之计，传错了令，一旦大错铸成，前辈岂不要引咎终生？还请前辈三思！”

邹太极苦笑说道：“姑娘是逼老朽非说出贾大侠的身份来历不可了！”

显然，此老并不糊涂！

梅心淡淡笑道：“晚辈不敢，但事实上，他至少得拿出点让人信服的东西。”

邹太极默然不语……”

半晌，邹太极猛然抬头，须发俱动，道：“姑娘，贾大侠怀有‘丹心旗’！”

梅心脸色一变，栾震天霍然跃起，惊声叫道：“什么，那贾子虚他，他怀有‘丹心旗’？”

邹太极点头说道：“正是，贾大侠怀有‘丹心旗’！”

栾震天脱口一声惊呼，立即怔住，半晌始喃喃说道：“苦大师委托之人竟会是他，怪不得他行事过人，处处高明，那么神秘，那么高深莫测……”倏地转注邹太极，道：“邹老哥，你可看见了‘丹心旗’？”

邹太极点头说道：“我亲眼目睹，而且大礼参拜！”

“那就不会错了……”栾震天喃喃一句，突然哈哈大笑：“‘北天山’之会至少已有多年，到现在咱们才碰上了‘丹心旗’，从此群龙有首四海归心，好不令人高兴……”

他欣喜欲狂地转注梅心，刚叫了句：“姑娘……”

梅心已然冷静地摆手说道：“老爹且请坐下！”

栾震天呆了一呆，笑容倏敛，讶然说道：“姑娘，您这是……”梅心淡淡说道：“老爹，你坐下！”

栾震天口齿启动，欲言又止，终于如言坐了下去！

梅心转望邹太极，娇靥上毫无表情地道：“前辈，苦大师当年在‘北天山’召集先朝忠义遗民训示甚详，见旗如见主，‘丹心旗’既有令谕，‘洪门天地会’不敢不遵，也正如老爹所说，期待多年，从此群龙有首，四海归心，的确很值得振奋，但是，晚辈怀疑，那位贾大侠对郭璞这个人，究竟知道多少——”

邹太极道：“这个……老朽以为，姑娘不妨见见贾大侠！”

梅心道：“那倒不必，苦大师智慧如海，眼光过人，她所委托之人，自不会差，‘丹心旗’既有令谕，晚辈不敢不遵，不过，晚辈请前辈转奉贾大侠，请他多宽限些时日，郭璞这个人并不好对付，一个不好，那会全盘俱墨！”

邹太极道：“贾大侠踪如神龙，老朽要找他，恐怕不太容易！”

梅心道：“那不难，晚辈告诉前辈一个办法，前辈可认得虬髯公、吕四娘及鱼壳前辈那位爱女鱼娘？”

邹太极点头说道：“虬髯老儿与老朽当年有过数面之缘！”梅心道：“那就更好办了，鱼娘唤贾大侠为六哥，虬髯公三位现住西山，前辈只要找到他三位问一问，不愁找不到贾大侠！”

邹太极道：“多谢姑娘指点，老朽这就告辞往西山走走！”说着，站了起来，拱手告辞！

梅心跟着站起，道：“事关重大，晚辈不敢挽留前辈，也请恕晚辈不能远送！”

邹太极道：“姑娘这就见外了，一家人何须客气！”往厅外走去！

梅心适时说道：“老爹，麻烦请代我送送邹前辈！”

话虽这么说，她到底仍是送客到了楼梯口！

送走了邹太极，梅心转身回房，娇靥上的神色难以言喻，双成跟小玉互觑一眼，却没一个敢问！

须臾，栾震天送客返来，迎面碰见小玉，他忙道：“丫头，姑娘她……”

小玉摇摇头，没有说话！

这时，梅心的话声由房内透出：“老爹，请给我备车，我该到贝勒府去了！”

贝勒府

可不是么？全神贯注谈话里，顷刻不知日影斜，如今的“北京城”已是暮色低垂华灯初上的当儿！

栾震天应了一声，转身下楼而去！

半晌过后，梅心淡妆出房，清丽幽雅，带着双成行下西楼，栾震天高坐车辕，已经等在了大门口！

在双成的搀扶下，梅心一句话也未说地登上了车！

栾震天哪有不知梅心心情的道理？尽管他本有除郭璞的意思，但是梅心如今的忧郁，他感同身受！

他也一句话未说地挥鞭抖缰，香车启动，由徐而疾，蹄声得得，轮声辘辘，划破夜色，直驰内城！

“海贝勒府”，往日令宵大不同，正门大开，站门的加派了四名亲兵，而且两只大灯特别亮！

梅心的马车刚在贝勒府门前停稳，一阵豪笑，大门口迎出了春风满面，得意洋洋的贝勒海青！

他仍是日常穿着的一袭长袍，卷着袖口，不过，今晚在长袍外面多罩了一件团花黑马褂！

他亲自扶梅心下车，第一句话便道：“梅心，你来晚了，第一让人家抢去了！”

梅心“哦！”地一声，嫣然笑问：“是哪位贵客先到了？”

海贝勒道：“四阿哥宝亲王，他到的最早，天没黑就到了！”

梅心点头说道：“这位亲王爷素称随和，一点架子没有，人呢？”

海贝勒笑道：“摆架子也得看对谁，对我，他摆不起来，他现在在大厅由小年陪着在那儿和天南地北地胡扯呢！”

梅心刚上石阶，闻言呆了一呆，道：“小年？谁是小年？”

海贝勒摇头说道：“你就从来不关心国事朝政，那位陕甘总督大将军年羹尧，我就叫他小年，习惯了！”

梅心瞪圆了美目，道：“怎么，年大将军回京了？”

海贝勒点头说道：“嗯，到了有两天了！”

梅心道：“他，人一定长得高八尺，腰十围，声若洪钟……”

海贝勒哈哈大笑道：“梅心，我看你是被章回小说吓坏了，大将军不一定个个都是那般模样，别怕，他比我秀气得多，乍看上去，简直就像个文弱书生，不信跟我进去看看去！”

说着，拉着梅心便往里走！

梅心边走边道：“海爷，我忘了问，今晚请的都有谁？”

海贝勒道：“别怕，没一个你不认识，都是熟得不能再熟的熟人，三阿哥和亲王，四阿哥宝亲王，廉亲王的三格格，怡亲王的五格格，还有小年！”

梅心皱眉问道：“今天是您的什么日子，您这么……”

海贝勒笑道：“梅心，今天是我的好日子！”

梅心一怔，道：“怎么，您……”

海贝勒道：“别多问，你该怎么办？”

梅心喜笑说道：“我？那自然是恭喜海爷，贺喜海爷！”

海贝勒神情一黯，强笑说道：“没那回事儿，梅心，我说着玩儿的，要

知道，你一辈子不点头，我一辈子就没喜可贺！”

梅心神情一震，道：“海爷您这是何苦……”

柔婉一笑，转移了话题，道：“海爷您还没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海贝勒自嘲一笑，道：“梅心，我知道你不愿提这件事，不要紧，你只要一天不点头，我绝不勉强你，行么？至于究竟是什么事……”笑了笑，双目之中闪耀起两道夺人的光采，道：“我新聘了一位总管，趁这机会要他见见大伙儿，日后对他也好有个照应，明白了么？”

梅心眉锋一皱，道：“海爷，您把我找来是多余……”

“不，梅心！”海贝勒摇头说道：“没了你，今晚便黯淡无光，除了公事，我的任何大小事都少不了你，要真说起来，多余的是他们！”

梅心的心弦又为之一阵颤抖，道：“海爷，不是我斗胆敢说您，为一个总管，找我来，那没有什么，可是您不该惊动他们几位……”

海贝勒皱眉说道：“梅心，别把他们看得太高，他们也是人，他们除了承袭先人的遗荫，贵为皇族之外，其他的哪一样比得上你？”

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挑眉说道：“至于为我那位总管惊动了他们，我认为千该万该该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才是人才，什么叫高，什么叫绝，为了他，我认为惊动皇上都不为过，我这‘贝勒府’的总管，是委曲了他，他的一身所学，无论文武，我跟小年都难望项背，真要说起来，给他个大将军那都怕是委曲，梅心，我跟他兄弟相称，也希望你能跟他谈得来，其实，你们一定会谈得来，而且准会很快地成为好朋友！”

梅心皱眉说道：“海爷，您的眼力，我不敢不信，只是不嫌太过么？”

“太过？”海贝勒傲笑说道：“只怕我的话难及十一，梅心，我敢这么说，谁要是能在当世之中找出个比我这位总管稍强的人，我立刻双手奉上我这颗脑袋，如果还不信，你待会儿自己瞧，你的眼力该比我只高不低……”

梅心不好再说什么了！

适时，已到了大厅门口，只听灯火辉煌的大厅内，传出阵阵朗笑，海贝勒笑顾梅心，道：“听见了么？这俩有多开心……”

梅心笑了笑没说话，海贝勒立即扬声叫道：“别笑了，快出来瞧瞧，是谁来了！”

大厅内，笑声倏住，只听一个清朗话声说道：“那会是谁？准是梅心，换个别人，你这位贝勒爷绝不会亲自迎出大门，海青，对么？”海贝勒红了脸，也爽朗地笑了！

大厅内，笑声更响亮，随着笑声，大厅内转出两个人来，稍后的一个，是年羹尧！

前面的一个，是个剑眉入鬓，凤目重瞳，面如冠玉，唇红齿白的风流俊俏美少年！

他，身穿一件青色长袍，外罩一件马褂，举止雍容，顾盼生威，更有一种华贵气度！

梅心上前施礼，道：“宝四爷，您说话偏心，难不成您是自己走进来的！”

原来这少年便是当今皇上的四阿哥，宝亲王弘历！

宝亲王抬手一指梅心，笑顾年羹尧，道：“小年，瞧，她一张不饶人的嘴有多厉害……”

收回目光，笑道：“海青，留点儿神吧，以后有你受的……”

海贝勒咧嘴笑了，可是笑得有点黯然！

宝亲王笑道：“其实，梅心，你又何必着急？我说的是海青，又不是你，如今你又帮他说话，合起来对付我，后日我还敢登你们的门儿么？”言毕仰面朗笑！

梅心的娇靥上有点酡红，海贝勒及时说道：“梅心，我来给你介绍介绍……”一指年羹尧，道：“这位就是陕甘总督，大将军年羹尧，怎么样，瞧瞧，像不像个文弱书生？并不是那高八尺，腰十围的彪形大汉吧？”

梅心落落大方地趋前见礼，年羹尧忙还礼说道：“梅姑娘，海青一天至少要提起你十回，所以，对你，我并不陌生，只是有相见恨晚之感！”

梅心淡淡笑道：“那是年大将军夸奖，得蒙大将军不以风尘轻贱民女见薄，梅心已至为感激，并感无上荣宠！”

年羹尧道：“年羹尧虎胆慑敌，气贯日月，但独对梅姑娘我不敢有丝毫轻慢，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在梅姑娘面前，平素知命不凡的年羹尧，顿有凡夫俗子之感！”

梅心笑了笑，还想再说！

宝亲王突然皱眉叫道：“行了，梅心，像你俩这么你一句，我一句，何时得了？外面风大，春寒料峭，别冻着了，进来谈吧！”他当先转身行了进去！

梅心也未多说，由海贝勒与年羹尧左右陪着进了大厅！

大厅中，今夜的摆设，也异于往日，更气派，更豪华！

他四人刚坐定，大门外蹄声得得，车声响动！

宝亲王笑道：“准是三哥跟两个丫头到了，来得真是时候！”

说着，四人又迎出大厅，刚出大厅，大门外已然行进一男二女三个人来，男的，是个白面无须长得挺秀气的二十多岁汉子，也是一身长袍马褂！

女的，是两位身穿短袄八幅风裙的美艳少女，一个一身红，一个一身粉，穿红的那位，高高的领子上，托着一颗乌云螭首，肌肤欺雪赛霜，隐隐发出诱人的光采！

弯弯的两道柳眉下，是一只流波凤目，悬胆瑶鼻，樱桃小嘴儿鲜红，美是美极了！

那穿粉的一位，较为年幼，也显得有点娇小，乌溜溜的一双大眼睛，仍带着稚气三分，不如那穿红的一位有一种成熟少女的风韵，那眉宇间，流露着一股刁蛮、任性的娇宠娇惯神态。

她显得很活泼，不像那穿红的姑娘那么矜持！

两下里一见面，那穿红的和穿粉的两位姑娘，一阵风般带着醉人的幽香，扑上了石阶，各自握着梅心一只柔荑，亲热成了一堆！

宝亲王却迎着白面无须的那位，笑道：“三哥，怎么来得那么迟？”

三哥？这位原来是三阿哥和亲王弘昼！

他闻言笑道：“我先进宫了一趟，耽误了！”

宝亲王微微呆了一呆，道：“怎么，宫里有事儿？”

和亲王摇头笑道：“没什么事儿，还不是老规矩了，我不比你，想上哪儿上哪儿，我得去跟前禀告一声！”说着，在海贝勒的让客下，大伙儿一拥进了大厅！

在大厅里，梅心跟那两位姑娘紧靠胳膊肩并肩，那两位跟她特别亲热，那难怪，谁让梅心是位风华绝代，天下少有，人间无双的奇女子？

就拿那位穿红的姑娘来说，她的美，并不比梅心逊色多少，可是她就没

有梅心那种高雅清奇的气质！

这是先天的禀赋，也是后天的素养，是丝毫无法强求的！

坐定，和亲王弘昼笑顾梅心道：“梅心，多日不见，近来可好？”

梅心嫣然笑道：“谢谢三爷，托您的福！”

和亲王笑道：“梅心是越来越会说话了，说真的，梅心，你不该称我三爷，而该名正言顺地叫我一声三哥！”

梅心淡淡笑道：“有说么？三爷！”

“自然有！”和亲王点头说道：“你是我八叔的干女儿，跟德佳，德玉两个姐妹相称，为什么不该叫我一声三哥，你说？”

梅心道：“三爷，我没有说不该……”

宝亲王“哈！”地一声笑道：“那梅心也该叫我一声四哥，能有这么一位妹妹，我连这个亲王都不要了，梅心，叫叫看？”

梅心落落大方地道：“这有什么为难的？听着，三哥，四哥！”

和亲王跟宝亲王乐得哈哈大笑，尤其宝亲王，他简直眉飞色舞，喜心倒翻，乐不可支！

适时，梅心玉手一伸，道：“先别高兴，拿来！”

和亲王一怔，道：“什么？”

梅心道：“两声哥哥岂能白叫，见面礼呀！”

和亲王大笑说道：“该，该，该，我早就预备好了，只不过一直没机会送出去罢了，瞧瞧你三哥这份见面礼够不够！”一翻腕，手里托着一个小巧玲珑的黑漆木盒递了过去！

梅心笑道：“怎么，你真给？”

和亲王道：“这还能假得了？快收下吧！”

梅心笑道：“我是说着玩儿的，您既真给，我……”

余话尚未出口，海贝勒劈手一把把和亲王手中的木盒抢了过来，道：“梅心，跟他还有什么客气的？我代你收下了！”

和亲王道：“哟，海青毕竟是自己人，别那么紧张，我既然出了手，难道还会收回来，这个是送梅心一个人的，你俩的那一份，到时候绝少不了就是！”

这一抢抢出了麻烦，海贝勒红了脸，梅心却落落大方地泰然安详，海贝勒掩窘地道：“三阿哥，这是什么？”

和亲王道：“和闾来的贡品，小意思，小意思！”

说着，他转向了宝亲王，道：“老四，该你了！”

宝亲王刹时间红了脸，望了望梅心，窘笑说道：“梅心，我今夜只是两条腿抬一张嘴，什么都没带，你想要什么，跟我说，我明天差人给你送……”

话犹未说完，那穿粉的姑娘小嘴儿一撇，开了口：“四哥由来小气，送礼哪有这么个送法的！”

宝亲王的脸更红了，结结巴巴地道：“德玉，那么你说怎么办？”

那位怡亲王的五格格道：“四哥脖子上不是有块项佩么？何不摘下来送礼？”

宝亲王面有难色，蹙嘴说道：“那怎么行？这东西在我身上挂久了，一股子汗臭，怎好摘下来送人？这个礼我不敢出手！”

一句话惹得大伙儿全笑了，五格格又一撇嘴，道：“说什么一股子汗臭，不好送人，分明那是老佛爷赏赐的，你这位四哥舍不得，对么？”

五格格刁蛮，任性，就是这张嘴不饶人，谁见了谁头痛，可怜风流俊俏的宝亲王无力招架，正感窘迫难当！

忽听海贝勒笑道：“好了，宝四爷，今儿这份见面礼，我先垫了，待会儿席散之后，我拿给梅心，行么？”

宝亲王神情一喜，暗暗吁了一口大气，忙道：“那再好不过，谢谢你，海青！”

“别谢！”海贝勒摆手说道：“我刚说过，那是先垫的，明天你得加倍还我！”

宝亲王顾不了那么多，将头连点地道：“行，行，行，你放心，绝对加倍！”

和亲王失笑说道：“这种买卖划得来，以后谁要是忘了带见面礼，告诉我一声，我多预备一份，也趁机敲上一笔！”

一句话又惹得大伙儿哈哈大笑，声透厅外，震荡夜空！

笑声歇止，和亲王望着海贝勒又道：“海青，说真的，你今夜为什么请客？”

“对！”宝亲王击掌说道：“该说了，我憋了大半天了，问小年小年也顾左右而言他地卖关子不肯说，你自己说，到底为了什么？”

海贝勒道：“说是可以，只问诸位有没有另一份见面礼？”

宝亲王急了，忙道：“海青，怎么回事，给谁？”

海贝勒道：“先别问给谁，只是诸位有没有，要是没有，没关系，我全垫了，明天都得加倍还！”

宝亲王怔住了，和亲王摇头笑道：“这敢情好，又敲上了！”

海贝勒道：“都别紧张，给不给全在诸位，只要哪一个好意思，可以装傻不给……”

年羹尧笑道：“海青，你这简直是霸王硬上弓嘛！”

海贝勒笑了笑，道：“他们全是有钱的爷们姑奶奶，怎能不趁这机会狠狠地敲上一笔，诸位，说笑归说笑，听正经的……”

话锋微顿，接道：“我亲新了一位总管，此人不但美男第一，而且文武双绝，天下少有，世间无双，藉这机会，我想让他见见诸位，以后请诸位多加照顾……”

别人未表示什么，宝亲王却吁了口大气：“我只当你也收干女儿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海青，什么叫美男第一？我不信他能强过我！”

海贝勒淡淡笑道：“说句你爱听的话，你是风流俊俏，他则英挺脱拔！”

宝亲王挑了眉，道：“海青，捧人要适可而止——”

海贝勒道：“宝四爷，我已经保留了不少！”

宝亲王不服地叫道：“海青，你我别斗嘴，叫他来给我瞧瞧！”

海贝勒道：“那是自然，今夜我本来就是耍他见见诸位的！”

话落，方待扬声唤人请郭璞！

那位一直未开过口的穿红的姑娘，廉亲王的三格格，突然娇声喝道：“海青，慢着，你还说他什么？”

海贝勒淡然笑道：“三格格，我说他文武双绝，傲夸当世！”

三格格德佳道：“别忘了，在座俱皆文武不俗之人！”

海贝勒扬眉笑道：“我懒得多说，只有一句，谁要是能在当世之中找出个比他强的人，我海青立刻双手奉上这颗脑袋！”

三格格德佳淡淡笑道：“海青，为一个下人，值得么？”

海贝勒扬眉笑道：“三格格，我跟他兄弟相称，士为知己者死，值得！”

三格格德佳眨动了一下凤目，道：“海青，我也懒得多说了！”

她是要看看人，这意思海贝勒懂，“叭！”地一声轻击一掌，然后转注厅外，扬声喝道：“来人，请郭总管！”

只听门外有人“喳！”地一声，步履声如飞而去！

突然之间，梅心只觉得自己的心，跳得很厉害，心里也觉得很紧张，这情形，在她来说，是生平从未有过，她侠骨柔肠，剑胆琴心，便是面对天下武林，她也从不会像如今那么紧张，那么不安！

“咦！姐姐！”少不解事的五格格德玉眨动着一双大眼眼，直望着梅心，满面诧异地叫道：“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好多汗……”

梅心表面上很平静，可是她笑得有点不自在，忙道：“五格格，我生来体弱，时常这样！”

五格格信以为真，关切地道：“那你还不想办法看看？我那儿有高丽贡品，上好的高丽参，明天我给你送去点儿，好么？”

梅心很感动，刚要摇头，大厅外步履响动及门而止，随听一个清朗话声扬声说道：“海爷，郭璞告进！”

梅心的一双柔荑，又起了轻微地颤抖，五格格德玉更诧异了，但是，她已经没有机会再问了！

只听海贝勒哈哈大笑，离座而起：“老弟，怎么你也来这一套，请进，请进！”说着，他大步迎了出去！

大厅外，步履潇洒地走进了郭璞，他今夜似乎加意地修饰了一番，一袭青衫罩在他那颀长的身材上，那条乌油油的发辫直拖到腰际，潇洒倜傥，英挺脱拔兼而有之！

郭璞一进大厅，五格格德玉微微一愕，那位眼高于顶，几乎触了天的三格格德佳凤目之中突然闪漾起一丝异样光采，梅心没往大厅外看，三格格德佳的神情，全落在了她眼内，她伸手轻轻地拍了拍三格格那只欺雪赛霜的玉手，轻轻说道：“三格格，这人儿挺俊，是么？”

三格格德佳娇靥猛地一红，旋即她“哼！”了一声，道：“人是长得不错，可是文武并不见得就好到哪儿去！”至少，她承认了一点！

再看宝亲王，他简直瞧直了眼，一脸讶异神色，只不知如今他心中有什么感觉，想必，他奇怪世上会有比他还俊的！

适时，海贝勒已拉着郭璞行近，他笑着说道：“来，来，来，老弟，见见他几位，彼此认识认识日后也好多亲近亲近……”他先转向了和亲王，道：“这位是三阿哥和亲王！”

郭璞从容不迫地躬身为礼：“郭璞见过三阿哥！”

按说，他是该跪拜的，可是他只躬身为礼！

和亲王平易随和，是个出了名的老好人，他没有介意，摆了摆手，嘴里连说两个好字，心里，他也毫不偏袒地承认了，眼前这位，确比他老四俊几分！

海贝勒笑道：“小年不用介绍了，来，老弟，见见四阿哥宝亲王！”

他拉着郭璞又进了一步，郭璞仍然躬身为礼：“郭璞见过四阿哥！”

宝亲王挑了眉，道：“总管阁下，我承认你长得挺俊，可是人长得俊也不能见了我这位亲王，傲不为礼呀？”

海贝勒眉锋刚皱，郭璞已然淡淡笑道：“四阿哥，郭璞见过礼了！”

宝亲王有了一分怒意，道：“你大概读过书，见亲王是什么礼？”

郭璞道：“四阿哥身为阿哥，该体贤下士，也该知谦者得助，恕郭璞斗胆，这一点您比不上三阿哥！”

一句话触中心事，宝亲王心头一震，瞪眼说道：“谁说的，我比三哥爱才！”

郭璞含笑说道：“那您何必计较一个跪拜之礼？”

宝亲王耸肩说道：“没想到你还挺会说话的，免了！”一摆手！

郭璞又一躬身，道：“谢四阿哥！”随即转了开会！

“行，老弟！”海贝勒大笑说道：“出师奏捷，待会儿我贺你三杯！”

他拉着郭璞又转向了三位姑娘，按理，他该让郭璞见见三格格德佳，但是他那一只目光却落在了梅心脸上：“老弟，这位是廉亲王福晋的义女，梅心梅姑娘！”

梅心连忙站起还礼，道：“梅心不敢当郭总管这一礼，所谓廉亲王福晋的义女，那是廉亲王福晋说着玩儿的，梅心只是‘怡红院’中青楼妓！”

海贝勒皱眉说道：“梅心，跟郭老弟彼此都不外，你这是……”

“海爷！”梅心淡淡笑道：“我说的是实情！”

海贝勒还想再说，三格格德佳突然说道：“姐姐也真是，怎么说你也是海青的朋友，他不过是海青府中的一名总管，也用得着你……”

梅心含笑说道：“三格格，彼此都是人，总管的职位也不低贱！”

三格格扬眉说道：“可是他总是个下人！”

梅心摇头说道：“三格格错了，海爷跟郭总管兄弟相称，便即是个下人，那也是海爷的下人，而不是我们的下人！”

三格格有点赌气地道：“我看不出那有什么分别！”

梅心笑了笑，未便再说些什么！

郭璞趁势又向梅心一揖，道：“常听海爷提起姑娘，说姑娘风华绝代，兰心慧质，才学盖世，允为当世奇女，今宵得遇芳驾，郭璞只有敬佩！”

梅心道：“那是海爷夸奖，郭总管谬赞，青楼风尘妓，谈什么风华绝代，兰心慧质奇女子？至于才学，那更是海爷渲染夸大，只怕让高明见笑——”

郭璞道：“梅姑娘，出淤泥而不染，濯青涟而不妖，此乃花之奇者，也称难能可贵，姑娘一代奇绝才女，奈何妄自菲薄？”

梅心还待再说，海贝勒突然大笑说道：“好了，好了，你两个你捧我，我捧你，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冷落他人过久，也让人拈酸吃醋，来，老弟，见见下一位……”

一指三格格德佳，道：“这位是廉亲王的三格格！”

由于适才的一切，使得三格格对眼前这位俊总管，有一种说不出的气愤，她有心摆摆三格格的尊贵娇宠，煞煞郭璞那她认为傲的傲气！

她傲不为礼，只从鼻里轻轻地“嗯”了一声，道：“我不敢当，郭总管，两位亲王必须礼贤下士，我一个女人家没有这个必要，行你该行的礼！”

她是有意刁难，海贝勒浓眉一轩，刚要插口！

郭璞已然毫不在意地道：“三格格，我还不知道见格格该行什么礼？”

三格格道：“跪拜，打千，由你选！”

郭璞摇头说道：“请三格格原谅，这两种礼我都不能施！”

三格格脸上变了色，双眉一扬，道：“你敢！”

“我不敢，三格格！”郭璞从容地道：“三格格要知道，我是非不为，是不能为，更不敢为！”

三格格冷哼说道：“为什么不能为，不敢为，你是没把我这个格格放在眼内！”

郭璞道：“三格格错了，就是因为我尊敬三格格，所以我不敢陷三格格于失礼，让人见笑，要不然……”

三格格“哦！”地一声，截口说道：“这么说来，你以常礼见我，倒是尊敬我了！”

郭璞道：“事实如此，三格格请想，海爷与年大将军，都跟我兄弟相称，既与贝勒、大将军称兄弟，见了格格我能跪能打千么？那岂不是会使格格让人笑话不通礼数！”

三格格呆了一呆，不甘心地冷哼说道：“算你会说话，今宵算你沾了海青跟小年的光，可是错过今宵，总有一天我会要你跪拜见我！”

郭璞淡笑说道：“那是以后的事，何妨以后再说！”

梅心飞快地投过佩服一瞥！

海贝勒大笑说道：“老弟，这位可是内城出了名的人见人怕的难缠人物，你能扳倒她，大不易，大不易，也令人佩服，老弟，待会儿我要贺你六杯了！”

三格格气得螭首一偏，转向了一旁，不理不睬！

年岁较小的五格格德玉好对付，郭璞对她施了一礼，她还了郭璞一句：“你是很俊，也很自以为了不起！”

郭璞笑着道：“五格格，我这了不起，是因人而异！”

三格格呆了一呆，目光溜向了堂姐三格格德佳，德佳显得更为生气，只是她没有说一句话！

见礼毕，海贝勒要郭璞坐在他旁边，郭璞不肯，自己拣了个末座坐下，坐定之后，宝亲王突然说道：“海青，到现在我才知道，今天晚上的主角是他，我们这几个都是陪客，下回你就是拿轿子抬我我都不来了！”

一句话惹笑了五个，那是和亲王，海贝勒，年羹尧，梅心及五格格，唯独三格格绷着那吹弹欲破的娇靥没有笑！

海贝勒笑道：“总该值得，哪位有意一试，我欢迎！”

郭璞忙道：“海爷，你这是存心让我丢丑！”

“老弟！”海贝勒叫道：“别替我泄气行不行，你不见大伙儿对我的不满，及对你的轻视，老弟，替自己跟我争口气，让他们瞧点真才实学，要不然我们这些亲贵永不知天多高地多厚。”

郭璞皱眉摇头，没说话！

宝亲王适时说道：“喂，小郭，听海青说，你一身武学连他跟小年都不如你，有这一说？是真的么？”

郭璞淡淡说道：“四阿哥，那也难免有夸大渲染之嫌，我不敢承认！”

海贝勒插口说道：“老弟，谦虚也要看对谁！”

宝亲王道：“这我倒相信他不是谦虚，小年是马上马下万人难敌的大将军，你则是伴驾，京畿第一高手，我不信……”

海贝勒道：“你宝四爷要不要试试？”

宝亲王年轻好胜，平素又是眼高于顶，目空一切，加以他生性喜武好斗，便与人搏，别人也得让他三分，自是经不起激，当下他挑眉说道：“海青，你别忘了，我也算得少林寺嫡派俗家弟子！”

当然，他那位父皇是，他也该算是！

海贝勒点头说道：“这个我知道，昨天在‘顺来楼’上，那少林寺嫡派的第二高手虬髯公，却被我这位老弟一句‘大罗剑可敌得囊中丸’吓跑了，不信你问问小年！”

宝亲王没有问年羹尧，却目注海贝勒，道：“海青，你那桌丰盛酒宴可否待会儿再摆上来？”

海贝勒道：“我是主随客便，别问我，只问大伙儿饿不饿！”

宝亲王目光环视一匝，道：“你们谁那么馋饿了——”

三格格冰雪聪明，玲珑剔透，她自然明白宝亲王要干什么，她气不过郭璞那不把她放在眼内的不在乎神态，那种神态令她恨的牙痒痒地，她也觉得郭璞那种“自命不凡”敢对她“无礼”，也深深地伤了她的自尊心，她巴不得有个人能痛痛快快地教训这可恶的人一顿，是故，宝亲王话声方落，她便立即说道：“我可以等一会儿！”

海贝勒却望着梅心，温柔地笑问：“梅心，你呢？”

梅心淡淡说道：“我不要紧！”

宝亲王笑道：“梅心都能等，你们还有谁不能等？”

和亲王突然说道：“老四，别生事儿了，海青今晚是请客……”

宝新王截口说道：“三哥，你由来就是这么懦弱，请客就该有点助兴，枯坐吃喝，那会淡而无味，如同嚼蜡……”

不容和亲王再插嘴，立即转注海贝勒，道：“海青，叫你的人把场子里的灯点上，我要藉你这贝勒府，斗斗你这贝勒府的新任总管！”

海贝勒笑了笑，道：“宝四爷，如今劝你还来得及……”

“少废话！”宝亲王一摆手，道：“也少跟我来这一套，你不说话我说话！”

海贝勒道：“我没有说不说话。”陡扬轻喝：“来人！”

只听大厅外有人应道：“海骐在这儿侍候，爷有什么吩咐？”

海贝勒扬声说道：“传话厨房，酒宴稍慢，再告诉海腾，让他找几个人把场子里的灯点起来，不够多加两盏！”

门外海骐“喳！”地一声，步履声如飞而去！

海贝勒跟着站起，摆手说道：“诸位，请吧！”

宝亲王站起身形，当先大步行了出去！

和亲王也缓缓站了起来，向着郭璞招手说道：“来，小郭跟我一起走，咱俩多谈谈！”

郭璞早已站起，闻言忙欠身说道：“三阿哥，郭璞不敢！”

和亲王皱眉说道：“别这样，这样有失你的英雄本色，走吧！”

又向郭璞招了招手，分明他是一番诚意，不容郭璞不走，郭璞转注海贝勒，海贝勒大笑说道：“老弟，要是我，我不会有任何犹豫！”

郭璞双眉一挑，淡笑说道：“那么，郭璞斗胆了！”举步行了过去！

这一来，海贝勒倒跟三位姑娘走在了一处！

望着郭璞那潇洒背影，五格格德玉天真地问道：“姐姐，你看他打得过宝四哥么？”

她叫的是梅心，梅心含笑说道：“我不谙武技，难判谁胜谁负，不过，我看这位郭总管很会应付人，既见胆识，也见词锋，尤其他处事镇定，不像宝四爷那么浮躁，五格格何不再问问三格格或海爷！”

三格格没说话，海贝勒却目射佩服之色地点头叹道：“片言只字，已断胜负，五格格何必再问？梅心，你实是人间罕见的奇女子，简直比会武的人还高明，可惜你不嗜武技，要不然你的成就当在今世一二人间！”

梅心笑道：“海爷由来看得起我，我不过信口胡诌几句，海爷竟又把我捧上了天，看来以后我还是三缄其口的好！”

海贝勒正色说道：“梅心，你知道，我这个人喜不喜虚言！”

梅心道：“海爷，我没有说您口是心非奉承我，我是说，眼下这些人中，唯有我丝毫不谙武技，您这么夸我……”

“不是夸，梅心！”海贝勒道：“是句句实言，你有着超人的眼光，这眼光便是会武的人也自叹不如，世有千里马，还得有个伯乐，我这位老弟终于碰上了一位慧眼独具的识才人！”

说话之间，出大厅，穿画廊，绕过重楼，已然到了后院，后院中灯火通明，十多盏马灯高悬各处，把这一片空旷之地，照耀得光如白昼，纤细毕现！

这片空旷之地，是海贝勒府护卫们的练武场，地上是一片薄薄松松的沙土，场中央放着几只石锁，千斤担，在场的一边一个木架上，放着刀枪剑，拐子流星十八般兵器！

宝亲王一个人正站在场中，耀武扬威，顾盼自豪！

场子四周更站着好热闹的贝勒府护卫们，好武嗜武的人，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

这就像好打牌的人，虽不能自己坐下去摸它几圈，站在一旁，瞧瞧歪脖子胡也是过瘾的一样！

梅心不便再说些什么，只淡笑说了这么一句：“海爷，胜负强弱，稍时自当分晓，等我说中了，您再说慧眼独具也不迟，现在别说行么？”

海贝勒笑道：“梅心，你放心，你绝对言中，绝不会下不了台的！”

走到和亲王跟郭璞面前，笑道：“你两个都谈了些什么？谈得那么投机？”

和亲王摇头说道：“没什么，天南地北地胡扯了半天！”

海贝勒未多问，转望郭璞，道：“老弟，下场去，他向你挑战，等于是向我挑战，别因为他是阿哥而对他有所礼让，尽管放手施为，闹出事来自有我替你担待，去吧！”

和亲王皱眉说道：“海青，你这是存心闹事，你又不是不知道老四年轻气盛，事事好胜，他也是宫里的红人，你怎好……”

海贝勒扬眉说道：“三爷，你在场，是他找事，不是我找事，他这个人一向娇宠惯了，要不给他点颜色，他永不知天高地厚！”

和亲王道：“可是我不希望今夜闹个不欢而散，怎么说你都该要小郭点到为止，见好就收，怎么反而……”

海贝勒截口说道：“你也知道他不行？”

和亲王哼一声，道：“他这个人就是不会充会，不能充能，一向傲得不得了，再加上那些人个个都让他三分，他便自以为天下无敌，不得了了，其实，他要能接下小郭三招，那就算他挺不错了！”

海贝勒哈哈笑道：“老弟，你又碰上了一个伯乐，行了，看三爷的面子，点到为止，见好就收吧，下场吧！”

郭璞笑了笑，举步走向场中！

和亲王却目注海贝勒道：“海青，又一个伯乐做何解释？”

海贝勒道：“三爷，第一位伯乐是梅心！”

郭璞正往场中走的身形微微一震！

和亲王跟海贝勒都未留意，便是年羹尧也站在一旁听他俩的谈话，没留意往场中走的郭璞！

“梅心！”和亲王讶然说道：“梅心她会武？”

“不！”海贝勒摇头笑道：“不是那回事，她是站在一个不会武的立场所做的观察，那种过人的高明眼光，便是会武的人也比不上！”

和亲王道：“我还以为她会武呢，她都说了些什么？”

海贝勒把梅心对宝亲王跟郭璞二人所做的批评说了一遍！

往场中走的郭璞，步履忽地轻快了不少！

和亲王点头叹道：“海青，梅心的确是个难得的奇女子，这是你几生修来的好福气，千万别放松一步！”

海贝勒笑了，笑得有点赧然，也有点黯然，道：“谢谢你，三阿哥！”

和亲王突然显得很激动，道：“海青，说句话不怕你不爱听，要不是因为你抢先了一步，我真想不惜一切地收她做我的福晋……”

海贝勒没有说话！

沉默了一下，和亲王神色已趋于平静，他抬眼望了望海贝勒，接着又道：“海青，你知道，我现在很需要像小郭这种人才……”

敢情他也是个爱才的人！其实，像郭璞这种人才，谁又能不爱？

海贝勒道：“三阿哥，你的意思是……”

和亲王迟疑了一下，道，“坦白的说，我希望你能把小郭让给我，我不惜一切，如果你不肯割爱，至少也得让小郭再兼个和亲王府的总管！”

海贝勒道：“三阿哥，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突然……”

“一点也不突然！”和亲王截口说道：“我可以告诉你，起先，我跟他们一样，也认为你为了一个总管惊动我似乎有点过份，可是后来当我第一眼看见他时，我这种想法立即被我自己推翻了，我简直认为他惊动皇上都不为过，由那一瞬间起，我便生了这个念头，再看看他的应对，他的胆识，他的词锋，他又让我有非有他不可的感觉，刚才我跟他一路交谈我更发现他不但文武双绝，而且有安邦定国，经天纬地之才，就因为这，海青，我现在就像三国时的刘备，面对一个曹孟德，一个孙仲谋，我能不求贤求才求一个诸葛卧龙……”

海贝勒截口说道：“三阿哥，你也有一双令人叹服的慧眼，可是，那一位平素行为放荡，宫里从来就没看重他，他不足列为你的对手！”

和亲王摇头说道：“在我看来，孙吴还好对付，曹魏却令人难当！”

海贝勒沉吟了一下，倏然说道：“三阿哥，你的处境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懂，我不怕你不高兴，也不怕得罪你，前者我绝不能答应，至于后者……”

和亲王忙道：“海青，我愿意跟你条件交换，只要你肯点个头，他日我一旦得了帝位，绝不忘你今日的好处！”

海贝勒轩了轩眉，道：“三阿哥，后者那还要看看他自己的意思，可是我要声明，我只是觉得你处境可怜并不是为了他日的好处！”

和亲王大喜说道：“也行，也行，谢谢你，海青，是你跟他说，还是由我自己跟他提一提，你说怎么办好？”

海贝勒道：“等酒宴过后，咱们一起跟他谈！”

和亲王喜心倒翻，神情激动，还想再说！

年羹尧一旁突然说道：“二位，场子里那两位对上了！”

和亲王与海贝勒闻声投注，郭璞已经到了场中，跟宝亲王隔一丈对面而立，适时，也见三格格跟五格格拥着梅心袅行了过来，三格格扬眉问道：

“你两个谈什么呀谈得那么起劲儿？”

和亲王抢着说道：“谈什么，谈那两位，谁胜谁负！”

三格格道：“结论如何？”

和亲王道：“各执一端，谁中谁不中，那要等稍时揭晓！”

三格格笑道：“三哥是说四哥胜？”

“自然！”和亲王点点头说道：“自己兄弟嘛！”

三格格望了海贝勒一眼，道：“不用说，你是捧你的总管！”

海贝勒点头说道：“那也当然，对自己的人，我由来很有自信！”

三格格美目转动，道：“那么，二位何不赌一赌？我跟姐姐五妹做个见证！”

和亲王轻击一掌，道：“对，海青，如何？”

海贝勒未即时回答，目注三格格，道：“三格格，你以为谁胜谁负？”

三格格傲然扬眉，道：“自然是我四哥胜！”

海贝勒道：“那么，你何不也来赌一赌！”

三格格摇头说道：“拼斗赌胜负，那是你们男人家的事！”

海贝勒未再多说，笑了笑，转注和亲王，道：“三阿哥，咱们赌什么？”

和亲王道：“我是客随主便，由你说！”

海贝勒道：“赌金赌银，那显得庸俗，咱们赌吃，要是三阿哥言中了，照今夜这几位客人，明后天我再来一桌，要是我言中了，他日三阿哥你要请一次客，如何？”

和亲王点头笑道：“你三句不离吃，使得，使得，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三格格转望负手一旁，落落寡欢，始终难发一言的年羹尧，扬眉笑问道：“小年，你呢？”

年羹尧淡笑摇头，道：“我的所有都在甘陕，我赌不起！”

一句话惹来大笑，笑声中，突听场中宝亲王叫道：“你几个是在干什么那么乐呀，不往这边瞧瞧么！”

和亲王忙道：“没人瞧他，老四不高兴了，快往那边瞧瞧吧！”

说着，大伙儿目光一起投向场中，三格格扬手娇呼说道：“四哥，三哥跟海青赌了东道，谁输谁请一桌，你可别让三哥破费啊！”

宝亲王扬眉傲笑说道：“你放心，三哥请不了客！”

话声一落，立即转向郭璞，道：“小郭，咱们是怎么个比法？”

郭璞含笑说道：“郭璞不敢占先，敢凭四阿哥吩咐！”

宝亲王会错了意，以为郭璞太狂太傲，心中不由动了三分气，当即双眉一扬，道：“那么，咱们先比兵刃，你使什么？”

郭璞淡淡笑道：“依然听凭四阿哥吩咐！”

宝亲王脸色变了，侧顾场外，喝道：“来人，拿两柄剑来！”

场外贝勒府的护卫应了一声，一名黑衣护卫自兵器架上取下两柄带鞘长剑如飞奔向场中！

海贝勒皱眉说道：“怎么这么个比法？”

三格格冷哼说道：“不这么比怎么比，你怕四哥伤了你的总管，便是伤了他，他也活该，谁叫他那么狂，那么傲！”

海贝勒冷冷说道：“三格格，你要分清楚了，那不叫狂傲，那叫谦恭礼让，我只是怕他兵刃无眼，易发难收伤了四阿哥，你恐怕还不知道，‘大罗剑’天下无敌，四阿哥不该选剑！”

三格格一怔，随即想起郭璞会施“大罗剑”一事，心中不由大急，她自然不便招呼宝亲王换别样兵刃，正空自发急，忽觉梅心手一紧，随听那无限甜美的话声响自耳畔：“三格格，别瞎担心，他怎么敢伤宝四爷！”

不错，谁敢伤四阿哥？除非他不要命了！

三格格心中一松，娇靥上浮起一丝笑意！

适时，场中宝亲王自贝勒府护卫手中接过一柄长剑，然后左手摆了摆，道：“给他一柄！”

那名护卫应声转身，把长剑递向郭璞，然后躬身退去！

郭璞刚接剑在手，“铮！”地一声，宝亲王已然长剑出鞘，他用掌中长剑一指郭璞道：“拔剑！”

郭璞含笑说道：“郭璞遵命！”缓缓地拔出了长剑！

宝亲王抬手把剑鞘抛向一旁，然后平举右掌长剑道：“发招！”

郭璞淡淡笑道：“四阿哥，这要恕我方命，我不敢僭越！”

宝亲王又会错了意，陡添三分怒气，双眉一挑冷笑说道：“那么，你留神，我要发招了！”

郭璞道：“我已恭候，四阿哥只管请！”

宝亲王道：“听说你会施‘大罗剑’，我要试试它究竟有什么惊人之处！”

闪身欺进，抖手一剑刺了过去！

有道是：“少林拳，武当剑”，这位宝亲王虽然一身所学秉承少林一派，这一剑平稳快速，力透剑尖，竟也颇见造诣！

场外除梅心本不谙武之外，俱皆识货行家，入目宝亲王这一剑，个个面有异色，和亲王更动容说道：“老四何时学来这么好的剑术……”

三格格娇笑说道：“三哥，不让你破费还不高兴么？”

海贝勒淡淡笑道：“四阿哥剑术不俗，只是好的要看另一位……”

只听场中郭璞笑道：“‘大罗剑’千古绝学，不能轻用，四阿哥谅宥，我只能以普通剑术应战！”话落，身闪，轻易躲过宝亲王一剑却未还击！

宝亲王扬眉说道：“只怕由不得你！”抖手又是一剑刺了过去！

这一剑力加三分，剑花四朵，较第一剑尤见造诣！

郭璞笑了笑，没说话，闪身轻易躲过！

一连三剑，郭璞均闪身躲过，根本未发招还击！

宝亲王一收长剑，怒声说道：“郭璞，你这是什么意思！”

郭璞笑道：“四阿哥莫动气，我是在摸清四阿哥剑术路数，然后再找空隙还击，在我未还击之前，四阿哥只要能刺中我，我一样认输就是！”

宝亲王道：“哪怕你不认，你如今摸清了么？”

郭璞摇头说道：“还没有，四阿哥剑术高绝神鬼难测，要想摸清四阿哥的剑术路数，恐怕要等十招之后！”

场外海贝勒摇头说道：“这位也真是，速战速决不结了么！”

年羹尧笑了笑，道：“这正是他可爱之处……”

忽听场中宝亲王喝道：“那你就慢慢地摸吧！”

话落，手起，运剑如飞，匹练也似地卷向郭璞！

起先，还看得清人，也分得出谁是谁，五招过后，只见两条人影交错飞

闪，迅捷如电，快得令人目不暇接！

宝亲王在剑术上的造诣确实不凡，无奈他的对手是当代剑术大家，他剑尖不离郭璞，却难沾郭璞一丝衣袂！

眼看着一剑便要刺中郭璞，却又见郭璞身形只那么一闪，既轻盈灵妙，而又极其轻易地便躲了开去！场外那些个贝勒府的护卫，个个屏息凝神，不敢喘一口大气，其实，他们几几乎忘了喘气！

梅心，美目之中异采连连飞闪，可惜没人看见！

海贝勒，和亲王，年羹尧三人个个动容，海贝勒又不禁摇头兴叹，感慨万千地道：“什么叫武学？这才是真正的武学，休说打，便是这躲闪的身法常人也得学上个十年八年！”

再看五格格，她圆瞪大眼睛发了呆！

三格格也一样，只是，娇靥上神色有点异样！

剑快如奔电，转眼已是十招，忽听一声朗笑直上夜空：“四阿哥，我摸清了，四阿哥艺源少林，没想到跟武当也有渊源，这是武当披风剑法，四阿哥请留神，我要发招还击了！”

场中青影电闪，一进而退，再看时，郭璞已含笑卓立于数丈之外，宝亲王则仗剑原地直发呆！

三格格大惊，刚要呼叫，梅心已似作余悸犹存地道：“吓死我了，还好两位都没伤……”

可不是么？宝亲王的确夷然无伤！

三格格神情一松，忙道：“没分胜负就歇了手，这怎么算啊！”

海贝勒接口说道：“三格格，瞧清楚了，四阿哥马褂上的扣子少了一颗！”

三格格仔细一看，心中猛地一跳，一点不错，宝亲王那件团花马褂上的扣子，确实少了一颗，而且，那少扣子的部位，正在前心要害！

刹时间她闭了嘴，神情有点懊丧，也带着些令人难以言喻的表情，那表情究竟表示什么，恐怕要问她自己！

年羹尧摇头叹道：“平庸的一招拨草寻蛇，到了他手中竟然是出神入化，变幻难测，具有这等威力，令人叹为观止，不得不服……”

忽见场中郭璞向着宝亲王躬下了身，又听他道：“郭璞谢谢四阿哥让手留情，冒犯之处，尚请恕罪！”

宝亲王很不自在，毕竟他不失风度的笑了：“让？谁让谁你我肚子里明白，海青跟小年也不会看不出来，郭总管阁下，在剑术上我认输就是！”

场外，海贝勒皱眉说道：“看来咱们又要迟后片刻才能吃喝了，四阿哥还不死心！”

三格格扬了扬眉，道：“你怎么知道？”

海贝勒道：“何妨往下看？”

话声方落，只听宝亲王说道：“小郭，咱们俩再比比拳脚如何？”

宝亲王好算盘，他承袭少林再传，少林拳脚冠天下，他想以自己所长击败郭璞，挽回一点颜面！

郭璞笑了笑，道：“四阿哥既有所谕，郭璞敢不从命？只是少林拳脚百年来一向执武林牛耳，郭璞只怕不是对手！”

宝亲王道：“先别谦虚，也先别捧我，咱们比过后再说！”

郭璞含笑说道：“是，四阿哥，郭璞遵命！”

宝亲王唤了一名贝勒府的护卫，把剑交了过去，然后向着郭璞说道：“小

郭，这回你总不能还让我先动手了吧！”

郭璞笑道：“郭璞不敢，四阿哥留神，我有僭了！”

话落，揉身欺进，突然出一拳击向宝亲王右肩！

宝亲王在拳脚上有把握，在京畿一带，也可以说是个拳脚大家，会者不忙，他往左滑身，右拳击出反捣郭璞右肋！

同时左掌前搭，抓向郭璞右肩，他想用蒙古摔角，先让郭璞来一跟头，杀杀郭璞的锐气！

郭璞竟然没躲，宝亲王一掌扣个正着，心中一喜，左臂凝力，方要抬起右脚去扫郭璞下盘！

倏觉郭璞右肩部位涌出一股强而有力的反震，震得他虎口生痛，不得不松手，他不由大惊，手腕一沉，方待变招，只听郭璞一声轻笑，右臂轻舒，已然一把扣上他的左腕，然后右掌电至，轻轻地在他胸前拍了一掌，闪身而退！

宝亲王脸色通红，又愣在了那儿！

场外年羹尧叹道：“我这一趟进京，总算没有白来，单看今夜这场比斗，已获益匪浅，也从此知道什么才是高绝武学了！”

海贝勒皱眉说道：“老弟也真是，何必连胜两场，这不是让四阿哥下不了台么？”

和亲王站在他旁边低低说道：“海青，无论怎么说，小郭我是非要不可！”

海贝勒眉锋又复一皱，尚未答话！

只听场内宝亲王朗笑说道：“小郭，不比了，我算是服了你，咱们俩这是打出来的交情，跟我烧香叩头，换张贴如何？”

敢情，宝亲王要结金兰兄弟！

海贝勒神情微松，道：“难得四阿哥今晚好脾气！”

梅心突然道：“高傲的人总要有个人服的，郭总管这不谦让的办法算是用对了！”

只听场中传来郭璞话声：“四阿哥，您使郭璞受宠若惊，无如，我只是个‘贝勒府’的总管，您贵为阿哥，身份太以悬殊……”

三格格皱眉说道：“这个人真是，怎么这么不识抬举！”

梅心笑了笑，但没说话！

场内宝亲王说道：“小郭，别跟我来这一套，我问你，海青跟小年，跟你是怎么称呼的，为什么他们能，我不能？”

郭璞道：“四阿哥，那只是称呼！”

宝亲王道：“而实际上他俩都把你视为兄弟！”

郭璞道：“四阿哥，那也只是视为兄弟！”

宝亲王道：“我不管，你答应最好。不答应也得答应，小郭你要是让我下不了台，我找海青说话去！”说着，他大踏步地行了过来！

海贝勒皱眉说道：“要命了，怎么都找我说话？”

梅心笑道：“谁叫他是您‘贝勒府’的总管，海爷，看着吧，往后去您的麻烦事儿多着呢，不信您只管瞧！”

海贝勒皱眉笑道：“我没说不信，不过，好在皇上如今就这么两位阿哥！”

是不错，另外的两个，一个夭折了，一个因行为不检被废了宗籍！

说话间，宝亲王已来到近前，往海贝勒面前一站，道：“海青，我的话，你听见了么？”

海贝勒装了糊涂，道：“四阿哥，什么话？”

宝亲王道：“海青，你别跟我装糊涂，我要小郭跟我换张帖子！”

海贝勒道：“四阿哥，你是要跟他烧香叩头换帖子，找我干吗？”

宝亲王双眉一轩，道：“这么说来，你不管？”海贝勒苦笑道：“我哪儿管得了哇？三阿哥要我割爱，跟我要人，你则要跟他烧香叩头换帖子，我简直应接不暇……”

宝亲王“哦！”地一声，转注和亲王，道：“三哥，有这回事儿么？”

和亲王心里直懊恼海贝勒替他说了出去，但是当着这么多人，他不便怪海贝勒，而，如今他也不得不承认：“老四，我只是爱才，想让他到我那儿去做个总管！”

宝亲王急道：“海青他答应了么？”

和亲王望了海贝勒一眼，道：“他滑头得很，要我跟小郭商量！”

宝亲王神情一松，道：“那么，咱们找小郭别找他！”

和亲王忙摇头道：“不，老四，怎么说小郭是他‘贝勒府’的人！”

宝亲王眉锋一皱，道：“海青，你说吧，如今该怎么办？”

海贝勒双手一摊，道：“我还能怎么办？不答应嘛，怕得罪人，答应嘛，自己又舍不得，你们说我还能怎么办？”

宝亲王失笑道：“别说的那么可怜，这种事儿勉强不得的！”

